

四友...  
 孔目...  
 有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何氏...  
 三十卷梓於世世誦傳之矣...  
 多歲書於書無所不窺...  
 本朝每大衆廣坐中區盡天下...  
 當否成敗懸河...

343472821



008138  
 分類 子部雜家類  
 全書 函一〇冊



四友齋叢說序

四友齋叢說三十卷南京翰林院  
孔目柘湖先生何公著也公所著  
有何翰林集二十八卷何氏語林  
三十卷梓於世世誦傳之矣公家  
多藏書於書無所不窺尤雅意  
本朝每大衆廣坐中區畫天下事  
當否成敗懸河注辨聞者生氣意



旨所激無嚴貴達然語非鑿空多  
本之經史而約之以時制嘗曰經  
猶本草史即藥按也捨此而欲以  
濟世無他術矣又曰士必通達國  
體而後可與成事功余蓋深服其  
言云至非其人而語所不合者公  
去之若浼不屑以一語復也人固  
多長慕公然亦以此見忌公又不

欲貶其素以希知遇以故公之所  
負竟不能少展其志以見之功緒  
晚稍試冷局即棄去值海寇發難  
亡其家不可歸以扁舟栖遲吳臺  
笠澤間者數年近始卜城南一區  
築香嚴精舍以老公固已倦游而  
閱世者益習壯懷雄辨復粹而成  
秩余時過從扣所未聞手出此相



訂議且曰莊生玩世而放言虞卿  
窮愁而著書余少有四方之志不  
能與世瓦合生平意見或可少資  
於用者不欲泯泯以蔽之胷中今  
托之叢說直似夢寐中語固不計  
世之知我罪我者也願公數語以  
首之余授而終業凡經術文藝人  
才治紀邊防兵食民風士論先正

之風猷一時之談譎旁及字畫歌  
曲之伎竺乾之書遠弋博采率當  
晰情實持論超越不隨俗同聲信  
可稱大雅一家之言非瑣錄稗說  
者類也夫譚經者棄註疏而守一  
家之傳註以為筌蹄論文者背古  
始而侈排比之蕪藻以博聲利用  
人者以一青兩掩其大節經國者



隨時以就功名而忘遠圖賦歛不  
經而民日瘁官邪無警而俗日偷  
視成憲為故牒以紛更為任事議  
論奪於浮薄賢豪困於摧抑即今  
之所覩記憂時之士有不勝其嘆  
息者第習既相沿胥懷之而不敢  
吐耳然則公之言其有賈生之志  
乎使盡如公之言則士以通經學

古為能吏以字民守法為政捐苛  
細而崇長厚之風勵節槩而遠脂  
韋之習豈非太平之長筭救時之  
藥石乎惜乎世之知公者憲也昔  
人謂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情之所  
鍾固在吾輩故審音知樂賢哲未  
嘗不致意苟志行瓌瑋亦何嫌於  
該涉二氏之學誠與吾儒不羣然



返觀內照守靜虛以尊生自葆與  
逐逐腐鼠駭機血指汗顏而不知  
止者愚智相去幾何公固將以此  
自遣而亦以此警世之迷也未學  
藉口玩物自聲偶之外舉之舌橋  
然不能下且曰此亦何用知以淺  
薄自文其視公之閎博不直小巫  
見大巫矣或謂公之言太直致不

避忌非諧俗者所樂聞余竊以為  
不然士君子各有所見有所見而  
不出之終日如含瓦石以媚說博  
人一開顏豈壯夫所為蘓長公有  
言事有不如意者如食中有虫吐  
盡乃已此正公之通方脫畧於塵  
埽之外者時以莊語向人而其中  
城府對面邈不可測公固將知之





若浼矣又何足槩公之雅度余學  
術荒落少為公賞識留都時志業  
共期有皮鮑之知閒居以書史授  
受有王蔡之好室適芝蘭炊汲在  
望晚歲所賴於公者多矣荷不朽  
之重托接四友之良遊載筆序之  
俟後之知何先生者考焉  
前史官廣乘山人朱大韶撰

四友齋叢說序

四友齋叢說三十卷四友齋者何子宴  
息處也何子讀書頗愚日處四友齋中  
隨所聞見書之於牘歲月積累遂成三  
十卷云四友云者莊子維摩詰白太傅  
與何子而四也夫此四人者友也叢者  
藂也冗也言草木之生冗々然荒穢蕪  
雜不可以理也又叢者叢勝也孔安國



曰叢脞者細碎無大略也叢說者言此書言事細碎其蕪穢不可理譬之草木然則冗不可為用者也何子少好讀書遇有異書必厚貲購之撤衣食為費雖饑凍不顧也每巡行田陌必挾策以隨或如廁亦必手一編所藏書四萬卷涉獵殆遍蓋欲以攬求王霸之餘畧以揣摩當世之故一遇事之盤錯難解者

即傳以古義合之而有不合則深湛思之竟日繼以夜或不得何子心震掉不憚如此蓋二十五年所何子年已幾四十無所試何子遂得心疾每一發動則性理錯迤與人論難稍不當意輒大肆詬詈時一出詭異語其言事亦甚狂戾不復有倫脊即此十六卷所載者是也或者曰子之言多謬妄其有一二中理



者子擇而去取之以傳何如何子曰君  
固未聞元聲叟寤語之說者耶夫寤語  
者寐語也寐中之語此誣妄之極也寤  
而覺其妄也針砭薰灼醫療備至及寤  
而寤語如故此則天所授之病雖沒齒  
不可藥而愈者也然昔人固有晝為乞  
兒夜而夢為帝王處於王宮衮冕黼黻  
南面以臨諸侯亦有晝為帝王處王宮

衮冕黼黻臨御百辟夜而夢行乞於市  
中夫以宇宙之大其間顛倒謬悠何所  
不有餘又烏知寤時之君子其寐而不  
為小人耶余又烏知寤時之小人其寐  
而不為君子耶則余說之為寤為寐為  
君子為小人余蓋不得而定之也則是  
君子小人交禪於寤寐之間余既不能  
辨識而別白之况寐時之寤語其孰為



是孰為非余又安能決擇去取於其中  
故欲過而兩存之以俟夫不諱寤語者  
示之苟見之者曰此何子之寤語也則  
良俊之幸也若必曰此何子之莊語蓋  
必有所憂也則此書者良俊之罪也然  
其幸與罪固在諸君子耳良俊方在寤  
中則又烏能定之哉隆慶己巳九日東  
海何良俊書於香巖精舍

四友齋叢說目錄

卷之一

經一

卷之二

經二

卷之三

經三

卷之四

經四





卷之十四

史十

卷之十五

史十一

卷之十六

史十二

卷之十七

史十三

卷之十八

雜紀

卷之十九

子一

卷之二十

子二

卷之二十一

釋道一

卷之二十二

釋道二



詩  
卷之二十三

文

卷之二十四

詩一

卷之二十五

詩二

卷之二十六

詩三

卷之二十七

書

卷之二十八

畫一

卷之二十九

畫二

卷之三十

求志

卷之三十一

崇訓



卷之三十二

尊生

卷之三十三

娛老

卷之三十四

正俗一

卷之三十五

正俗二

卷之三十六

考文

卷之三十七

詞曲

卷之三十八

續史

四友齋叢說目錄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四友齋叢說卷之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一

經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經之行於世猶日月之經天也世不可一日無常道猶天地不可一日無日月一日無日月則天地或幾乎晦矣一日無常道則人世或幾乎息矣故仲尼之所以為萬代師者功在於刪述六經也先儒言經術所以經世務則今之學士大夫有斯世之責者



四友齋叢說卷之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一

經者常也言常道也故六經之行於世猶日月之經天也世不可一日無常道猶天地不可一日無日月一日無日月則天地或幾乎晦矣一日無常道則人世或幾乎息矣故仲尼之所以為萬代師者功在於刪述六經也先儒言經術所以經世務則今之學士大夫有斯世之責者



安可不留意於經術乎世又有喜談性命說玄  
虛者亦經學之流也故以次附焉自一以至四  
凡四卷

孔子贊周易修詩書定禮正樂作春秋故其言  
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又曰興於詩立於禮  
成於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又曰吾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其門弟子之所記則曰子  
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史記引孔子曰六  
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

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夫六藝者六經也  
後世以樂經合於禮遂稱五經漢五經皆置博  
士列於學官而歷代皆以之取士苟舍五經而  
言治則治非其治矣舍五經而言學則學非其  
學矣今五經具在而世之學者但欲假此以爲  
富貴之階梯耳求其必欲明經以爲世用者能  
幾人哉

唐時則以易詩書及三禮春秋三傳爲九經又  
益以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四家總爲十三經而



孔穎達邢昺諸人爲之作正義謂之十三經註  
疏今有刻行本

孝經相傳謂是孔子作故孔子以春秋屬商孝  
經屬參今觀孝經庶人章以用天之道因地之  
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爲孝之始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之終則是人子必須  
自竭其力以養然後爲孝苟但假於人力則雖  
三釜五鼎不可謂養苟不能行道雖位至卿相  
不足爲顯使非聖經其言安能及此校之後世

以竊祿爲能養以叨名爵者爲能顯其親相去  
何啻天壤

爾雅世以爲周公作然只是小學之書但學者  
若要讀經先須認字認字不真於經義便錯則  
何可不列於學官聞吾松前輩顧文僖公其平  
居韻會不去手亦欲認字也

漢世稱五經七緯今緯書都不存而散見於各  
書者則有易緯如乾坤鑿度之類是也有詩緯  
如含神霧之類是也有書緯如考靈曜之類是

也有春秋緯如元命苞之類是也有禮緯如含  
文嘉之類是也有樂緯如動聲儀之類是也有  
孝經緯如援神契之類是也有論語緯如撰考  
識之類是也有河圖緯如挺佐輔之類是也有  
洛書緯如甄曜度之類是也此皆其篇目其他  
篇目尚多不能悉舉皆是東漢時因光武喜識  
緯故諸儒作此以干寵而世遂傳用之其不興  
於西京之世明矣然據此則當是十緯或者漢  
儒亦以樂記并在禮記中而河圖洛書別自有  
緯不在此數則五經孝經論語正合七緯之目  
矣

周易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  
而生著據朱子本義曰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  
引龜策傳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  
生滿百莖余甚不安其說夫神明化育本是二  
義如何將來混解况著草亦衆卉中之一物若  
天下和平則百物暢茂著草自然莖長而叢密  
與群卉等耳何獨於著草見得聖人幽贊處且



只是生著草亦把聖人幽贊神明說得小了不  
如註疏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用著求卦之  
法蓋神明欲告人以吉凶悔吝然神明無口可  
以語人故聖人幽贊其所不及以陰陽剛柔配  
合成卦又生大衍之數以著扐之則凡占者吉  
得吉占凶得凶占吉者以趨凶者以避則神明  
所不能告人者聖人有以告之而幽贊之功大  
矣較之本義其說頗長

中孚上九爻辭曰翰音登於天貞凶本義云雞

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爲登于天雞非登  
天之物而欲登天居巽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  
正猶爲凶道此因禮記有雞曰翰音之文遂以  
翰音爲鷄然鷄何故遂欲登天此解牽合寔爲  
無謂不如註疏云翰音登于天名飛而實不從  
也故朱博拜相臨延登受策殿中有大聲如鐘  
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對曰此洪範所  
謂鼓妖師法以爲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聲  
無形不知所從生楊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

博爲人強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丞  
疾之怒後博果坐姦謀自殺豈非所謂雖得其  
正猶爲凶道者耶故世言朱博翰音正謂此也  
然則洪範徵應與中孚上九之占正合而必欲  
以翰音爲鷄者抑又何哉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  
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  
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  
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  
盡爲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  
來俊臣之所不爲况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  
莽之惡爲聚斂之囹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  
行又可以誣聖經乎楊升菴云東發之論亦可  
爲朱子之忠臣也

京房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  
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  
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



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  
之後而不爲後楊升菴以爲此說精明可補註  
疏之遺

四明黃潤玉是國朝人所著有經書補註如云  
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  
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  
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  
其言多有可取者

香山黃廷美云經書註疏論語仁者靜孔安國

曰無欲故靜周子取之易利貞者性情王弼曰  
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取之予謂一人  
之心天地之心也一日之動一歲之運也喜怒  
哀樂未發之前聲色臭味未感之際所謂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太極渾淪之體也及感物而動  
則性蕩而情矣群動既息夜氣清明然後情復  
于性與秋冬歸根復命之時亦奚異哉故君子  
自脩亦不遠復而已予于註疏二言深有取焉  
自末樂中纂修大全出談名理者惟讀宋儒之





書古註疏自是廢矣

余嘗謂詩經與諸經不同故讀詩者亦當與讀諸經不同蓋詩人托物引喻其辭微其旨遠故有言在於此而意屬於彼者不可以文句泥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是以子貢言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夫子告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子貢即引衛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證之夫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子夏詠詩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

乎夫子曰商也可與言詩一則許以起予一則許以告往知來乃知孔門之用詩蓋如此他如大學引綿蠻黃鳥止於丘隅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引鴈鳩篇其儀一兮正是四國則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此曾子之說詩也中庸引鳶飛戾天魚躍於淵則曰言其上下察衣錦褰衣則曰惡其文之著此子思之說詩也孔門說詩大率類此亦何嘗泥於文句耶荀卿子之言善學者必曰

通倫類蓋引伸觸類維人所用漢人說經蓋有  
師授故韓嬰作詩外傳正此意也自有宋儒傳  
註遂執一定之說學者始泥而不通不復能引  
伸觸類夫不能引而伸觸類而長亦何取於讀  
經哉

詩小序世以爲子夏作今雖無所考然梁昭明  
集文選其於毛詩大序亦云是子夏作想漢晉  
以來相傳如此夫大序既出於子夏則小序爲  
子夏何疑夫夫子刪詩而子夏親受業於其門

且夫子亦嘗以孝經屬參春秋屬商矣子夏以  
文學稱故夫子又以詩屬之故子夏爲之作序  
此可以理推也今世乃不信親有傳授之人而  
必以後世推測臆度者爲是抑又何哉縱不出  
於子夏而爲漢儒所作然漢儒去聖人未遠諸  
儒之授受有緒與後之去聖人千五百年况當  
絕學之後者又自有別故詩旨必當以小序爲  
據

詩卷耳篇小序曰此后妃之志也當輔佐君子

求賢審官故其訓嗟我懷人寘彼周行爲思得賢人寘周之列位亦甚有理又何必以爲文王行後后妃思之故不能采卷耳而寘之周道哉或者以爲婦人無壺外之思則武王有亂臣十人其一人謂文母則后妃亦嘗助成王業安得以求賢審官非后妃之志耶故左傳中楚以公子午爲令尹自右尹以下皆擇賢者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

人也杜預注亦云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自漢以來說詩者相傳如此

木瓜小序以爲美齊桓公也衛有狄難出處於曹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欲厚報之而作是詩甚爲有據朱子以爲男女相贈答之辭何耶

栢舟小序以爲仁而不遇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故夫子曰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



易也朱傳必以爲婦人不得於夫之詞豈夫子之言亦不足信耶

荀子解詩卷耳曰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此是荀子用詩耳蓋亦斷章取義也楊升菴以荀爲深得詩人之心而以小序求賢審官似戾于荀旨亦失之矣

丘中有麻小序云思賢也莊公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晉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嗟教民農桑故人思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遁則使嶢嵬生物第二章子國毛云子嗟之父箋云言子國著其世賢也夫漢世傳經有緒書籍尚多必有所據而朱子以爲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作蓋夫子刪詩以垂後世其有不善或存一二以備法鑒可也豈有連篇累牘盡淫蕩之語耶

小雅鼓鍾小序云刺幽王也幽王鼓鍾淮上失禮之甚賢者爲之憂傷鄭康成箋引孔子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然則鼓鍾淮上此是嘉



樂野合正見幽王失禮處朱子不取而云未詳何也

常棣小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云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䟽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以親之故周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閔于墻外禦其侮鄭玄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

故杜預以爲周公作詩召公歌之甚爲有據朱子但作燕享兄弟之樂歌有甚意義

楊升菴云毛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花苞也今文作萼不花蒂也今文作跗詩䟽云華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樓名花萼相輝唐詩有紅萼青跗之句皆本於此至宋人解之乃曰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不

知詩亦不識字矣漢儒地下有靈豈不失笑余  
觀註疏中毛公詩亦作鄂猶鄂然言外發也  
則言鄂然外見者不出於宋人至鄭氏箋始云  
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花之光明則鞞鞞  
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  
顯亦鞞鞞然又云古聲不拊同亦不遂訓不爲  
花足蓋升菴雖甚博然亦考據欠詳也

小雅賓之初筵小序云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  
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  
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箋云武公入者入  
爲王卿士蓋武公爲周卿士見王政之闕而刺  
之有關於王室故列之小雅若朱子以爲衛武  
公飲酒悔過而作則是衛武公之詩當列之衛  
風矣何得置雅中耶

大雅抑之篇小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  
也楚語云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  
作懿詩以自儆韋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作  
刺厲王因以自儆方可置之大雅中若只是自



傲則亦衛國風詩矣朱子偶思不及此耶

吉日小序云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蓋卜日選徒是慎微以御賓客是能接下序與詩意正合不知何故削去庭燎小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箴之意亦好恐不可去

詩註疏中序大小雅云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惟十六篇從鹿鳴至魚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

後其武王以治外宴勞嘉賓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爲小雅皆聖人之跡故謂之正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爲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三篇是武王之大大雅如此等言論皆詩家切實謹要者不知何故削去然何可使讀詩者不知今之讀詩者若問其何謂之小雅何謂之大雅何者爲正何者爲

變必茫然不知矣然則註疏其可盡廢哉

鄭淡泉長於攷索其古言中所論經傳於考究  
儘有詳密處但於義理無所發明獨言詩無燕  
風有召南無宋風有商訟魯亦然周南周未有  
天下時詩也故不曰雅而曰南此段甚好

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分羊舌氏之  
田爲三縣以與諸大夫獻子謂成鱗曰吾與戊  
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  
其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皆舉

親也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  
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於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  
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訓不倦曰長  
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  
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成事無悔故襲天  
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  
是春秋時已有說詩者矣





世有詩傳一本其篇首題曰孔氏傳平聲衛端  
木賜子貢述其關雎序曰文王之妃妣氏思得  
淑女以供內職賦關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  
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辟之非心正而  
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  
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以關雎亂  
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  
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  
而爲風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

其葛覃序云太妣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  
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又有詩說一冊題爲漢大中大夫魯申培撰其  
關雎序云文王之妃太妣思得淑女以充嬪御  
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  
義中爲先比而後賦也已下二章皆賦其事而  
寓比興之意

二家以爲后妃思得淑女朱傳以爲文王思得  
后妃覺二家之義爲長



二家之序與毛詩小有異同鼓鍾二家皆以爲  
昭王詩

王風二家皆作魯風而魯頌四篇次焉蓋漢儒  
傳經各尊其師說如論語有齊論魯論其篇目  
各自不同

嚴粲詩輯近亦刻行嚴是朱子同時人其詩旨  
全用小序

叢說卷之一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二

左傳用詩苟於義有合不必盡依本旨蓋即所  
謂引伸觸類者也余錄出數條示讀詩者使知  
古人用詩之例

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君子結  
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芣采蘋  
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二家之序與毛詩小有異同鼓鍾二家皆以爲  
昭王詩

王風二家皆作魯風而魯頌四篇次焉蓋漢儒  
傳經各尊其師說如論語有齊論魯論其篇目  
各自不同

嚴粲詩輯近亦刻行嚴是朱子同時人其詩旨  
全用小序

叢說卷之一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二

左傳用詩苟於義有合不必盡依本旨蓋即所  
謂引伸觸類者也余錄出數條示讀詩者使知  
古人用詩之例

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君子結  
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芣采蘋  
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隨叛楚楚伐之取成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杜注云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污辱則凡違禮者皆然而詩之用斯廣矣

孟明增修國政趙成子言於晉曰秦師又至必將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

晉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魯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晉欒書侵蔡楚退師欒書從三帥之言不戰而還春秋與之詩曰豈惟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

吳伐楚乘其喪也君子以爲不吊詩曰不吊吳



黃言  
卷之二  
天亂靡有定

管仲請桓公救邢引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簡書同惡相卹之謂也

晉立夷吾秦伯問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  
臣聞之惟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  
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  
不忌不克之謂也

宋人圍曹子魚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三旬不  
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邾人出師魯不設備臧文仲曰國雖小不可易  
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  
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魯躋僖公傳引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  
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  
帝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  
親而先姑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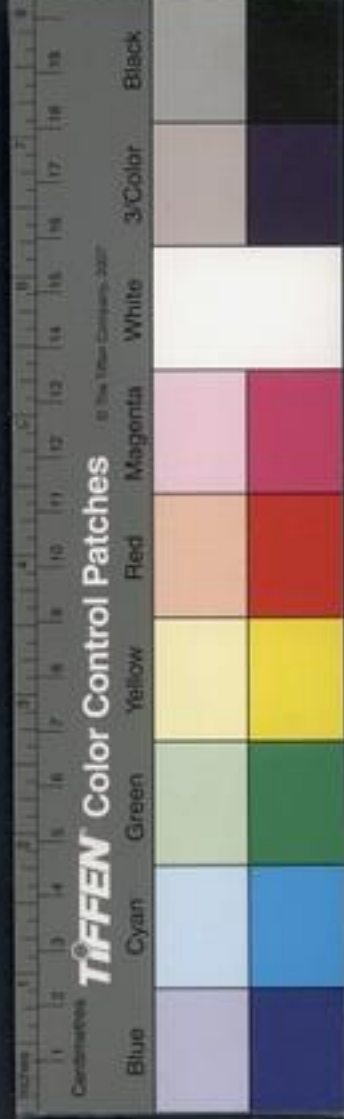
林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

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予以采芣于沼于汜予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焉

孟明敗于殽左右曰孟明之罪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敗貪故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子產以諸侯之幣重寓書于范宣子曰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周室有王子朝之難鄭伯如晉子太叔見范獻  
子曰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吾子其早  
圖之詩曰瓶之罄矣維壘之耻王室之不寧晉  
之耻也獻子懼而與范宣子謀之

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  
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及子太叔爲政不  
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興師徒而盡殺之盜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

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慘不畏  
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  
也又曰不競不練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  
道和之至也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宴子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厚施焉民歸  
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  
歌舞之矣

魯昭公卒于乾侯趙簡子問于史墨墨曰魯君既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

鄭駟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  
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  
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  
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

人乎

左氏傳所載凡列國之大夫聘問隣國者其主  
賓於燕享之際各稱詩以明志余愛其辨而雅  
也錄之以列于左方

魯文公與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  
以公降拜曰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  
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魯公賦嘉  
樂

晉公子重耳至秦秦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





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  
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  
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魯公享之賦韓奕之五  
章穆姜出拜曰大夫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  
未亡人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  
入

衛甯武子聘魯公與之宴賦湛露及彤弓武子  
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王  
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  
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錫之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  
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于大禮以自取戾

范宣子聘魯告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  
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  
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  
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  
獻功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也先君守



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晉伐秦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

魯公如晉謀鄭也公還鄭伯與公宴于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卹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齊及晉平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盍敢不承命



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  
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  
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  
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景子  
又使宴平仲私于叔向叔向以告晉侯晉侯言  
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子  
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  
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貶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虫  
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  
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閭况在  
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  
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  
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  
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  
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  
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

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楚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享畢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

戒趙孟趙孟賦輶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爲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麗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



賴子知免于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韓宣子起爲政聘魯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宣子賦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武子賦節之卒章旣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遂聘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請皆賦

起亦以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稇兮宣子喜曰二三子以君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皆數世之主也以無懼矣宣子皆獻焉而賦我將

小邾穆子朝魯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穆子



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吳伐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傳曰九能可以爲大夫其一曰登高能賦當春秋時尚未有賦亦未必人人作詩即如前之所賦是也蓋但以明志而已

春秋經如公穀胡氏之傳特孔子書法之發明耳若晉楚齊魯鄭衛之事皆賴左氏作傳而孔

子之經始有着落故孔子稱素王丘明稱素臣不虛也雖其言諸侯之威儀言語其徵應有若卜筮然故韓子以浮誇病之然孔子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而齊桓晉文之事所以得傳於後世者皆左氏之功也豈諸傳可得而並哉然漢初唯用公穀至劉歆移書太常而左傳始列於

學官

禮記一書後人疑其出於漢儒附會若檀弓經解諸篇是也即檀弓所載如孔子聞伯高之喪



曰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踈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之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而哭之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又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子思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只此兩節不但文章之妙非後人可及求之典禮亦豈後人所能議擬哉

經解世疑其非本經或後人所撰然所論諸經要旨亦恐非後人所能道縱出於漢儒當時必有所本必非出於鑿空杜撰者諸篇不能盡述聊舉此以例之耳

古人言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豈有廢經而傳單行者乎則儀禮何可不列於學官

張南園曰予爲稽勲員外時江夏劉主事績以陳皓禮記集說塗去什四因與之議其說良是後孫九峰知之謂予曰陳說朝廷已頒降天下不可以劉言改易語人也予遂棄之今追思其



言誠有補陳之不足正陳之舛誤者只緣劉狂  
誕自高又制行不檢任情放言不义遂出守鎮  
江府鎮江府仍不率矩度遂去官而其說禮之  
善人不及知而予亦遂忘之矣

談苑醍醐云一統志載劉有年沅州人洪武中  
爲監察御史末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則知  
古經之殘缺多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  
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當時廟堂諸公  
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今求內閣亦不見其書  
出非其時亦此書之不幸今人大言動笑漢唐  
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  
書而付之漠然者乎世之重經學者如升庵者  
可多得乎

談苑醍醐云禮記聘義說玉云孚尹旁達信也  
鄭注孚一作笄尹讀竹箭有筠之筠蓋謂玉之  
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陳皓云孚正也尹  
亦正也按爾雅尹正也邢昺謂爾雅爲解詩而  
作則所謂尹正也以解赫赫師尹則合若借以



解孚尹何異指白犬以爲羊捉黃牛而作馬乎  
甚矣陳皓之不通文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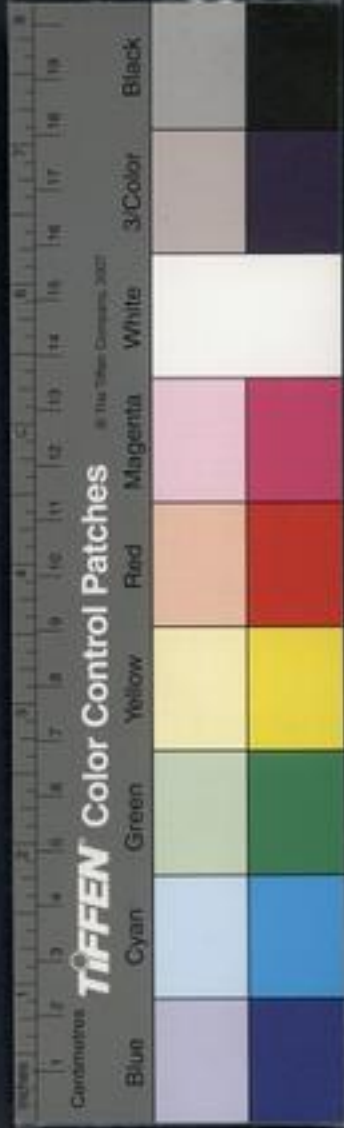
朱子作諸經傳註儘有說理精到處若書經註  
出于蔡沉禮記註出於陳灝其何可盡去古註  
而獨行之耶

詩經有呂東萊讀詩記世有刻行本學者亦宜  
參看

高皇帝以尚書咨羲和與唯天陰隲下民二簡  
蔡沉註誤命禮部試右侍郎張智與學士劉三  
吾改爲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子

今之學者易於叛經難於違傳寧得罪於孔孟  
毋得罪於宋儒此亦可爲深痼之病已不可救  
療矣然莫有能非之者

子見南子章檠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  
王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  
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  
論語正義曰寂然至無則謂之道離無入有而  
成形器是謂德業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三

太祖時士子經義皆用註疏而參以程朱傳註成祖既修五經四書大全之後遂悉去漢儒之說而專以程朱傳註爲主夫漢儒去聖人未遠學有專經其傳授豈無所據况聖人之言廣大淵微豈後世之人單辭片語之所能盡故不若但訓詁其辭而由人體認如佛家所謂悟入蓋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三

太祖時士子經義皆用註疏而參以程朱傳註  
成祖既修五經四書大全之後遂悉去漢儒之  
說而專以程朱傳註爲主夫漢儒去聖人未遠  
學有專經其傳授豈無所據况聖人之言廣大  
淵微豈後世之人單辭片語之所能盡故不若  
但訓詁其辭而由人體認如佛家所謂悟入蓋



體認之功深則其得之於心也固得之於心固則其施之於用也必不苟自程朱之說出將聖人之言死死說定學者但據此畧加敷演奏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書爲何物矣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嗚呼朝廷求士之心其切如此而有司取士之術其乖如彼余恐由今之日以盡今之世但用此輩布列有位而欲致隆古之治是猶以酖毒愈疾日就羸憊必至於不可救藥而後已耳嗚呼惜哉

哉

揚升菴云註疏所稱先鄭者鄭衆也後鄭者鄭玄也觀周禮之註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劉向治春秋主公羊劉歆主左氏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由是觀之漢人說經雖大親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貫傳道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曾子受業孔子作大學而子思受業曾子作中庸則知聖賢雖師弟子亦不苟同也今言學者擬拾宋人之緒言不究古昔之妙論始則盡掃百

家而歸之宋人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謂之  
因陋就簡則有之博學詳說則未也噫曾子子  
思吾不得而見之矣安得二鄭二劉而與之論  
經術哉

近時之人皆言 祖宗以經義取士恐不足以  
盡天下之才又以爲作古詩文甚難經義直淺  
淺耳此大不然蓋經義皆聖人精微之蘊使爲  
古詩文則稍有聰明之人畧加櫟括便能成章  
若聖人之言非有待於蘊藉直積之久其何能

以措一辭乎况必有待於蘊藉直積則利根之  
人沉鬱既久化輕俊爲敦厚鈍根之人磨礪已  
深矯頽惰爲奮迅故賢智者不見其有餘愚不  
肖者不見其不足蓋以養天下之才正欲得其  
平而用之愚以爲自漢以後取士之科莫善於  
此但今讀舊文字之人一用則躁競之徒一切  
苟且以就功名之會而體認經傳之人終無可  
進之階 祖宗良法美意遂天淵矣其流之弊  
一至於此痛哉痛哉

南京道中每年有印差道長五人例有贓罰銀數千丁巳年屠石屋葉淮源管印差要將贓罰銀送國子監刻書因見訪及爾時朱文石爲國子司業余與趙大周先生極力慫恿勸其刻十三經註疏此書監中雖有舊刻然殘闕已多其存者亦皆模糊不可讀福州新刻本復多訛舛失今不刻恐後遂至漫滅所關亦不爲小諸公皆以爲是大周托余校勘余先將周易校畢方校詩書二經適文石解官去祭酒意見不同將

此項銀作修二十一史板費去其事遂寢

夫用傳註以勦取科第此猶三十年前事也今時學者但要讀過經書更讀舊文字千篇則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夫讀千篇舊文即取青紫便可榮身顯親揚名當世而體認聖經之人窮年白首饑凍老死迄無所成人何不爲其易且樂而獨爲其難且苦者哉人人皆讀舊文皆不體認經傳則五經四書可盡廢矣嗚呼有天下之責者可不痛加之意哉



余在南都時嘗與趙方臬督學言欲其分付上  
江二縣將書坊刻行時義盡數燒除仍行文與  
福建巡按御史將建寧書坊刻行時義亦盡數  
燒除方臬雖以爲是然竟不能行徒付之空言  
而已

有司以近來學者全不理會經傳但讀舊文字  
以取科第近聞欲專以後場策論爲主嗚呼是  
見樹木之枝幹蠹蝕便欲拔其本根而去之殊  
不知拔去本根則枝幹將曷從生哉夫經術所  
以經世務故經術本根也世務皆由此出不由  
經術而求世務之當得乎故今時但當嚴立科  
禁一切學者有應臺試省試者凡用舊文字之  
人痛加黜罰如能體貼聖人旨意雖行文或未  
盡善亦須曲爲褒舉庶幾可以挽回此風然今  
之主司未必非讀舊文字之人又安得此理會  
經傳者而爲之辨識哉

我朝留心經術者有楊文懿程篁墩蔡虛齋章  
介菴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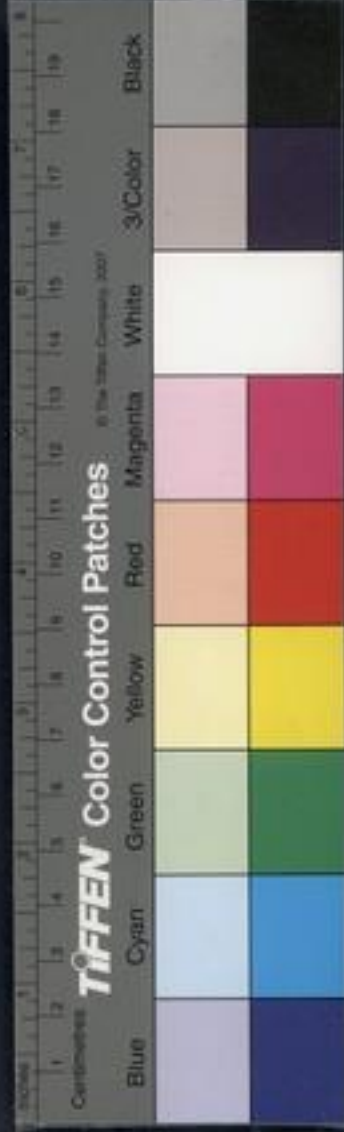


余以爲十三經註疏板頭既多一時工力恐難  
猝辦但得將古註十三經刻行一部則大有功  
於聖學而於聖朝政治不爲無補且亦可以  
嘉惠後學其費不上一二百金但得一有意太  
守便可了此惜無可與謀者

緯書出於東漢蓋因光武好識故東漢諸儒僞  
造此書今周易乾坤鑿度禮舍文嘉諸書皆有  
傳寫本大率皆言符讖占候之事於本經無所  
發明但古書難得今不可不存其本也

朝廷於有關經術之書當遍加訪求士大夫一  
遇此類亦須極力購之若有力便當刻行蓋去  
聖日遠則經教日湮而後之談經者將日下  
日矣縱有小疵亦當過而存之使後世學士猶  
可取以折衷今小說雜家無處不刻何獨於經  
傳而靳惜小費哉

漢人說經皆有師法不泥文字蓋於言句之外  
自出意見而終不失本旨世之所行如焦贛易  
林孔安國尚書大傳韓嬰詩外傳大戴禮是經





之別傳而皆可與之並行者也較之後世因文  
立義泥而不通者何啻天壤今乃欲盡廢彼而  
從此抑又何耶

詩有細春秋有微此書今皆不傳聞李中麓家  
藏書甚多亦有意搜訪諸經各家傳註想亦有  
世所不傳本恨無從一訪求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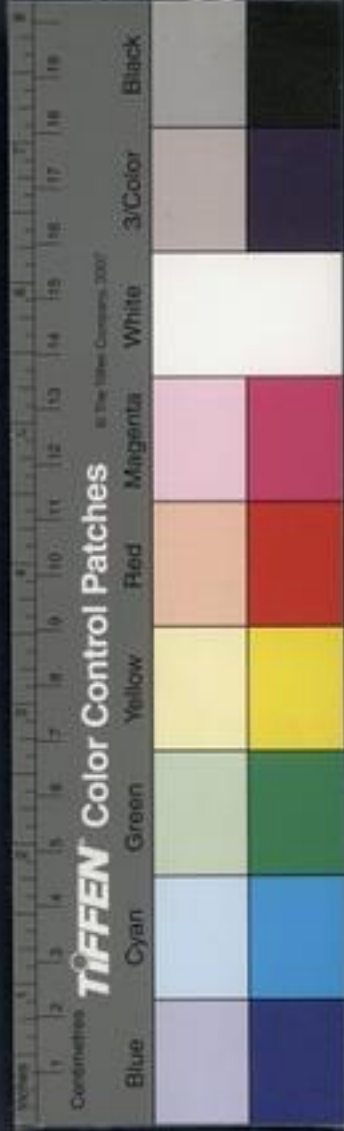
京房易傳一書今雖有刻行本但以五鄉六親  
世應生刻立說正類今占卦家之言恐是後人  
附會然京房喜言禍福或者是其本書不可考

也

宋人說經始於劉原甫劉有七經小傳言簡理  
暢尚不失漢儒之意余始得抄本甚珍重之後  
以與朱文石司成已刻板於南太學

劉原甫又有春秋權衡一書甚好余有一冊乃  
宋板今亦在文石處

宋世名賢如范文正公歐陽公呂晦叔王介甫  
司馬文正公蘇東坡黃山谷皆言學但皆本之  
經術以求實用不空談心性此其所以爲有用



之儒耶

東坡云春秋之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絞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能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見之

漢儒尚訓詁至唐人作正義而訓詁始蕪穢矣宋人喜說經至南宋人作傳註而說經遂支離矣

黃山谷在當時不甚講學然學問皆有切實工

夫又其言甚有理趣如其言以我觀書則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已茫然宋儒亦甚稱之余觀集中言論更有出此上者今盡拈出以示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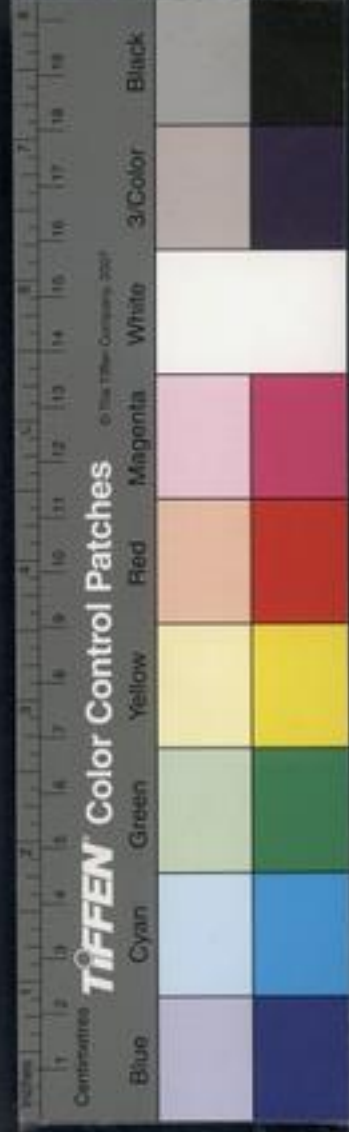
黃山谷與蘇大通書云既在官則難得師友又少讀書之光陰然人生竟何時得自在飽閑散耶三人行必有我師此居一州一縣求師法也讀書光陰亦可取之鞍乘間耳凡讀書法要以經術為主經術深邃則觀史易知人之賢不肖



遇事得失易以明矣此皆切實近裡工夫其言  
迥出宋儒之上又云公家二父學術跨天下公  
當得之多輒復貢此此運水以遺河伯者耶則  
大通乃東坡之子姪也

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方見古人用心處  
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  
全功

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泛觴溝渠所并大川三百  
小川三千然後徃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  
濱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學誠汶山有源之水也  
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師小川三千足下其求  
之友方將觀足下之水波能徧與諸生爲德也  
山谷又云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子然  
後所見書傳知其指歸觀世故皆在吾術內古  
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  
動其心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  
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根本固  
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之特立獨行者蓋



用此道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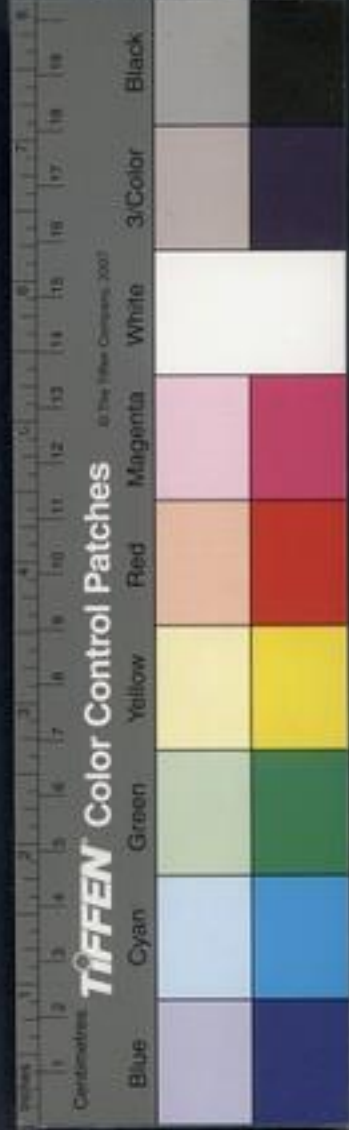
陳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脉有開有塞而至於九川滌蕩四海會同者也

汶山之水濫觴及其成江橫絕吳楚涵受百谷以深其本源故也

精於一則不凝滯於物鞭其後則無內外之患脅次寬則不爲喜怒所遷人未信則反聰明而自照顏淵曰舜何人哉隰朋愧不如黃帝夫設心如是豈暇與俗人爭能哉

富貴在天安可以人力計較耶知寸心不與萬物同盡則在此不在彼矣人當開拓脅次以天地爲量求舜禹比肩則衡門之下古人不遠我朝薛文清陳白沙吳康齋王陽明好談理性豈是不長於經術但既托之空言遂鮮實用其門弟子又蹈襲其師說各立門戶深衷厚默勤取道學之名以爲進取之捷徑自是經術道學始岐而爲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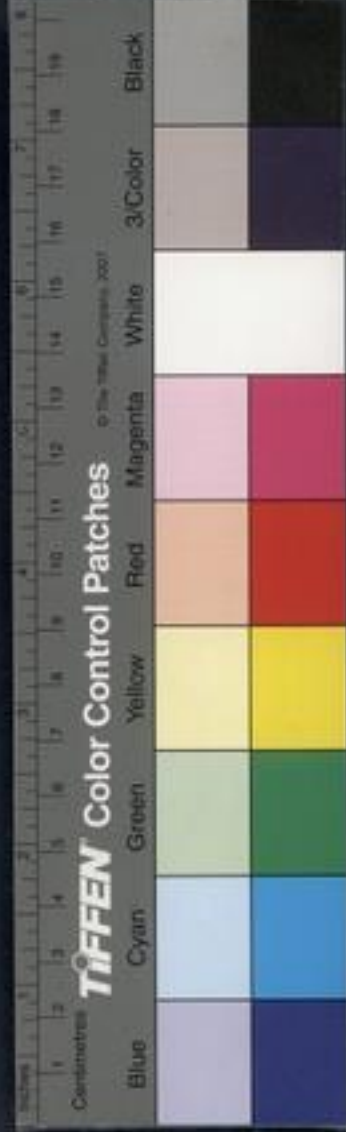
若陽明豈  
可云無實  
用耶



今 朝廷若欲求經術之士廟堂諸公集議行之亦甚不難蓋翰林院元設有五經博士而翰林院亦有秀才名色當精選深于經術者爲博士招集天下之能通經者皆隸焉公家月廩餼之日省月試必待精深然後官之則庶乎可以廣求士之門而學者競趨於經術亦不長文詞浮艷之習此選舉之佳事也蓋 祖宗元有此門舉而行之在當事諸公有意與無意耳如欲訪求經術之人當令各郡太守凡遇考滿之期

各選三四人自隨如古之所謂計偕者與之俱至京師送禮部考選如計偕之人果能通經即筭任內功蹟若非其人舉主即加黜罰其無者聽然亦必以有無爲殿最或庶幾可望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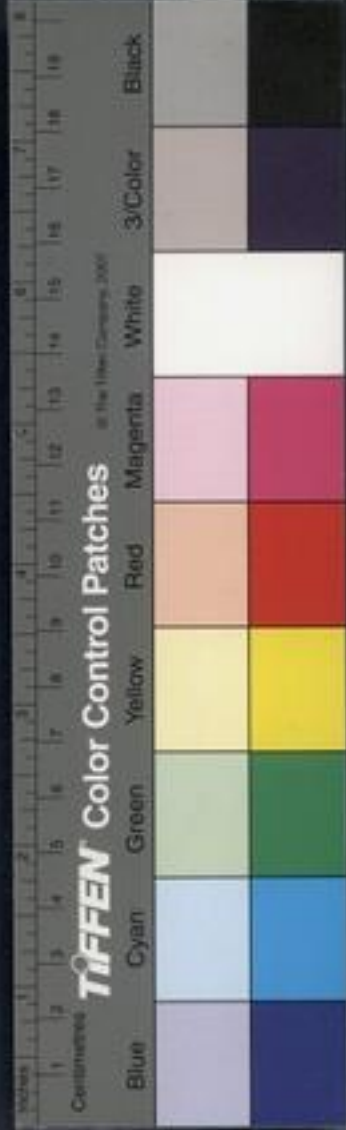
章介庵先生爲南畿督學是年歲考某適領案後以事謫授松江貳守遂爲相知曾以公事至海上訪余敝廬見堂中懸馬西玄見贈詩介庵指之曰此公正人也余亦數至府衙即相留竟日所談皆學業不及公事嘗言少年時讀書五



經四書大全書眉上標寫皆滿又言圖覺經說  
理精到是與孔子對床睡的宋儒傳註只在孔  
子床腳底下鑽如何會識得又痛點詞章之學  
時余字登之嘗對郁子江言我聞何登之喜讀  
文選與藝文類聚諸書縱讀得精熟有甚用處  
然文章亦學者之事故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某意以爲力或有餘則兼之未必不是  
介庵是臨川人想其學亦出於象山然只談經  
學未嘗旁及理性其議論自立意見不隨人可

不嘗言王荆公三不足之言皆是蓋爲治當法  
堯舜則祖宗何足法能脩德以弭災則天變何  
足畏若我之所行果是則人言何足惜又言南  
宋秦檜力主和議蓋因當時國勢已蹙中原未  
必可復而諸軍所過殘暴慘酷甚於胡虜則休  
兵息民亦何可盡非其言蓋自有見

余家舊藏書幾四萬卷後皆燬於倭夷近日西  
亭殿下以爲余家藏書尚存托蔡州守以書目  
寄來假索抄錄皆是諸經各家傳註余細閱之



易有五十四家詩十九家書二十七家春秋六  
十三家周禮十二家儀禮四家禮記十一家皆  
與文獻通攷經籍攷相出入亦有經籍考所無  
者恨無以應其求矣又嘗見西亭所撰李鼎祚  
周易集解序亦有發明處蓋亦留心經術者今  
士大夫一登甲第都美官則不知視經傳爲何  
物矣使士大夫皆能如西亭之留心經傳何患  
經術不明經術明何患天下無善治乎余所撰  
語林山東各王府亦時時差人買去則知河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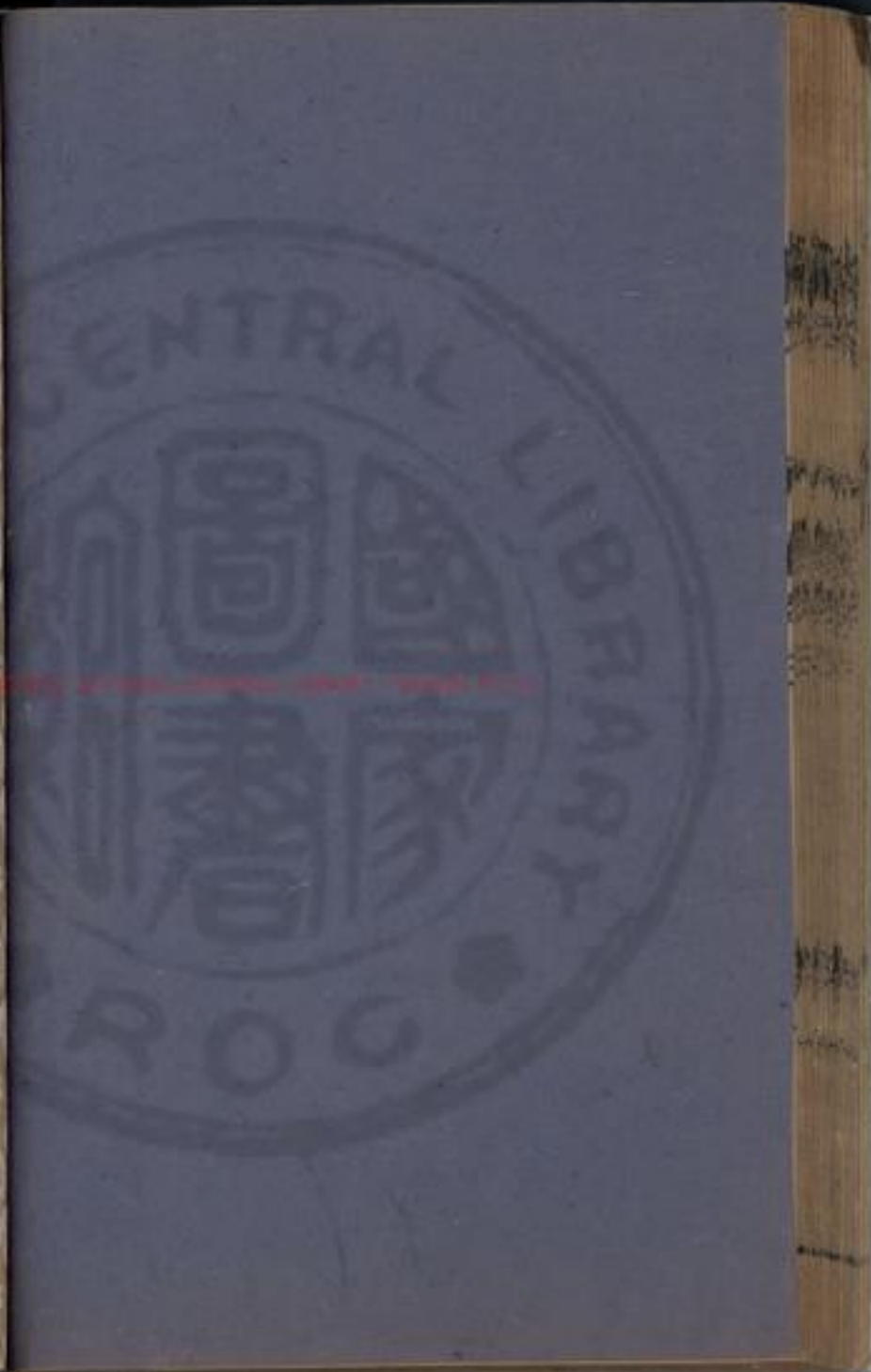
見獻王何代無之今議者欲用宗子人才未必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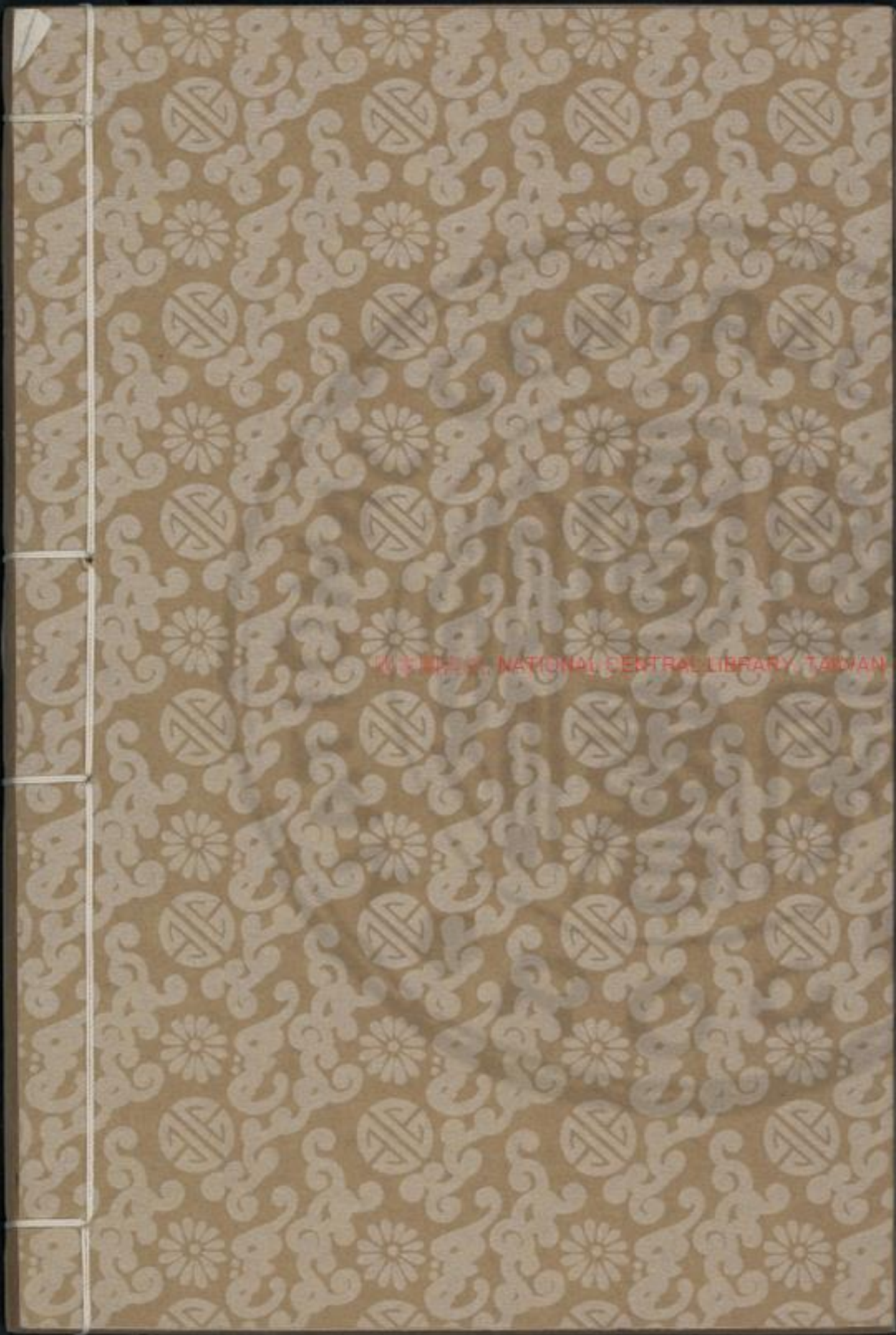
叢說卷之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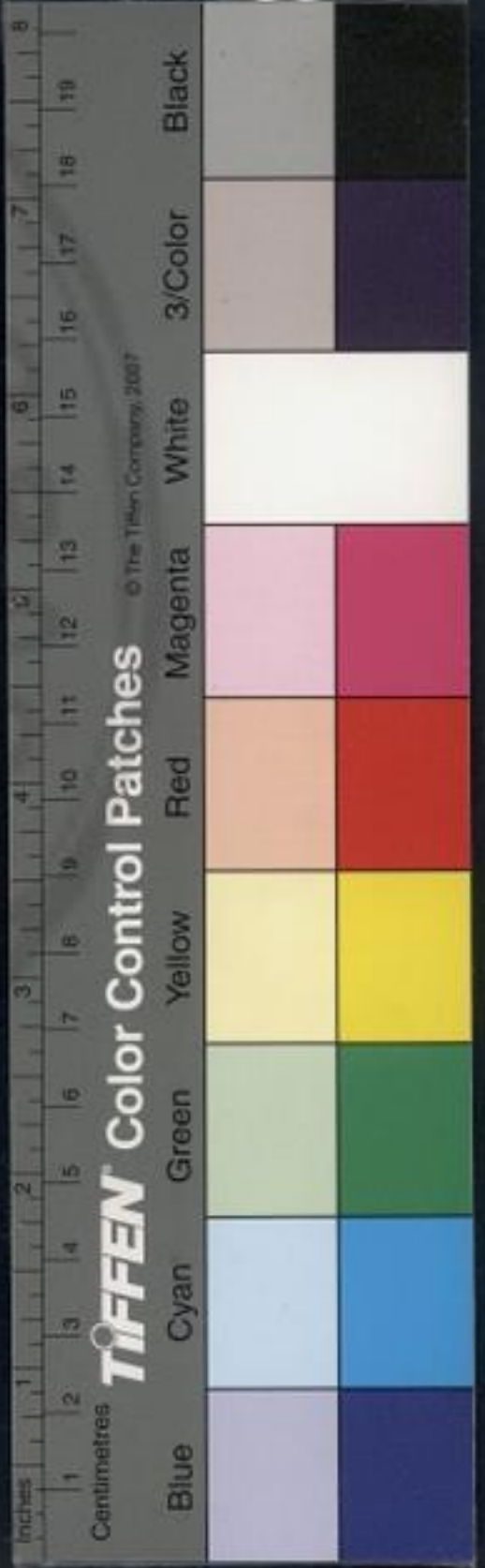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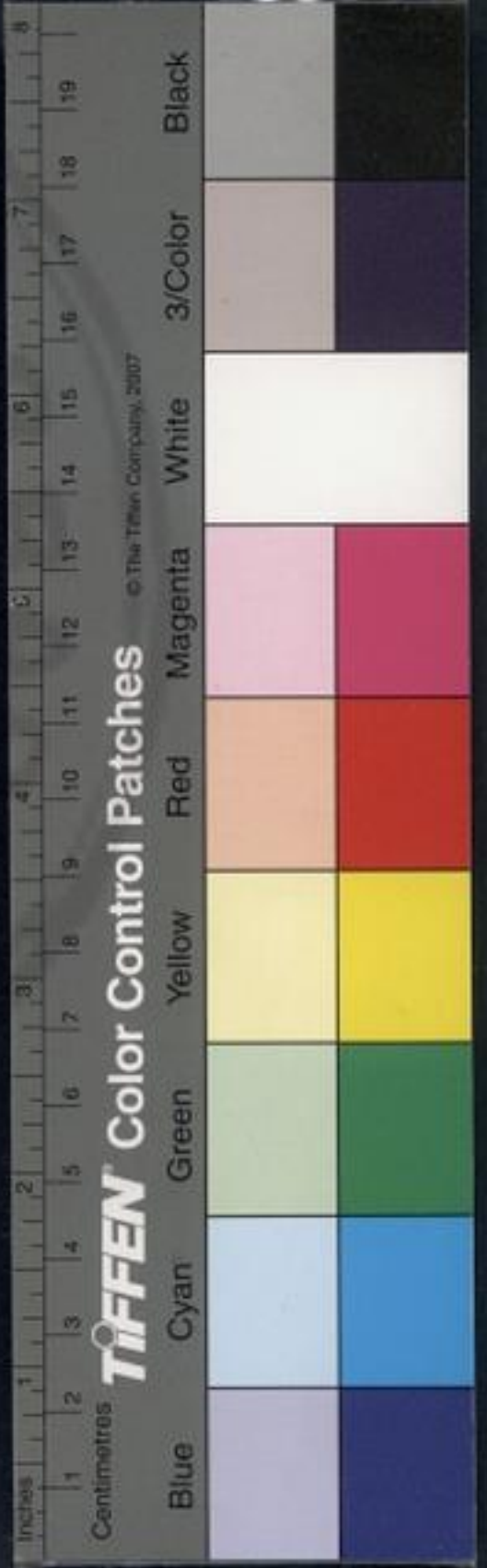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UNIVERSITY OF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陽明先生指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謂接前聖所未發蓋此良知即孔子所謂忠夫忠誠皆可與知者即孟子所謂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謂本來面目即中唐所謂性即佛氏所謂見性成佛乃得於應事之物從胞胎中落來一毫不假於外致其功夫最為切近陽明既已指出學者只須

經四

元朗著

3424721-02



四友齋叢說卷之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經四

陽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蓋此良知即孔子所謂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者即孟子所謂赤子之心即佛氏所謂本來面目即中庸所謂性即佛氏所謂見性成佛乃得於稟受之初從胞胎中帶來一毫不假於外故其功夫最爲切近陽明既已拈出學者只須



就此處着力使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聖之功其或雜以已私則於夜氣清明之時反觀內照而其虛靈不昧之天必有赧然自媿者因此漸漸克去損之又損而本體自無不具矣又何必費許多辭說哉夫講論愈多則枝葉日繁流派日廣枝葉繁而本根萎流派廣則源泉竭岐路之多楊朱之所以下泣也其於理性何益哉今世談理性者耻言文辭工文辭者厭談理性斯二者皆非也蓋文以紀記政事詩以宣暢性

情此古之文詞也後世專工靡曼若春花艷發但可以裝點景象於世道元無所補及其浮艷之極或至於導欲宣淫若夫談理性則玄虛要眇間有能反觀內照則澄汰之功於身心不無所補然其靜默之極遂至於坐忘廢務夫宣淫導欲過止一身坐忘廢務禍及家國而况乎理性未易窺測苟有毫釐之差乃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此也則亦豈細故哉故學者莫若畱心於經術夫經術所以經世務而况乎成性存存



卷之四  
之說精一執中之傳使後世最善談理性者亦豈能有加於此哉

巖下放言云三代絕學之後心性之說唯老莊佛氏能窺測一二其言亦似有見

昔呂申公當國申公好禪學一時縉紳大夫競事談禪當時謂之禪鑽今之士宦有教士長民之責者此皆士風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於上則天下之人群趨影附如醉如狂然此等之徒豈皆實心向學但不過假此以結在上之知

求以濟其私耳澆競之風未知所屆既入其筮又從而招之在上諸公恐亦不得逃其責也

晉人喜談玄虛南宋諸公好言理性卒之典午終於不競宋自理宗之後國勢日蹙而胡虜乘釁得以肆其竊據之謀故當時有識者云遂使神州陸沉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咎宋人亦言不講防秋講春秋蓋深以爲失計也此非所謂遊談妨務禍及家國者耶或者晉宋當偏安之朝人主無意恢復而豪傑之士無以展其所



業詩 卷之四  
抱故退處里巷講明學術以啓迪後進固無不  
可豈有當此盛朝土地之廣生聚之衆政事之  
繁多既委身於國受民社之寄日勤職業猶懼  
不逮而乃坐糜廩祿虛冒寵榮終日空談全廢  
政務豈非聖世之所必誅者哉

心性之學吾輩亦當理會蓋本源之地理會得  
明白則應事方有分曉然亦只是自家理會間  
有所得則劄記之以貽同志可也豈有創立門  
戶招集無賴之徒數百爲群亡棄本業競事空

談始於一方則一方如狂旣而一國効之則一  
國如狂至於天下慕而効之則天下如狂正所  
謂處士橫議惑世誣民即孔子所誅少正卯所  
謂言辨而僞行僻而堅者正此類也其何以能  
容於 聖世耶

我朝薛文清吳康齋陳白沙諸人亦皆講學然  
亦只是同志薛文清所著讀書錄康齋白沙俱  
有語錄正門人劄記之以貽同志者何嘗招集  
如許人唯陽明先生從游者最衆然陽明之學



自足聳動人况陽明不但無妨於職業當桶岡  
橫水用兵之時敵人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  
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蓋用兵則因講學而用  
計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術若陽明者真所謂  
天人三代以後豈能多見而後世中才動輒欲  
効之嗚呼幾何其不貽譏於當世哉陽明同時  
如湛甘泉者在南太學時講學其門生甚多後  
爲南宗伯揚州儀真大鹽商亦皆從學甘泉呼  
爲行窩中門生此輩到處請托至今南都人語  
及之即以爲談柄甘泉且然而况下此者乎宜  
乎今之謗議紛紛也

莊子比舜爲卷婁卷婁羊肉也以爲舜有羶行  
故群蟻聚之今若在外之兩司與郡縣守令凡  
士子之升沉人家之盛衰胥此焉係則又豈但  
如卷婁而已哉故今兩司郡縣諸公尤不宜講  
學蓋以其聲勢之足以動人而依倚聲勢之人  
進也夫依倚聲勢之人進則持身守正之士遠  
矣尚何惟乎今世士君子之耻言講學哉



今之講學者皆以孔子言有教無類又以爲佛  
家言下人有上上智故云人人皆可入道講  
學不當擇人是不然蓋孔子亦嘗言之矣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記曰道非明民將以愚  
之夫所謂無類云者蓋指專心求道者而言也  
然今世豈有專心求道之人夫求道者惟愚魯  
之人其心最專故最易入道若曾子竟以魯得  
之者是也今之所當辨者正懼其智巧過人耳  
佛氏謂下下人者亦指混沌未鑿者而言六祖

蓋混沌未鑿者今之初地人其能道菩提本無  
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語  
耶正以今世無不鑿之人故也是惡可以不擇  
哉

朱子作傳註其嘉惠後學之功甚大但只是分  
頭路太多其學便覺支離論語首篇學而時習  
之一章便說差了蓋因有三箇乎字遂把三章  
分作三段看以不亦君子乎屬在人不知而不  
愠一句上非惟失了夫子之意亦且不知夫子



作文之法矣此學字說得甚大蓋即是學爲聖人之學即復其初就是除此外別無學夫學而至於時時習之則功夫無有間斷矣夫顏子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今時時習之無有間斷至於中心喜悅則完全是一箇聖人體段故程子曰義理浹洽於中則說此言甚好然功夫全在此一句後面兩節只輕輕說過去以見聖人之全體夫學已到至處由是人知之則樂人不知亦不愠豈不爲君子乎蓋君子即聖人悅樂不

愠三字是對待說而君子一句總說到學而時習之今朱子以爲人知之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則是以爲到不愠方纔成得君子是豈聖人之意哉且學以爲己人之知與不知於我何與何不知而遂以爲逆以此分別難易淺深終是未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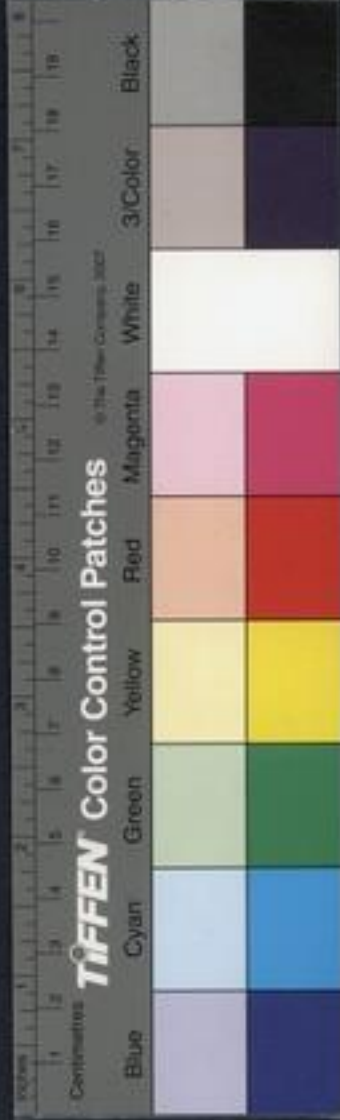
大凡讀書須要通前徹後看始得聖人之意如論語一書乃孔子平日所以教人者其第三章即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後又曰巧言令色足恭



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又曰是故惡夫佞者又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蓋佞是巧言美是令色及聖人之所取者則曰剛毅木訥近仁蓋剛毅則非令色木訥則無巧言正是相反處又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夫巧言令色足恭皆是忘己以媚悅人者想周末衰世多有此等人故夫子深惡而痛絕之至許仲弓以南面則取其居敬而行簡之一言他日又稱之曰雍也仁而不佞孔門最重者仁

未嘗輕以許人想仲弓亦是箇剛毅木訥恭而有禮的人故孔子以仁與南面許之今世大率以柔顏媚語者爲仁以直言厲色者爲不仁其去聖人之意遠矣

門人之記孔子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蓋溫近於令色厲則非令色矣恭近於足恭安則非足恭矣威非作威只是君子不重則不威之威故夫子所稱五美其一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



乎威亦近於剛毅實則何嘗猛合此數處而觀之可以見聖人之意矣

六經之言含蓄深遠如莊子逍遙遊其言理性最活潑處然反覆數百言只做得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的注腳

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孟子所謂四端蓋本於此孔子但雜出之未嘗並論其所雅言者只一仁字如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又曰好仁者無以尚之蓋人能全體得一箇仁此心純是天理則四德皆并包其中蓋自有不期合而合者

孔子只說仁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此是人心之生意萬善皆從此出生生不窮今人以果子核中之物謂之曰仁最好如言桃仁杏仁瓜仁之類是也蓋造化之妙包於此中而發生長養皆從此出以此言仁親切有味有子曰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  
正有若之言似孔子處蓋仁必自孝弟始人能  
孝弟則仁根焉而道自此生矣至孟子以仁爲  
事親義爲從兄便覺又生一箇枝節及其說到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  
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  
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是孟子自得之  
最深處學者體認此章須到有不知手舞足蹈  
處方是有得

孔子答羣弟子問仁皆因病而藥獨顏淵問爲  
仁則真有切實力行之意故孔子亦以切實力  
行告之曰克己復禮爲仁繼之曰非禮不視非  
禮不聽非禮不言非禮不動此是爲仁最切要  
的功夫心經言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  
觸法其原蓋出於此雖佛家亦以爲第一義諦  
然謂之曰無便覺有着

夫子許仲弓以南面仲弓以子桑伯子爲問蓋  
二人皆簡者也其氣質相類因遂及之夫子對

以可也簡則未深許之也夫簡者多失之誕傲  
故夫子他日又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  
不知所以裁之及仲弓問仁夫子告以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正欲裁之以敬也則居  
敬行簡之對其在問仁之後歟

孟子深造之以道章曰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  
逢其原皆是實際的說話苟非身到其地安能  
爲此言孔門諸子皆所不逮

中庸尊德性章此是聖人全體工夫蓋德性乃  
吾所受於天之正理尊者所以體而全之也若  
欲全此德性必待問學以充之問學而非廣大  
則規模狹隘將泥而不通故必致廣大廣大者  
易至於闕畧故必盡精微非高明則志意沉滯  
將鬱而不暢故必極高明高明者常失於亢厲  
故必道中庸涵養尋繹此溫故也然於舊知之  
中又能引伸觸類潛滋暗長故曰知新淳龐磅  
礴此敦厚也然於混淪之中又能節目周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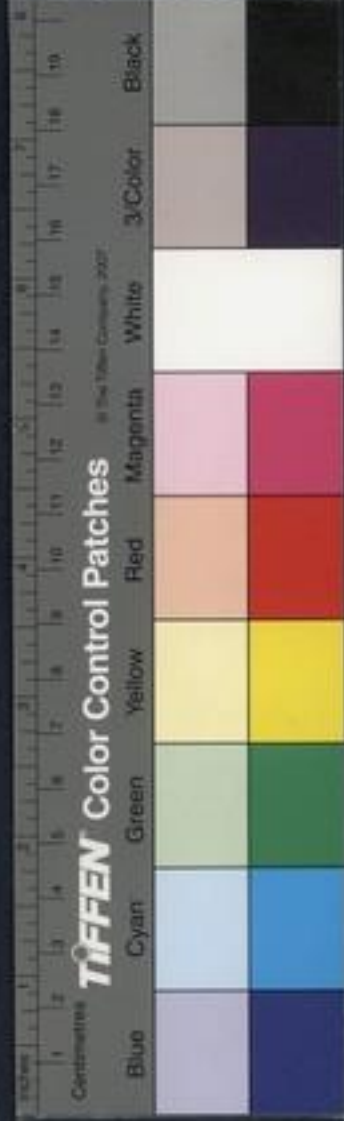




理密察故曰崇禮工夫大約有此數者然於數者之中初無差別亦無漸次必欲會其全功又須打做一片方是聖人之學如何分做存心致知兩截又云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解支離破碎全失立言之意况曰日知日謹加一日字便有漸次之意在

楊升菴云鶩於高遠則有躡等憑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蓋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為註脚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逐鼓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世之俗學以之

論語先進於禮樂章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朱子以為先進於禮樂文質彬彬今反謂之野人亦失聖人之意夫野人



未必便會文質彬彬蓋周雖尚文始也承殷之  
弊故先進尚質多於文世遂謂之野人及其後  
漸過於文世遂謂之君子均之爲失中也及夫  
子酌其中而言之則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  
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今後進之君子則據時  
世而言其與彬彬者異矣然孔子之用禮樂乃  
舍君子而必欲爲野人者何耶亦只是喪與其  
易也寧戚之意蓋欲循其本耳所以救時之失  
也

朱子好將功夫分開說如所謂省察存養之類  
終難道教學者撇了省察方去存養撇了存養  
又去省察頭路忒多如何下手極是支離陸象  
山只教人靜裡用功若存養得明白則物欲之  
來如鏡子磨得明淨自然照得出故後人以象  
山之學近於釋氏然爲學本以求道苟得聞道  
則學者之能事畢矣又何必計其從入之路耶  
昔朱陸嘗會於白鹿洞兩家門人皆在象山講  
君子論於義一章言簡理暢兩家門人爲之墮



淚亦多有去朱而從陸者則知功夫語言元不在多也

余小時讀經書皆爲傳註纏繞無暇尋繹本文故於聖人之言茫無所得今久不拈書本傳註皆已忘却閑中將白文細細思索頗能得其一二乃知傳註害人亦自不少

在留都時趙大周先生入覲反留都語良俊曰在京師曾一見何吉陽吉陽問余曰大周這些時何故全不講余曰不講吉陽又問曰若不講

何所成就余應之曰不講就是我成就處吉陽無以應蓋大周先生之學已到至處是即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夫佛家猶有打圈有喝棒有許多使人悟入處吾儒只會弄口舌口舌縱弄得甚伶俐作麼用處此正如佛家云別人弄了刀又弄戣件件弄到都不會殺人我家只有這把刀提起來便會殺人昔文殊師利往維摩處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何者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义手向本位立



地文殊師利歎曰是真入不二法門者也今之講學若悟得此意便是進得一步今世豈有此等人哉

壬子年至京師是年冬聶雙江先生進大司馬先生在部中每日散衙後即遣人接良俊至火房中閑談先生但問吳中舊事與吳中昔日名德絕口不及講學蓋這箇東西人人本來完具但知得者自會尋得出何須要講况中人已下者但可使由之又不必講惟可與言者始與之言此所謂因材施教而篤正雙江之一大快也若今之講學者不論其人之高下拈着便講而其言又未必有所發明其視雙江與大周先生蓋天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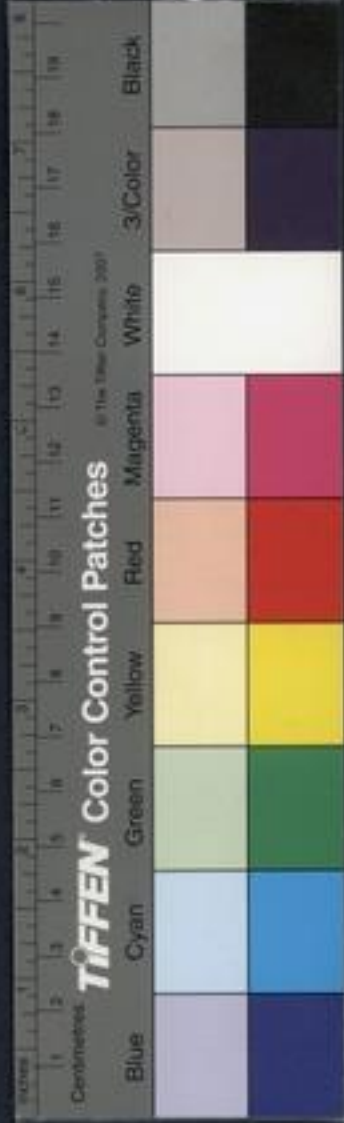
余授官南歸雙江作文送行而其舉以相告者惟自反於子臣弟友之間今載在集中者是也夫能自反於事親事君從兄處友之間而能言顧行行顧言則學者切實近裡之功孰有能加於此者哉又以見子思發明道之費隱正是其



吃緊爲人處然際鳶之所疾莫高匪天矣際魚之所躍莫深匪淵矣皆道之所在也夫道極於天地而實不出於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及其至也則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故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則自及於子臣弟友者是也然此不出乎日用之常苟於此而能言顧行行顧言則慥慥乎君子矣而道夫豈遠哉今之講道者率舍近而求之遠抑又何也

我朝陳白沙王陽明二公之學功夫簡捷最易入道世或病其出於象山余謂射者期於破的渡者期於到岸學者期於聞道而已苟射者破的渡者到岸斯能事畢矣又何必問其所從入哉今存齋先生刻學則二書獨象山之言簡明快暢其喫緊爲人處甚多讀之令人有感發猛省處

程篁墩有道一編大率言朱陸之學本出於一愚謂顏子最明敏孔子稱其聞一知十則是顏子聞道以敏又曰參也魯則是曾子聞道以魯



然皆可入道即孟子所序前古聖人此皆道統授受所係然禹以拜善言湯以執中文王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武王以不泄邇忘遠周公以思兼三王孔子以作春秋各有其道不相沿襲然皆能上繼道統未必盡同夫千蹊萬逕皆可入國易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此之謂也則古人之所未必盡同者安用強而同之哉

陽明先生之學今通行宇內其門弟子甚衆都好講學然皆粘帶纏繞不能脫洒故於人意見無所發明獨王龍溪之言玲瓏透徹令人極有感動處余未嘗與之交不知其力行何如若論其辯才無碍真得陽明牙後慧者也

叢說卷之四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一

史之與經上古元無所分如尚書之堯典即陶  
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臯  
陶謨益稷禹貢即有夏氏之史也湯誓伊訓太  
甲說命盤庚即有殷氏之史也秦誓牧誓武成  
金縢洛誥君牙君奭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  
子脩書取之爲經則謂之經及太史公作史記



四友齋叢說卷之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一

史之與經上古元無所分如尚書之堯典即陶  
唐氏之史也其舜典即有虞氏之史也大禹臯  
陶謨益稷禹貢即有夏氏之史也湯誓伊訓太  
甲說命盤庚即有殷氏之史也秦誓牧誓武成  
金縢洛誥君牙君奭諸篇即有周氏之史也孔  
子脩書取之爲經則謂之經及太史公作史記





取之以爲五帝三王紀則又謂之史何嘗有定  
名耶陸魯望曰書則記言之史春秋則記事之  
史也記言記事前後參差曰經曰史未可定其  
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  
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及孔子刪定六經之後天  
下不復有經矣而周天王及各國皆立史官如  
周有史佚太史儋內史過內史叔興叔服號有  
史嚳衛有史華晉有史蘇史狐史墨魯有史克  
世掌史事而遂有專史矣當時各國皆有史魯

史偶經孔子筆削寓一王之法故獨傳耳漢興  
司馬談司馬遷世爲太史令東漢則班彪父子  
世領史職而二氏卒能整齊漢事成一家言今  
亦與六經並行矣後世雖代有紀言紀事之官  
然作史者又未必即若人也今二十一代史具  
在其得失是非可考而知也至於近代之事其  
世道之盛衰人物之升降風俗之隆替皆史之  
流也其大者則領史職者載之若夫識其小者  
則不賢者之責也故備錄以俟史氏之闕文自



五以至十四共十卷

歷代之史其不在十九代正史之數者在古則有帝王世紀在西漢則有司馬彪續漢書謝承後漢書華嶠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在魏則有魚豢魏書江表傳在晉則有王隱晉書臧榮緒晉書陸機晉書曹嘉之晉書晉中興書在宋則有徐爰宋書

其編年之史在西漢則有荀悅漢紀東觀漢記張璠漢紀袁宏漢紀薛瑩漢紀漢晉春秋獻帝春秋在三國則有魏氏春秋魏氏春秋異同魏武帝雜事魏畧蜀記吳曆張勃吳錄在晉則有孫盛晉陽秋檀道鸞晉陽秋于寶晉紀徐廣晉紀在宋則有裴子野宋畧南史北史此皆載一代之事耳至司馬文正公遂起自周威烈王迄於隋之顯德通作一史名爲資治通鑑而天下始有通史矣李燾長編則繼司馬公而作者宋七朝之史也後又有續長編朱晦庵作通鑑綱目大率即通鑑之事而稍寓以書法綱以法經

目以法傳蓋欲以繼春秋之筆也

如應劭漢官儀漢舊儀漢舊事漢雜事漢官典  
職齊官職儀晉公卿禮秩大唐六典之類此皆  
雜載各代之典章以備作史者也

古稱國滅史不滅故雖偏霸之朝亦皆有史古  
有吳越春秋越絕書華陽國志蜀王本紀漢末  
有九州春秋載袁紹公孫瓚諸人事晉有崔鴻  
十六國春秋載五胡之事又有車穎秦書趙書  
燕書有秦記涼記蜀李雄書南唐有馬令南唐

書陸務觀南唐書大率皆霸史也余家舊得一  
抄本乃載安祿山與史朝義時事共三卷又宋  
徽欽北狩亦有竊憤錄諸書乃知史固未嘗一  
日滅於天下也

壬子冬到都首謁雙江先生先生問別來二十  
年做得甚麼功夫余對以二十年惟閉門讀書  
雖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獵兩遍先生云汝吳  
下士人凡有資質者皆把精神費在這箇上蓋  
先生方談心性而黜記誦之學故也余口雖不

言心甚不然之蓋經術所以經世務而諸史以載歷代行事之跡故六經如醫家素難而諸史則其藥案也夫自三代而下以至於今越歷既久凡古人已行之事何所不有若遇事變取古人成跡斟酌損益庶有依據苟師心自用縱養得虛靜何能事事曲當哉尋常應務猶可至於典章儀式名物度數其亦可以意見處之哉故一經變故棼集則茫無所措遂至於率意定方誤投藥劑非但無救於病其人遂成疢痼矣可

無懼哉

太史公史記爲歷代帝王作十二本紀爲朝廷典章作八書爲年歷作十表爲有土者作三十世家爲賢士大夫作七十列傳其凡例皆以已意創立而後世作史者舉不能違其例蓋甚奇矣

史記起自五帝迄於漢武蓋上下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中而爲諸人立傳僅僅若此今觀書中諸傳欲去一人其一人傳中欲去一事即不



可得真所謂一出一入字挾千金其藏之石室  
副在人間實不爲過若後人作史蕪穢冗濫去  
一人不爲少增一人不爲多今宋元史中苟連  
去數十傳一傳中削去數事亦何關於損益之  
數哉

魏其武安其事相聯故并作一傳然終始只一  
事

范蠡列在貨殖傳本傳只載貨殖事若翦越諸  
謀畫與越事相聯者則附見越世家中其救中

子殺人事亦附其後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人謂太史公爲孔子立世家非是蓋以爲論道  
德則孔子爲帝王師不當在諸侯之列語其位  
則孔子未嘗有封爵不當與有土者並是大不  
然蓋方漢之初孔子尚未嘗有封號而太史公  
逆知其必當有褒崇之典故遂爲之立世家夫  
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  
以土者土去則爵奪以德者德在與在今觀自  
戰國以後凡有爵土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則世



家之文莫有過於孔子者史記又以孔門七十二弟子與老子孟子荀卿並列爲傳則其尊之至矣孰謂太史公爲不知孔子哉

史記序六家要旨進道德絀儒術誠有如班孟堅所譏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陳得失有若案斷歷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貫串纍纍如貫珠粲然奪目文章之奇偉孰有能過此者耶

太史公作五帝本紀其堯舜紀全用二典成篇中間畧加點竄便成太史公之文左氏之文

非不奇但嫌其氣促耳至史記季扎觀樂一段全用左傳語但增點數字而文字便覺舒徐乃知此老曾中自有一副爐鞴其點化之妙不可言也

史記游俠傳序論至取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之君子義不苟合當世者以此兩者相形以較短長似爲太過世亦以此非之然其文章之抑揚出入若神龍變幻有非人之可能捉摸者蓋甚奇矣漢書游俠傳序其說稍近正文章則去



太史公遠甚二篇不可並觀矣

史記游俠傳序論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爲無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伊尹鼎俎傳說板築呂尚賣食夷吾百里桎梏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俠士濟而出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又引鄙語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爲有德蓋言世之所

謂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竊鈎者非誅之是矣而竊國者天下之大非也則宜爲誅首矣而爲諸侯夫爲諸侯則天下之爲仁義者爭趨之仁義所往遂謂之仁義不復計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門仁義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爲有德然則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真非耶此正如莊子之傲詭博達謬悠其說以舒其輕憤不平之氣而世之不知者遂以爲此太史公之莊語也豈所謂痴人前說夢耶

班孟堅書雖無太史公之奇然叙事典贍亦自成一家之言故世之言史者並稱史漢蓋以爲史記之後便有漢書

漢書東方朔傳不承襲褚先生之語而自立論其序董偃事亦周匝頓挫宛如畫出能用太史公法其取設客難與非有先生論二篇文章亦甚奇偉如諫罷上林苑與對武帝朕何如主諸語其剪裁去取皆妙便可與史記角立

班固書楊王孫傳漢以後未必有如此人縱有之作史者亦未必能爲之立傳蓋此事雖無大關係然能達大道之本不可使後世不知此等議論

胡建傳其事亦甚俊偉不知史記何故不爲之立傳傳中言孝武天漢中爲軍正丞或者是太史公得罪以後事也

揚子幼傳載子幼與戴長樂辨詰獄辭彷彿魏其武安侯傳東漢書路粹誣奏孔融語遠不逮也





霍光傳廢昌邑王一事序得舒徐詳委亦得太史公法

太史公以賈誼與屈原同傳故但載其吊屈原文與鵬賦二篇而已然誼所上政事書先儒稱其通達國體以爲終漢之世其言皆見施用又其所論貯積與鑄錢諸事皆大有關於政理是何可以不傳班固取入漢書傳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及整齊漢事故但取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唐子西言太史公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亦是名言

黃山谷言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鼠中久不用古人澆灌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

又云班固漢書最好讀然須依卷袞先後字字讀過久之使一代之事叅錯在胸中便爲不負班固矣

相傳謂歐陽公不喜史記此理之不可曉者觀



蘇子瞻與黃山谷亦只稱班固書不常道着史記蓋子瞻出歐公之門而山谷則蘇公之友也范蔚宗漢書雖則已落宋齊綺靡之習然子長孟堅世領史職故自司馬談班彪以來皆撰述漢事而子長孟堅不無所因若蔚宗則取華嶠張璠諸書而整齊之首尾貫串勒成一家其叙東漢二百年事簡而不漏繁而不蕪亦可稱名史故世以與班固書並行似不爲過

陳壽作三國志與丁梁州索米又因諸葛武侯嘗黜其父故傳中言臨敵制勝非其所長世遂稱爲穢史然其叙事簡嚴質實猶不失史家體格自壽之後作史者殆無足言矣

自唐以前諸史唯晉書最爲冗雜正以其成於衆人之手也此之謂百家衣骨董羨夫布褐雖至麓惡然使其爲完衣則猶可適體今或以布褐與錦綺雜綴成服其得爲觀美乎蓋經五胡雲擾之後晉事或多遺失而王隱之書晉人元陋其淺鄙唐之諸公遂以郭頒世語劉義慶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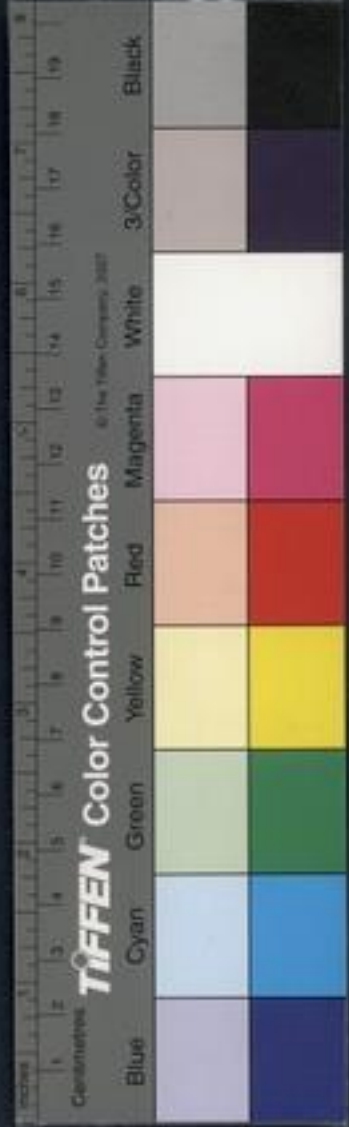
說新語諸小說綴緝成書其得謂之良史乎  
沈約作宋書雖非當行家然約本文士出自一  
手終是可觀

新唐書歐陽公諸志序論甚好宋子京作列傳  
但做自家文字故唐事或多遺漏世以為不如  
劉昫之書為勝

自陳壽三國志後惟歐陽公五代史平典質直  
最得史家之體即歐陽文字中亦無有能出其  
上者這便是當行家

楊升菴云蘇老泉曰唐三百年文章非西漢無  
敵史才宜有如丘明遷因而卒無一人可與陳  
壽范曄比肩其論當矣蓋雖韓退之順宗實錄  
亦在所不取也宋之瑣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  
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世乎然以諸史較之  
五代史固是史筆亦難以盡誣也

史至宋元遼金四家而鄙猥極矣余在南都時  
趙大周先生嘗議欲刪改宋史余以為非同志  
三四人不可蓋列傳中有事不關于朝廷又



非奇偉卓絕之行或武臣之業非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而其功但在一方者皆不得立傳湏削去數百人其有一事或相關數人而彼此互載重複大甚者當盡數抹去或一人傳中其一二事可錄而因及他事有猥瑣不足紀載者亦盡數抹去然後以宋朝諸名公小說可以傳信者以次添入則庶乎其書可傳大周深以為是後大周以內艱去余亦羈旅落拓無可共事者其事遂寢

雙江先生在兵部時嘗欲托某修兵部條例蓋我朝不設丞相而朝廷之事皆分布六部凡歷朝大典章大刑政但取六部陳年案牘查之事事皆在若將六部案牘中有關於政體者一錄出修為一書則累朝之事更無遺漏矣余觀西漢有會要唐會要宋各朝皆有會要大率即此類也王守溪筆記言我朝不設起居注而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者皆闕恐後代修史無所依據殊不知今皇帝臨朝原不曾



有言凡批出旨意卽爲記言所行之事卽爲記事也若各部條例一修則欲攷祖宗舊制易於檢尋且甚有關於作史雙江此舉可謂極善會余補官留都刻日南下遂不克就余歸後雙江尚在部中五六年不知曾有人與之了此一事否

四友齋叢說卷之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二

宸濠謀逆時王晉溪在本兵時王陽明差南贛都御史方赴任至豐城聞變卽走吉安與太守伍文定檄會袁州臨江贛州四郡兵討之報至京師人情洶洶且外議籍籍皆云陽明任數其去留不可必晉溪力主其說以爲陽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命將出師時晉溪之壻侯莎亭

有言凡批出旨意卽爲記言所行之事卽爲記事也若各部條例一修則欲攷祖宗舊制易於檢尋且甚有關於作史雙江此舉可謂極善會余補官留都刻日南下遂不克就余歸後雙江尚在部中五六年不知曾有人與之了此一事否

四友齋叢說卷之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二

宸濠謀逆時王晉溪在本兵時王陽明差南贛都御史方赴任至豐城聞變卽走吉安與太守伍文定檄會袁州臨江贛州四郡兵討之報至京師人情洶洶且外議籍籍皆云陽明任數其去留不可必晉溪力主其說以爲陽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命將出師時晉溪之壻侯莎亭

爲某部主事入告晉溪曰外間人言若此而老  
爺堅持此議倘事有不測則滅族之禍不遠不  
若別有處分以爲身家計晉溪曰王伯安我能  
保其無他且其謀畧足以了此不久捷音至矣  
何多慮爲旣而陽明擒宸濠定江西不旬月果  
報捷

方陽明先生差汀贛巡撫時汀贛尚未用兵陽  
明即請旗牌以行而晉溪即給以旗牌陽明又  
取道於豐城蓋此時宸濠之反形已具二公潛  
爲之計廟堂之方畧已定人疑陽明之去留者  
何耶

王晉溪在本兵時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  
頗猖獗浙江巡按御史解冕奏聞 朝廷下兵  
部議晉溪呼資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  
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此  
何足奏報欲 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  
職考察即當論罷矣資本人回浙江傳說此語  
一時皆以爲湖州江南重地 朝廷不肯處分



豈置之度外耶倘賊勢蔓延猝不可撲滅本兵甚爲失策賊人亦偵知此語恣意劫畧不設隄備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江晉溪即請密敕許公討之且授以方畧許公即命憲副彭姓者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人方擄畧回相聚酣飲兵適至即時擒斬無一人得脫者爾時若 朝廷命將遣兵彼必負固拒命淹頓日久不但勝負未可必縱勝而勞兵費財亦已甚矣晉溪此舉蓋不煩一旅不損一財而地方尋定謀之堂廟之上而定難於數千里之外若身履其地所謂折衝於俎豆者非耶

嘉靖初年北虜嘗寇陝西犯花馬池鎮巡惶遽請兵策應 朝廷命九卿會議時王晉溪爲冢宰王荆山憲在本兵荆山以爲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衆皆不敢異同獨晉溪不肯盡題曰吾意以爲兵不必發我當別有一疏即題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所區畫防守頗嚴虜必不能





蕭詵  
卷之六  
入縱入亦不過擄畧彼處自足守禦不久當自  
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而  
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儻至彼而虜已退則徒勞  
往返耳臣以爲不發兵便然兵議實本兵主之  
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彰德未渡  
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張羅峯與晉溪  
相遇於朝堂羅峯舉手賀晉溪曰古人稱老成  
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矣即於報捷本  
上票旨賞晉溪四表裏銀二十兩呂沃洲曰正  
爾人品或自不同若論晉溪籌邊之才不知韓  
魏公范文正之在西夏果能過之否也

王晉溪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二指  
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牆極堅且功役亦  
不甚費有羨餘銀二千餘兩二指揮持以白晉  
溪晉溪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去處  
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之物何足問即以  
賞汝後北虜犯邊即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  
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已上四事聞之呂沃

洲

余在南館時府公王槐野先生喜談西北事一日言王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雖打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羊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不數鬻盡撤去散與從官雖衆頭目亦皆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効命時東南適有倭寇余與陸祠部五臺相遇於舍弟家祠部方有贊畫之命余舉似之余曰蓋當時法網踈濶故晉溪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則臺

諫即時論罷不能一日容矣舍弟云近聞總督有駟數皮箱銀去者不聞有人論之余曰此數皮箱之物未必盡以自私必有同其利者既同其利誰復言之若如晉溪所爲則論者交至矣但昔之當事者損已之奉以悅犯難之人今之當事者割犯難者之肉以飼權貴尚何怪僨事之不旋踵耶

已巳之難 英宗旣北狩捷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 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



火燒倉恐敵之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於道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爲之一空一云已巳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以絕虜望于肅愍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武宗末年當彌留之際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猝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於王晉溪晉溪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喬白巖叅贊南京機務時方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白巖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遊燕兼以校奕實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者人以爲一時矯情鎮物有費禱謝安之風

武宗在南京江提督所領邊卒軀幹頗碩膂力

拳勇皆西北勁兵也白巖命於南方教師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提督相期至校場中比試南人輕捷跳趨行走如飛而北人麓空方欲交手被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脅肋或觸其腰胯北人皆翻身倒地僵仆移時江提督大爲之沮喪而所畜異謀亦已潛折其二三矣

武宗南巡時喬白巖爲叅贊機務寇天叙爲應天府丞時缺府尹寇署印太監王偉爲內守備三人者同謀協力持正不撓故保南京無虞不然禍且不測矣

寇亦山西人與白巖同鄉軀體頗碩睞眼微近視每日帶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 朝廷之外一毫不妄用若江彬有所需索每差人來寇佯爲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欵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差人無可柰何逕去回話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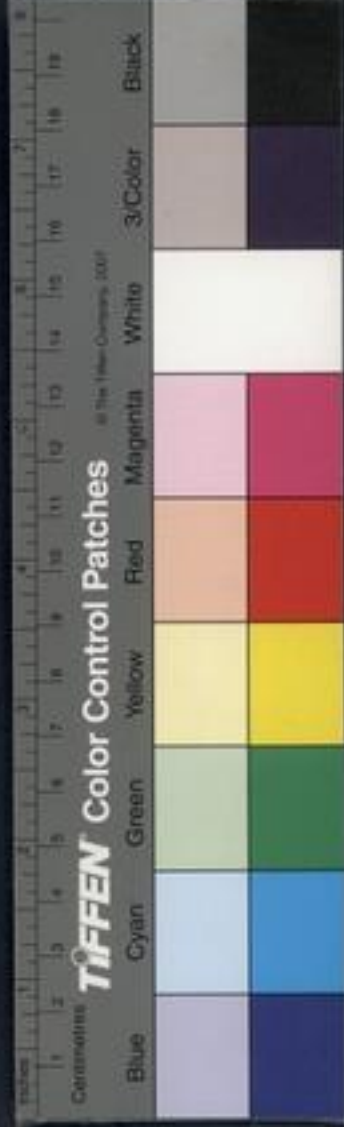
復來索矣

王偉太監是小時與武宗同讀書者時適爲南京內守備武宗呼爲伴伴而不名從小相狎唯其言是聽遂得從中調護故喬寇二公得行其志是雖適然之會亦可以占社稷靈長之福矣

武皇在牛首山經宿江彬欲行異志而山神震吼達曙彬懼懾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門時已深夜江傳旨開聚寶門迎駕白巖堅閉不納是夜武皇宿于報恩寺若白巖者鎮重不撓真可謂以死衛社稷者矣

江彬所領邊卒驕悍之極行遊市中強買貨物民不堪命寇府丞亦選姪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至行宮祇候必命以自隨若遇此輩卽與相搏邊卒大爲所挫後遂斂跡亦所以折江彬之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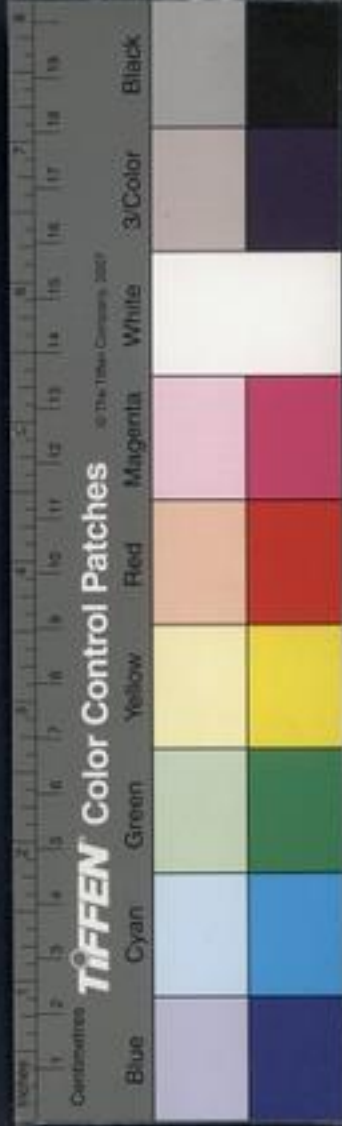
武宗在南京行宮諸司朝參時景前溪爲國子司業景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頗失朝儀江彬卽



大聲問曰第幾班第幾人是某衙門官若司業亦是該拿人數白巖即應聲曰是南京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問蓋出於白巖一時權宜而能全朝廷儒官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武宗駕至淮安太守薛贊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船絳皆索民間絹帛而淮為之大擾過揚州蔣瑤為揚州太守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扯船自有河岸可行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

蔣曰揚州止有四箇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主事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又傳旨云朝廷要選綉女蔣曰揚州止有三箇綉女江問今在何處蔣曰民間並無知府有親女三人朝廷必欲選時可以備數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安堵如故後武宗駕崩薛贊治罪蔣累官至工部尚書蔣是湖州人

王陽明既擒宸濠囚于浙省時武宗南幸住



蹕留都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以待  
聖駕親征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  
具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寢

陽明自言與寧藩戰于鄱陽湖部署已定初亦  
不甚譴張但罪人既得而 聖駕忽復巡遊

上意叵測爲之目不交睫者數夕二中貴至浙  
省陽明張讌于鎮海樓酒半撤去梯出書簡二  
篋示之皆此輩交通之跡也盡數與之二中貴  
感謝不已返南都力保陽明無他遂免於禍若

陽明持此挾之則禍且不測此之謂推赤心置  
人腹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武宗大漸之時既誅戮江彬人心未定國未有  
君方迎立外藩而女后承制若讒邪交構其間  
稍有異同則國事幾殆時楊石齋秉政卒能緝  
睦宮闈鎮安中外使虛寧數月天下晏然真可  
謂社稷之臣矣古人謂天子門生石齋成捧日  
之功以議禮不合無故而去天下惜之 今上  
卽位賜謚文忠易名之典出自廟堂可謂合萬



世之公矣

石齋當 武皇大漸之時其調度區畫取辦俄頃命中書十餘人操牘以進石齋一一口授動中機宜畧無舛錯此真有宰相之才雖姚崇何以過之

庚戌之事趙大周力排和議抗論於朝言 朝廷養士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無人豈 祖宗立國之意哉且何代無才苟以朝命命之激以忠義誰敢不盡力効命况虜人用兵氣之盛

衰視月盈縮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虜必退宜不動以觀其釁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一與之盟則要劫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於是和議遂息虜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苟當時果與之盟則歲遣重使輸以歲幣終不能塞虜人無厭之求而召戎啓釁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今邊釁不開而國勢日尊者皆大周之力也此實功在社稷然舉世受其利而莫有能言之者豈真所謂曲突徙薪者耶





大周既論列於朝繼上疏陳三事其一開損軍之令蓋祖宗之制但邊將有損折軍士者卽謂之失機百姓雖盡爲擄去亦所不論故虜人一入內地則兵將皆入保城堡縱其剽畧而百姓遂爲魚肉此最爲失策者開損軍之令庶邊將始敢提兵出戰稍爲百姓之衛其二錄周尚文之功周尚文邊將之有功而方論罪者其三釋放楊爵楊繼盛蓋二人皆以劾奏權貴論死久禁獄中者遂以此忤權貴大周時爲國子司

業卽命帶僉都御史職銜賚銀數萬兩出城賞軍又不給以勅印實陷之也大周至西城請勅印元宰銜恨不許論辯既久義頗正不能奪遂給勅印以行既出城至仇威寧營咸寧希中不肯收銀令大周遍歷各營唱名給散大周窘迫無計是夜宿咸寧營中至明旦虜人退去果如大周所料幸免於難不然則立爲齏粉矣後以前事責某縣典史

大周先生言我上疏後在順門上待捉同年與



同館諸公無一人來視者唯張甌江陪坐竟日  
商確言論皆侃侃可聽甌江羅峯子以恩廢補  
官此足以見羅峯立朝正色而其遺範猶有可  
觀

四友齋叢說卷之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三

余在南都時張石川通政時已致仕因倭寇之  
變來南都漫遊有一相識內臣適管十庫張往  
拜之約余同行余欲因此以訪 太祖舊跡遂  
相携而往入西華門即訪丞相府在西華門  
內北向規模甚宏壯 太祖誅胡惟庸汪廣洋  
後府遂廢今所存者惟堦垣傾棟斷烟荒草而



同館諸公無一人來視者唯張甌江陪坐竟日  
商確言論皆侃侃可聽甌江羅峯子以恩廕補  
官此足以見羅峯立朝正色而其遺範猶有可  
觀

四友齋叢說卷之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三

余在南都時張石川通政時已致仕因倭寇之  
變來南都漫遊有一相識內臣適管十庫張往  
拜之約余同行余欲因此以訪 太祖舊跡遂  
相携而往入西華門即訪丞相府在西華門  
內北向規模甚宏壯 太祖誅胡惟庸汪廣洋  
後府遂廢今所存者惟堦垣傾棟斷烟荒草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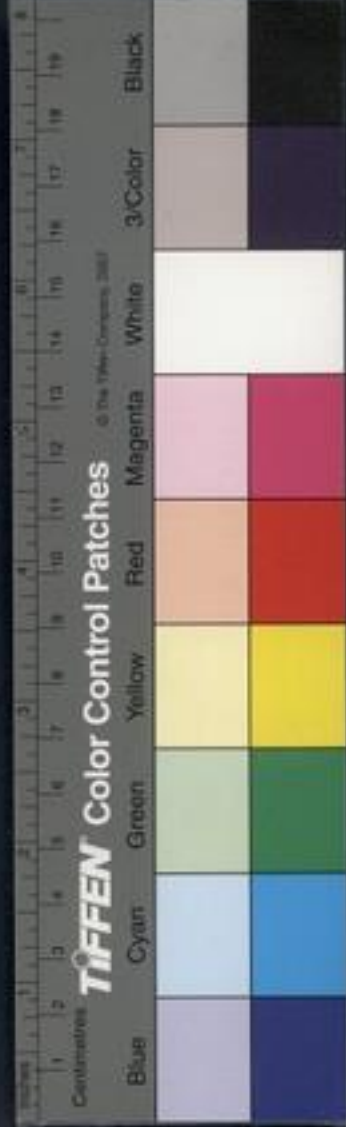
已  
太祖自誅胡汪之後遂不設丞相而 朝廷之  
事皆分布六部閣下諸臣但以備顧問而已故  
解縉與胡廣諸人皆以講讀入閣辦事楊文定  
亦但以太常少卿入不兼部臣亦無散官故其  
權甚輕然各衙門章奏皆送閣下票旨事權所  
在其勢不得不重後三楊在閣既久漸兼尚書  
其後散官加至保傅雖無宰相之名而有宰相  
之實矣

唐詩云三省官僚揖者稀蓋唐宋設官並置三  
省三省皆宰相也一曰中書省二曰門下省三  
曰尚書省中書省則置中書令而中書侍郎左  
丞右丞左右司郎中中書舍人皆其屬也門下  
省則古唐虞納言之官今之通政司是也省中  
則置僕射侍中門下侍郎中常侍武騎常侍散  
騎常侍給事中皆其屬也尚書省則置尚書而  
六曹皆設子部其屬則選部考功儀部駕部金  
部倉部比部虞衡水部之類皆設郎中員外郎

是也凡 朝廷有大政令則由門下省奏上發  
中書省看詳仍發門下省下尚書省施行今給  
事中每日在六科廊接本猶古之遺意也給事  
中原非諫官掌在封駁中書省看詳未當雖  
詔旨已下皆得封上苟事體未妥雖十反不已  
也故尚書拜相則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是  
也當時政體互相鈐轄事權常分使門下尚書  
二省堅持官守不相阿縱則宰相之權初亦甚  
輕但看詳由於中書則主張庶事皆由其手若

給事中不能封駁尚書奉行唯謹其權安得不  
日漸隆重哉故唐宋時即有宰相如元載盧杞  
秦檜賈似道者蓋由此也今各部之事皆聽命  
於閣下所不待言雖選曹有員缺亦送揭帖與  
閣下看過然後注選此不知胡汪當國時有此  
事否夫威權日盛則謗議日積謗議日積則禍  
患日深故自 世宗以來宰相未有能保全身  
名而去者豈亦其威權太盛致然耶

唐時以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今直以宰相爲



閣老亦傳襲之誤也

我朝相業獨稱三楊與李文達然文貞不死建文之難而文達奪情一節皆於大節有虧他復何論耶獨文貞不肯移兵征趙府李文達當英宗復辟時能調停中外此二事乃二公之卓然可稱者也

宣德中魯穆爲福建僉事持憲甚嚴不避強禦楊文敏公家有一家人犯罪魯置之於法畧不少貸文敏知即薦爲僉都御史

正統初范理爲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至范獨不爲禮文定即薦爲德安太守范台州人以二事而律之近事則二公者雖欲不謂之賢宰相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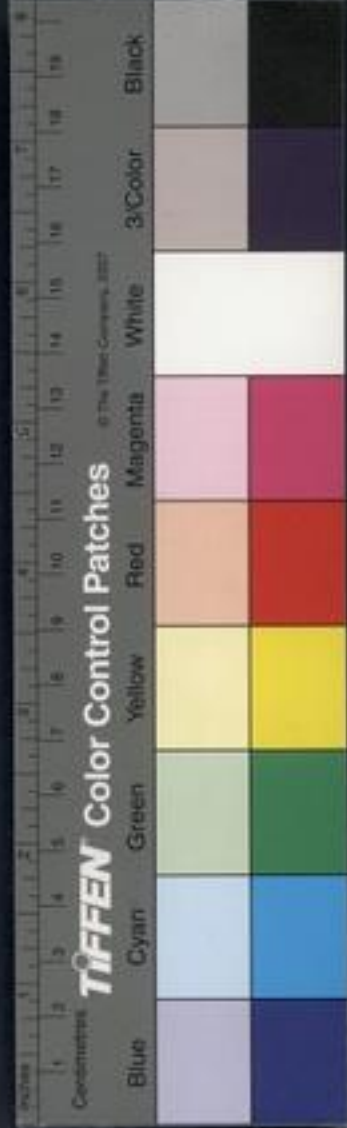
楊文貞公之子居家暴橫鄉民甚苦之人不敢言王抑庵直是文貞同鄉且相厚遂極言之後文貞以展墓還家其子穿硬牛皮靴青布直身迎之於數百里外文貞一見以爲其子敦朴善人也抑庵忌其功名妄爲此語大不平之後事



敗鄉民奏聞 朝廷逮其子至京處以重典文  
貞始知其子之詐然文貞猶以舊憾抑庵在吏  
部十餘年終不得入閣者人以爲文貞沮之也  
由前二事觀之則三楊之中文貞爲最劣矣  
鄭淡泉今言中載西楊誣方遜志語若果有此  
文貞爲千古罪人矣

楊文貞獨喜薦士故其聲譽藉甚蘇談云楊文  
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蓋有三  
人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都御  
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  
爲患難之交訥黑瑤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  
以一詩見知皆入啓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  
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哉

我 朝宰相清淳則河東之薛學業則瓊山之  
丘剛方則淳安之商漸縣之岳博大則宜興之  
徐清介則全州之蔣巖正則陳留洛陽之二劉  
餘姚之謝風流文雅則長沙之李有才斷肯擔  
當則新都京口之楊永嘉之張此則列聖甄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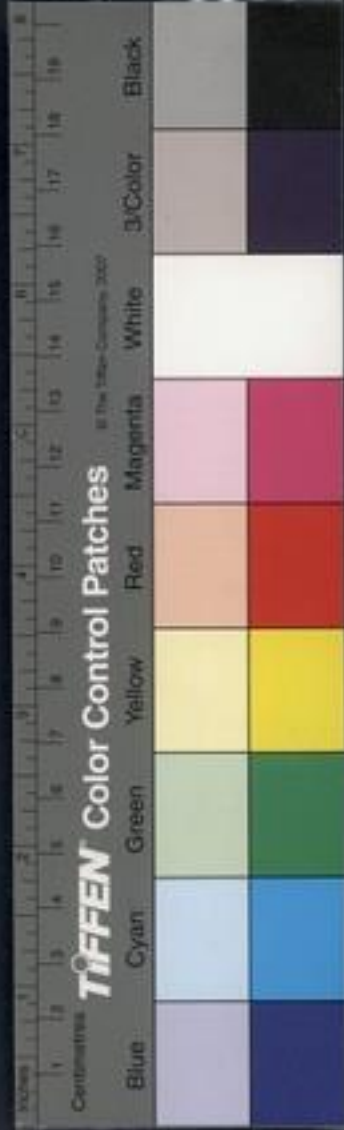


英賢輩出皆卓然可稱而無愧於前代諸人者也

河東薛文清公瑄名德碩學海內推重嘗爲御史巡按山東建言內外憲官緘默不言顧都憲佐惡之後公考滿顧署下下不稱職公未嘗介意少見於顏色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公時用淵言於上曰薛瑄歷官罷而復起始終不易其操昨者奉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州之

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踰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耗臣愚以爲瑄之學之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俯徇其情聽之去也於是詔留復職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未幾果入內閣顧公在都察院清剛有重望爲先朝名臣然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也

雙槐歲抄曰弘治己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薨于位槩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百少至老手





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  
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  
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  
廉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談古今名理袞袞  
不休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禮爲要自學士爲  
祭酒最久任所著有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  
禮儀節諸書每遇名流必質問辯難以求至當  
故其書皆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至京與談  
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然公此時猶未入

閣安有沮之之事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  
子太保公偶坐其上三原噴有煩言會太醫院  
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  
進內多詳述留中之疏 上責其賣直沽名三  
原致仕去人以教訐議公公實不知也

成化四年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憲廟  
嫡母也 詔大臣議塋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  
學士彭時謂同朝曰梓宮當合塋裕陵主當祔  
廟無可議者即與禮部尚書姚夔定議具疏引



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  
綱常之大體先帝之心必求至當此莫大典  
禮萬一有違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  
有言之天下萬世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  
據理改而從正者乎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  
允彭率群臣伏文華殿以請號哭不起上聞  
使中官宣諭命衆官退翰林中有呵叱中官使  
還者衆官皆曰死不敢奉詔且不得命不敢  
退彭與學士商輅劉定之進曰人心如此實天

理所在望朝廷俯從於是中官入奏上感  
動母后亦悟即傳旨諭群臣曰卿等昨者  
會議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  
但聖母疑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  
安再三據禮陳乞所幸聖慈開喻特賜允諾  
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衆聞命咸  
呼萬歲而退

雙槐歲抄載憲廟時事頗爲詳實今錄出之以  
俟作史者成化間儉邪雜進左道亂政然賴有



六臣焉內閣則商公輅劉公瑒都憲則王公恕  
鄭公時府丞則楊公守隨刑部則有林公俊忠  
讜格君遂得無損杉 聖政丙申七月黑青傷  
人京城騷動人持兵及晝眠夜作說者曰陰盛  
之狀曰胡虜之兆旬餘無敢建言者劉公首請  
開言路 上嘉納之已而妖狐夜出山西妄男  
子侯得權詭姓名李子龍謀入內爲逆伏誅乃  
開西廠於靈濟宮前 詔太監汪直領官校百  
餘人刺事立威恣肆京官三品以上擅自抄札

內外恟恟商公疏直十罪以聞 上不省劉公  
復疏言東廠之說實自建立北京之初專爲緝  
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止令內臣提督若  
干犯法典仍下所司究治一時權宜因而不易  
今增設西廠非舊制也立廠之後事情紛擾於  
國家安危關係非小伏望革罷以安人心不避  
震怒再此申瀆 上使懷恩詰責二公力辯始  
詔革去而商公遂見幾告歸太監梁芳進淫巧  
以蕩 上心收買竒玩引用方術以錄呈異書爲



名寅緣傳 旨與官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  
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  
奉官多至數千人而僧道樂工之躡其儕者又  
不足數李孜省僧繼曉尤尊顯用事妖人王臣  
嘗爲姦盜被楚傷脛號王癘子凡物經其目即  
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內豎  
王敬挾臣采藥江南橫索貨寶痛箠吏民吳越  
大被其害嘗覓金蜈蚣考訊無有里胥通賄乃  
喜令置酒遊山酒半燁燁樹間皆此物也其幻

術類此至蘇州拘諸生錄妖書陸完輩忿欲擊  
之走匿以免敬方具奏適王端毅公以巡撫至  
疏其罪惡大致激變攫取財物元寶至二千餘  
錠 詔竄敬僂臣于市傳首江南人皆快之陝  
西大饑鄭公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疏利國傷  
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理義以杜妖妄戒  
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  
有功辭多切直 上命謫貴州叅政陝西人哭  
送若失父母傳聞至京 上稍厭芳所爲癸卯



冬旱百禱不應科道交章論芳 上命中官袁  
琦傳 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問有無勅書  
俱復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  
六下人于獄皆逃自軍囚者餘尙未斥而人已  
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謹謂納諫絀邪格天之應  
十二月廿八日也孜省者江西人爲吏坐贓楊  
公以御史巡按逮問充軍後孜省逃至京師以  
符水得幸授太常丞比公還 朝卽劾孜省罪  
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 命改上林苑監又

之擢禮部侍郎掌通政事受密 旨訪察百官  
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因譖楊公會公  
以應天府丞述職旣辭朝矣忽中官傳 旨問  
吏部何不黜守隨部以廉能對令具履歷揭帖  
明日又問吏部服闋添註之由復令奏聞乃調  
外任左遷知南寧府孜省自是引進奸黨排擯  
忠良後以工部尚書伏誅僧繼曉者始以淫術  
欺誑 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其術得售尊爲法  
王出入禁籞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發內



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蓋大鎮國  
永昌寺大臣諫官默默林公以刑部員外郎備  
劾芳薦進繼曉過惡上怒下錦衣獄責三十降  
雲南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吉水張兼素黻論救  
亦下獄貶石州知州乙巳正月元日星變王公  
為吏書言俊黻忠直 上悟傳 旨俱復原職南  
京用而黻已卒於家矣林公今為雲南按察副使  
行部至鶴慶活佛寺歲久放光男女爭施金箔即  
搜而鎔之得金八百兩歸諸庫其持正皆此類也

劉公在內閣有酒德善講經多談論不知者或  
目為狂躁然實剛介敢言潛格 君心後為同  
官萬安劉吉所誣使邏卒嚇之求退即疏致仕  
歸養乙巳九月也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於至尊內外諸臣卧不  
帖席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  
係天下安危上憲曰用一內臣焉得危太監懷  
恩傳 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  
罪皆請 旨收問渠敢擅抄劄三品以上京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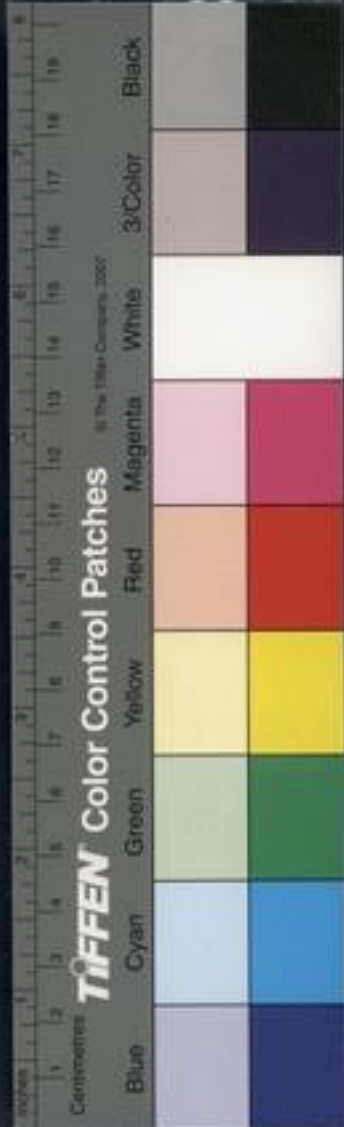


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吐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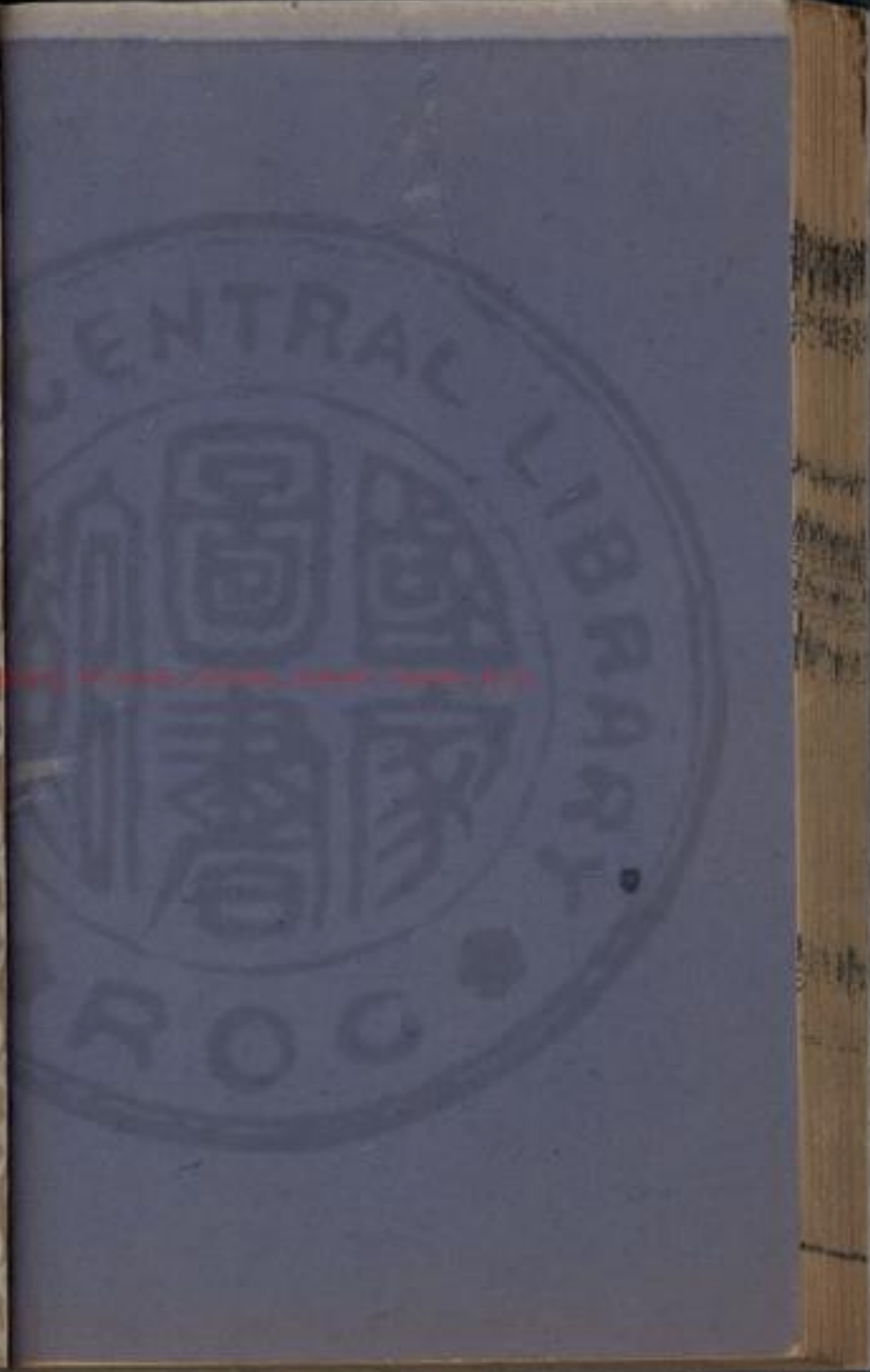
商文毅公輅在內閣時太監錢能鎮守雲南侍憲宗之寵大肆貪虐滇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公獨奏請推舉剛正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改副都御史以行滇民爲之少甦及王公舉劾能罪而眉山萬公安大名王公越受能賂而沮之同一任事大臣而賢不肖相遠如此只此二事則我朝當事大臣其功業孰有能與之並者張南園謂世不傳其功業何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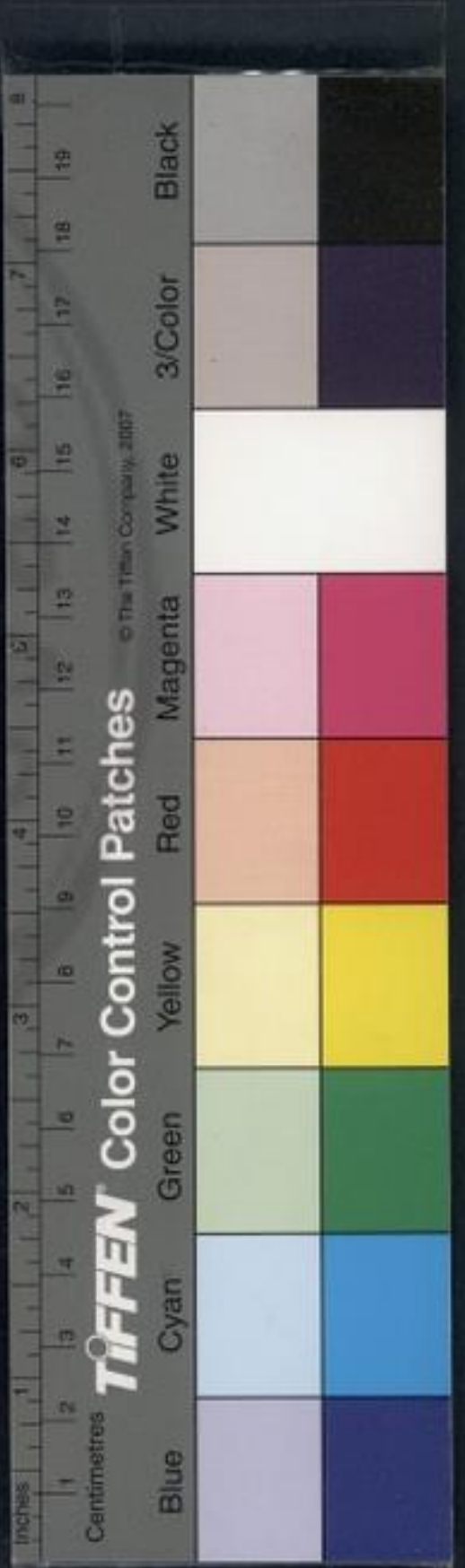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INSTITUTIONAL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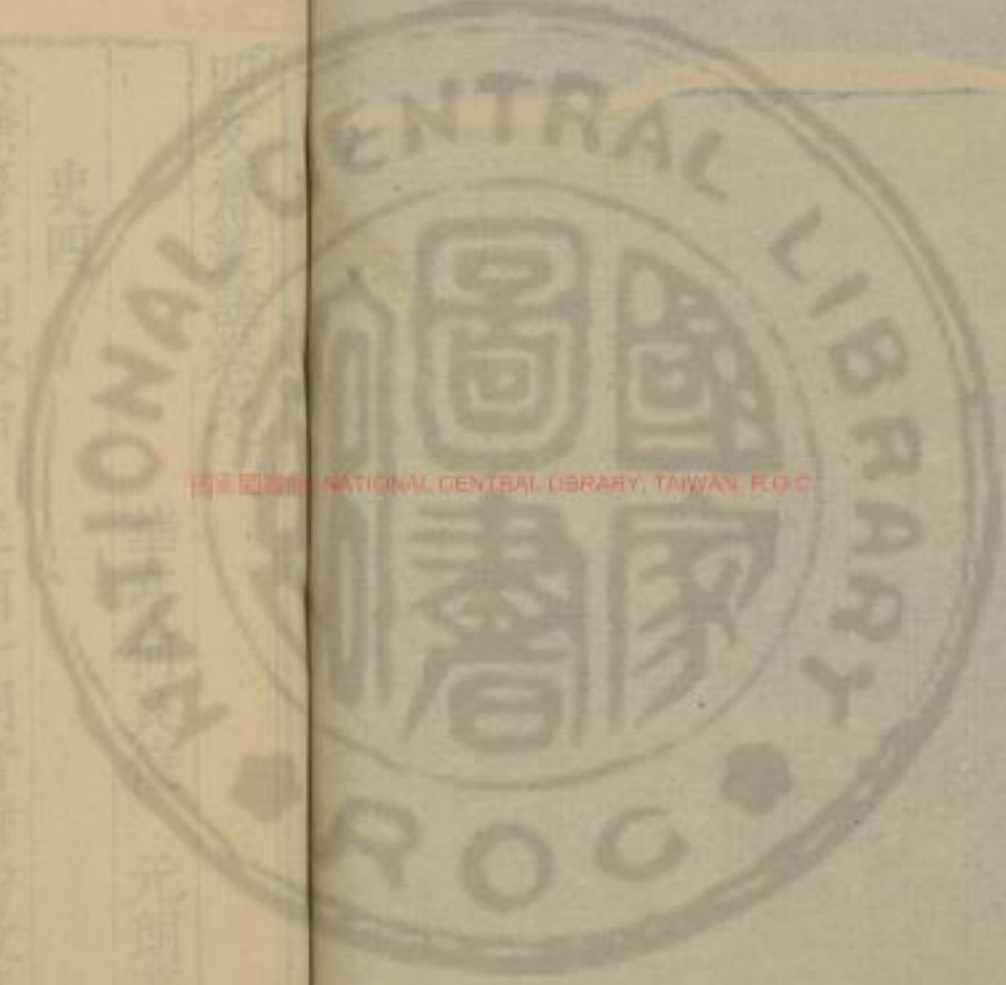


徐謙齋作相終始 孝廟一朝當時治教悉洽  
可以比隆三代蓋一時正人如王端毅馬端臨  
劉忠宣倪文毅張東白楊文懿張莊簡韓貞是  
諸人在列六曹其間兼掌都察院事章極山謝  
方石然兩京祭酒百僚師師真可謂朝無僻位  
野無遺賢雖則 主上明聖而該選之休沐有

史四

元朗著

3434722 41



四友齋叢說卷之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四

徐謙齋作相終始 孝廟一朝當時治教熙洽  
可以比隆三代蓋一時正人如王端毅馬端肅  
劉忠宣倪文毅張東白楊文懿張莊簡韓貫道  
諸人布列六曹戴簡肅掌都察院事章楓山謝  
方石爲兩京祭酒百僚師師真可謂朝無佞位  
野無遺賢雖則 主上明聖而謙齋之休休有



容誠有所謂若已有之中心好之不啻若自其  
口出者故能佐成 孝廟十八年太平之治至  
武宗初謙齋已去位中更逆豎亂政其所以鎮  
壓而撲滅之者猶 先朝之舊臣也故我 朝  
相業當以謙齋爲第一使比人作相正直剛果  
則有之必求其寬裕弘遠若此者恐亦不可多  
得也然所以致此者蓋由 孝宗信任之專而  
謙齋久於其位故也苟責効於旦夕亦安敢望  
此哉

我 朝列聖脩德皇天眷佑凡遇國家有一大  
事必生一人以靖之如 英宗北狩則生一于  
蕭愍劉瑾謀逆則生一楊文襄宸濠之變則生  
一王陽明 武宗南巡則生一喬白巖 武宗  
大漸時江彬陰畜異謀則生一楊文忠王晉溪  
皆對病之藥手到病除直若天之有意而生之  
者此則 祖宗在上於昭于天而國家千萬年  
靈長之祚亦可以預卜之矣

聞劉瑾之事 武宗偏聽幾不可奪張永太監



與楊文襄同提兵討安化王文襄在軍中語及因以危言動張永永回密陳於武宗遂從中制之故得不露而瑾遂成擒若患在肘腋而謀之外廷是速其變而禍且不測矣

震澤長語云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閣下必先與商量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重大者令堂候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恣肆若當時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劉瑾擅國日人皆責李文正不去蓋孝宗大漸時召劉晦庵李西涯謝木齋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後瑾事起晦庵去木齋繼去使西涯又去則國家之事將至於不可言寧木有負先帝之托耶則文正義不可去有萬萬不得已者西涯晚年有人及此則痛哭不能已此一事顧東江言之





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群集其家皆  
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  
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興事  
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  
亦罕見其比也

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  
滿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  
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  
伯庸親對余言之即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  
有如此者

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  
崔後渠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拱立於轎前曰請  
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即下轎連進  
數觥升轎去時後渠尚爲翰林院編脩王元美  
藝苑卮言亦載此一事夫宰相憐才愛士脫略  
勢位如此風流世豈能多見

劉野亭自製墓誌其畧曰歸之日有先公敞屋  
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



餘株繼又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  
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  
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  
則歲分十之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  
元嗣論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塋祭謚贈  
勿干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  
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  
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銜其  
所職則啓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

是無一能効焉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窵階  
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蓋予性峭直狷介旣  
無功業以爲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  
地不即去則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議并以先  
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  
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未能  
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  
恤之惠所以侈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  
不敢有卹典文誄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



此予平日所深耻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  
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愧魄矣尚幸有不死可  
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  
允此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胡爲而  
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死蓋其生也窮  
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介社考諸已考  
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  
嗚呼世有爲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爲野  
亭嗟者曰乃爾乃爾余披誦再三不覺清風襲

人蓋其於大臣進退之義可謂極明潔矣考其  
進閣是丁卯九月正晦庵與木齋去國之日也  
是時瑾之惡逆方熾不聞野亭有所論列或者  
新至政府事權尚不在我耶然九月大拜十月  
即以病老乞休章凡七八上上以春宮講讀恩  
溫旨勉留甫一年餘至己巳春而瑾敗辛未春  
公求去益力遂得請而歸時野亭年方六十未  
懸車之辰想亦但以其志不得行故決於去耳  
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即聖人所稱綽綽有餘



裕者蓋不過此則野亭者豈特近代所無蓋加於古人一等矣

鄒東郭爲野亭序摘稿云正德辛未益試南省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賜勅掃先塋亟趨以別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只此三言可以觀野亭矣

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答曰諛詞巧說不曾習學卑禮諂態不曾操演知者謂爲麤鄙不知者且以爲簡傲東郭云即公翫髀於山林其能脂韋於朝著耶

餘姚士夫與朋友皆言謝木齋致仕還家每日與諸女孫鬪葉子以消日常買青州大柿餅宣州好栗戲賭以爲樂不問外事由今觀之木齋真一愚癡老子耳

張羅峰如取回各省鎮守太監他人雖得君最專者亦不肯如此擔當獨大獄一事遺萬世笑端



今世宰相何嘗不格外用人但若非納其重賄則私其親昵唯李文正用潘南屏張羅峰用葉幼學世服其公

近代宰相不由中人援引則是營求而得唯趙大周入閣出自 聖裁蓋 穆宗皇帝初登極

時大周爲國子祭酒舊制天子幸學則祭酒講書是日大周進講言多諷諭甚爲切直 聖上大悅遂加眷注然其人秉心持正且剛直有口遇事輒發不能藏垢大臣有不合且忌之者即

打發至南京矣 聖上數問前日講書這老兒如何不見左右對以今任南京禮部侍郎 聖上即有召還之命不日遂真拜矣然一直不容於群枉故不日而以論罷大周每事泥古不通時變誠亦有之然其忠誠許國奮不顧身何可掩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 朝廷豈可一日缺諷議之臣留之以箴儆於國可也何故群擠而力排之昔晁錯喜言事遂爲袁盎所陷後人作忠身傳以哀之李令伯言仕無中人不歸

田蓋從古而然矣

董紫岡每稱上海王弘洲圻在道中敢言肯任事不久弘洲即陞出爲某省僉事時趙大周以閣臣署都察院事紫岡曰豈趙大周亦不能容一好御史在衙門中耶余亦甚不平之謂大周不宜有此後壬申歲見陸敬齋始得其詳敬齋言大周平日深憤邊政紊亂每年將官與捷虜買和總督虛張報捷當事者納其重賄即濫冒功賞歲以爲常而包藏禍患將來有不可勝言

者是歲陳其學爲總督有報捷本云某月某日捷虜犯邊總兵趙苛與之抵敵連勝數陣即時逐出塞外矣繼而巡按御史燕儒宦亦奏某處於某日失事此時將官關節已到京師又趙苛者一大臣門下人也遂置不問王弘洲發其事疏中言頗切直大周即昌言於朝曰衙門中有一王御史方纔成箇都察院且言臺省諸人身任國家之重今分受幾車白銀黃鼠即不顧朝廷利害大臣固當如是耶諸老一聞遂銜之

切齒雖同鄉一大臣亦與抵牾適有滄州一差  
住扎京城以時出巡乃道中第一美差也資次  
正該弘洲論者以爲大周私於弘洲弘洲即陞  
僉事繼遭貶謫而大周亦蹴言官論罷矣大周  
每事持正言論侃侃此誠曲突徙薪之計苟突  
決棟焚若一時撲滅猶可言也或火勢太盛至  
於蔓延則將柰何一犯衆怒遂群擠而力去之  
孰謂隆慶一朝刑政果無缺失耶

趙大周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冢宰王南岷都憲

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周曰昔微生畝  
謂孔子曰丘何事栖栖者歟無乃爲佞乎當時  
人亦稱孔子之名則我豈得爲薄待二人哉嘗  
觀雙槐歲抄云王忠肅朝自總督兩廣入爲太  
宰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後恭襄入爲大司馬忠  
肅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乃知此事前  
輩常有之不以爲異若大周欲行之於今日豈  
能一日容哉

壬子年秋余謁選至京時在政府者乃嚴介溪



與存齋先生呂南渠三人也介溪前爲南宗伯時余蒙其賞識存齋是郡中先達名德南渠其是其爲南京國子司業時舊門生也且附其冢嗣蔡陽官船到京蔡陽好古重賢相與款密故余亦時時往來於三公之家見介溪之門每日如市庶僚之來謁事於小相者肩摩踵接與其家人爭先出入時時有三四家人在門外蹙視庶僚如無物唯各堂上至少遜去耳有時庶僚滿堂一堂上至則分投到其家人門房中坐

其家人或彈琴或圍棋或博塞分局嬉戲喧闐竟日每日如此存齋先生則其門如水真可羅雀其雖其晚進且姻家亦未嘗見其家人之面有時下直各官來謁其通謁者唯李班頭一人而已古人云安得門亭長如郭林宗耶此人或庶幾近之蓋其於衆官之高下大小與親識之疎密賢否其接對之間無不各當其分蓋雖此人之不易得亦足以見先生之知人善任使也有時至西城必經先生之門亦不見其門上有





家人出入往來此亦恐近古所未有者南渠之門則喧寂相半然其門下往來者皆舊親識也蓋餘姚士子皆出外謀生鮮有家居者時孫忠烈長子錦衣公在朝故餘姚人叢集於京師皆出入於二家余每造南渠見其鄉人滿坐有時蔡陽以小飯見留則余以一人雜廁於衆餘姚人之中殊覺無意其或以公事而來者余見亦罕矣則其家往來雖多益見其厚此皆余所目擊者故直書之以示後人而其得失邪正可以

觀矣

隆慶初政獨纂脩實錄一節殊爲率略恐後日不能無遺憾也嘗記得小時余年十六歲爲正德辛巳 武宗升遐至次年壬午 世宗皇帝改元嘉靖 武宗好巡遊其政跡本少又 世宗以藩王入繼然猶差進士二員來南直隸纂脩二進士皆徐姓余猶能記之若 世宗皇帝在位最久又好講求典禮故四十五年之中其大建置大興革何所不有况昔年海上如秦璠

王良作耗近來倭奴犯境用兵兩次其有功與死事之人以及冒破錢糧臨陣敗北者何可枚舉倘一時軍門奏報不實或史局傳聞失真專賴纂脩官博采輿論奏聞改正庶爲實錄又如松江府分建青浦縣其分建之由必有所爲初建議者何人後廢格不行者又何人當建與否博訪民間之論一一脩入庶 朝廷有所考據持循何至建而廢廢而復建議論紛紜漫無畫一哉是皆纂脩率畧之故也昔年纂脩 武宗

實錄時蘇州府聘楊儀部循吉主之楊長於脩書其立例皆有法其所脩有吳郡纂脩實錄志一冊舊是刻本後燬於回祿板不存矣余聞

世宗賓天即多方購之後得一本甚喜以爲倘脩實錄其凡例據此爲式可也後聞不差纂脩官亦不聘問郡中文學掌故但發提學御史御史行郡縣郡縣行學學官令做禮生秀才扭捻進呈此是 朝廷大典章便差一纂脩官所費幾何乃靳惜小費而使 世宗四十五年大政



令與夫郡縣官師人物地方大事不知寫作甚  
麼模樣也

嘗觀唐時詔令凡即位改元之詔其先朝貶  
竄諸臣即與量移量移後方纔牽復牽復後方  
始收叙夫此輩皆忠誠許國之人即日用之猶  
恨其晚然必待徊翔二三年者正以默寓三年  
無改之道也既收叙則升進不論矣况諸臣當  
謫居思過之餘蒙恩得釋優游漸進殊有趣味  
若一旦驟致尊顯則豈臣子送死事君之義其

心必不自安蓋不忘舊君者臣子送死之義而  
仰體新君三年無改之情者乃事君之禮也豈  
有舊君尚未卒哭而其素所不喜之人醜然處  
於高位譬如人家有一幹僕偶得罪於其主譴  
逐在外其主既死尸肉未寒而新主即招之使  
來任以家政意氣揚揚偃然自得揆之人情於  
上下彼此舉有未安

楊虞坡在吏部日我太府李葵菴先生以禮部  
郎中陞延平太守時論甚不平之先是楊虞坡



之子亦以禮部郎中陞提學副使一日大周面語楊曰我四川李郎中如何陞他做太守楊曰李在部中亦無甚才望大周曰想是你兒子因有望故陞做提學楊語塞余觀近世士大夫皆以巧言令色互爲容悅做成套子而大周獨以古道行之是可謂疾風之勁草矣其何以容於世哉後高中玄在吏部蔡菴以調繁改松江中玄去位蔡菴亦以考察去百姓皆孺慕送者擁路至不得行夫豕宰爲 朝廷擇守令以子育

萬民今乃奪民之慈毋苟四方皆若此可不爲之寒心哉

朱象玄司成說有一順門上內臣嘗語余曰我輩在順門上又見時事幾變矣昔日張先生進朝我們多要打箇弓蓋言羅峰也後至夏先生我們只平着眼兒看哩今嚴先生與我們拱拱手方始進去蓋屢變屢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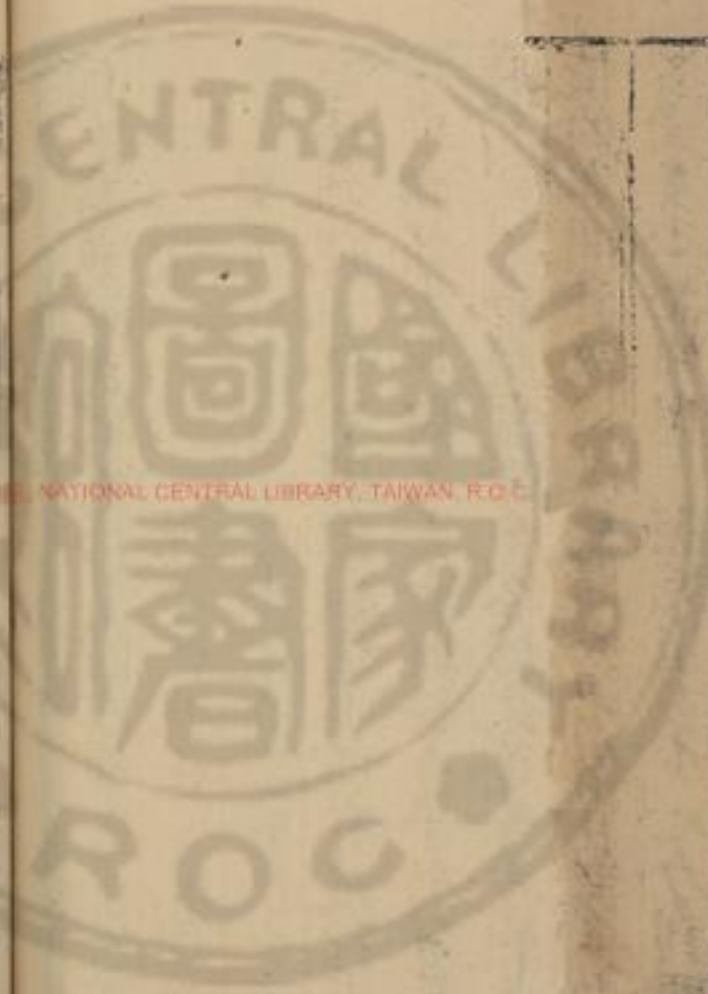


四友齋叢說卷之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五

菽園雜記云僧智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未樂  
中嘗預脩大典歸老太倉與福寺予弱冠見之  
時年八十餘矣嘗語坐客曰此等秀才皆是討  
價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  
苦受多少驚怕與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  
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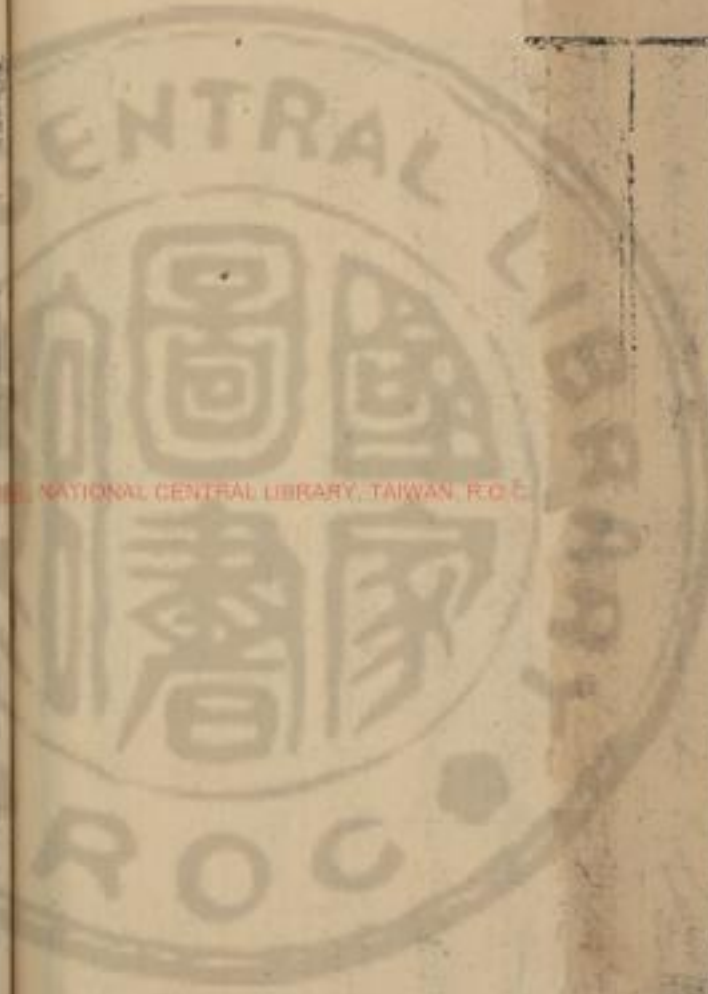


四友齋叢說卷之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五

菽園雜記云僧智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未樂  
中嘗預脩大典歸老太倉與福寺予弱冠見之  
時年八十餘矣嘗語坐客曰此等秀才皆是討  
價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  
苦受多少驚怕與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  
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



耳其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來 聖恩寬大法網踈濶秀才做官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幹得幾詩事事來到頭全無一此罪過今日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的夫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 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無愧

矣古者凡定謚則考功上行狀太常博士作謚議有不合者給事中駁奏再議必求允當不使名浮於實其人或有未善則若荒若煬皆所不諱唐宋以來此恒典也 我朝稍變其制大率禮部定謚而閣下看詳施行 列聖亦皆慎重雖有諱惡之義然必求其實如李文達賢錢文通溥劉文和瑯汪榮和鉉皆彷彿其素不過於褒飾 先帝雖英斷特出獨於此不甚加意故一時之謚不無踰濫 今上登極凡 先朝大

臣未有謚者皆賜謚如王陽明之謚文成楊石齋之謚文忠可爲至當昔張良謚文成孔子亦加大成陽明之文事武功可謂成矣石齋則功在社稷安得不謂之忠雖至百世誰復有異議哉蓋由當事者識見卓絕一出於至公故也國初承宋元之後諸公皆講學然人人有物議獨薛文清王陽明二公雖使之從祀廟廷可無愧色

永樂己丑有令自正月十一日爲始賜元宵節假十日後壬辰年正月賜文武群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歲以爲常戶部尚書夏原吉侍母往觀上聞遣中官賞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聊爲賢母懽此真太平盛事前古所未嘗有者

王忠肅翱嘗至東閣議事有一從行主事與左順門內豎談笑公望見呼之謂曰曾讀論語鄉黨篇乎過位色勃如也此地近奉天門御榻豈臣子嬉笑處耶乃知前輩讀書真有身體力行





之意且屬官有過即以直言相正皆非近時所  
有也

鄒吉士汝愚名智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  
領解首丁未連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  
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  
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  
適詔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  
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汝愚疏  
言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利弊言之莫

利於君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  
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  
保尹直挾詐懷姦恬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  
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  
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右  
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  
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  
陰主之也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  
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



之治出於一矣 陛下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  
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  
之講也早朝之後深居法宮此心之發一如事  
天之時則天下幸甚疏上不報弘治己酉御史  
湯鶴坐事連及遂下錦衣獄議坐大辟刑部侍  
郎彭公韶辭疾不判案始獲免卒以謫死時年  
二十六

鄒汝愚謫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蒼梧吳獻臣  
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樓村建亭居之

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箠之泣受  
而不辭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  
伯東山劉公 大夏 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  
加禮待共資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

吳獻臣在正德初以劾奏逆瑾枷號午門前一  
月謫戍瑾誅起官爲松江同知後嘉靖初歷官  
至都御史巡撫南直隸余小時初入學適值公  
行部至松嘗一望見其顏色其人軀幹短小黑  
瘦骨立且舉動輕率儼然一山猴也察院中常



畜小鷄自種瓜茄有時正坐堂忽念及雞雛或  
瓜茄當灌汲雖徒衆盈庭即棄之入內俄頃而  
出人以為痴然政體清嚴人莫敢犯且博極群  
書至孔廟行香講書畢問諸生五眼鷄三腳貓  
故事諸生無以應者又薛子粹言胡子粹言分  
賜諸生與今之俗吏迥然不同

吳獻臣號東湖為松江同知時適劉德滋琬為  
太守劉江西人亦能吏也故事太守升堂後各  
佐貳官散至公館或私衙中理事此舊規也獻

臣獨不去即側坐於府堂上凡太守舉動有不  
當者即正言不避性復多虱有時與太守燕居  
輒捫一虱置卓上周圍以唾作一大圈直視太  
守曰看你走到那裡去其剛傲凌物如此此是  
余先公為糧長在府縣中祇應蓋親聞見之

廬陵孫先生鼎初為松江府學教授後以御史  
提督南畿學校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或燈下  
亦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請先生解  
衣先生曰士子一生功名富貴發軔於此此時

豈無神明在上與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小子豈敢不敬故事士子臺試見錄而赴舉者提學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茂陵北狩之報方至先生語諸生曰天子蒙塵在外正臣子泣血嘗膽之時小子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今皆不用乃親送至察院大門而還

南園漫錄曰左都御史浮梁戴公瑄當考察時吏部只欲憑巡按御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我不能擔怨公私謂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

子先將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貴堂上一槩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謂公無私矣宜 孝廟之重之也余謂弘治當人才極盛之時然吏部尚不肯擔怨今日之事又何待言

王端毅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唯行竈一竹食羅一服無紗羅日給唯猪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皆取主家結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繫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

錄其詞而焚香禮之

王端毅巡撫雲南回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吳亮迎宴於平夷亮回能問這巡撫比王某何如亮曰這巡撫十分敬重公公與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

南園漫錄曰王端毅爲吏書時署於門曰宋人有言凡仕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耻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輒曰贊儀贊儀而不羞於入我寧不自耻哉一時帖然無異議使非真誠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書之適足以增多口也余見先後爲吏書凡幾人矣竟不敢署門如此亦各自知也

南園漫錄曰弘治初三原王公爲吏書鈞州馬公爲兵書同朝王公長馬公十歲及王公以太子太保致仕後馬公以少師兼太子太師爲吏書每對予言及王公不官不姓不號但曰老天官前輩之謙已敬德如此

南園漫錄云三原王公爲吏書時天台夏進士  
鏞以省親違限例當送問鏞以爲母不服且以  
詩風貢郎中欽時予爲主事欽據法白公必欲  
送問鏞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鏞嘗以所  
爲文獻公公甚惜之命予勸鏞鏞曰果不可免  
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予解之日子節  
誠高矣然已中進士則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  
公惜才好文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  
歸矣倘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提子顧不驚令

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於色即遣官  
持手本引鏞送刑部又丁寧所遣官善慰諭之  
及官回召予引官面問曰鏞去云何曰送至刑  
部門外發嘆而易衣進矣公微笑曰汝在道還  
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公又笑謂予曰此年  
少有文而不知法故當委曲成之公於一進士  
愛惜保護之如此法亦不少屈也可謂難矣  
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桀下惠之賢而  
不與立也秦誓言大臣一無他伎但休休有容



人之有伎若已有之遂能保我子孫黎民則大  
臣愛才豈細故哉若端毅公者非但近代之所  
絕無雖古人亦以爲難矣以余所見近來唯顧  
東橋馬西玄二公見人有一言一字之可取者  
即稱譽不絕口誠有若已有之之意夏鑊天台  
人號赤城王石梁先生鄉人也石梁甚重之嘗  
憶得石梁舉其七言律二句云雙禽自卧青苔  
巷一杖驚飛翠竹墻此詩亦失之尖新似南宋  
人語惟詠麻姑酒二句云紫泥四尺高於軀使

我未飲先愁無頗迭蕩可誦大率是有才者端  
毅公愛惜而成全之如此惜東橋西玄不曾當  
事未得行其意耳二百年來宰相唯楊東里李  
西涯肯薦士故二公之賢聲特著亦是百世不  
朽之業也嚴介溪爲南宗伯時余嘗見之其謙  
虛愛才之意優然可掬及在政府但以言語誘  
人未曾着實舉行或者其奪於小相歟昔秦檜  
當國其子秦熺用事當時稱爲小相大抵骨肉  
情深恩能掩義若不以義自克能不奪於小相



者鮮矣

冢宰耿公裕嘗曰吾爲禮書時暮自部歸必經過王三原之門過必見其老蒼頭持杵買油於門首因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故每過輒面城墻而行蓋愧之也時耿方代王爲冢宰而心服其賢如此余謂此特端毅公之一節亦其最小者耳然觀人正當於其小者蓋其打點不到處也只此一事而王公之清嚴耿公之服善皆前輩之盛事也今有如三原公者寧不群詆而訕笑之耶

張南園云華容劉東山爲兵書時極意薦才時張綵爲稽勳員外欲求越次之舉適值比虜火飾張甚遂以談兵動劉劉極推許余素知綵姦險無學貪財好色其談兵亦妄也頗不謂然東山曰吾無才而居此故急於取才耳余言就才之中須少有行檢若通無行恐亦不可任劉不擇後竟以僉都御史薦時泌陽焦公芳爲吏書吳郡王公葵爲吏侍靈寶許公進初爲兵書焦



亦才綵王許固不可乃止後綵附劉瑾起爲文  
選郎中陞僉都御史即轉吏侍竟以瑾事伏誅  
忠宣爲張綵所欺固是一時之誤然其言曰吾  
無才處此故急於取才故是萬世之利也張曲  
江猶爲安祿山所誤於公也何尤

劉吉丁外艱 詔賚以羊酒寶鈔起復視事如  
故吉一上疏辭托貴戚萬喜得不允陳編脩音  
上書勸其力辭吉不答弘治新政萬安尹直以  
次罷去吉獨不動倚任尤專慮科道言之乃傾

身阿結昏夜欵門斬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  
得以不次之位會 詔書舉用廢滯吉特爲奏

陞原任給事中賀欽御史楊琮部屬員外郎林  
俊此時吏部已次第擬用而吉爲此以媚衆自  
是人無復有言之者矣弘治改元風雷發自天  
壽山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戒諭群臣脩省  
遣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張昇  
䟽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今天下之  
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在樞機之地故

也。因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其患可勝道哉。伏望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爲輕薄小人。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其同鄉何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酒頻。抗疏但求裨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石介非狂士，任詆西山是小人。暫別鑿坡非遠謫，莫將辭賦弔靈均。由是人目吉爲劉綿

花以其耐彈也。吉聞而大怒，或告以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善恢，諧者吉奏凡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檀威福如此。辛亥九月

上命撰皇親譜，奏吉稽遲，俟賄始惡之。使中官至吉家，勒令致仕。吉既上，即允，猶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人夫八名降勅護之，還鄉。頻行京城人攔街指曰：喚綿花去矣。昇尋被召擢少詹事。

我朝狀元以直諫而被謫者三人：羅倫、張昇、舒



芬也羅倫論李文達奪情起復張昇論劉吉舒  
芬諫 武宗南巡此三人者真可謂不負大科  
矣然三人皆江西亦奇事也羅一峯之高風大  
節昭如日星獨張舒二公世或有不知之者余  
故表而著之

四友齋叢說卷之九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六

我朝 列聖培養賢才輩出當 憲 孝二朝  
名臣極多一時如王端毅馬端肅彭幸庵諸公  
皆有物論獨薛文清劉忠宣章文懿三公雖婦  
人女子皆知其賢無毫髮可議

倪文毅公岳弘治中爲冢宰極有風力諸司畏  
奉之恐後自南轉北假一錦衣官之宅以居以

芬也羅倫論李文達奪情起復張昇論劉吉舒  
芬諫 武宗南巡此三人者真可謂不負大科  
矣然三人皆江西亦奇事也羅一峯之高風大  
節昭如日星獨張舒二公世或有不知之者余  
故表而著之

四友齋叢說卷之九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六

我朝 列聖培養賢才輩出當 憲 孝二朝  
名臣極多一時如王端毅馬端肅彭幸庵諸公  
皆有物論獨薛文清劉忠宣章文懿三公雖婦  
人女子皆知其賢無毫髮可議

倪文毅公岳弘治中爲冢宰極有風力諸司畏  
奉之恐後自南轉北假一錦衣官之宅以居以

價償之堅不肯受但云有鹽在淮上乞一書與  
張都堂獲支足矣時在淮上者張簡肅敷華也  
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裁且吏部外官所宜  
奉第某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倪大  
悔沮

吳少君名孺子能詩無營無欲一蕭然物外人  
也是蘭溪人其言章楓山唐漁石方寒溪之事  
甚詳楓山祖居渡瀆在蘭溪城外十五里後去  
官家居過客與上司至蘭溪者必出城訪之至

者必留飯雖雞肉三四品楓山力不能備皆族  
人營辦每一月九數次族人甚苦之偶有一廢  
尼寺上司送與爲宅楓山遂徙居城中唯舊屋  
數間而已寺舊有小樓二間其卑至於碍冠楓  
山終日宴坐其中楓山作文構思必起坐繞室  
中行紗幘數爲所觸楓山亦不知後年八十六  
竟哭於斯別無營構

楓山官止祭酒後以侍郎尚書起之皆不應命  
家有田二十畝食指親丁與家人男婦只十口

每口日食一升終歲當得米三十六石金華所  
收又薄歲入不敷其半客來相見者饋贈因主  
人從來不受而來者亦忘致之矣時常缺米則  
以麥屑置粥飯中吳少君之父名一源歲貢生  
少從學於楓山有時往見楓山是大鬚子飯後  
必拂鬚而出麥屑尚沾滯鬚上拂拭不盡吳蓋  
親見之

章文懿移居城中宅後有天福山一日本縣勾  
攝一罪犯經文懿門前過逕走入文懿家從天  
福山逸去差人在文懿家作閹謂藏匿此人文  
懿令其自至內中尋索差人直進文懿卧房內  
尋不見亦從後門上天福山追趕而去文懿與  
夫人畧不動於色

章文懿之誠朴出於天性吳少君言其家居每  
歲請門生二次清明一次冬至一次皆其祭先  
之福物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文懿自專一  
席狼餐而盡若門生續至則夫人自來益之夫  
人平日與門生皆相見文懿他時只蔬食蓋文



懿初非矯強亦無意必其誠朴之性以爲有則吃無則已順其自然適當如是而止耳今士宦之家皆積財巨萬猶營求不已夫人於稟受之初其財帛金寶皆有分限如萬斛之舟只可容萬斛更加數斛則沉矣唐人小說中有掠剽使之語言人命財物皆有定數少過其數則天遣一使掠去之但適滿其命中之數而止夫士夫之意以爲人孰無事若財貨有餘則緩急有濟殊不知今世人亦有散財獲福之說夫散財

何以獲福亦只是言人積財太多過其分限則冥中之神以橫事耗蠹其財若適滿其數則事亦不至矣然與其先因事以儲財不若預踈財以彌事此皆先賢權教欲人之好義而踈財也夫讀書之人正欲明理今世士夫讀書萬卷而獨昧於此有至死而不悟者吁可嘆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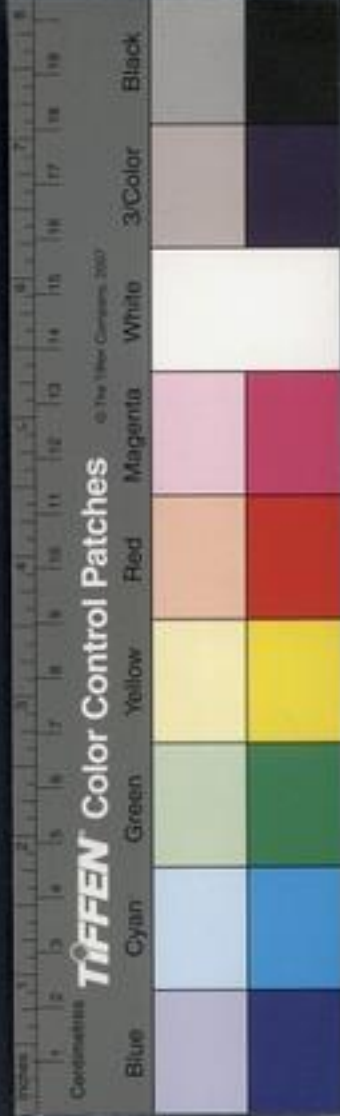
吳少君曰蘭溪人言我金華深山中此等人甚多恐章文懿亦未足爲異余語之曰君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豈謂今世無此輩人蓋人



生之初其本來面目無不如此但一讀書知事涉於世網富貴之心一動其中則無所不至而本然之初毫髮無復存矣故山中時有此等人君試言仕宦中如此等者有幾人哉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唯大人而不失赤子之心此其所以可貴耳

章朴庵名拯楓山之姪釋褐爲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尚書清操淳朴畧與楓山等其致仕回家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村庵有慙色

王陽明廣東用兵回經蘭溪城下過時章文懿尚在陽明往見在城外即換四人轎屏去隊伍而行蓋陽明在軍中用八人轎隨行必有隊伍也至文懿家陽明正南坐茶後有一人跪在庭下乃文懿門生曾爲廣中通判以賊去官欲帶一功以贖前罪文懿力爲之言陽明日無柰報功本已去矣然本實未行人以爲文懿似多此一節余謂誠朴之人易爲人所欺然心實無私





言之益見其厚

世之人大率才大者多濶於拘檢故楊邃庵石齋張羅峯物議甚多如王晉溪者世遂以小人目之然其才固不可掩也

朱玉峯希周狀元登第爲南京吏部尚書適當考察期時張羅峯當國有欲庇者三人欲去者二人托人喻意於玉峯玉峯不聽但以已意行之考察後羅峯言南京考察不公今從公再考玉峯即上疏言臣備員南吏部已四年矣南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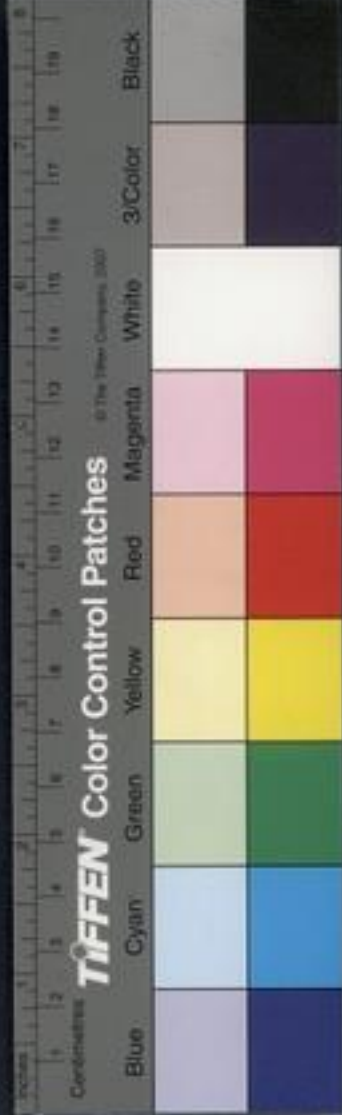
部職業唯考察一事最爲重大故臣自到任以來即留心體察頗得其實今命臣從公再考則是臣四年留心者未必可信若一時所訪者又豈能盡公顯是臣之不職乞即罷臣別委一賢明者任之則庶無虧損於聖政即解官去余昔在衡山齋中適玉峯來訪衡山余在屏後竊窺之見其言若不出口步履踳踳如有循蓋恂恂一長厚君子也其當事之時剛毅如此乃知仁者固有勇哉

衡山常對人言我輩皆有過舉惟王峯混然一純德人也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部尚書方到京適文衡山應貢而至見素首造其館遍稱之於臺省諸公時喬白巖爲太宰素重見素乃力爲主張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文徵仲了此一事庶不爲徒行矣

吳匏庵爲吏部侍郎時蘇州有一太守到京朝覲往見匏庵匏庵首問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來何如此太守元不知蘇州有箇沈石田茫無所對匏庵大不悅曰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此猶是盛朝事若在今日則舉朝訕笑以爲迂妄不急矣

祖宗以來最重國學慎選貢徒文行兼備者積分自廣業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洪武乙丑會試下第舉人與赴禮部不及試及辭乙榜不就職者皆得入監求樂初翰林庶吉士沈升建言濫預中試者近年數多



宜加精選方升國學蓋亦選俊法也景泰改元  
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限  
千人而止然不與饌餼人甚輕之成化己丑進  
士安邑張璲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二甲第一  
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饑復令納粟入監兩閱  
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新米寄監讀書者聽  
尋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方准食糧收撥其  
省費如此丘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考以南城  
羅玘爲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賓之

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文柄論題

仁者與物爲體玘以無我則視天下無非我立

說理旣明暢詞亦竒古叅以前後場俱稱遂置

首選連第入史館文名震海內於是援例之士  
增價矣

許仲貽穀言東橋在承天督工時嘗以事至京

介老設燕待之是日許適至介老家介老語許

曰今日請東橋無人可陪席子是其門生可在

此一坐俄而東橋至介老南面設一席在堂之

中北面設一席在堂之左偏側設一席東橋畧



不請主人遷席相對既入坐東橋嫌酒冷不堪  
飲主人命取熱酒酒至東橋又嫌太熱指顧揮  
霍不知有主人而主人執禮愈恭一則能篤於  
下賢一則能不怵於貴勢當時蓋兩賢之

南京顧橫涇璫字英玉乃東橋之弟亦有文章  
登正德甲戌進士有重名爲南京兵部武庫郎  
中格去徐東園錦衣衛帶銜之俸有一兵官緣  
事在部亦親家也托其尊公一言橫涇重加譴  
責立正其罪在官清嚴之極豪髮無所私其先

家業亦厚有槽坊二處然自奉頗豐其姪孫孝  
常云吾家叔祖每日厨中如乾飯水飯糜粥之  
類無一不備唯其所指歷官數年賣來用盡後  
以憲副致仕家居去官後惟居臨街一小樓扁  
寒松齋訓蒙童數人以自給霍渭厓是其同年  
爲南京禮部尚書拆毀無名庵觀憐其貧以廢  
寺田百畝資之堅拒不納有時絕糧東橋賙以  
斗斛亦不肯受東橋日有燕席絕足不往有隣  
家二老人其小時朋友也隔數日則召之來畧

備疏救三人相對盡三四壘而去

今言中載萬治齊勘處湖廣山夷疏甚得夷人情狀可著令甲以爲南方用兵者之戒

今言論崔後渠王浚川二公朱象玄摘二事議之余謂後渠淳朴天至終瑕不掩瑜若浚川唐神仙一事誠鳳德之衰也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十四年英宗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

耶官童曰我君豈有不識者於是今從者引見上上曰吳某至吾無憂也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其衆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爲時 英廟與也先不會相見蓋未有定其禮者官童復以理論也先曰爾父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爾亦臣也豈可爲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 英廟飲而賜其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爲 英廟配問於官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爲胡壻耶後



史何以載郤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固  
納之但不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  
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郤曰留俟他日  
爲爾妹從嫁當以爲嬪御也先益加敬我朝譯  
使中乃有此人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  
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  
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  
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旣成請 英廟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  
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 太后大喜許之復  
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

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  
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阿丑乃鍾鼓司裝戲者頗機警善諧謔亦優旃  
敬新磨之流也成化末年刑政頗弛丑於 上  
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之旣得一人問其姓  
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得一人問



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  
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憲宗  
微哂而已若 憲宗因此稍加釐正則於 朝  
政大有所補正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可以  
解紛則滑稽其可少哉惜乎 憲廟但付之一  
哂而已若在今日則胡塗亦無用處唯佻狡躁  
競者乃得進耳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七

乙卯年倭賊從浙江由嚴衢過饒州歷徽州寧  
國太平而至南京纔七十二人耳南京兵與之  
相對兩陣殺二把總指揮軍士死者八九百此  
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門緊閉傾  
城百姓皆點上城堂上諸老與各司屬分守各  
門雖賊退尚不敢解嚴夫京城守備不可謂不

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最後一人  
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憲宗  
微哂而已若 憲宗因此稍加釐正則於 朝  
政大有所補正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可以  
解紛則滑稽其可少哉惜乎 憲廟但付之一  
哂而已若在今日則胡塗亦無用處唯佻狡躁  
競者乃得進耳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七

乙卯年倭賊從浙江由嚴衢過饒州歷徽州寧  
國太平而至南京纔七十二人耳南京兵與之  
相對兩陣殺二把總指揮軍士死者八九百此  
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門緊閉傾  
城百姓皆點上城堂上諸老與各司屬分守各  
門雖賊退尚不敢解嚴夫京城守備不可謂不



密平日諸勲貴騎從呵擁交馳於道軍卒月請糧八萬正爲今日爾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門即張皇如此寧不大爲朝廷之辱耶

倭賊旣殺敗官兵此日即宿於板橋一農家七十二人皆酣飲沉睡此農家與顧彭山太常庄隣並其庄上人親見之此時若有探細人偵知其實當夜遣一知事將官潛提三四百人而往可以掩殺都盡但諸公皆不知兵聞賊至則盛怒而出一有敗衄則退然沮喪遁跡匿影唯恐

不密殊不知一勝一負乃兵家之常古人亦有因敗而爲功者此正用計之時也而乃其於自喪何耶且又不用細作全無間諜遇着便殺殺敗即退不知是何等兵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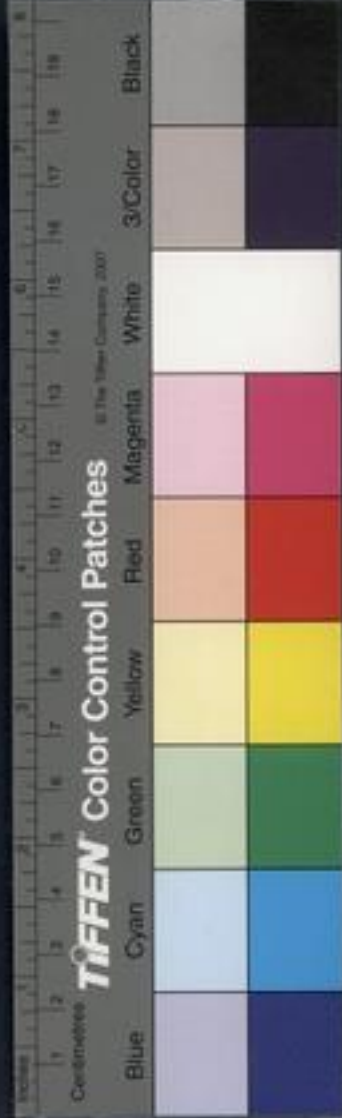
甲寅乙卯年倭子已焚劫常州傳言欲窺南京京城震恐有言丹陽爲南京咽喉之地南京之守守在丹陽須築一堅城以扼之余曰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夫丹陽之所以有關於南京要害者使丹陽有城賊人攻丹陽城不下必



不敢越之而至南京何也恐丹陽兵之躡其後也苟不得丹陽城越之而來則南京兵當其前丹陽兵躡其後句容出一兵擣其中此之謂腹背受敵兵家所忌乃必敗之道也故能遇爲南京聲援譬如倭子越嘉興而至蘇州使蘇州兵迎敵嘉興兵躡之吳江兵從而擣之則豈能如此得志哉今賊至嘉興嘉興堅閉城門與之一戰城下任其過去則吳江蘇州當其衝嘉興方安坐相慶以爲無事矣若但如此則丹陽雖有

城亦何益於南京勝負之數哉然此等調度全在總督而當事諸公會無一人及此者可歎可歎

倭寇旣去之後司寇景山錢公在大理余與之言曰夫倭寇之來大江之外有三路可達南都從常鎮來則句容其一路也從宜興來則秣陵關其一路也從太平而來則江陵鎮其一路也夫古之用兵須得地利今叅贊與守備諸公當親至其處相度地形如其處可以屯兵某處可



以會戰某處可以設伏皆默識於心倘一日有警則差某將官豫先提兵扎營於某處拒敵某將官於某處策應某將官於某處設伏待其既至則與之爭利先占山頭則我爲主彼爲客我以逸彼以勞所以制敵者在我矣萬一不利則策應兵與伏兵俱起左右合擊此兵法之至要而我之所謂廟勝者蓋不越此今必待敵人既至然後遣兵出城猝然而遇即與合戰夫猛虎食人使其人神全虎必不能傷若忽與虎遇苟

非至人神未有不去者神去而虎始能食之矣今出戰之兵氣未及定猝與敵遇神安得不去神去則萬萬必敗又豈待智者而後知耶公當可言之地可與當事諸公一言之景山果白之諸公後亦頗用其說余初不知之一日偶見守備何太監余謝山田舍即何太監舊庄也何云公庄上楊樹何蕭疎若此余云公無事不出城何由見之何云前日與諸公看埋伏耳夫既謂之伏當使人不得知之但宜托以遊行潛覓其

虞豈可顯言於衆曰吾往尋設伏虞耶謂之機  
務恐不如此

張蒙溪在叅贊時頗好興建其所置振武營後  
遂啓黃林原之變其他如仙鶴營望江樓等處  
所費動以數十萬計然使一朝有事實分毫無  
補於朝廷無救於地方又以南都形勢與各  
營壘刻一石碑以傳中間刻城南十二伏城東  
十二伏城北十二伏刻成江荆石以一本見遺  
余語荆石曰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

唐太宗征高麗命元萬頃爲檄文檄中有不知  
守鴨綠之險之語高麗即移兵守鴨綠江兵不  
得渡太宗遂貶謫萬頃夫謂之曰伏當使鬼神  
亦不得而知顧可傳刻以示人耶公在部中當  
即白之亟毀其石無貽有識者之誚江亦不言  
石至今存此豈虞詡增竈之意蓋有餘者示之  
不足不足者示之有餘諸公或自有見然非愚  
陋者之所知也

甲寅歲倭寇到柘林即以余兄第三家爲巢穴



屯扎將一年本地方劫掠既盡後往嘉興湖州  
劫掠空巢而出去旬日復歸府縣聞之即遣人  
縱火而三家百年營構盡付烈焰矣初報至南  
都會弟頗不平余意色恬然蓋此宅既爲倭寇  
所據已非我之所有若燒去房室彼不能駐足  
必往他處則此處田土尚有人耕種不然則方  
將安居樂業於此而居民遠避田卒污萊寧有  
窮已時耶顧不如燒之爲愈但當事諸公不能  
燒於倭賊方在之時而乃燒於倭賊既去之後  
此則深爲可忿耳

陸五臺從總督幕中回余問之曰倭賊之在柘  
林與在周浦寺中者屯住甚久不知其亦有斥  
候否夜中亦令人巡警否四周設絆索響鈴否  
云皆無之余以爲使當事者用計周遭以鐵蒺  
藜密布命細作二三人深夜入賊中舉火大軍  
在二里外但鳴鑼發喊則此輩驚動自相攻擊  
可以殲盡矣夫山林險阻不以屯兵正防火攻  
也豈有賊住在人家淹頓日久不知用計焚之



但欲白日與之較力幾何其不敗也哉  
張半洲爲總督時余嘗條列數事時選部屬爲  
贊畫儀制郎中威南橋亦在選中條列中有  
肅威刑一事曰總督受命出師 朝廷給與旗  
牌正欲假以生殺之柄今逗撓軍機與臨陣畏  
縮未聞有斬一人以徇者如此而欲致勝難矣  
盛卽吐其舌曰乃欲使我輩殺人耶殊不知殺  
一人乃所以全千萬人也今獨惜敗殘數十卒  
而不念東南被殺者數千萬人此數千萬人獨

非民命乎可歎可歎

陸五臺自贊畫幕中返南都余戲之曰公平昔  
論兵智畧輻輳此行何寂寂如此五臺言總制  
公初不令吾輩畫策余問然則要公輩何用曰  
終日只理會各處文移耳昔日李文饒因維州  
之事造籌邊樓終日上樓計筭敵人無論用兵  
卽今人有構訟者遇一硬對頭則梳頭也計筭  
此對頭喫飯也計筭此對頭豈有工夫管閑事  
况用兵乃 朝廷大事地方之得失百姓之存

亡所係豈有不專心計筭敵人而終日理會文  
移哉文移縱理會得甚詳密亦何益於勝敗之  
數則無恠乎總制諸公債事之接踵也

今世將官皆受制於總督無論賞罰雖出師之  
期亦必請命而行此甚無謂蓋用兵機宜在於  
呼吸之間正須出其不意使彼不虞我至而我  
適至則彼之氣先奪矣夫然後可以制勝今必  
請之總督請之巡按請之兵備我未及發而彼  
先知已自有備况正合機宜而或相沮撓未合

機宜而或加督促則我之氣已奪雖韓信李靖  
復生欲其制勝難矣聞 祖宗朝遣大將提兵  
則設一都御史與之督糧不與兵事此甚得任  
將之道

古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若南都之險唯在長  
江夫倭寇入海口抵龍江關但四五百里設中  
原有警從襄樊順流而下直擣建康或自淮揚  
而來只一水之隔使守在江上猶有險可據若  
已渡江奄至城下則我已失其險而 朝廷所



設重兵十萬之衆如鼠在穴中坐而待斃耳今江上之守獨操江有少兵亦甚單弱南京兵部畧不干與而宿重兵於無用之地甚非長筭余嘗與趙大周先生言之大周謀於六科諸公科中即建言要以兵部侍郎帶管操江然此議亦未允當蓋操江都御史亦不可革但當開府於儀真督率鎮江儀真等衛軍專一校閱水戰南京於京營中抽選一萬餘人給以行糧以兵部一侍郎領之亦在江上教習水戰苟一時有事

彼此策應則長江之守庶幾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救而 祖宗根本之地始爲有恃矣科中建白旣欠周詳後 朝廷下南京大小九卿議報兵部推奸避事懼其委任責成擔子頗重多方阻之其議遂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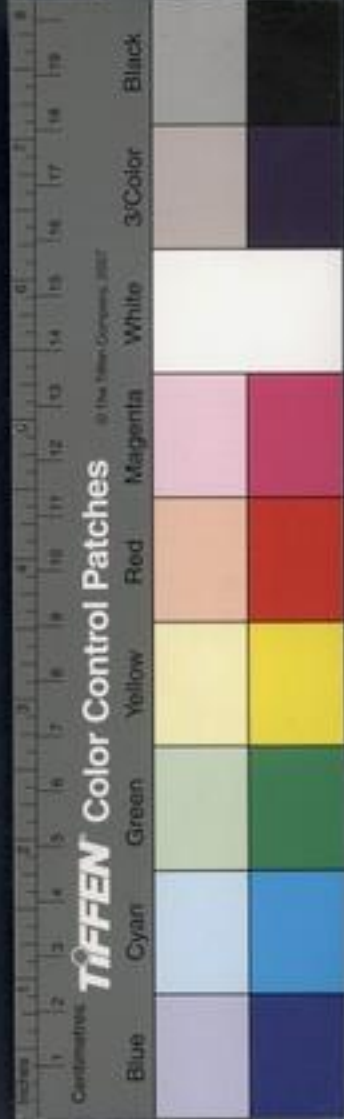
夫以長江之勢言之荆門爲之首狼山爲之尾而九江安慶是其脊當使其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然後長江之險始爲我有人不得而共之矣觀古來





戰爭之時自中原窺長江者凡有數處由南陽  
鄧州以至襄陽其一道也昔劉玄德投荊州將  
出樊鄧三顧孔明於南陽者是也由夷陵荊門  
以出荊州其一道也昔劉玄德迫於曹公走當  
陽長坂者是也自東西蜀出峽順流而下其一  
道也昔司馬氏既定蜀遂取吳所謂王濬樓船  
下益州者是也由公安夏口以出武昌其一道  
也由壽春合肥出濡湏又一道也昔孫權徙治  
秣陵聞曹公將來侵作濡湏塢以拒之又自公

安都鄂改名武昌魏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  
濡須夏侯尚圍南郡者是也自鳳陽盱眙道滁  
州由和州渡又一道也我高皇帝之取金陵  
者是也自淮安而南越高郵以至儀真又一道  
也昔魏文帝觀濤於廣陵臨江而歎曰長江天  
塹固天之所以限南北者是也其他如常德沔  
中皆沮洳之地若由鄱陽湖出湖口而來亦一  
道也昔陳友諒兵夜至石頭城者是也今雖以  
社稷靈長之福四海寧晏固萬萬無虞然豈可



不預爲之慮耶夫留都 祖宗根本重地所關  
固甚大况隔岸卽餉道之咽喉也昔孫恩盧循  
廣中之寇數至京口嘗貽宋武帝以益智糲宋  
武帝以續命湯報之用相嘲調今廣中之寇頗  
爲猖獗倘或流劫他處由福建而犯浙直則自  
狼山以抵京口一帆可至特頃刻間耳萬一稍  
侵餉道能不遺當宁南顧之憂耶然 祖宗所  
以宿重兵於都城而不爲江上設備者蓋以  
高皇帝當定鼎之初南有張士誠方谷珍西有

陳友諒陳友定皆患在肘腋况元之遺孽尚在  
朔漠明玉珍在蜀梁王在雲南方事討除未遑  
遠畧至建文朝則齊黃以書生當國欲効賈生  
更制度定章程改易官名裁損宗藩不三年而  
難作 成祖旣靖內難卽徙都於燕又將拓定  
三邊經制宣大榆林延綏諸處以爲門庭之衛  
視南方之事爲稍緩矣况天下當 二祖創造  
之始威德宣布四方懾服罔敢干紀故承平以  
至於今然治久防亂則講之正在今日也蓋操



江須假以重權於北京都察院擇一有才力者任之其開府當在儀真若以爲去上流稍遠則或於九江安慶諸處其宛子城與沿江各衛皆以屬之湖廣與九江蘇常兵備亦聽其調遣節制則彼得以稍展其効而江上有事朝廷亦可以責成之也今仍住扎南京而江上衛所與之絕無相關其所理者唯江上群偷耳夫緝捕盜賊乃一縣尉之任何必設都御史哉况沿江之守分布雖密畧無總統萬一有警則首尾腹

背分爲數截彼此推調莫肯用命而祖宗根本之重朝廷饋餉之急顧當責之誰耶則亦不可謂之細故也此固杞人之憂知不足爲社稷至計聊書之以備採擇耳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八

庚申歲南京兵變殛殺黃侍郎懋官懸其尸於  
大中橋牌坊上大衆喧哄憾猶未釋自下攢射  
之南京大小九卿集議於中府大衆擁至中府  
諸公惶遽無措踰垣而出去冠服僦蹇驢逡迤  
逸去人情汹汹是日苟不定若至夜中一放火  
燒劫則事不可解而貽禍於 朝廷者不小矣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八

庚申歲南京兵變殛殺黃侍郎懋官懸其尸於  
大中橋牌坊上大衆喧哄憾猶未釋自下攢射  
之南京大小九卿集議於中府大衆擁至中府  
諸公惶遽無措踰垣而出去冠服僦蹇驢逡迤  
逸去人情汹汹是日苟不定若至夜中一放火  
燒劫則事不可解而貽禍於 朝廷者不小矣



幸劉誠意招誘至小校場戶部出銀四萬分給之衆稍定是日余適携酒於雞鳴寺請袁吳門尊尼在寺後田上親望見軍士以戲桿擊魏國紗帽誠意慰諭移時乃稍稍散去此事余在南都備知其始末蓋黃侍郎在戶部不知大體但欲爲 朝廷節省是歲南京適大疫死者甚衆各衛支糧時軍士有死者則報開糧黃侍郎見各衛糧數內無開糧者則怒責掌印指揮曰各衛死人汝衛中獨不死人耶此語喧傳於里巷

中又軍士娶妻收妻糧者每一查勘動經數月故軍士怨入骨髓則黃侍郎之死實不爲過但係是 朝廷大臣而軍卒擅自殺之此亦堅冰之漸也安可置而不問苟以爲罪不加衆當先下一詔令暴黃侍郎之罪赦諸軍無死繼遣科道二人勘處封御杖杖爲首者數人其亂逆尤甚者杖死然後撫諭諸軍申明約束曉以大義則人心自定若守備與叅贊機務者則受 朝廷重寄 祖宗根本之地係以安危如戶部果



刻減軍糧當豫先聞奏若素能撫馴將士結之以恩臨時曉諭人必帖服今既不能發奸於未變之先又不能彌亂於既變之後國家大事幾爲所敗此雖挫尸猶不足贖罪縱時宰私其親暱或納其重賄猶當逮至京師罪而釋之余時在南京日使人偵探問駕帖會到否乃竟寂然不問使國法大壞何以警各鎮何以告四方何以示來世耶

余在南都時家中因倭寇之變避難來依家口頗衆時糴倉米以繼食買軍家籌到倉會支初到時每支米一石量出一斗米皆精好至丙辰年止穀正數後漸減少一石只九斗四五升矣而糠穀幾半又加以黃侍郎之苛細遂啓庚申之變繼此呂沃洲爲總督因見訪及余告之故沃洲遂校勘斗斛時時到倉巡視各管倉主政初皆遵守約束收米皆不苟後一年餘一主政徽州人在倉收糧納鄉人之賄糧只二百餘石而入糠穀幾三四十担矣此倉中人親爲余道



之

余致仕後住南都又五年浮沉里巷中與鄉人遊處甚久故知南京之事最詳大率兩京官各有職掌與百姓原不干涉所用貨物皆是令家人和買余初至時尚然至戊午己未以後時事漸不佳各衙門官雖無事權者亦皆出票令皂隸買物其價但半給如扇子值二錢者只給一錢他物類是舖戶甚苦之至於道中諸公氣燄熏灼尤爲可畏有一道長買橙丁一斤其價和

買只五六分耳皂隸因詐銀五六兩南京皂隸俱是積年其票上標出至本衙交納其頭次來納者言其不好責十板發出此皂隸持票沿門需索其家計筭若往交納差人要錢至衙門中門上皂隸要錢書辦要錢稍有不到又受責罰不如買免爲幸遂出二三錢銀與之一家得銀復至一家京城中糖食舖戶約有三十餘家遍歷各家而其人遂厭所欲矣時潘筮江爲工部尚書錢景山爲大理卿余告之曰公朝廷大





臣凡生民慘舒地方利病安得坐視而不言南  
京大小九卿衙門堂屬官幾二百餘員此風一  
長民何以堪不但軍家殺黃侍郎百姓亦將操  
戈矣二公毅然任之後月餘徃見笠江笠江問  
近來外邊事體何如余對以仍舊如此笠江曰  
吾極口與王印巖言之已出榜文禁革矣然此  
須豎一牌於都察院前令被害人捧牌告首官  
即叅奏革職皂隸問發邊衛充軍庶可以少息  
此風但出榜文何益於事王掌院亦號清嚴有

風力然竟不能了此

南京有印差道長五人與巡視京城道長俱與  
上江二縣有統屬凡有燕席俱是兩縣坊長管  
辦有一道長請同僚遊山適坡山一家當直是  
日十三位道長每一箇馬上人要錢一弔一弔  
者千錢也總用錢一萬三千矣尚有轎夫擡扛  
人等大率類是雖厨子亦索重賂若不與或以  
不潔之物置湯中則管辦之人立遭譴責且先  
吃午飯方纔坐席及至登山又要攢盒添換等



項賣一樓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蕩然矣  
繼此縣家定坊長一人自繫死一人投水死國  
家之事可爲寒心此事余親見之

南京一家造廳堂買過梁一對乃柏桐者美材  
也巡城某道長方欲製卓聞之甚喜即起朶願  
之心遣一人諭意其家不欲與不待卜吉當夜  
即豎柱以梁置柱頭上以爲可絕其望矣此道  
長聞知即差皂隸領夫役於柱頭上放下一直  
擡去

南京各衙門擺酒吏部是辦事官吏戶部是籬  
頭與攬頭禮部六科是教坊司官俳兵部是會  
同館馬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  
作頭太常寺是神樂觀道士光祿寺是厨役大  
率擺酒一卓給銀二錢刻剝者止給錢半但求  
品物豐備皆穢濫不可入口席散客起則諸客  
皂隸攘臂而至客行稍速椀碟皆破失無遺名  
雖讌客實所以啖皂隸也衙門中官員既多日  
有讌席人甚苦之時楊崑南在科中余語之曰

公之嘖笑即可以轉移風俗矣公請各堂上官  
但用果五頂肴五事令家人買辦於本衙供具  
則堂上官誰敢差人辦酒堂上官既不差人則  
各屬官誰敢差人辦酒如此則南京之人受公  
之惠不貲人人將焚香戴公矣此事雖小然頗  
任衆怨故卒不得行

南京各衙門唯翰林院最清苦既無職掌亦無  
夫役如公堂酒之類是自家出銀令家人買辦  
乙卯年擺瀛洲會亦是自備銀十兩央東城羅

### 兵馬設席

南京考察考功郎中或有寄耳目於皂隸者故  
其人獐惡之甚縱考功不以之爲耳目然此輩  
皆積年狡猾之人好生唇吻群類又多轉相傳  
播其言易售故各衙長官但能打皂隸則爲有  
風力者矣然數十年來無一人也

南京考察大率以苛細責人而不問其大者夫  
天之立君與人君之所以求賢審官布列有位  
者無非爲萬萬生靈計也今貪殘之人賍賄狼



藉魚肉百姓至於靡爛而不已者一切置而不問好以閨房細事論罷各官夫閨房之事既曖昧難明流聞之言又未必盡實縱或得實則於名教雖若有虧於朝廷設官之意亦未大戾較之貪墨之徒相去蓋萬萬矣今之進退人才者顧詳於此而畧於彼未知何謂也

金子坤大興善詩乃父爲掌科子坤南都佳士也嘗對余言王思獻璿爲南祭酒日嘗值秋夜月色明甚其夫人約司業夫人同往鷄鳴寺看月當時法網尚寬科道無論之者王亦不以此損名後官至禮侍卒謚文定使在今日則論者交至矣

兩京小九卿衙門首領官皆有印惟翰林院獨無印見南京翰林院掌院先生自僉名回各司手本於事體頗覺有碍或以爲翰林院原隸於禮部然太常寺詹事府國子監皆隸禮部亦只是首領官行不應翰林院獨是堂上官與各司對行蓋翰林院乃朝廷司筆扎文翰之臣分



局供職講讀有講讀廳脩撰編脩在史館檢討  
有檢討廳五經博士則以專經待問典籍則掌  
中秘書待書則以善書者充待詔則或以工畫  
或以能棋各守技業以備祗應獨孔目無專職  
總領一院之事以聽掌印學士之政則孔目實  
首領官也但翰林院最爲近幸若品級又尊恐  
嫌於偏故學士秩止五品其下以次遞降至待  
詔秩從九品則孔目正應爲未入流官然六部  
是二品衙門司務只九品則孔目只應未入流

此皆 朝廷親幸之臣豈當以品秩爲宗卑耶  
若以未入流官不當有印則給以條記行亦無  
不可

余授官後見呂南渠先生南渠曰我衙門中凡  
有公舉則自介翁書名起至汝而止有公會則  
自介翁坐起至汝而止此是我衙門中舊規也  
後至翰林訪沙孔廳沙不在呼衙門中人訪以  
衙門故事渠云正南三位皆虛設惟閣下老爺  
到任或考滿日來坐之餘日無人坐掌印老爺



亦只坐側邊第一位則知此正是大學士衙門  
部寺皆帶銜東閣乃其直房耳又聞孔目常在  
閣下祇候凡各官至閣下見閣老者皆孔目爲  
之通謁此得之所聞然南北事體不同余不曾  
在北不知其果爾否也

余在南翰林獨吏部各司以孔目是中見官欲  
其避馬余曰豈有 朝廷司筆札文翰之臣乃  
下馬入委巷小人家避一郎署耶要參便參  
要考察則考察去耳不能委瑣以苟全也其不

足惜所惜者 朝廷之體卒不避後吏部亦無  
柰我何

余嘗元旦至各衙門投刺刺上書侍生時杜拯  
爲文選郎中獨不受謁今臯隸送還原帖因舊  
規小九卿衙門屬官皆送晚生帖也余曰我與  
彼同是 朝廷侍從之臣且科貢皆正途即我  
歲貢時不知此 早曾入學否夫取科第固有幸  
不幸其學業未必盡能出我上豈有白頭一老  
儒向新進小生處稱晚生耶此則其所未能也



然既在仕途不宜得罪於當事者明日書官銜  
帖適送吏部諸公時趙大周尚在吏部見官銜  
帖怪問之余語之故大周曰諸人亦大俗乃欲  
向公處索事分耶

大周先生嘗語某曰我在南都下榻以待者惟  
公一人而已故先生每來訪上午輒至至午將  
喫飯始去某造見亦然每一遇則輿論辦器  
連不能已舊規凡小九卿之屬見小九卿堂上  
官皆側坐余欲執此禮先生曰人生處世豈無  
朋友我與公朋友也幸勿以此處我

沈十洲轉南祭酒吏部推大周署翰林院印某  
至通政司請先生到衙門署事先生曰有公在  
何須我往竟不至後數月全九山自北來掌院  
印

余初至南京時見五城兵馬尚不敢用帷轎惟  
乘女轎道上遇各衙門長官則下轎避進人家  
雖遇我輩亦然不三四年間凡道上見轎子之  
帷幔鮮整儀從赫奕者問之必兵馬也遂與各

衙門官分路揚鑣矣其所避者惟科道兵部各  
司官而已蓋因有一二巡城道長欲入苞苴有  
事發五城兵馬勘處兵馬遂爲之鷹犬卽爲其  
所持而莫敢誰何之故托道長之勢而恣肆無  
忌若此乃知 朝廷之體皆爲此輩人所壞可  
惜可惜

許尚寶仲貽言吾幼年做秀才時見親識人家  
有事則以幾百錢謝兵馬今則大天平兌銀子  
矣大是可駭事

余嘗以除夕前一日偶出外訪客至內橋見中  
城兵馬司前食盒塞道至不得行余怪問之曰  
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馬處送節物也余與各部  
諸公往來初不見有此一日張一梧設客客滿  
坐余戲語之曰你們兵馬司缺官可容我翰林  
院致仕孔目權三四箇月印否衆皆闕堂

南京各衙門長官客至供茶皆用瓷甌其饌客  
行酒亦只是瓦盞獨盛儀制唐張兵馬鳳岡供  
茶用銀箱甌行酒用銀杯盤此亦得之創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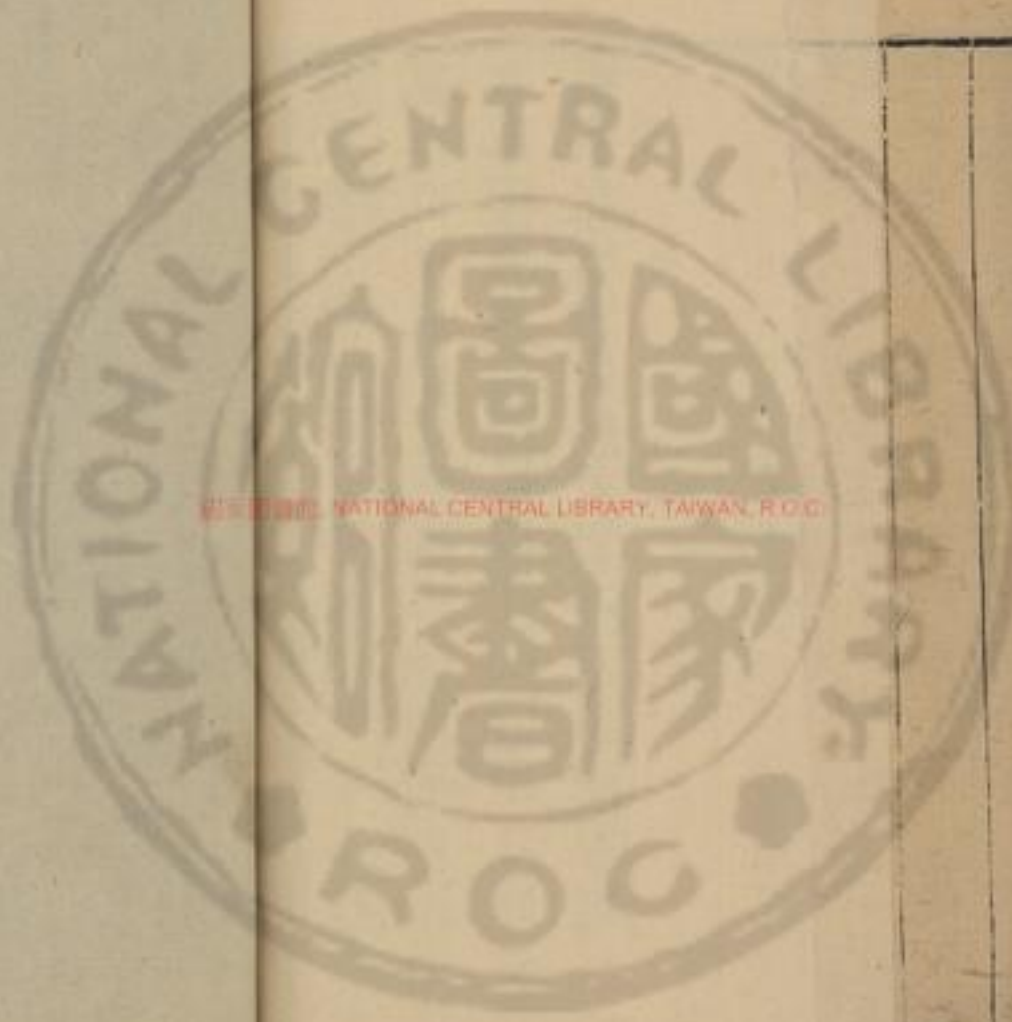
也

辛酉年余移家來蘇後有人從南京來余問之皆言自貴處上海艾公在道已上諸不法事大加禁革今百姓已稍得息肩矣蓋天下之事未有極而不反者極而不反則將柰何然祛奸革弊亦自不易蓋非大有才力之人肯擔當能任怨不計毀譽終不能了

南都之事有一至大而且要者尚未裁正蓋

祖宗之法特設立三法司凡各衙門之事干係

刑名者即叅送法司而各衙門不得擅自定罪無非詳刑慎獄之意今各衙門尚叅送而巡城有事徑發兵馬司取供此則道中之新例而非祖宗之成法矣然事關科道誰敢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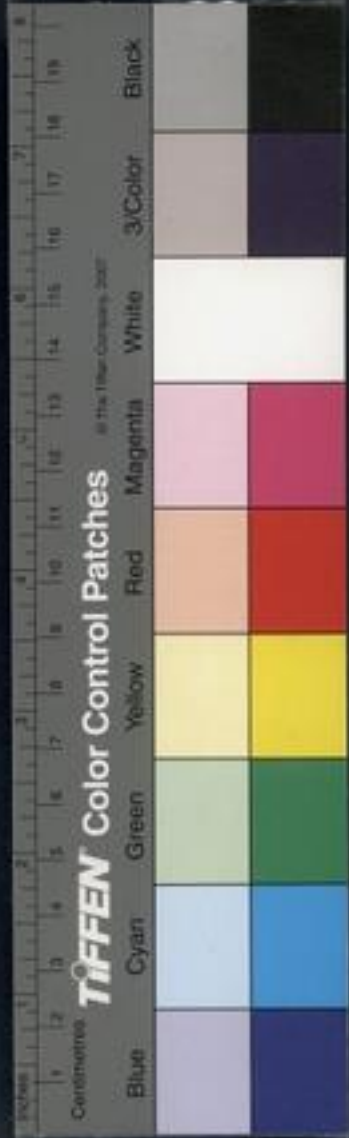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卷五

七

七







國立中央圖書館





朝廷之官其重於家宰家宰賢則百司得職而  
天下之事理矣余觀中世以下士鮮全才其歷  
於律已者每優於刑其寬以應物者常失之緩  
聰明者見事速而短於持循敦篤者守法堅而  
跌於裁變遲鈍之士可以固而有常他稅之吏  
亦能藉以濟事苟當其材則尺寸之木皆為材

史九

元明著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九

朝廷之官莫重於冢宰冢宰賢則百司得職而天下之事理矣余觀中世以下士鮮全才其嚴於律已者每傷於刻其寬以應物者常失之通聰明者見事速而短於持循敦篤者守法堅而缺於裁變遲鈍之士可以固而有常佻狡之徒亦能權以濟事苟當其材則尺寸之木皆適於





用若違其任則雖合抱亦無所施故必有崔琰  
毛玠之公山巨源之識然後可以無憾魏劉邵  
作人物志以九徵論人其言曰凡人之質量中  
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  
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  
後求其聰明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  
獻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自非聖人莫能兩  
遂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玄慮之  
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若官人者能以劉邵

之言參之則庶乎司其契矣

皇甫司勳言我初入仕途時見吏部四司皆推  
有德望者充之故其人必儀貌凝重或神宇清  
澈者與諸司官不同今不問其人但資性伶俐  
巧於進取者即推吏部四司矣昔日提學御史  
必推有文名或科第高者充之今不問其人但  
御史肯開口講道學者即點提學矣夫銓綜群  
才使賢愚各得其任布列有位而庶務畢舉者  
此吏部事也能明經術養士氣使英賢輩出以



需 朝廷他日之用者此提學事也故此二者  
所關最大今乃若此是執司其咎耶或勢之所  
趨雖賢者不能挽之也

董幼海轉北京吏部主事北上時過吳門見訪  
余語之曰當今第一急務莫過於重守令之選  
亦莫過於守令久任蓋守令親民之官故縉紳  
輩凡有志與 朝廷幹事與百姓造福者獨守  
令可行其志若遷轉太速則自中才以下一切  
懷苟且之念且初至地方必一二年後庶乎民

風土俗可以周知今守令遷轉不及三年則是  
方知得地方之事已作去任之計矣故雖極有  
志意之人不復有政成之望亦徃徃自沮及至  
新任一人復是不知地方之人如此則安望天  
下有善治哉第二考選科道當於部屬中推舉  
不當選用新行取諸人蓋取到天下推官知縣  
分置各部郎署待一二年後選其有風力者任  
科道則在輦轂之下與吏部聲問相及其人易  
知且敷歷中外必老成練達與新進驟至通顯

者不同或者以爲在京城則易於鑽刺恐長奔  
競之風人但知在京城者易於鑽刺而不知在  
外者物力殷盛其鑽刺尤易爲力耶况在內鑽  
刺者顯著而易張在外鑽刺者隱晦而難見且  
往往由徑路而進驟至科道上司慮其如此大  
相假借故皆恣肆無所顧忌於政體不無有妨  
第三吏部諸公當日與天下士大夫相接古人  
云只須簡要清通何必插籬豎棘今澆競之徒  
凡至吏部打關節者豈相見時納賄耶盡是懷

暮夜之金耳則白晝顯然交接有何不可况與  
士大夫接見其君子小人固自易辨與之言論  
或試之以事或探之以情則長短亦可立見又  
因可以周知天下地方之利害生民之慘舒其  
有益於朝廷政體者甚大又何必以閉關謝  
客者爲得耶幻海深以爲然惜乎在吏部不久  
即轉太僕少卿去矣

宋世特重賊吏之罰觀宋史中某人犯賊詔於  
某處棄市者蓋不一書而足故宋自南渡之後



雖偏安浙左日有軍興之費猶立國一百七十年正以賊禁之嚴百姓易於過活不思亂耳古稱刑亂國用重典故曰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孔子曰政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我太祖立國之初當元季法度廢弛專用重典以肅天下而人始帖服今承平二百餘年當重熙累洽之後士大夫一切行姑息之政而祖宗之法已蕩然無遺苟不以重典肅之天下必至於叢脞而不可爲矣則所

謂糾之以猛孔子豈好爲苛刻者哉

余歷觀前後郡縣之政大率慈仁與剛明者其得失常相半蓋慈仁之人子惠黎庶百姓家家蒙澤此正牧民者之第一善政也但一切姑息則吏緣爲奸不無冤抑而強暴恣肆侵侮小民亦有銜怨切骨而不得伸理者則保奸養蠹所害不小若剛明之政則奸宄畏威豪右斂跡野無冤鬼獄無滯囚其施設豈不截然可觀然方其震怒之下一櫻其鋒鮮不摧折然亦有誤及



善類者則使人亦自難當故必有慈仁之心以  
出其剛明之政然後爲純全之治而可與龔黃  
卓魯方駕矣然豈可以易言哉

書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  
之欲此皆古聖人之言載之於經又以二事相  
對待而言正以見二者之均爲未善元無毫釐  
差別今之士宦若拂人以從欲者世猶以爲不  
是至於磨稜姑息僥倖以取一時之譽者舉世  
皆以爲是失聖人之意矣

今之撫按先生有第一美政所急當舉行者要  
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糴穀其有  
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  
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南直隸巡撫下有縣幾  
一百則是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即有  
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於無  
災縣分通蠲借貸俟來年豐熟補還則東南百  
姓可免流亡而 朝廷於財賦之地永無南顧  
之憂矣善政之大孰有過此者哉

周文襄公年譜與顧文僖公傍秋亭雜記凡作  
吏於蘇松而與有錢糧之責者不可不人置一  
冊於左右

荀子曰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  
數度量則國貧由今日論之吾松之士大夫工  
商不可謂不衆矣民安得不貧哉海剛峯欲爲  
之制數度量亦未必可盡非但海性旣偏執又  
不能詢謀諮度喜自用且更革太驟故遂至於  
僨事耳

海剛峯不怕死不要錢不吐剛茹柔真是錚錚  
一漢子但只是有些風顛又寡深識動輒要煞  
癩殊無士大夫之風耳

海剛峯第一不知體旣做巡撫錢糧是其職業  
豈有到任之後不問丈田均糧不清查糧里侵  
收却去管閑事

海剛峯之意無非爲民爲民爲 朝廷也然不  
知天下之最易動而難安者人心也刁詐之徒  
禁之猶恐不緝况導之使然耶今刁詐得志人

皆効尤至於亡棄家業空里巷而出數百爲群  
闖門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奪吾恐更一二年  
不止東南之事必有不可言者幸而海公改任  
此風稍息然人心動搖迄今未定也

海剛峯愛民只是養得刁惡之人若善良百姓  
雖使之詐人尚然不肯况肯乘風生事乎然此  
風一起士夫之家不肯買田不肯放債善良之  
民坐而待斃則是愛之實陷之死也其得謂之  
善政哉

海老旣去之後復有辨本疏中言今滿朝皆婦  
人也其言雖爲切直然豈可謂秦無人夫卿相  
則雍雍百僚則侃侃古盛朝事也豈有滿朝之  
人終日忿忿爲足以了公家事耶且大臣去國  
固自有道豈有旣斥之婦依栖門庭但去尋鬧  
古無此事亦是不識體耳

皇甫司勳子循嘗語余曰小時見林小泉

廷楫

爲太守日小泉有大才敏於剖決公餘多暇日  
好客喜燕樂每日有戲子一班在門上伺候呈

應雖無客亦然長吳二縣輸日給工食銀伍錢  
戲子既樂於祗候百姓亦不告病今處處禁戲  
樂百姓貧困日甚此不知何故也余應之曰公  
奕葉簪纓處通都大邑之中所見如此固不爲  
異余農家子也世居東海上乃僻遠斥鹵之處  
自祖父以來世代爲糧長垂五十年後見時事  
漸不佳遂告脫此役此髻亂時也後余兄弟爲  
博士弟子郡縣與監司諸公皆見賞識此役遂  
不及矣然嘗憶得小時見先府君爲糧長日百

姓皆怕見官府有終身不識城市者有事即質  
成於糧長糧長即爲處分即人人稱平謝去公  
稅八月中皆完糧長歸家安坐至十月初又辦  
新歲事矣先府君每對人言我家五十年當糧  
長自脫役之後絕足無一公差人到門者蓋以  
五十年內錢糧無升合虧欠也此時百姓十一  
在官十九在家亦家富人足日勤農作至夜帖  
帖而卧余家自先祖以來即有戲劇我輩有識  
後即延二師儒訓以經學又有樂工二人教童





子聲樂習簫鼓絃索余小時好嬉每放學即往聽之見大人亦閑晏無事喜招延文學之士四方之賢日至常張燕爲樂終歲無意外之虞今百姓十九在官十一在家身無完衣腹無飽食貧困日甚奸僞日滋公家逋負日積歲以萬計雖縉紳之家差役沓至徵租索錢之吏日夕在門其小心畏慎者職思其外終歲惴惴卧不帖席此於民情之休戚世道之慘舒君子可以觀變矣

正德十年以前松江錢糧分毫無拖欠者自正德十年以後漸有逋負之端矣憶得是歐石岡變論田加耗之時也先府君即曰我當糧長時亦曾有一年照田加耗此年錢糧遂不清第二年即復論糧加耗而錢糧清納如舊夫下鄉糧只五升其極輕有三升者正額五升若加六則正耗總八升今每畝加耗一斗則是納一斗五升已增一半矣夫耗米反多於正額其理已自不通若上鄉譬如正額三斗加六則每畝該納

米四斗八升今論畝加一斗則是止納四斗已  
減八升若是正額四斗已減一斗四升矣夫下  
鄉增重錢糧不清亦自有說若上鄉減去已多  
而亦每年不清此不知何故也蓋周文襄公巡  
撫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隨處詢訪  
遇一村朴老農則携之與俱卧於榻下待其相  
狎則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無不周知故定  
爲論糧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銀粗細布輕賚等  
項裨補重額之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顧文僖

作文襄年譜所謂循之則治紊之則亂蓋不虛  
也今爲歐石岡一變論田加耗之法遂虧損國  
課遺禍無窮有地方之責者可無加之意哉  
府縣若要錢糧起總第一湏禁糧里侵收苟能  
搜訪侵收之人籍沒其家產從重問遣則錢糧  
逐年起總矣蓋各里派徵錢糧譬如本戶該徵  
白銀十兩但納串二三兩與糧里收去銀三四  
兩則糧里絕不敢至其家催辦矣其間刁猾之  
徒又皆觀望以此挾持糧里糧里復不敢至其



家催辦則錢糧何日得清此皆 朝廷血脉百姓脂膏今但以資此輩漁獵或累年侵收買田造房家至殷富而逋負日積每歲以十數萬計其有告首在官者但發老人查勘夤緣買免復不深究則何所畏而不侵收乎故今閭閻無賴之徒有用銀二三十兩買克公務糧長者上虧國課下殘民命此天地間一大蠹也不知官府亦何愛於此輩哉

余謂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蓋因四民各有定業百姓安於農畝無有他志官府亦驅之就農不加煩擾故家家豐足人樂於爲農自四五十年來賦稅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遷業昔日鄉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農而爲鄉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農而蚕食於官府者五倍於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爲工商者三倍於前矣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趨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



之已六七分去農至若 太祖所編戶口之數  
每里有排年十人分作十甲每甲十戶則是一  
里總一百戶今積漸損耗所存無幾故各里告  
病而有重編里長之說則當就其中斟酌損益  
通蠲議處或并圖可也或以富實者僉替可也  
今一甲所存無四五戶復三四人朋一里長則  
是華亭一縣無不役之家無不在官之人矣况  
府縣堂上與管糧官四處比限每處三限一月  
通計十二限則空一里之人奔走絡繹於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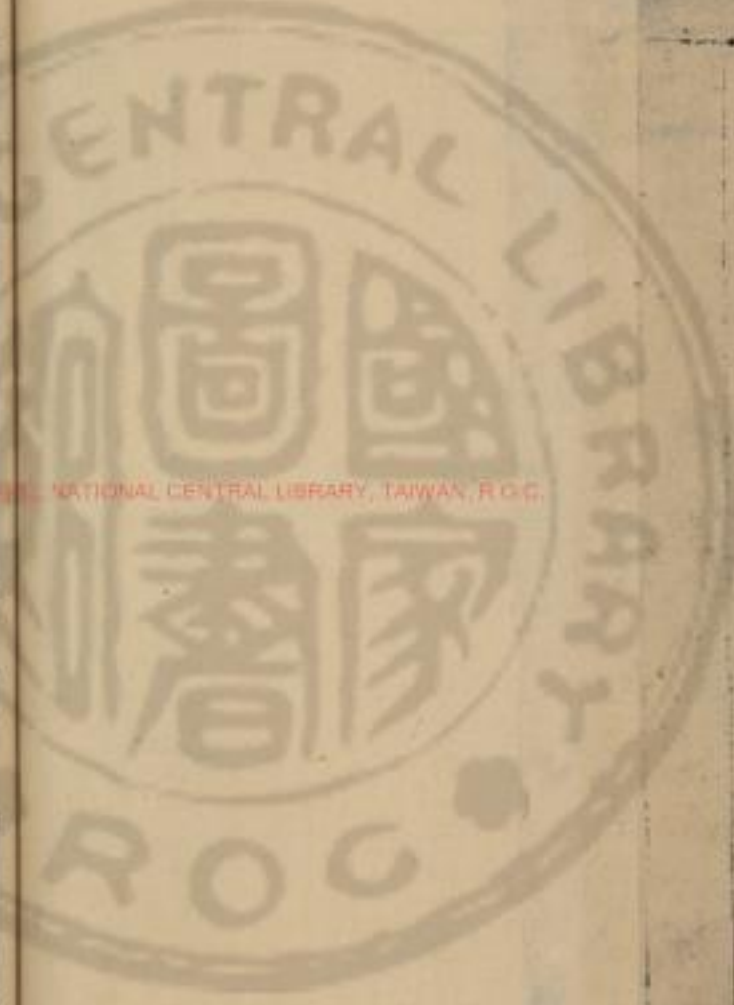
誰復有種田之人哉吾恐困卒污萊民不土着  
而地方將有土崩瓦解之勢矣可不爲之寒心  
哉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

夫量田必須先正經界孟子之論井田亦曰正經界先須令各區糧長踏勘報出某區某圖有田幾坵蓋東西兩鄉之田皆有界水以界水所限爲一坵每坵編作一號逐坵畫作圖本其尖斜凸出凹進之處照地形畫出攢冊一樣二本送道然後差官丈量留一本在道發一本與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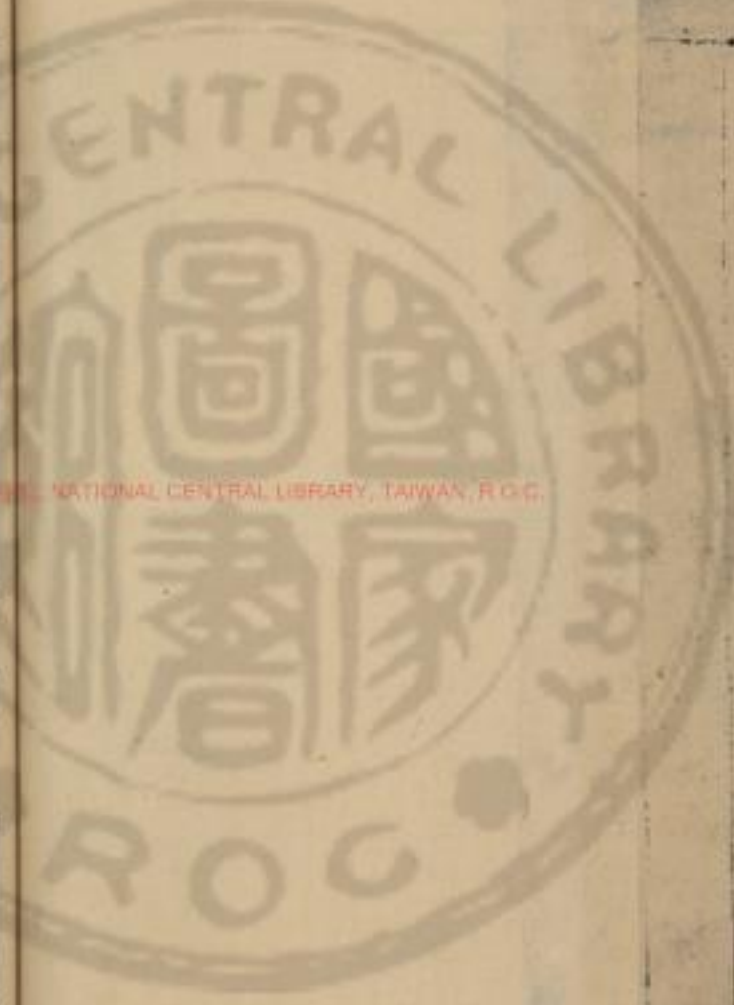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

夫量田必須先正經界孟子之論井田亦曰正經界先須令各區糧長踏勘報出某區某圖有田幾坵蓋東西兩鄉之田皆有界水以界水所限爲一坵每坵編作一號逐坵畫作圖本其尖斜凸出凹進之處照地形畫出攢冊一樣二本送道然後差官丈量留一本在道發一本與丈



量官但總量一坵大數不必逐片細量夫總量一坵則官既省力亦易明白况一坵之田業戶非止一人雖最狡猾之徒亦誰肯預先出銀與衆人買囑耶則亦可免作弊矣然後將逐坵步口細數一一填註送官官府令善筭者總筭其圖天字號一坵田幾百幾十畝地字號田幾百幾十畝逐坵既有總數然後撮各坵之數爲一區總有區總圖總有圖總則撮各圖之數爲一區總有區總則撮各區之數爲一縣總如是我已執左契而

一縣之田盡在我指掌間矣然後責令各圖里長聚集業戶眼同丈量一人不到即不作准若里長有業戶不到而朦朧量報者許人告首處以重罪亦要取業戶連名執結夫既有一坵總數在官後湏要合着總數况業戶公同在此若讓別人一步則自家喫虧一步矣豈有毫髮之弊容於其間哉余以爲力省而功倍不數月而定矣

西鄉之田地低而水廣易於車戽一坵之田有



多至數百畝者故雖包岸一步而腹內之田尚  
多亦不甚喫虧若東鄉之岸甚高去水幾一丈  
田塍稍濶則車水不行故相隔七八丈即有一  
溝澗間之若每邊包岸一步則去一丈二尺所  
存唯十之六七矣得業之田能幾何哉其勢斷  
不可行

西鄉之田甚得水利每魚斷一節常年包銀有  
多至五六十兩者其尋常河港與人牽網亦取  
利一二十兩今畧不問及而東鄉之田岸下畧

有茭蘆即飛弓一步夫些少茭蘆但可以供數  
日燒柴而已有何利息而便作實田起糧如此  
冤苦當何所控訴耶况業戶用錢者則有茭蘆  
者筭作無茭蘆便不飛弓不用錢者雖無茭蘆  
筭作有茭蘆便要飛弓小民無知何從辨別是  
自立名色自開孔隙以與公正良民作騙局矣  
東鄉又立積水河與魚池二樣名色積水河則  
四畝作一畝魚池則二畝筭一畝夫積水河本  
爲旱歲救田高鄉若一月無雨苗必槁死則國





課從何而出故積水救之無非爲 朝廷計也  
又不出米又不出柴如何算作實田今四畝亦  
包一畝之稅矣魚池則積水河之稍大者以其  
稍寬可以養魚遂用工本銀買魚苗畜之若數  
年多雨魚或生息亦有微利或一年無水則數  
畝之池車戽立盡而魚即槁死且五六月中無  
處可賣皆臭腐棄去雖本錢亦無覓處與西鄉  
魚斷不下種子而坐收數十金之利者蓋天壤  
不同矣今二畝作一畝實田徵糧則人心其何

能堪况今試以積水河爲魚池魚池爲積水河  
即使公廉清正之官親至其地踏勘亦何從辦  
之今但憑公正與良民開報使良民公正皆伯  
夷史魚則可今叔季之世人心滋僞而望一區  
之中即有一伯夷一史魚則何伯夷史魚之多  
耶况成此大事不戮一人吾恐終不能無遺憾  
也

夫均糧本因其不均而欲均之也然各處皆已  
均過而松江獨未者蓋各處之田雖有肥瘠不



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懸絕者夫東西兩鄉不但土有肥瘠西鄉田低水平易於車戽夫妻二人可種二十五畝稍勤者可至三十畝且土肥穫多每畝收三石者不論只說收二石五斗每歲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東鄉田高岸陡車皆直豎無異於汲水稍不到苗盡槁死每遇旱歲車聲徹夜不休夫妻二人極力耕種止可五畝其年歲豐熟每畝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黃荳四五

斗耳農夫終歲勤動還租之後不穀二三月飯米即望來歲麥熟以爲種因資本至夏中只喫麩麥粥日夜車水足底皆穿其與西鄉喫魚乾白米飯種田者天淵不同矣文襄巡歷旣久目見其如此故定爲三鄉糧額加耗之數以爲一定而不可易不然則文襄於東鄉之民非有親故何獨私厚之耶夫旣以均糧爲名蓋欲其均也然未均之前其爲不均也小旣均之後其爲不均也大是欲去小不均遂成大不均矣爲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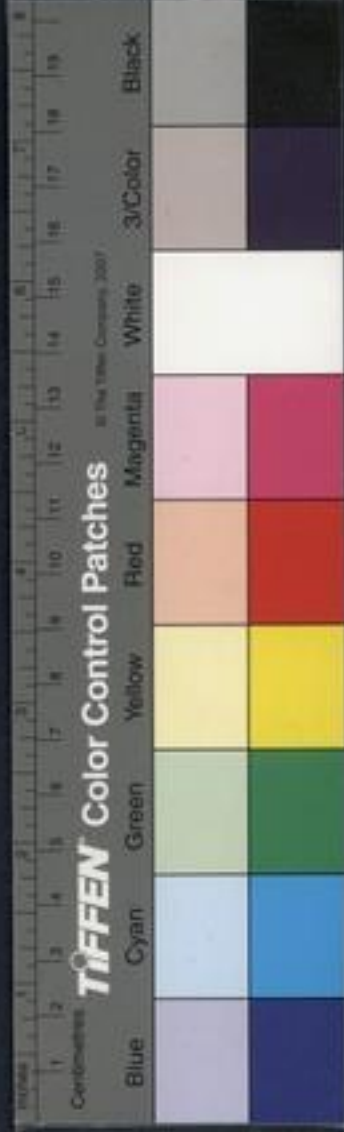


父母者可不深惟而痛省哉

蘇州太守王肅齋儀牽糧頗稱爲公然崑山縣高鄉之田糧額加重田皆拋荒而角直一帶熟區與之包糧華亭縣清浦荒田亦是熟區包糧今下鄉之糧加重則田必至拋荒若要包糧又未免爲上鄉之累矣

孟子曰夫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今歲均糧之時偶值水災故又創爲低薄之說 祖宗時不聞有此周文襄時不聞有此何故從空生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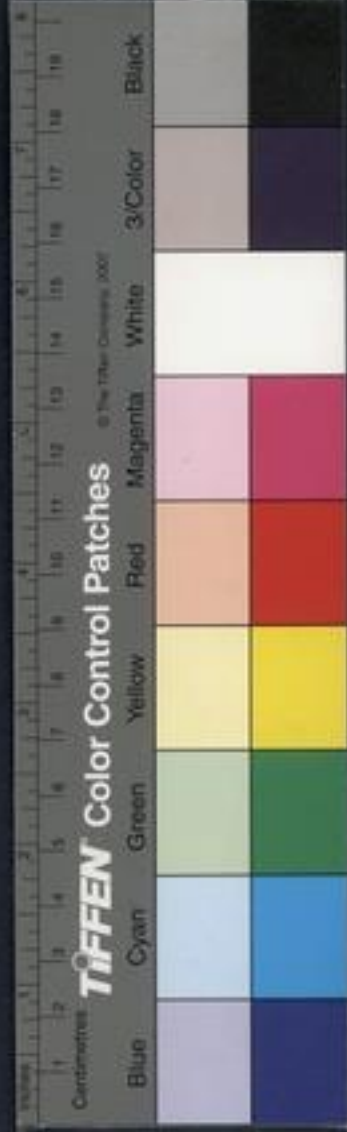
而不知西鄉水年之低薄即旱歲之膏腴也東鄉水年之成熟即旱歲之斥鹵也然 祖宗時與文襄時不立此名色者蓋因校數歲之中今時立此名色者但據一時所見也據一時之見而欲立萬世之規恐終非謀國之長筭也况東鄉田本瘠薄故糧額原輕西鄉田本膏腴故糧額原重今東鄉已與西鄉包糧甚多而獨於膏腴之中又立低薄之說以益之是必有力者主之也然天災流行水旱大率相半若遇旱歲東



鄉之田一望皆斥鹵則又將重均一番更立斥鹵之名耶

鄭九石爲同知時其甚蒙其知愛時其尚寓蘇州每歸徃見即再三言曰公高人也又寓他郡此有司之耻也必強公歸以爲地方之重已巳年余移家還松而九石適有量田之命余即語人曰九石舉止詳雅是一儒者常煦煦然仁愛人亦欲人人仁愛之但少剛決易爲人所欺此舉不但松江百姓不蒙其惠亦恐終爲九石之

累也後始事之日即率公正良民人等至城隍設誓余聞而笑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况要盟者無信乎此朝廷大事苟一心持正而峻法以行之誰敢不肅乃必假之盟誓耶夫朝廷赫然顯著之法彼不知畏犯者接踵若但怖之以冥漠無據之神彼亦何懼哉卒之法不畫一弊孔百端公正良民肥家潤屋而糧額加重小民家家受禍謗議喧騰今上司與府縣先生非不知之但皆重更革樂因循耳然百姓疲困日



甚極而必反上天眷佑有一任事者出豈無釐  
正之日耶

人言始創低薄之說蓋因當事之人要做人情  
奉承權勢尋思無計因與吏胥商確一楊姓者  
偶進此說遂奮然行之然此係是 朝廷大計  
送者固不通而受者亦豈有天道人心者哉自  
此門一開而此胥遂囊橐其中納賄幾萬今查  
低薄之田非豪家即富室可以知矣余謂縱使  
官府貪殘不過害及一人稍濫及亦只是一時

而已若錢糧作弊飛酒各區則是家至戶到無  
不受其荼毒而子子孫孫賠贖日久至於轉死  
溝壑皆由於此人但言衆輕易舉而不知積羽  
之能折軸耶陰隲之大莫甚於此且此係是  
朝廷血脈百姓脂膏若蔑視國法任其私情轉  
移自由輕重在手則是侮弄神器矣夫侮弄神  
器者其法當與無上者等則是 太祖剥皮植  
草之刑豈非專爲此輩耶若非及今改正則民  
怨未息而將來之事有不可勝言者矣



近聞太府李葵庵先生欲革去低薄之說將田上所免糧補東鄉魚池積水河之額俄有調官之報遂不果行此是東鄉百姓無福也

余始創爲經緯二冊之說今亦採用之但當時不曾講求失其初意蓋經冊是戶冊即 太祖黃冊以戶爲主而田從之戶有定額而田每年有去來緯冊乃田冊也以田爲主而戶從之田有定額而業主每歲有更革田有定額則糧有定數每年只將經冊內各戶平米總數合着緯冊內田糧總數照會計輕重派糧則永無飛走隱匿之弊矣

經冊圖式

一戶某人

人幾丁

田幾頃幾拾幾畝

上鄉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中鄉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下鄉田若干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若干坐落某區某圖

此戶冊也即 太祖所定黃冊凡徵糧編役用  
之每年推收過割各圖逐一開注送縣會計其  
數查算明白攢造一冊據此徵收庶無脫漏若

一戶而各區納糧則吏書得以出入隱弊而其  
弊不可勝言矣是即舊規所謂白冊至十年後  
大造黃冊之時亦有依據將第九年之冊爲主  
再加查審不甚費力二冊俱要各圩里長編造  
蓋一圩之田亦不甚多其業戶佃戶里長必自  
知之若佃戶還此人之租而田在別人名下即  
係詭寄極易稽查若里長造冊通同容隱嚴爲  
禁約處以重罪亦可以革詭寄影射之弊矣  
緯冊圖式



上鄉某區田總若干畝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某圖人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中鄉某區田若干畝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下鄉某區田若干畝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某人田若干 係某區人

此田冊也各區各圩之田皆有定額如有買賣  
易主即照經冊各人戶內扣改佃戶姓名各圖  
查算明白送縣攢造發與管糧官將經冊內各  
戶上鄉田糧合着緯冊內上鄉糧數經冊內各  
戶中鄉田糧合着緯冊內中鄉糧數經冊內各  
戶下鄉田糧合着緯冊內下鄉數查算明白務  
要相同則安得有弊容於間今不放收除必要  
逐區還糧正恐吏胥作弊耳然今之徵收甚至  
一戶之田有數十處分納者其各戶田少之處





亦有止納一二錢者煩費百出且頭項太多官府稽查亦自不易若二冊之式一定則奸弊可以盡革官府何不從其省而便者哉

大抵東鄉之民勤而耐勞西鄉之民習於驕惰東鄉若經旱災女人日夜紡織男子採招而食猶可度命西鄉之人一遇大水束手待斃此則驕惰害之實自取也然長民者無術以驅之勤獨奈何哉

初立清浦縣時余偶至南京即往拜東橋東橋

問曰貴府如何又新創一縣余對以青龍地方近太倉州離府城甚遠因水利不通故荒田甚多有人建議以爲若立一縣則居民漸密水利必通而荒田漸可成熟矣故有此舉東橋即應聲言曰如此則當先開河不當先立縣畢竟立縣後水利元不通而荒田如故縣亦尋廢乃知前輩論事皆有定識不肯草率輕有舉動也

青龍自唐宋以來是東南重鎮也相傳有亭橋六座亦通海船由白鶴江導吳淞出海宋時設



水監於此蓋以治水利兼領海舶也宋時賣官酒酒務亦在此處江南所賣官酒皆於此製造入我朝來水道湮塞而此地遂爲斥鹵矣

祖宗時松江舊有水利通判一員謂之治農官嘉靖中以爲冗員已經裁省夫朝廷糧餉取給東南然其生之之源全在於農農之耕種全賴水利則治農官其可以爲冗員而裁革之耶今清浦縣旣立不成當奏復水利通判於青龍鎮設一衙門令其住扎上司不得別有差委專管水利則庶乎有所責成而松江之農事可以無憂矣

松江之田高下懸絕東鄉最高畏旱西鄉最低畏水但東鄉每年開支流小河西鄉每年築圍岸而水利之事盡矣

呂沃洲舊爲蘇松巡按後在南京與其交款喜談經濟自謂巡按時以爲蘇松急務莫重於水利故吳松江白茅塘七泖港等處皆親至相度得其源委逐一畫成圖本今藏在蘇州府庫中



銳意欲開浚諸大河後不曾到蘇松行事遂不  
得行前年海剛峯來巡撫遂一力開吳淞江隆  
慶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農即開吳淞江  
之力也非海公肯擔當安能了此一大事哉  
白茅塘是李充副巡撫時曾一開浚是嘉靖初  
年其所費不貲今吳淞江之費特十之二三耳  
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嚴也然白茅塘不  
二十年即已湮塞蓋海中皆渾水潮來時渾水  
湧入潮平後停一時始落渾泥皆淀在河底河  
焉得不湮塞哉夏忠靖治水時均繇內原編有  
淘河夫銀今不知作何項支銷去矣

江南自有倭夷之變用兵六七年中更總督數  
人所費錢糧數百萬然毫髮無用唯胡梅林稍  
能建功如擒徐明山擄麻葉誘致汪直皆其謀  
也其破冒錢糧雖多然其功亦何可終掩哉一  
時如曹東村任復庵忠勇絕人然卒無所成正  
以其量小惜費不能用人耳今不能成功之輩  
一切置之不問而獨將任事之人置之於死藉



沒其家則此後誰復與 朝廷任事哉失政刑  
矣

沿海防守之處起自吳淞所歷川沙南匯青村  
柘林而西抵金山衛營堡凡五處中間所設之  
兵雖多寡不同大率每處五百名五處總二千  
五百名亦有稍多之處大約不出三千名每名  
月給銀八錢則一年總計兵餉銀三萬兩矣但  
所募之人皆非土着恐一朝有事人皆瓦解此  
其所可慮者一也每領兵餉則吏胥隊長蚕食

其中而兵無實惠此其所可慮者二也兵人坐  
食兵銀漸成驕惰散操之餘遊手生事因而亂  
法此其所可慮者三也常年春汛之後五百之  
兵革去其半待來春重募亦爲重惜兵餉也然  
每年新兵教習武藝亦自不易况革去之人素  
習驕悍不能保其無他此其所可慮者四也今  
海上無警宿兵無用之地而每年秋糧中加派  
銀數萬使百姓坐而待困此其所可慮者五也  
故爲今之計莫善於屯田某嘗計之每兵一名



給田二十畝若此處有兵五千當買田一萬畝  
大率每年兵銀五千則田價將穀一半如少則  
以各項下贓罰銀買添或更少則以入官田足  
之權其重輕則所費者少所省者多一勞而末  
逸矣其所募之兵皆要本地人憑里長開報必  
須海防府官與把總指揮公同揀閱令其夏秋  
務農冬春講武是即古人寓兵於農之意如是  
則兵皆土着且終歲力作無暇遊手則不至驕  
悍各兵既已受田每年至秋亦不必裁省而百

姓每歲亦省加派銀數萬是一舉而五慮可以  
盡去則何故不遂行之昔袁澤門在任時余偶  
論及之澤門曰我近日條陳八事申呈上司已  
准行五件屯田是頭一件獨不肯行不知何也

叢說卷之十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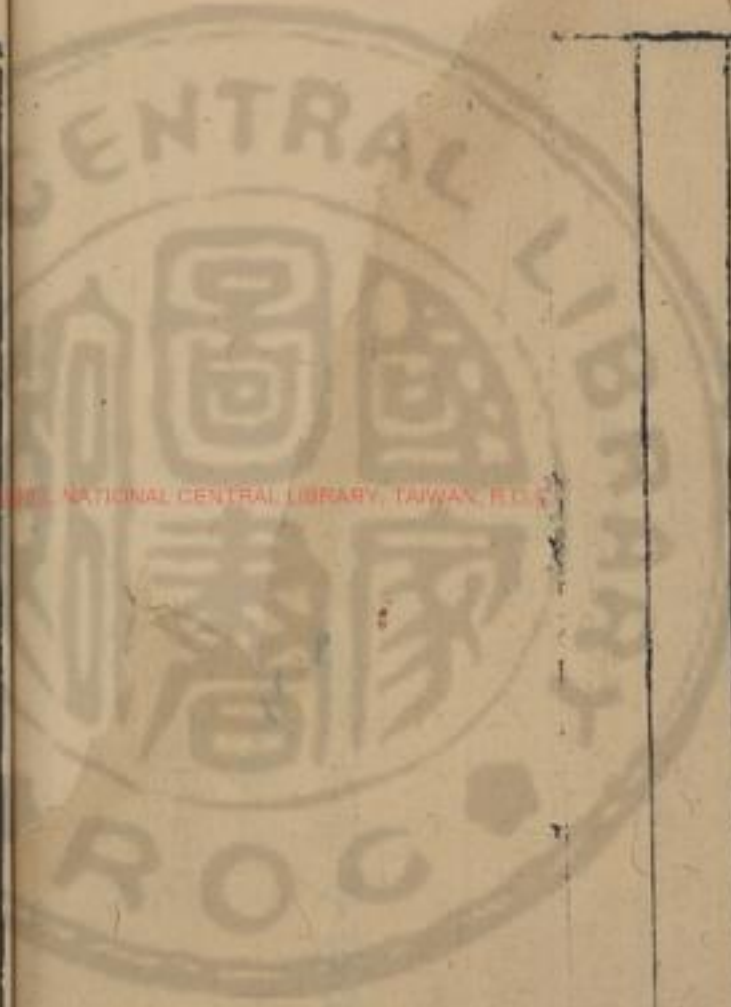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一

余最喜尋前輩舊事蓋其立身大節炳如日星  
人人能言之獨細小者人之所忽故或至於遺  
忘耳然賢者之一嘖一笑與人自是不同嘗觀  
先儒如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范蜀公東齋日  
記邵氏聞見錄朱弁曲洧舊聞與諸家小說其  
所記亦皆一時細事也故余於前輩之食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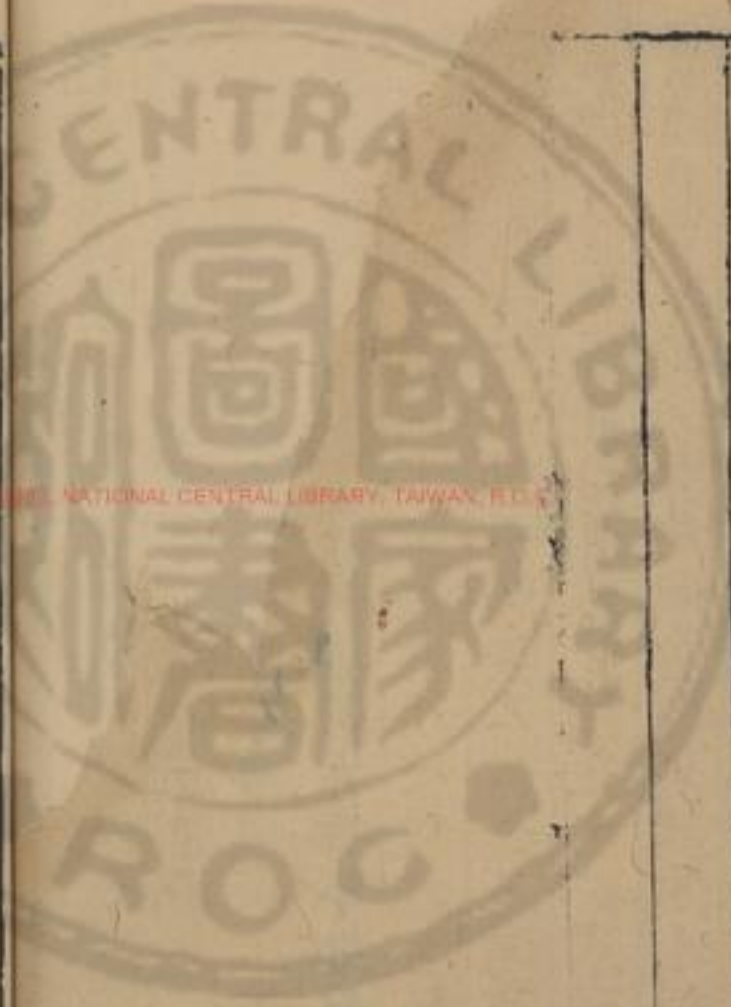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一

余最喜尋前輩舊事蓋其立身大節炳如日星  
人人能言之獨細小者人之所忽故或至於遺  
忘耳然賢者之一嘖一笑與人自是不同嘗觀  
先儒如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范蜀公東齋日  
記邵氏聞見錄朱弁曲洧舊聞與諸家小說其  
所記亦皆一時細事也故余於前輩之食息言



動雖極委瑣者凡遇其子弟親舊必細審而詳扣之必欲得其情實况識其小者又不賢之責也故就其所聞聊記一二云耳

劉瑾擅國日邵二泉先生與同官一人以公事往見此人偶失劉瑾意瑾大怒以手將卓子震地一拍二泉不覺蹲倒遺溺於地二泉甫出而蘇州湯煎膠繼至瑾與湯最厚常以兄呼之瑾下堂執湯手而入因指地下濕處語湯曰此是你無錫邵寶撒的屎蓋二泉本正人但南人惟

怯一震之威乃可至此則宋史載楊文公便液俱下事庸亦有之然楊公亦正人也人言瑾元無反謀只此一事雖族滅亦豈爲過此事聞之王雅宜

顧東橋文舉藉甚又處都會之地都下後進皆來請業與四方之慕從而至者戶外之屨常滿先生喜設客每四五日卽一張燕余時時在其坐先生每燕必用樂乃教坊樂工也以箏琶佐觴有小樂工名楊彬者頗俊雅先生甚喜之常





詔客曰蔣南泠詩所謂消得楊郎一曲歌者正此子也先生每發一談則樂聲中闕談竟樂復作議論英發音吐如鍾每一發端聽者傾座真可謂一代之偉人

王文恪鑿自內閣歸時石田先生已病亟文恪卽遣人問之石田書一絕爲謝詩曰勇退歸來說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多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字墨慘淡遂爲絕筆後二日而卒文恪之重賢而存舊今亦不復有此風矣

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中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耶惟黃泰泉佐馬西玄汝驥陳石亭沂與衡山相得甚歡時共酌唱乃知薰猶不同器君子小人固各以其類也然衡山自作畫之外所長甚多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故此數公者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着姚涑楊維聰者耶此但足發一笑耳

東橋一日語余曰昨見嚴介溪說起衡山他道



衡山甚好只是與人沒往來他自言不到河下  
望客若不看別箇也罷我在蘇州過特往造之  
也不到河下一答看我對他說道此所以爲衡  
山也若不看別人只看你成得箇文衡山麼此  
亦可謂名言

許石城言介老請東橋目許亦在坐堂中懸一  
畫是月明千里故人來乃吳小仙筆也作揖甫  
畢東橋卽大聲言曰此摹本也真蹟在我南京  
倪清溪家此畫妙甚若覓得真蹟纔好後上席

戲劇盈庭教坊樂工約有六七十人東橋曰相  
別數年今日正要講話此輩喧聒當盡數遣去  
命從人取銀五錢賞之介老父子大爲沮喪後  
數日介老卽請北京六部諸公亦有教坊樂與  
戲子諸公聽命如小生樂工賞賜各二三兩是  
日亦請石城在坐蓋所以示意於石城也不一  
月感南京長科萬楓潭劾罷東橋萬名虞愷江  
西人

劉瑾陝西人與康沂西同鄉康在翰林才望傾



天下瑾欲借之。以彈壓百僚故陽爲尊禮之。康本踈誕遂往來其門實未嘗干與政事也。遂終以此廢棄天下共惜之後自放於聲樂亦簡。兮詩人之意。呂涇野馬溪田敦厚嚴正無所假借。竟與終好。蓋亦能亮其心也。

李空同與韓貫道草疏極爲切直。劉瑾切齒必欲置之於死。賴康滸西營救而脫。後滸西得罪。空同議論稍過嚴刻。馬中錫作中山狼傳以詆之。

康對山以狀元登第。在館中聲望藉甚。臺省諸公得其鱗。咳以爲榮。不久以憂去。大率翰林官下憂其墓文。皆請之內閣。諸公此舊例也。對山聞喪即行。求李空同作墓碑。王羨陂段德光作墓誌。與傳時李西涯方秉海內文柄。大不平之。值逆瑾事起。對山遂落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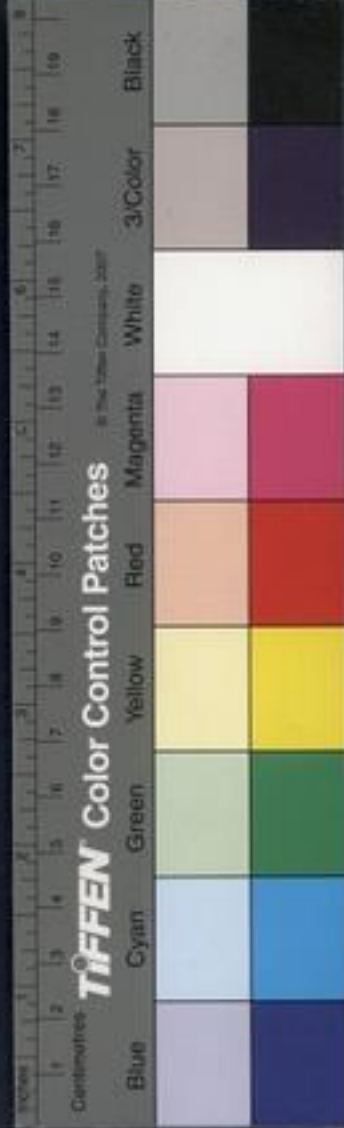
東橋言何大復傲視一世。在京師日。每有燕席。常閉目坐。不與同人交一言。有一日命隸人攜園桶至會所。手挾一冊坐園桶上。傲然不屑容。



散徐起去

李空同作朱凌溪墓誌中其言是賣平天冠者與作詩到李杜亦一酒徒耳此劉晦菴語也晦菴敦朴質實不喜文士故有此語同時唯李西涯長於詩文力以主張斯道爲已任後進有文者如江石潭邵二泉錢鶴灘顧東江儲柴墟何燕泉輩皆出其門獨李空同康潯西何大復徐昌穀自立門戶不爲其所牢籠而諸人在仕路亦遂偃蹇不達

康潯西得罪雖則出於墨誤亦由其持身不嚴心跡終是難明昔王振擅朝以薛文清是其鄉人擢授大理卿且令人諭旨必欲其往謝薛大言拒之曰拜官公朝謝恩私室豈薛瑄之所爲越數月絕足不往振銜之甚必欲置之死後以事論死臨詣西市振家厨下一燒火老僕素淳謹振頗信聽之忽放聲大哭振問其故此僕曰我聞鄉里薛卿人皆呼爲薛夫子若今日論死滿朝必不能容吾輩明日亦當就戮矣振亦感



動文清遂得釋若許西之去就如此則瑾烏得而累之哉

余在南館嘗問府公槐野曰老先生曾與許西相會否槐野言吾爲檢討時因省覲至家對山妻家在華州適來探親吾造之時值其生朝設客隨送一帖見召吾至妻叔東侍御家侍御問曰明日對山設客有汝否吾曰昨送至一請帖侍御曰明日對山之客有汝則不當有我輩有我輩則不當有汝何忽如此沉吟久之後對山

遣人來致意云明日家主要與老爹講話須侵晨即來吾依期而往少間設兩席對坐近午對山起曰今日老夫賤降客不可無公然吾與令親輩每燕必有妓樂不當以此累公今諸公將至不敢久留矣吾辭出侍御輩至歌妓並進酬飲達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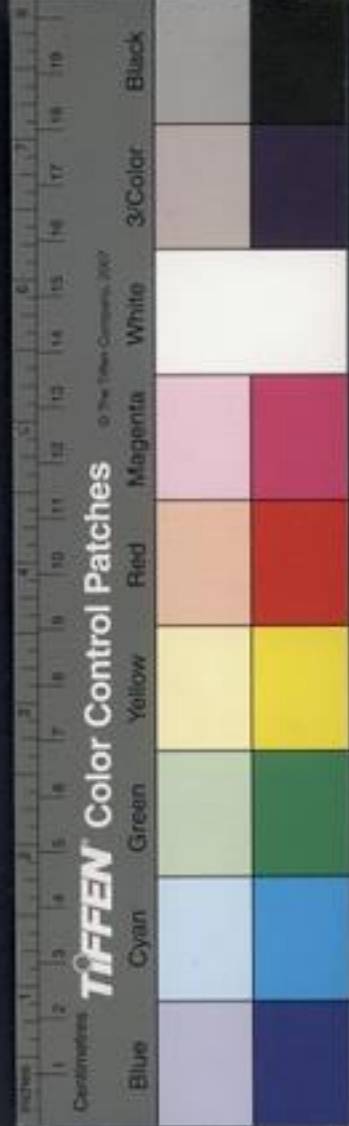
趙大周先生言其尊公以歲貢爲武功學官大周隨任讀書於武功學舍中少識康對山今武功志中所稱趙先生者即大周尊公也對山小



時即任誕不羈其所娶尚夫人甚賢對山每日遊處狹斜中與夫人大不相洽後遣之歸而此夫人每日三餐具殺菽精酒飯遣一婢子持至對山家進其舅姑無間於寒暑風雨歷三年如一日大周尊公廉知之召對山立堂下喙呵之故志中云余亦數年不直趙先生者蓋謂此也後趙先生曲爲勸諭譬之以理且爲康長公道其新婦之賢無終絕之道長公夫婦又曲爲勸諭始悔悟迎夫人歸復爲夫婦如初而志中感趙先生成就之恩蓋不一言而足也

呂沃洲言吾巡按陝西到武功日公事畢命縣中携酒夜造康對山對山以吾持憲不設樂相與論文因及時事始甲夜至二鼓殊慨慷可聽乃知此公志業不遂其抑鬱之抱寓之詞曲將無以此掩之也

辛卯年與舍弟至南京科舉各携所業見東橋先生適王雅宜養病於東橋愛日亭中東橋即携余輩行卷坐雅宜床前相與披誦極口贊賞



故雅宜贈余兄弟詩中備言之次日即手書帖子來謝云今英流自遠之日久矣廼荷高賢謙損之義倡復古道欽屬欽屬即辰家尊小倦不獲奉談謔書帕先致謝私餘容求晤以盡所懷不宣愛才好士今亦不復有此風矣

衡山先生於辭受界限極嚴人但見其有里巷小人持餅餌一簞來索書者欣然納之遂以爲可免嘗聞唐王曾以黃金數笏遣一承奉賚捧來蘇求衡山作畫先生堅拒不納竟不見其使書不肯啓封此承奉遂巡數日而去

余受官歸雙江先生遣一兵官護送而南托寄衡山與王陽湖二公書且囑之曰汝歸道蘇當爲我求衡山一畫汝自作一長歌題其上寄我可也余至蘇首見衡山致雙江之書坐語歡甚後及雙江求畫一事衡山卽變色言曰此人沒理一向不曾說起要畫如今做兵部尚書便來討畫意甚不憚衡山於士夫中與陽湖最厚後見陽湖道雙江拳拳之意且托其一慫慂之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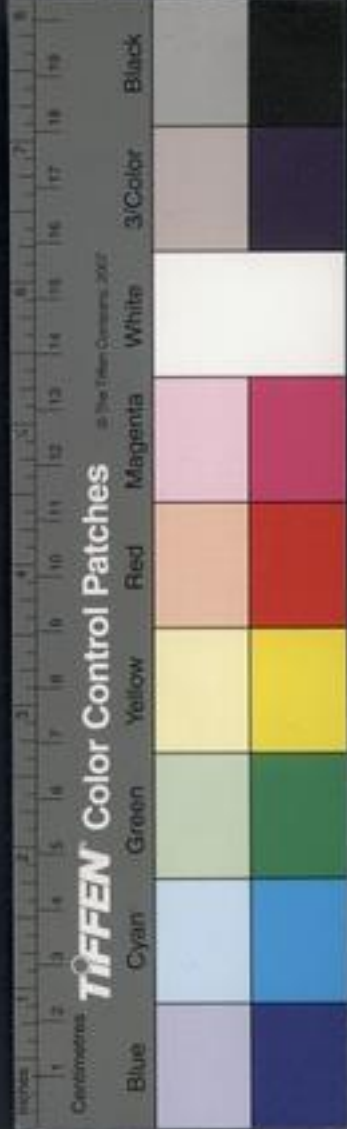


湖握手云此老我不惹他遂不復敢言竟負雙  
江之托矣

張石磐鰲山爲南直隸提學其所取文字專尚  
清新一時陳腐者皆被黜江南文體爲之一變  
在南京取文衡山與宗伯昭輩修書時吾松徐  
存翁相公與張掌科方在弱冠卽拔在優等其  
巡歷松江適一巡撫劉姓者在松劉先發石磐  
設席餞之贈以詩曰我送中丞君黃梅三月雨  
紫燕語雕梁滑鶯坐春渚風便快輕帆花落恣

東主人生貴適意適意應如許詩甚清逸卽當  
代名家不能遠過書亦俊健今寫在李塔漚寺  
壁石磐乃簡肅之子少爲翰林庶吉士其子鳳  
林名秩者又在翰林三代皆聞人亦國朝一盛  
事也

東橋一日問曰元朗過蘇州曾見楊南峯不曾  
余對以不曾東橋曰若見此老不要就指望與  
他做相知然如此人亦不可不一見之我與南  
峯舊日相與我陞浙江布政時道出蘇州特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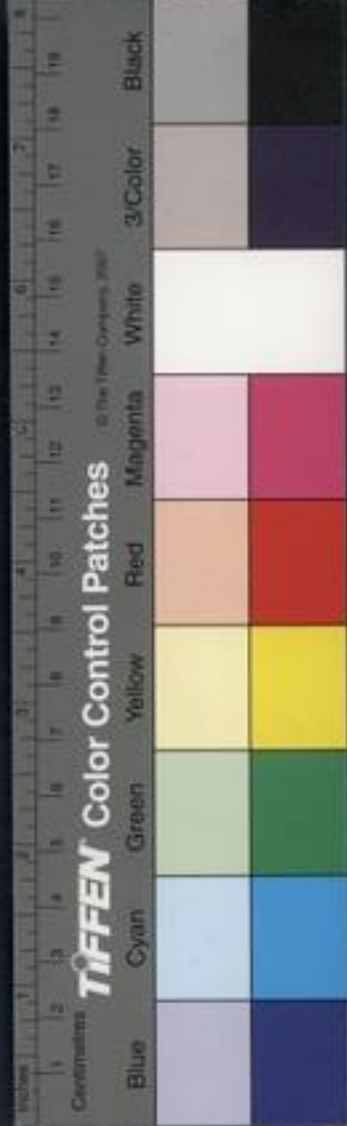




拜之次日南峯來荅拜此日府中偶設席相請  
南峯坐談半日不去吏人再三催促此老怫然  
抽身便起我送至門外亦不相別上轎逕去我  
送與雷葛一疋書一部明日侵晨令其子持書  
葛送還我曰昨日府中自來催促不出老夫之  
意尊公何故遷怒如此書葛不受也罷賢姪且  
請坐吃茶去其子曰家父有命教學生不要吃  
茶亦不坐而去其性氣大率如此然接其議論  
亦自覺覺可聽何可不一見之余舊知此老生  
儼且其氣性踈誕平生交知中便少此一人亦  
不爲欠事終不見之

南峯喜著書其所撰次有宋史有奚囊手鏡有  
皇明文寶有地記諸編其裘皆數百卷凡例既  
備採摭詳博蓋數百年所未見者也故世皆重  
之惜乎皆不傳矣

嘗以一素卷求東橋先生書舊作後題云雲間  
何元朗暨其弟叔皮今之二陸也雅道未喪其  
在茲乎承以此卷問余舊作輒錄數篇求爲商



定後留雅宜處作一跋語雅宜亡後遂失去今不知流落何處矣

余求衡山作語林序序中曰元朗貫綜深博文詞粹精其所論撰備麗宏淵自足名世此特其緒餘耳輔談式蕤要不可以無傳也先生方嚴質直最慎與可苟非其人必不肯輕許一字其誤蒙獎飾實爲過當故每自砥礪期以無負先生知人之明乃今筋力衰憊竟無可稱每一思之面赤發汗

衡山精於書畫尤長於鑒別凡吳中收藏書畫之家有以書畫求先生鑒定者雖贗物先生必曰此真蹟也人問其故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貧而賣物或待此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舉家受困矣我欲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我何忍焉同時有假先生之畫求先生題款者先生即隨手書與之畧無難色則先生雖不假位勢而吳人賴以全活者甚衆故先生年至九十而聰明強健如少壯人



方與人書墓誌甫半篇投筆而逝無痛苦無恐  
怖此與尸解者何異孰謂佛家果報無驗耶  
王南岷爲蘇州太守日一月中常三四次造見  
衡山每至巷口即屏去騶從及門下轎換巾服  
徑至衡山書室中坐必竟日衡山亦只是常飯  
相款南岷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談文論藝至  
日暮乃去今亦不見有此等事矣

唐人有言吾不幸生於末世所不恨者識元紫  
芝余運命蹇薄不得踔厲霄漢然幸而當代諸  
名公每一相見卽傾盡底裡許以入室如顧東  
橋文衡山馬西玄聶雙江趙大周王槐野諸公  
皆是昔蜀湛嚴君平谷口鄭子真唯一楊子雲  
知之遂不泯於世余幸有數公之知亦庶乎可  
無恨矣

楊南峯少年舉進士除儀制主事卽欲上疏請  
釋放高墻建庶人子孫匏庵知之語南峯曰汝  
安得爲此族滅事耶奪其疏不得上南峯以志  
不得行卽日棄官歸徑往小金山讀書數年不



入城其陳義甚高如此舉措卽古人何遠至晚年騷屑之甚武宗南巡時因徐髯仙進打虎詞以希進用竟不得志此正所謂血氣旣衰戒在苟得者耶

王雅宜自辛卯秋在東橋處見余兄弟行卷是年秋南歸卧病於石湖之庄連寄聲於張王屋董紫岡欲余兄弟一往相見余與舍弟叔皮卽移舟造之雅宜相見甚歡飯後送至治平寺作宿寺距其庄三四百步所寺有石湖草堂乃蔡

林屋與雅宜兄弟讀書處也適陸幼靈芝亦在寺中遂相與盤桓數日每日必請至在中共飯爾時雅宜雖病甚必起坐共談雅宜不喜作鄉語每發口必官話所談皆前輩舊事歷歷如貫珠議論英發音吐如鐘儀狀標舉神候鮮令正不知黃叔度衛叔寶能過之否可惜年四十而卒今眼中安得復見此等人

孫季泉轉南宗伯趙大周先生曰季泉留心於詩此來當必與君結社矣後季泉至果時相酬



唱又以孫王唱和集命某作序極爲相知然終日相對唯談作律詩之法不及其他夫官至宗伯其所當講者多矣余心不謂然然其以清謹待已以嚴正守官一時士宦罕見其儷

南京前輩如徐髯仙許攝泉諸人許卽太常卿仲貽之父其神情高遠絕無都城統綺市井之習亦一時勝士東橋石亭諸公甚重之余小時至南都數與遊處後竊祿時二公已亡每思其人輒爲惘然

徐髯仙豪爽迭宕工書能文章善爲歌詩有聲庠序間後以事見黜遂爲無町畦之行先朝薦紳中如儲柴墟瓘莊定山昶皆嚴正之士見柴墟集中有與徐子仁書極相推與又見其家藏寫真乃柴墟定山徐承之及徐子仁四人共作一軸上各書贊又有以見前輩持已極嚴而責人甚恕猶有古寬大博厚之風

唐六如中解元日適有江陰一巨姓徐經者其富甲江南是年與六如同鄉舉奉六如甚厚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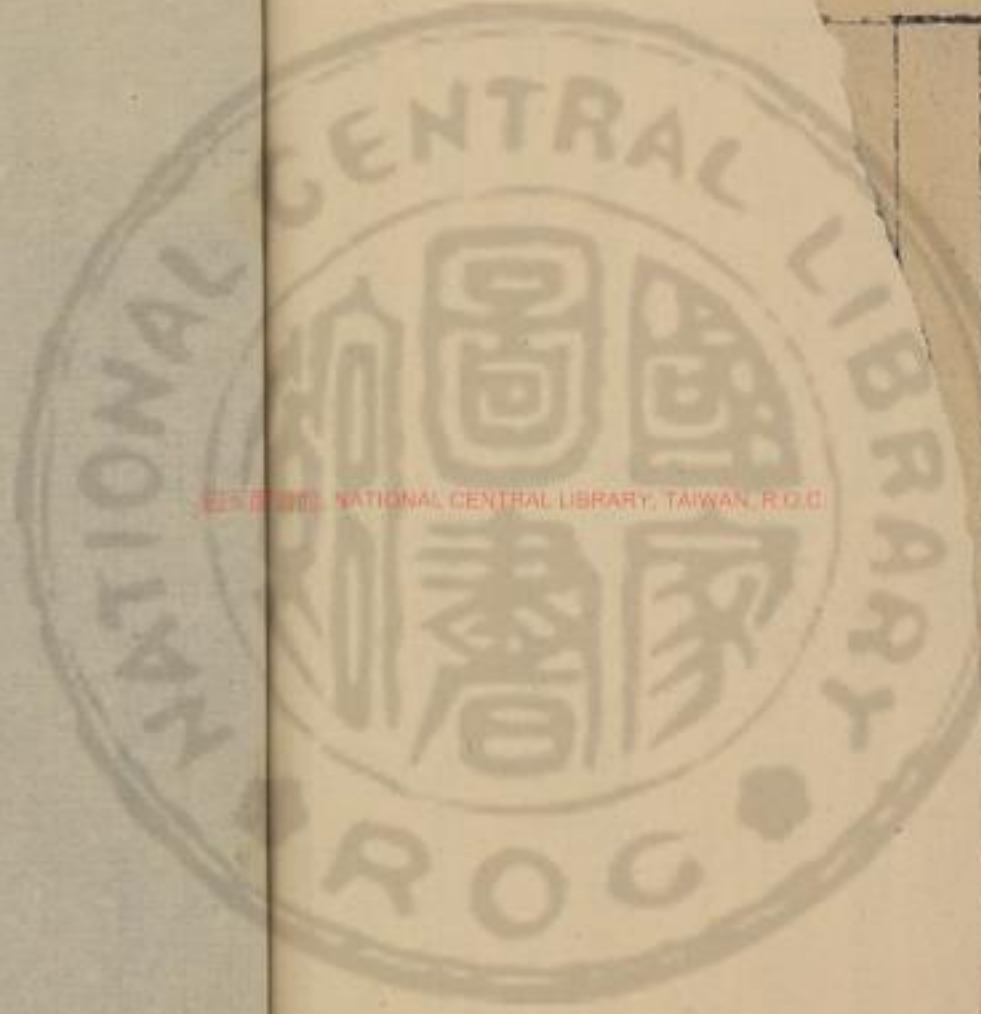


同船會試至京六如文譽藉甚公卿造請者闐  
咽街巷徐有戲子數人隨從六如日馳騁於都  
市中是時都人屬目者已衆矣况徐有潤屋之  
資其營求他逕以進不無有之而六如踈狂時  
漏言語因此呈誤六如竟除藉六如才情富麗  
今吳中有刻行小集其詩文皆咄咄逼古人一  
至失身後遂放蕩無檢可惜可惜

宸濠甚慕唐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  
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住半年餘見其所  
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以處宸濠差人  
來饋物則俛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譏呵使者  
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  
遣之歸不久而告變矣蓋六如在大節能了了  
如此

余嘗訪之蘇人言六如晚年亦寡出與衡山雖  
交款甚厚後亦不甚相見家住吳趨坊常坐臨  
街一小樓惟求畫者携酒造之則酣暢竟日雖  
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苟其詩有閑來寫幅青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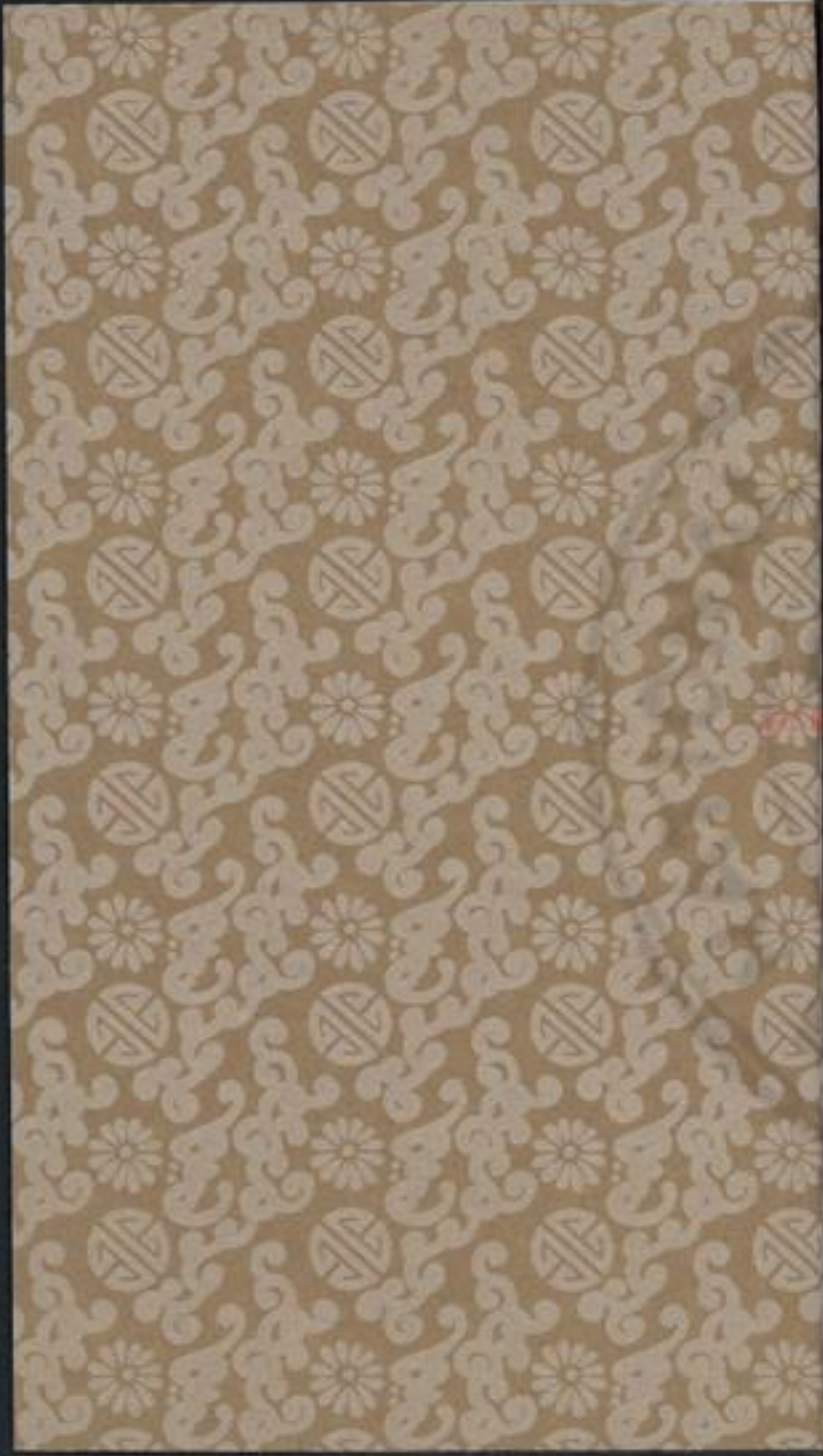
山賈不使人間作業錢之句風流槩可想見矣

卷之十

十一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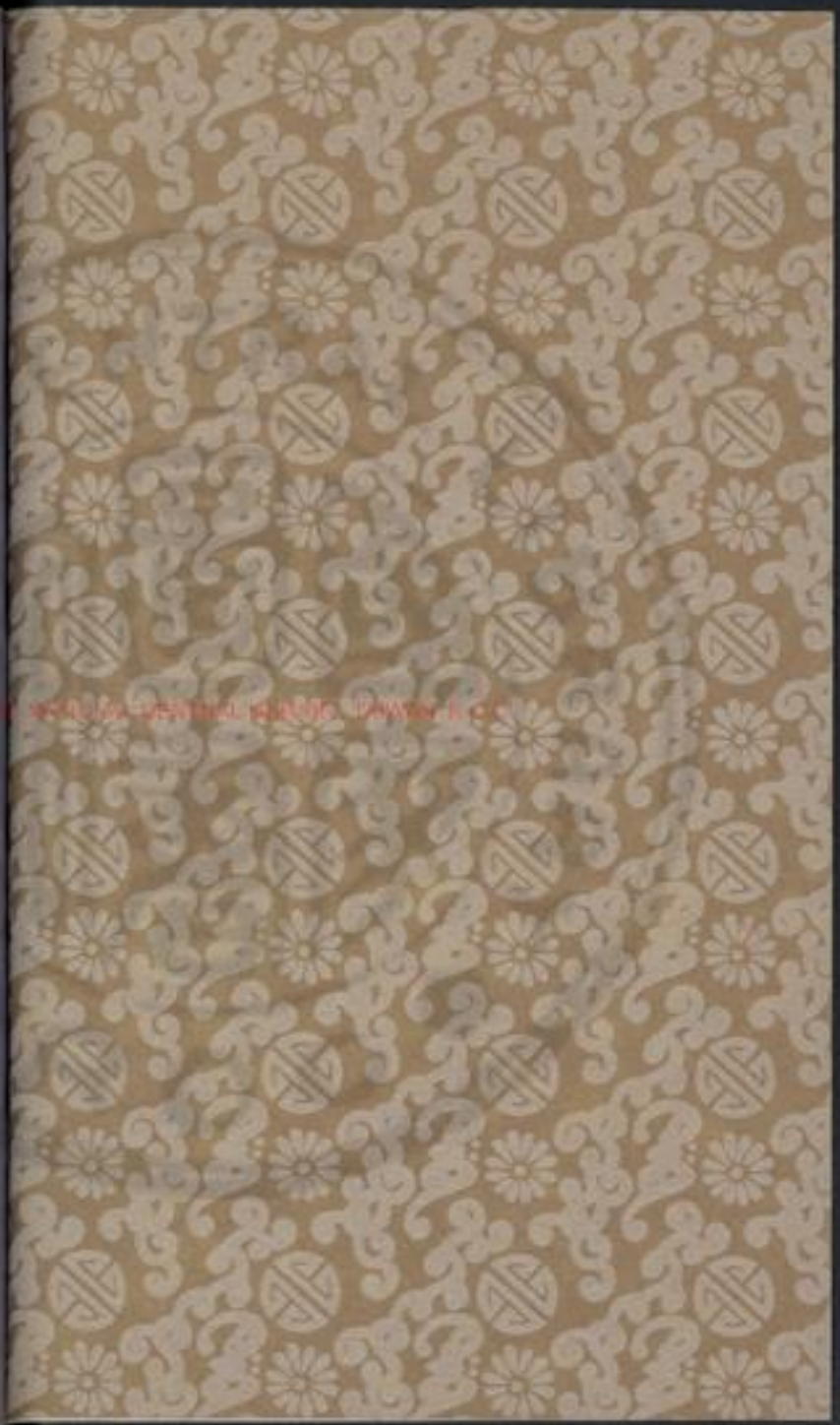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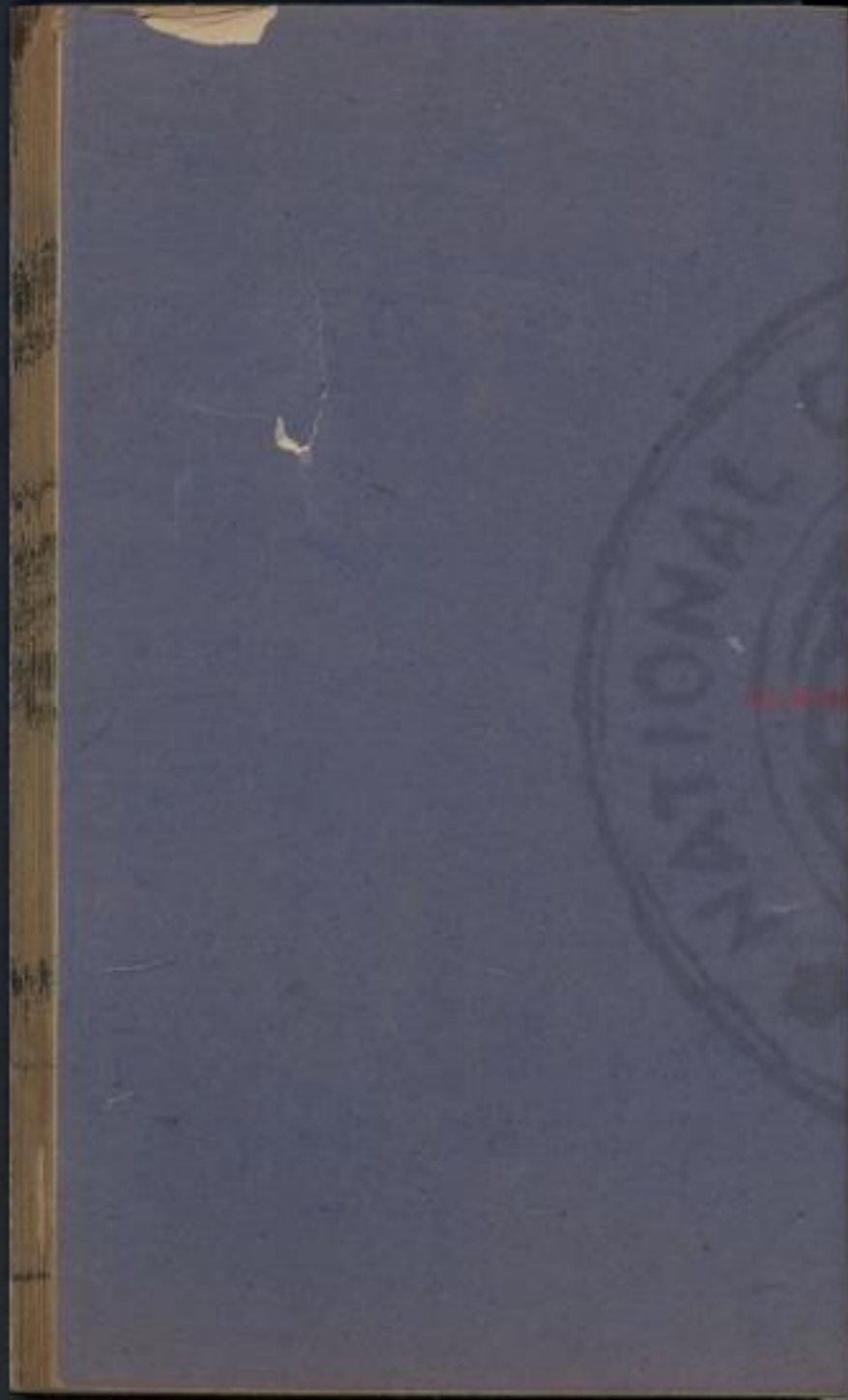






2025.01.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身松江與蘇州連壤其人才亦不大相遠但蘇  
州士風太率前輩喜汲引後進而後輩亦皆世  
直走這有一善則棄宗贊述無不備至故其文  
脈足徵吾松則絕無此風前輩美事皆湮沒不  
傳余益傷之焉今被某閩見所及聊記數事惟  
不能詳備也

史十二

元朗著

2424734 v.1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二

吾松江與蘇州連壤其人才亦不大相遠但蘇州士風大率前輩喜汲引後進而後輩亦皆推重先達有一善則褒崇贊述無不備至故其文獻足徵吾松則絕無此風前賢美事皆湮沒不傳余蓋傷之焉今據某聞見所及聊記數事恨不能詳備也



太祖時吾松江始以徵聘任官於朝者有朱孟  
辨嘗觀洪武聖政記孟辨以翰林院編修改中  
書舍人則知國初尚有中書省爲政府故中書  
舍人官在編修上也朱號滄洲生能詩工四體  
書亦善畫

顧祿字謹中爲太常典簿以事當法時 太祖  
初行洪武正韻世人尚未遵用祿自陳所作詩  
皆正韻 太祖取視之果然遂得釋故其詩至  
今稱爲經進集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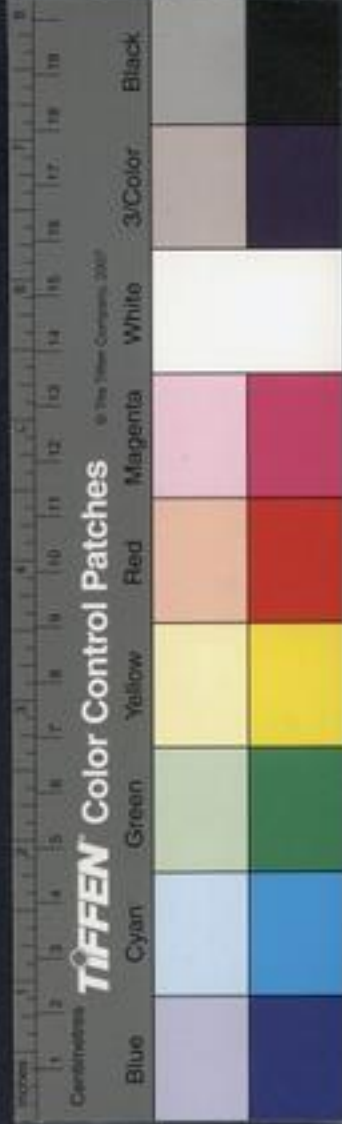
永樂十八年閏正月天下取到人材十三人擢  
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願江西俞景周山  
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  
南艾瑛浙江左叅政二人陸免四川吳衡陝西  
右叅政二人楊敬福建李泰廣東右叅議二人  
趙瑛江西金恕山西皆以布衣而躋方面極品  
尤異事也相傳 文皇夜夢十三人共扶一殿  
柱又一馬徧身生鱗明日引見其數正合而麟  
居首故有是命其山西右布政孫豫松江人家

住郡城東南五十里觀河庵之西即余太夫人之曾大父也歷官省轄毫髮不苟家甚貧薄子孫至不能自存今依余家以居

二沈學士以善書供奉成祖朝與中書舍人無錫王孟端同時三人皆能詩文且人品清高今之以甲科在翰林者未必能過之乃知前輩有人大沈名度字民則號自樂二沈名燦字民望號簡庵

蔣性中爲給事中甚清介貧苦刻厲家居時嘗駕一小舟入城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逆船不得進遣二僕上岸牽挽蔣自到舟尾刺船適一糞船過偶觸之蔣本村朴鄉人不知大加窘辱二僕厲聲言曰此是蔣老爹如何無禮蔣罵家人曰奴材哄人此處那得箇蔣老爹促家人牽船徑去

蔣給事曾因公差泊舟江滸有一官船繼至相並卽過船共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圍桶官隨呼隸人縛之此女甫到家卽聞岸上有哭聲



蔣謂是此女畏責而哭耳不知其已死矣再三  
勸解尋命釋之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曰  
明日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舟陵  
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節使公遂不敢解  
維是日開船者皆覆沒蓋公之素行通於神明  
故此神來告之耳

太祖定鼎金陵其宮殿牌額各衙門與諸勅建  
寺觀題署皆詹希源筆也 成祖遷都北平其  
宮殿牌額皆朱孔陽筆也孔陽松江人工署書

兼善畫其子暉亦能書官中書舍人

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與蘇州並稱雖富繁亦  
不減於蘇勝國時在青龍則有任水監家小貞  
有曹雲西家下沙有瞿霆發家張堰有楊竹西  
家陶宅有陶與權家呂巷有呂璜溪家祥澤有  
張家干巷又有一侯家呂璜溪即開應奎文會  
者是也走金帛聘四方能詩之士請楊鐵崖為  
主考試畢鐵崖第甲乙一時文士畢至傾動三  
吳瞿氏即誌中所謂浙西園苑之盛惟下沙瞿





氏爲最者是也曹雲西卽所謂東吳富家唯松  
江曹雲西無錫倪雲林崑山顧玉山聲華文物  
可以並稱餘不得與其列者是也楊竹西卽有  
不碍雲山樓者是也余嘗見其像吳繹寫像倪  
雲林布景元時諸名勝題贊皆滿千巷侯家亦  
好古所藏甚富一日遭回祿其家有盈尺玉觀  
音白如凝脂乃三代物至寶也拾龔藏之樓上  
火熾主人至樓上取觀音爲烟所蔽不得下抱  
觀音焚死於樓梯者是也張氏卽有三味軒者

是也想吾松昔日之盛如此則蘇州亦豈敢裂  
眼爭耶今則蕭索之甚較之蘇州蓋十不逮一  
矣

吾松文物之盛亦有自也蓋由蘇州爲張士誠  
所據浙西諸郡皆爲戰場而吾松稍僻峯泖之  
間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彙萃於此  
薰陶漸染之功爲多也

孫道明家於泗涇乃一市井人也勝國時日  
唯以抄書爲樂其手抄書幾千卷今尚有流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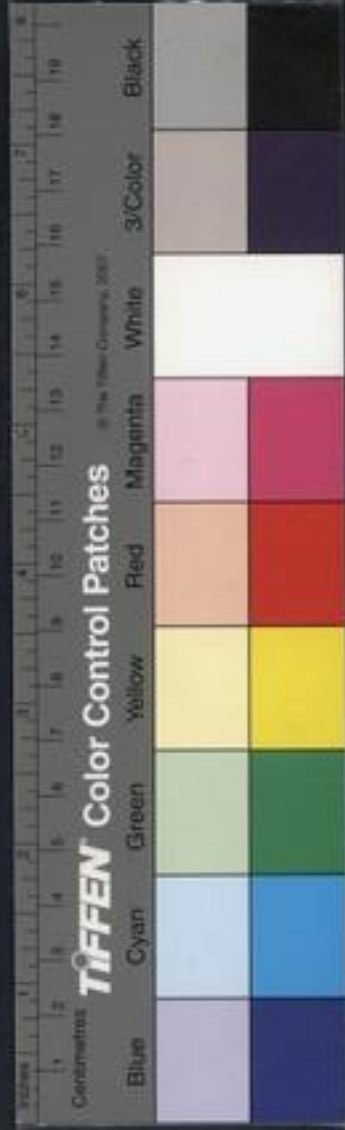
者好事者以重價購之

錢文通小時即有文譽郡中有一僧名善啓字東白號曉庵亦有詩名能書乃十大高僧之流亞也末樂中召至京修末樂大典初居延慶寺後爲僧官住持南禪周文襄公爲巡撫甚重之每公事稍暇即往南禪與啓公談晤時錢文通爲秀才亦與啓公交款一日學中散堂後文通過詣啓公以藍衫置欄柵上繼而文襄適至屏當不及文襄問是某秀才藍衫啓公因稱文通

之才文襄即請相見索其舊作觀之大加賞識遂爲相知後文通登第入翰林文襄尚在任因送郡東東倉基與文通作第宅今錢氏東門之居即舊倉基也

志中言啓東白末樂戊子主郡之延慶寺戊子是末樂六年則文通爲秀才時正東白修末樂大典回爲僧官住南禪日也

錢文通宣德十年登第在翰林日文才敏贍書學宋仲溫入能品文譽藉甚四方以得其文與



字者爲榮一時碑版照四裔可謂盛矣曾在內  
學堂教書懷恩太監出其門下後恩得時遂援  
引以至要路當時亦有入閣之議而時望皆歸  
呂文懿岳蒙泉畢竟用此二公益交結內臣文  
通之得力處在此而損名處亦在此士君子深  
當以此爲鑒

黃汝申名翰末樂九年進士於文通爲前輩其  
詩比文通更爲警拔書學宋克亦道勁其署書  
端楷莊重真有佩玉冠冕之意曾見其傳桂二

字乃張莊懿登第時所贈扁也今子孫尚榜於  
樓中比詹希源稍豐肥然自是有丰韻可愛但  
其人苛刻剛忿頗不爲鄉評所歸誌中謂其居  
家頗自恣鄉鄰畏之常騎白驃入城見者歛避  
蓋實錄也

正統間王雪航桓陸夢庵潤玉同時皆工詩王  
有雪航集陸有夢庵集時相城沈氏貞吉恒吉  
弟兄同居家饒于財是蘇州名家慕陸名招致  
家塾教其子弟沈石田貞吉子即其門生也

張莊懿是 英宗朝進士選某道御史方廿七歲差山東巡按初到臨清三朝行香偶酒家酒標樹低了掣落其紗帽時初到官失去元服人以爲非吉兆左右爲之失色公恬不爲意取紗帽帶了徑去明日知州鎖押此人送察院請罪公徐語曰此是上司過往去處今後酒標須掛得高些亦不與知州交一言逕遣出蓋公之寬大仁恕出於天性不假修習

張莊懿爲刑部尚書時散衙後回家路上遇一

醉漢此人素酗酒無賴旁一人哄之曰你若奪得這老爹藤棍方見你手段此人奪去其一公亦不問逕歸此人酒醒問其妻曰昨日醉歸有甚事故其妻曰汝帶一藤棍回其夫取視之曰此文官棍子也訪之是張尚書明日侵晨頭頂此藤跪在長安街上少頃公至雙藤缺其一此人即扣頭請死公命隸人取其棍竟不問公之器度如此其去王子明韓稚圭何遠

張莊簡悅在 憲 孝兩朝聲望甚重 孝廟



深知之爲吏部侍郎時嘗缺尚書 孝廟注意  
欲用之中官揣知上意即差人來言 爺爺要  
你做天官我知張侍郎是清官與人沒往來然  
手帕亦湏送我們一對在 爺爺面前好說話  
莊簡不往中官又差人來言張侍郎既無人事  
帖子亦送我們一箇竟不往後馬端肅托人去  
講遂補冢宰張陞南京吏部尚書

張莊簡號定庵曹憲副時中亦號定庵蓋慕嚮  
莊簡也曹居鄉嚴重既不減張加之樂易和厚  
濟以風雅後輩皆樂親之壽至八十六中秋是  
其誕辰八十二時西涯作清光八十二回圓詩  
來賀朝賢屬和者數人後每歲壽日即押前韻  
寄至晚年不與人事客至則留飲寫字作詩有  
蕭然物外之意蓋吾松一偉人也

張莊簡致仕家居端重嚴毅與親識少恩雖宗  
族亦不肯假借毫髮莊懿官至兵部尚書以太  
子少保致仕居家坦蕩和易不設城府親友皆  
蒙其惠莊簡今子孫單弱亦無顯者獨莊懿子



姓繁衍一女一女孫皆至一品夫人一曾孫登  
進士曾玄孫已四十餘在國學庠序者幾十人  
郡中稱爲名族則知莊簡雖持身嚴正但保全  
一已終鮮及物之仁莊懿在刑部時其所奏行  
新例數十條至今用之則知仁恕所及其所活  
者衆矣是以于定國之家高門待封嚴延年之  
母掃地以望其喪之至史冊所載報應之速蓋  
未有顯明如此者夫上帝以好生爲德而法家  
苟一輕重其手人之死生立判豈非天之最重

者耶則莊懿之報實天有意於厚之也

夏止軒留心經濟其建白甚多今載在郡志與  
名臣錄中讀書有文亦好古其家所藏有太清  
樓帖二三卷是宋搨奇品也後歸之其壻沈氏  
沈名霽字子公中進士是南道御史

錢文通之後則有陳一夔章侯公矩方侯公繩  
直三人一時皆有詩名楊君謙雨夜七人聯句  
記一夔公繩皆與焉餘五人則楊君謙趙栗夫  
吳人王古直王敬止台州人徐栗夫杭人皆名



士也

聯句記中楊君謙七人每一人作一小傳一夔傳中稱其好作詩蘊藉典則時有真詣語如詠秋懷云人老漸驚生白髮家貧未辦買青山余以爲自然妙句君語余曰作詩須發得自家意思出乃佳余又有此意口不能道得君言遂添一悟境蓋其推一夔也可謂至矣余謂非一夔不能爲此言非君謙不能知此言之妙

邵志中載一夔天順壬午舉於鄉會父喪家居教授不出者十年至成化戊戌登進士第釋褐爲刑部主事其平反之政甚多

聯句記中七人各有互相贈答詩一夔贈趙栗夫云菜市街西新卜居荳棚瓜蔓共蕭疎胸中富有書千卷誰笑家無擔石儲栗夫得詩連稱妙甚衆客傳觀皆賞以爲雅裂栗夫答云風流故與時情別樗散偏於酒趣深未老便懷投綬計知公天性在山林註云時公雅有長往之志又王敬止贈一夔云君家垣西低草堂常有數

斗白銀漿五十官卑人不識時時詩裡吐虹光  
一夔答云梅黃詩句可爭能素操兼看冷似冰  
他日期君何處是龍門寺裡一枝藤一時七人  
之中一夔自當稱雄

侯公繩名直華亭人與徐栗夫同年進士凡待  
選者將及五年而後授刑部河南司主事與趙  
栗夫同司初君爲進士時余訪君於安福寓樓  
一見君知爲君子及君既官後余復兩差出不  
得恒訪君余在都下日少及差還性又懶詣人

嘗不得數數余自知其過然懶已入骨不能改  
也京師酬酢既多又開目則有塵土騎馬往來  
稠人中殊無趣向余性又不解記路及人寓處  
皆驟在驟易非久在京師者雖問得不能記也  
余嘗作手摺跡之然久亦不耐遂亦廢而詣人  
家門下問人苦無健僕僕亦作南音對人人答  
之殊不肖了了京師人欲得官人自問乃官樂  
言余以爲難故多失禮於人受人刺有所未答  
則終日念之而京師以此爲禮最重至係喜怒



蕭諒 卷之十一  
余深知之然恒延緩不能盡一一辦也余以爲  
立馬人家門下投三指一刺惟恐主人出主人  
亦惟恐客入此有何意哉故三年來惟得詣侯  
君者二余以爲遇侯君未厚而君自余初授主  
事時卧病在家即與一夔存敬栗夫來賀留連  
入夜乃去心竊以爲君過遇余不敢當及會後  
余病加益不出門未嘗遣一介持數字謝君而  
近者存敬諸君初欲來時余未嘗敢望君至及  
至則君亦在余益德君君真厚德人也君和易

自然無貴賤長幼宜皆知愛之趙栗夫贈君詩  
以爲如坐春風中誠然誠然君向與余會趙栗  
夫家時亦有一夔存敬同在相與談誅時將及  
鷄鳴未散君次日當引囚例必早入朝候事而  
君未嘗有先去之色及散遂上馬朝去衆皆以  
爲難及諸君言君每會必陪人坐雖甚久不去  
處處如此推此一事君之存心近厚可以見矣  
於此一傳可見公繩立朝無時俗之態故見重  
於南峯如此然於弘治之間而士風已自如此



於今也何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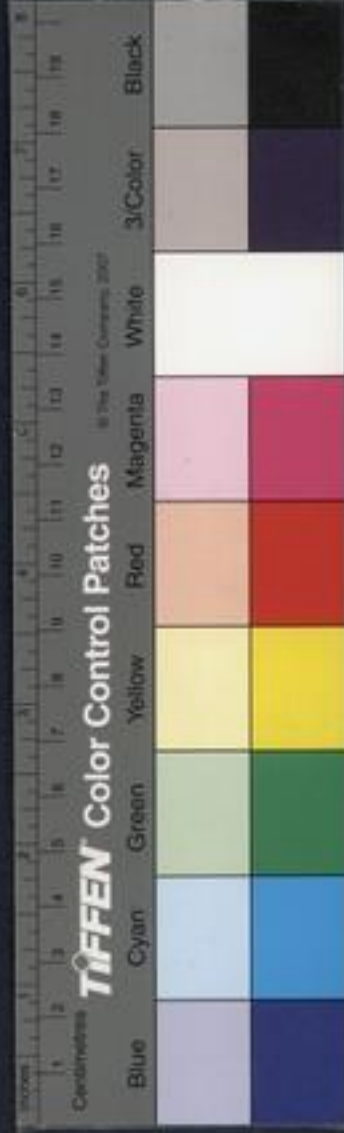
郡志中於侯公矩下稱其有文名不載侯直能詩今觀七人聯句中公繩詩時有佳句亦無忝於此六人者乃知前輩皆有實學不虛事表褻今吾松爲詩文者甚衆篤而論之未必盡能出公繩右也

張東海爲南安太守在郡日有桑布政將入覲緘紙一篋索公草書爲京中人事公笑曰此欲以書手役我也止書四紙以塞其請餘紙悉封

還

錢文通舊祀鄉賢祠中郡人以公嘗以大紅雲布作吉服入朝內豎見而悅之言於上前故織染局遂有歲造大紅布之例貽華亭末害嘉靖中斥去之此二事張西谷所記

夫名宦鄉賢二祠蓋所以崇德報功激勸來者血食廟廷夫豈細故名宦則載在祭統原以五者定之我朝唯夏忠靖周文襄有大功勞於江南府官則太守樊瑩經制糧運同知王源奏



減稅額此皆所謂法施於民者又教授胡存道  
身衛廟學以死勤事此數公者以祀典律之可  
以無媿其餘雖循吏輩出然無關於五者但當  
於郡志中載之名宦傳而已鄉賢則須有三不  
朽之業謂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是也若但做文  
字亦非立言之謂我 朝唯張莊簡蔣給事性  
中曹定庵顧東江孫文簡五人東江人雖病其  
少隘然剛方清介特立獨行亦自難到文簡則  
厚德絕倫皆可以爲世法此可謂立德張莊懿

在刑部奏行條例數十件著在令甲夏止軒建  
白如臨清設兵備以聯絡兩京之勢 朝廷至  
今行之可謂立功如夏止軒作政監亦足垂世  
立訓此可謂立言錢文通則原無此三者且多  
物議故嘉靖初年余新入學時每一祭丁則衆  
議沸騰有輕俊好譏議者臨祭時常以文通神  
主置於供卓之下而西谷所謂斥去之者不知  
果於何年也衡山先生凡我輩在坐輒戒其子  
孫曰吾死後若有人舉我進鄉賢祠必當嚴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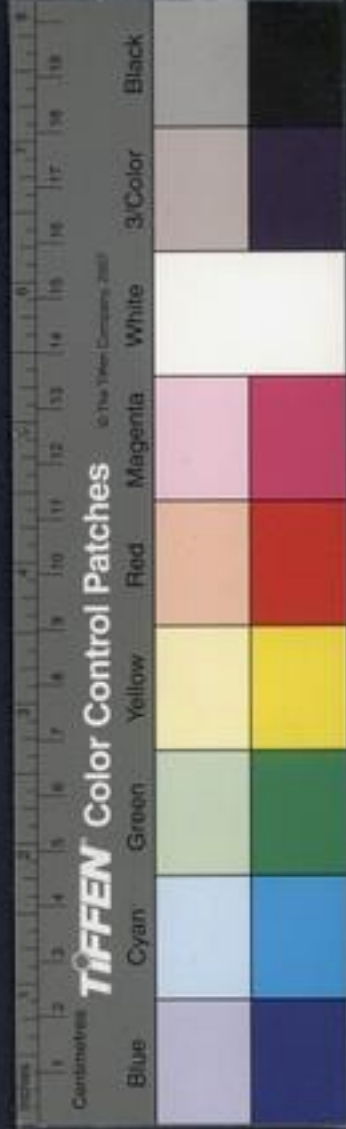
絕之這是要與孔夫子相見的我沒這副厚面  
皮也今吾松士大夫子弟亦有爲其父祖營求  
入鄉賢祠者無非欲尊顯其父祖之意此皆賢  
子孫也但不入不爲辱苟既入而一有異議或  
遭斥去則辱及其父祖甚矣是不詳審之哉  
萬曆癸酉馮南江入鄉賢祠余隨郡中諸士夫  
往奠見錢文通牌位尚儼然在列不知西谷何  
從有此言或既黜而後有姑息者復仍舊設之  
耶然不可考也余遍觀諸賢自漢歷宋元千二

百餘年不過十餘人我朝二百年中幾四十  
有羸乃知列聖陶鎔賢才輩出固宜彬彬如  
此世或謂今人不及古人抑又何耶然其中不  
能無臧否優劣後必有能辨之者

隆慶辛未十月太府李葵菴先生行鄉飲酒禮  
府學推舉士夫二人申請一顯宦一外官有厚  
貲者葵菴皆不准行即於申文後批發云郡中  
有里選仕官積學勵行可範後學者該學不知  
其人乎庠友陸雲山者有識之士曰此必爲何

柘湖無疑遂作一呈子申府蔡菴批允行學敦  
請余往面辭二次蔡菴堅欲致之余是狂生本  
不足以塵瀆 朝廷大典然余嘗謂凡郡縣有  
一善政及一切禁令士夫皆當率先遵行以爲  
百姓之望鄉飲固不足爲某之重輕但邇年鄉  
飲皆以請托行賄而得故非高爵即富室也今  
太府皆廢閣不行而獨垂念一寒賤之士不由  
學校推舉逕自批行某何敢自愛而不成全其  
美政乎故勉強應命二次然當讀法升歌之際

仰窺 聖祖垂世立訓舉此巨典而敬老尊賢  
之禮鄭重如此則凡與斯飲者能不感發思奮  
耶某以謫劣叨坐介位默自循省不覺面赤發  
汗故今已辭謝不敢復出以久玷清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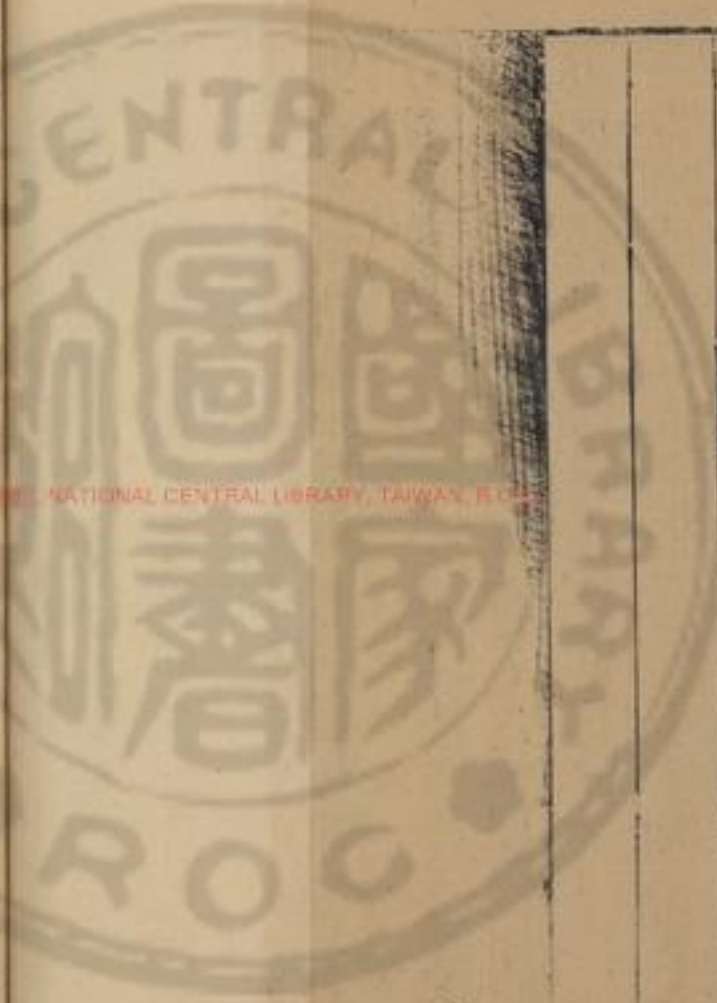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三

李希顏字原復與東江同年進士爲人公正剛  
方東江甚重之爲雲南按察使卒於官其屬續  
時滇中人見其穿大紅袍乘大轎擡出衙門皆  
以爲平昔正直陰司召作冥官也

顧東江清於弘治六年以解元會魁登第李西  
涯當國甚愛之時吾鄉張莊簡爲吏部侍郎東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史十三

李希顏字原復與東江同年進士爲人公正剛  
方東江甚重之爲雲南按察使卒於官其屬纊  
時滇中人見其穿大紅袍乘大轎擡出衙門皆  
以爲平昔正直陰司召作冥官也

顧東江清於弘治六年以解元會魁登第李西  
涯當國甚愛之時吾鄉張莊簡爲吏部侍郎東



江首往謁之時尚未考館選蒞簡有意欲留在  
吏部語之曰我部中缺主事一員今留汝在我  
部中亦好東江曰某是箇書生但會讀幾句書  
耳於政體恐有未諳蒞簡曰汝但能照書本上  
行幾會見錯了亦可謂名言

顧東江丁內艱回日錢鶴灘以脩撰去官家居  
一日來作享不同諸士大夫惟約舊朋友四五  
人沈惟馨王大用輩其一人姓張忘其名在白  
龍潭後住以染作爲業家頗溫厚學雖不逮諸

公然其家好賢常館穀諸公者人持銀一錢買  
三牲祭物其猪首一枚不能掩豆鷺一魚一及  
香楮等物而已祭文亦是鶴灘來東江家以片  
紙起草取大紙書之者祭畢鶴灘坐待令主人  
治福物來共食東江出語云不得陪諸公坐遂  
進去諸人食畢而去可見前輩舉動其真率簡  
質類如此

東江居喪旣祥後鶴灘來訪東江留飯惟殺一  
鷄買魚肉三四品而已時鶴灘已有酒病畏見





腥氣兩人對飲直至更深鶴灘要吃黃蜆時深夜已無賣者適東江一叔開蜆子行遂往扣門取數升烹食至夜半而去此二事是其弟顧鶴涇說顧小時爲庠生年八十餘誠篤人也余每訪以舊事親爲余道之

東江居家時不甚與士大夫來往雖同年如宋大叅愷張掌科弘至亦不數相見獨喜與顧味苓曦戚龍淵韶張一桂冕諸布衣遊處而與顧尤厚顧是一老儒善詩如橫雲山詩野人月黑偷金盜山鬼天寒泣夜蘿之句尚爲人誦傳東江於士夫中獨重周北野佩東江家居不泯然交與其所常會飲者有張鴻臚東園乃莊簡任子劉南村先世以琴供奉人呼爲劉彈琴者陳約庵以舉人官至州守居常苦節諸人皆薄宦清貧無位勢或者東江之所重又在此而不在彼也

東江致仕還家即築一傍秋亭在西園中乃次子伯庸新造宅尚未徙居中多隙地可以蒔蔬



也東江日處其中課僮僕鋤灌嘗見其農桑輯  
要一書塗抹刪改細書於行間及額上皆滿余  
妹壻引至其書房中見其以藥瓢貯各色菜子  
懸之梁棟間無下數十種夫以待郎家居絕足  
不與外事閉門閑適學爲老圃若將終身焉終  
始不倦東江之風流大節亦過於尋常萬萬矣  
周北野以郎中致仕其父輿字廷叅解元登第  
爲翰林編脩兩世通顯家居北郭有田不上數  
頃室廬荒敝常閉門不與外事父子皆善詩今

所傳有周氏世鳴集

東江小時從張友蘭學後受經義於任孝友先  
生二公在東江童幼時即識拔愛重之後至顯  
貴作祠堂於超果寺歲時奉祀亦可謂篤於故  
舊之義矣

任氏自浙徙松松鄉以來世代讀書後有勉之  
太祖開進士科松郡登第者自勉之始官至叅  
政後又有孝友先生孝友中鄉舉歷官長史居  
鄉亦簡重前輩如張果庵誥者其人本無可稱

然每一上司至必約孝友同往相見孝友不至終不先入此尚有前輩之風今不復見矣是徐長谷言之

楊玉峯素剛正爲郎署時過家時喻子乾時爲松江太守張燕待之喻頗風流與戲子合喫酒楊即厲聲言曰喻子乾此是何等模樣喻失色玉峯名瑞字伯玉武宗朝爲光祿少卿武宗好養畫眉中官每日至光祿寺索子鶯頭幾十作畫眉食楊對中官言今天下民窮財盡何

處討許多子鶯頭大加裁損武宗怒遣中官詰責令楊自來回話楊穿白布褶跪午門外遂傳旨降二級調外任用謫瀘州知州時鄧茂七反林見素方提兵征剿見素命楊招撫楊單騎入賊巢諭以禍福茂七即時降

其弟朴菴名粲嘉靖初爲南京考功郎中時豐南禺爲本司主事豐多才頗放曠不守官箴嘗公差過江帶妓女而行是年適當考察科道皆在楊當堂大語曰本司主事豐坊頗多物議當



去人聞之皆痛快一時服其嚴正

陸文裕在翰林時充經筵日講官一日講罷面奏曰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乃經閣臣改纂者陛下有堯舜之資當令諸臣各陳所見則聖德日新庶無壅蔽之患時桂見山當國文裕責授山西提學副使

陸文裕公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牽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即行文黜退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寧可

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學校堅意不從觀此二事文裕之剛決亦近代之所僅見者也孫文簡公盛德絕倫余家姑女爲其甥唐科之婦唐是都憲公之孫後科早世余表姐寡居文簡在京時每歲時寄至家中飾物如綉綉簪珥之類余表姐亦皆沾及未嘗不從厚每年如此無一年空缺

東江先生其堂中有春帖云才美如周公且着不得半點驕事親若曾子興纔成得一箇可又



一春帖云以義處事義既立而家亦有成以利存心利未得而害已隨至皆可爲近代格言其孫子龍至今懸之堂中

孫文簡言若不出口在南京主試時某亦在場屋中是年偶下第後相遇於南都文簡語余曰主司在場屋中欲求得佳士甚於士子之求主司但一時不能知無可奈何言罷面色通赤

文簡在家家人或有生事者人言文簡縱之實不然蓋文簡天性凝重雖盛怒亦發惡不出其有生事者非縱之實不能禁也故自雪岑公來兩世通顯雪岑官至延平太守文簡歷官四十餘年位至宗伯而臨歿之日幾不能殮此豈可以易言哉

雪岑公在朝所交與者皆一時名士諸公與雪岑往來尺牘其孫漢陽太守允執勒之於石其詞翰皆可傳者也

磊塘張氏莊懿公之後世有厚德與余家姻連近因小兒之喪見其行禮二次皆可爲世人法



蓋不但江南所無當此薄俗恐海內近亦不能  
多見也受所乃磊塘仲子以甲科官至憲副可  
謂通顯矣頭七時即來吊受所戴青方巾穿白  
絹直裰到門易白絹巾與四兄弟一同行禮冲  
玄少塘其親弟玄朗其從弟也拜罷而去受所  
兄弟六人餘二人則長兄涇泉余女孫之舅從  
弟冲宇余姪壻二人不至則別欲舉奠也近時  
人一登甲科則羞與其弟兄同事必一人自行  
几吊喪則穿品服乘顯轎至人家始易素服此

習俗盡然今受所與弟兄一同行禮此見其處  
族黨之厚微服小轎而吊此可見其處親戚之  
厚士大夫苟欲以厚自處者要當以此爲法  
後數日涇泉來舉奠陳設祭品後涇泉行禮几  
酒與湯飯之類皆涇泉執奠其子于善接受捧  
置靈几前不用從人且相慣習不煩言喻余問  
之則張氏家廟中時享皆子姓有事不用外人  
此亦得之創見者是雖莊懿遺範之善然子孫  
能守亦自不易



冲宇名仲願字士正在諸昆季中尤蘊藉有雅  
致家有廣庭脩竹其書室中窓櫺軒敞書史堆  
案每文士至即延納談晤遇一酒徒即與傾倒  
頗不擇類有劉公榮石曼卿之風若以俗事來  
告者非惟不入於心亦且不關於聽原無此根  
在內也蓋出塵離垢之士近代亦罕見其比且  
酒茗皆精美飲酒數升後益溫然可愛余每入  
其室不覺鄙吝都盡

沈鳳峯堂中有春帖云身入兒童闌草社心如  
太古結繩時鳳老和易坦蕩真有蘇長公眼中  
未嘗見一不好人之意遇兒童走卒亦煦煦然  
仁愛之每早起即作詩寫字稍暇則粘碎石爲  
盆池小景令人悠然有林壑之思凡燕席中有  
戲劇即按拍節歌有不叶則隨句正之終日無  
一俗事在心終歲無一俗人到門壽登八十常  
如小兒此二言蓋其實錄也

余正俗篇中極言今世用櫟架增高與競相崇  
飾金玉酒器之非一日范中方太卿設客余亦



在坐見其陳設除去此等果子用竹絲合散置  
數枚行酒皆瓦盞雖罰觥亦用新瓷爵蓋狂瞽  
之言一時陳其所見本無足取而中方遂能相  
信如此可以見其勇於從善苟人皆若此何患  
天下無善俗耶蓋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  
相常存得一分秀才氣方是佳士

吾松近日唯王西園最有勝韻彷彿古人余小  
時猶及見之王以歲貢爲太順訓導其人黑瘦  
骨立善書畫亦足奔走人每一入城好事者爭  
趨之其舟次常滿喜歌曲曾教粧戲者數人名  
丹桂者亦有聲其室中畜侍姬三四人昔年路  
北村爲太守時陞任去余與王大叅道甫楊節  
推運之蒙其賞識求書畫贈行此日西園留飯  
有堂屋三楹中間坐客兩邊即寢室中着侍姬  
飯畢作畫其供筆硯圖書者皆侍姬也蓋有姜  
白石之風今無復有此風流矣

王海槎今大叅白谷之父也讀書博古爲本府醫  
學正術延名師教其子昔日存翁相公與大叅聯





業卽遊學於其家塾館待甚厚存翁相公登第後  
大叅卽與余兄弟會文每余兄弟至其家必延欸  
懇到出前輩詩文評校竟日余小時受其教甚多  
今白谷名位尊顯爲賢士大夫則海槎好士之報也  
余家二府君長君諱嗣字宗胤次君諱孝字完  
本兄弟同居七十年雖白首猶不異財以孝友  
稱於郡中兄弟必共食雖妯娌亦未嘗異餐七  
十年如一日次君尤好學余兄弟小時府君每  
提携遊行必教讀詩書一經皆口授至終卷不

須揭本後延名師雖重費不惜郡中諸賢達亦  
必延致或具束脩令余兄弟往見凡可以教余  
兄弟者無不曲盡故舍弟亦忝登甲第惟良俊  
最下劣鞭策不前以負二府君之教其何以自  
立於天地間耶

自漢以後松江之以詩文著載在郡志者七十  
五人其出處載郡志茲不錄

吳二人

陸績

陸景



晉二人

陸機

陸雲

陳一人

顧野王

唐一人

陸敬輿

宋十八人

陳舜俞

王恭來

任盡言

任仁發

衛涇

趙孟頫

衛謙謙孫剛

朱之純

許尚

胡珺

田疇

林至

高子鳳

朱允恭

衛宗武

儲泳

葉汝舟

元十八人

凌岳

陸鵬南

陳宏

徐順孫

曹慶孫

莊蕭

周之翰

沈騰

陸居仁

王文澤

陸侗

任暉



董紀

吳哲

管訥

杜隰陽弟桓

顧彧

國朝二十九人

袁凱

顧祿

朱芾

陳璧

錢驥

王應隆

周彥才

焦伯誠

陸宗善

任勉之

陳詢

沈粲

黃翰

錢溥溥弟博

夏寅

金鉉

張弼

侯方

陳章

陸潤玉

王桓

曹恭

朱應祥

錢福

夏宗文

徐叔珙

陸厚

張年

僧四人

船子和尚

僧如隱

僧清澹

僧德然

大雅集二十八人志中不載者廿一人

孫華元實

沈存肯堂

俞鎬孟京



錢璧伯全

黃璋仲珍

宋處仁智民

俞俊子俊號雲東

俞庸子中號凝清

胡謙彥恭

馮以默淵如

錢元方彥直

張以文

沈震伯脩

全思誠希賢

許璞叔瑛

張守中子政

鄭昕彥昇

釋原靜天鏡

釋靜慧古明

釋永葵古鼎

陶南村家乘共廿四人各集未見者十二人

孫莘季野華弟 曹宗儒號鶴林山人

衛仁近叔剛

陸褻有章

倪樞德中

沈鉉文舉

余寅景晨

曹紹繼善

錢應庚

衛仁復

倪權

王應亨嘉會

鼓吹續編廿一人別集未見者二十人

邵伯宣復孺子

章昞如

錢士修

錢復亨號講餘教授

錢子良

沈度

黃黼

邵末寧昇遠

李昇

章公瑾

張展號端居



陸鉉鼎臣

吳凱原凱號芸碧

趙楫

蔡廷珪仲全

王徵

董源長源

陳景祺

陳景容

李彥文號敢齋

江湖耆舊集二人

許穆

蔡昶上海

明詩粹選五人俱已見志中

詩家精選廿一人諸集所未見者十二人

陶振子昌

張逢吉

奚伯鎮

夏正

陸宗

潘克溫

姚民

談甫

沈驥

孫怡

劉瑜

張迪

聲文會選十五人俱已見別集

皇明風雅廿二人諸集未見者二人

董佐才

王良佐

皇明珠玉四十一人諸集未見者廿九人

張璞廷采號友山

陳機應辰號草亭

金銳汝潛訓導

林榮廷寵同知



焦善可欲

曹鼎時用

計瓊

吳晟汝器

姚舜民號默軒

張衍敬先主事

孫怡廷愉學正

曹元復初

曹椿希綵

楊顯德昭

張元凱舜臣

陸銓以行

俱華亭

邵弘遠號桐江

黃宏號病鶴

強順號勤齋

劉恒號聽潮

錢祐汝吉

朱恩澤民

黃謹韜菴

陸殷尚質

高雲汝升

姚諫正言

陸晉卿號松雲

姚謨嘉言

俱上海

釋瑞求常

明音類選共九人諸集未見者二人

顧清

朱豹

自國初以來諸集未見者七人

曹知白貞素號雲西

任叔寔有松鄉集

陶九成號南村

邵亨貞復孺

錢禽號艾衲

李至剛

周輿

張悅有定菴集



曹時中有宜晚集

曹時信

凡遊寓如任叔寔邵亨貞陶九成李至剛遂家  
松江者已入郡人內若楊鐵崖錢曲江張夢辰  
張思廉輩暫寓者不錄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雜紀一

傳言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古之賢者於大節斷  
無虧損然小閑出入或多有之此皆褻漫之事  
非有關於作史然賢者之嘖笑與人自是不同  
昔袁粲見王景文而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  
雖鋪啜亦復可觀故於諸公細事亦復記之以  
示來者作雜紀一卷

曹時中有宜晚集

曹時信

凡遊寓如任叔寔邵亨貞陶九成李至剛遂家  
松江者已入郡人內若楊鐵崖錢曲江張夢辰  
張思廉輩暫寓者不錄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雜紀一

傳言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古之賢者於大節斷  
無虧損然小閑出入或多有之此皆褻漫之事  
非有關於作史然賢者之嘖笑與人自是不同  
昔袁粲見王景文而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  
雖鋪啜亦復可觀故於諸公細事亦復記之以  
示來者作雜紀一卷



中庸之舉九經其一曰體群臣又曰體群臣則  
士之報禮重余觀唐宋以來仕宦皆有旬休蓋  
治官九日則賜一日洗沐今世所言上瀚中瀚  
下瀚即本於此蓋以初旬休日爲上瀚中旬休  
日爲中瀚下旬休日爲下瀚也夫人生處世孰  
無取樂自適之心難道一入仕路即使之剖杯  
杓棄交游一切皆禁絕之耶故洗沐一日乃使  
之少得自適其私其體之也可謂至矣故古之  
在官者皆有善政其即吾聖人所謂報禮重者  
非耶

白太傅之詩亦可稱詩史唐人旬休事他小說  
皆不載獨長慶集有之其郡齋旬假命宴呈坐  
客示郡僚詩云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  
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  
况爲劇郡長安得閒晏頻下車已二月開筵始  
今晨初黔軍厨突一拂郡榻塵旣備獻酬禮亦  
具水陸珍萍醅箬溪醕水鱠松江鱗侑食樂懸  
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吳中客佳麗江南人歌節



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凝未闕醅顏氣已春  
衆賓勿遽起群僚且逡巡無輕一日醉用犒九  
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  
以樂吾身此詩亦自情真語實

其初到郡齋呈吳中諸客云待還公事了亦擬  
樂吾身

其宿湖中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  
湖心

泛太湖寄微之詩云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

波皓月中

夜遊西武丘寺落句云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  
娥自注云容滿蟬態十妓從遊也香花助羅綺  
鍾梵避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  
二度非少亦非多觀此諸詩白太傳可謂無隱  
情矣雖由當時法網踈濶亦足以見白傳之誠  
心直道故白公所至皆有惠政蘇杭二郡至今  
尸而祝之今之守郡者一有於此則論者交至  
矣是豈朝廷之意皆由當事者不知大體不

順人情好以苛細責人卒之近世亦鮮以循吏稱者豈上之人所以體之者有不至歟然不知責其細適所以遺其大也

昔孝宗皇帝嘗問一內侍云今各衙門官每日早起朝參日間坐衙其同年同僚與故鄉親舊亦須燕會那得功夫飲酒內侍答云常是夜間飲酒孝宗曰各衙門差使缺人若是夜間飲酒騎馬醉歸那討燈燭今後各官飲酒回家逐鋪皆要籠燈傳送兩京盡然雖風雪寒凜之

夕半夜叫燈未嘗缺乏乃知孝廟體悉群臣可謂備極故德澤在人至今猶念之不忘若今之當事者皆能推廣此心每事如此則諸人有不盡心王事者耶

東橋好譔余丁酉春至南都見東橋求先公墓文即往見西玄此時西玄爲南祭酒東橋陞湖廣巡撫方戒行次日二公皆見過西玄先來後東橋繼至二公因講六科原是通政司屬官坐良久二公有碍不可同行西玄先起去東橋復



留坐少頃東橋問曰元朗曉得西玄的諱名麼  
余對以不知東橋曰翰林喚做馬二姐蓋東橋  
闊大爽朗於小閑處不甚點檢也一日與存老  
偶話及存老云丁丑年凡入翰林者皆有一  
諱名如陳石亭喚做陳木匠鄺某喚做鄺響  
馬皆以其狀貌相似而言也西玄文弱可愛  
狀若處女故有此稱而東橋偶及之蓋非謔  
西玄也

存齋先生爲編修時進京過吳門時王南岷爲  
蘇州太守設席相款獨請衡山同席蓋重存齋  
先生也衡山見余每道存齋與羅念庵資質純  
粹獨不喜唐荆川

余造衡山常徑至其書室中亦每坐必竟日常  
以早飯後即往先生問曾吃早飯未余對以雖  
曾吃過老先生未吃當陪老先生再吃些上午  
必用點心乃餅餌之類亦旋做者午飯必設酒  
先生不甚飲初上坐即連啜二杯若坐久客飲  
數酌之後復連飲二杯若更久亦復如是最喜



童子唱曲有曲則竟日亦不厭倦至哺復進一  
麵飯余即告退聞點燈時尚喫粥二甌余在蘇  
州住數日必三四往往必竟日每日如此不失  
尺寸

戊午年到家返南京過無錫與華補庵約來歲  
同至蘇州與衡山先生做九十時余尚住南京  
已未三月依期而發至無錫已昏黑即差人往  
補庵家問訊云老爹往蘇州去了余曰豈補庵  
負約乃先期而往耶再往問之曰文老爹作故  
我老爹待老爹不至已往吊喪去了次日早發  
抵暮到射瀆口遇補庵即過補庵舟相與傷歎  
者久之補庵命置酒復廻舟至虎丘携壺盞飲  
劍池上余時携一善箏歌者補庵令人遍至伎  
家覓箏竟不能得留連傾倒半夜別去

錢同愛少年時一日請衡山泛石湖雇遊山船  
以行喚一妓女匿之梢中船既開呼此伎出見  
衡山倉惶求去同愛命舟人速行衡山窘迫無  
計同愛平生極好縶有米南宮倪雲林之癖衡



山真率不甚點檢服飾其足純甚具至不可向  
邇衡山即脫去襪以足純玩弄遂披拂於同愛  
頭面上同愛至不能忍即令舟人泊船放衡山  
登岸

徐髯仙少有異才在庠序赫然有聲南都諸公  
甚重之然跣跣不羈卒以罌誤落藉後武  
宗南巡獻樂府遂得供奉武宗數幸其家在

其晚靜閣上打魚隨駕北上在舟中每夜常宿  
御榻前與上同卧起官以錦衣衛鎮撫賜飛魚

服亦異數也後武宗晏駕幾及於禍賴諸公  
素知之力爲保全遂得釋放還家

北方士夫淳朴有古風不虛作聲勢余受業師  
沈人傑以舉人爲臨潁縣教諭其子庠生沈公  
勇隨父在任縣中如南塢賈閣老則希出其下  
如趙光是南道御史杜楠杜桐一至卿寺一至  
憲副亦有文章刻研岡集者是也皆以進士官  
至通顯然佻脫之甚時時從學前過則呼沈公  
勇曰沈二哥我們大家去打箇瓶夥即同至酒



店中喚酒保取酒酒保持黃酒一大角下生葱  
蒜兩盤即團坐而飲沈曰我南方人吃不得寡  
酒須要些下飯三人曰這噓子吃下飯占了肚  
腸怎生吃酒命酒保炒半斤肉來沈自喫肉三  
人都不下箸

陸儼山嘗至關中以對山舊同在館中特往請  
之相見共談舊事即取琵琶鼓二三曲款獻者  
久之

康對山常與妓女同跨一蹇驢令從人賫琵琶

自隨遊行道中傲然不屑

王漢陂杜甫遊春雜劇其所謂李林甫者蓋指  
西涯也

嘗問大周云老先生與楊升菴同鄉亦常相見  
否大周曰升菴在家時余尚幼故家中未嘗相  
見後升菴謫戍住劄瀘州是雲南四川交界之  
地乃水次埠頭也四川士夫進京皆至此處下  
船在瀘州嘗一見之升菴下筆則疊疊不竭然  
不善談對人言甚蹇澁其服飾舉動似蘇州一



貴公子

有客從山東來者云李中麓家戲子幾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僮歌者數人繼娶王夫人方少艾甚賢中麓每日或按樂或與童子蹴毬或鬪碁容至則命酒宦資雖厚然不入府縣別無調度與東南士夫求田問舍得隴望蜀者未知孰賢

王元美言余兵備青州時曾一造李中麓中麓開燕相款其所出戲子皆老蒼頭也歌亦不甚吁自言有善歌者數人俱遣在各庄去未回亦是此老欺人

西北士大夫飲酒皆用伎樂余偶言及之朱子价曰馬西玄丁憂回去亦與唱家吃酒余謂西玄方嚴清謹必無此事或者流傳之言不可信也

北方士大夫家閨壺女人皆曉音樂自江以北皆然揚州人言朱射陂夫人琵琶絕高

孫太初過江人未有知者方寒溪一見大爲延





舉太初詩格本高又儀狀軒舉丰神俊異後聲望遂出寒溪之右

寒溪是好名之人其舉動故爲詭異亦欲以沽名也嘗見黃淳父言寒溪初至蘇州時其尊翁五岳甚重之每四五日則一延致寒溪不用主人肴膳命主人買肉一斤取行灶至前一童子爨薪手自烹飪調齊或以小羅槃貯乾脯一二物出之與主人共飲其音吐談議亦能動人留連竟日至暮然後去

方寒溪好潔舉動皆異於人其坐處常鋪一鹿皮簞足

寒溪頗尚氣其所居與章村菴住宅相近方氏門前有一皎皎灘村菴與有司討來種蘆以供一年之薪寒溪大不平之乃鳩聚族人與章家大哄村菴不敢與爭

方寒溪有口好辯唐漁石以養親還家有一女孫其母族朱氏求婚漁石堅意不許朱氏無計乃謀之於寒溪寒溪往見問曰令親朱氏求婚

公何故不許公以養親乞歸今不許母家之婚恐傷太夫人心非乞歸本意也漁石無以應勉強許之後漁石起官有一秀才與寒溪隣居平日於漁石素疎且其人亦不足往別者漁石過往造之經寒溪門不投一刺乃所以示意於寒溪也寒溪作一詩送行中一聯云富貴當風燭功名下瀨船語亦涉譏

風俗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老且死矣惟顧念子孫不能無老嫗態吾家本農也復能爲農上策也杜門窮經應舉聽命次策也捨此則無策矣吾兒玄之畧涉經史樂親善人似可與進者第其性不諧俗故歸而結廬海上脩我耒耜期不失先人素業耳舊有一春聯云誦詩讀書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耕田鑿井守此而爲羲皇之民廬成携子孫同處其中尤不負初志但時事慘惡恐不能逸此暮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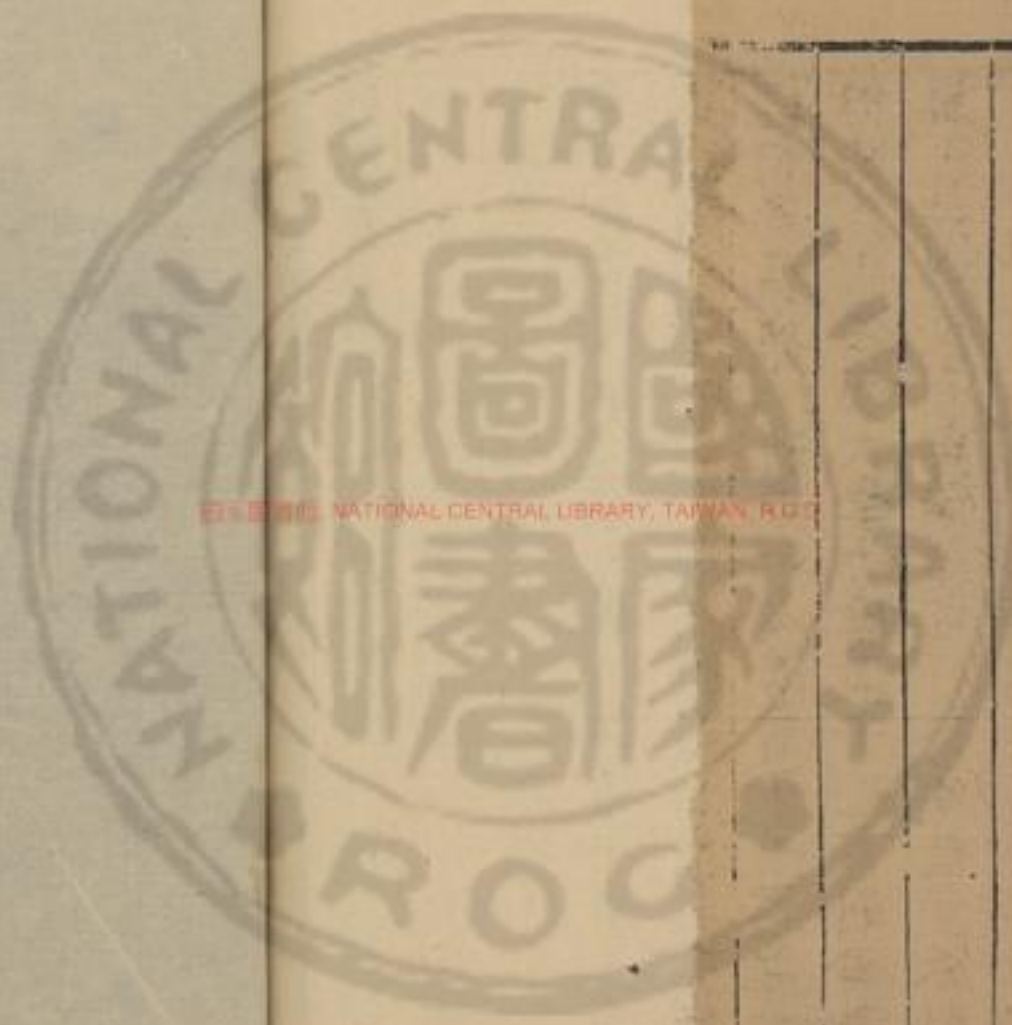
松江舊俗相沿凡府縣官一有不善則里巷中輒有歌謔或對聯頗能破的嘉靖中袁澤門在



郡時忽喧傳二句云東袁載酒西袁醉摘盡枇杷一樹金蓋澤門有一同年亦袁姓者住府之東頗相厚妮時有曲室之飲故當時遂有此謠人以爲沈玄覽所造遂以事捕之庾死獄中沈平日有唇吻善譏議然此謠實不知其果出於沈否也余嘗記得小時聞有一對云馬去侯來齊作聶張仲賢良是太守喻公時沈尚未生蓋馬駸侯自明爲同知聶瓚齊鑑爲通判而知縣則張仲賢也一句之中而五人之臧否莫遁後

孔太守在任時聶雙江初到只有三耳無聞一孔不竅之謠近年又有松江府同知貪酷拚得重叅華亭縣知縣清廉允宜光薦之對時潘天泉爲同知潘名仲駸倪東洲爲華亭尹倪名光薦故也是非之公毫髮不爽豈當時皆沈子所造耶然古賢聖之君則令士傳言庶人謗子產之不毀鄉校正欲以聞謗也今乃陷之以死是何無人道耶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NATIONAL

REPRODUCE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自六經之外世之學者各以其道術名家雖語  
孟學庸特于也但孔子之學最正而其言與六  
經相參當與六經並行矣若曾子子思孟子親  
得孔氏之傳而大學中庸孟子三書則論語之  
異也故今世亦與論語並行自餘枝分派別太  
史公定其為六家則道術偏者有法陰陽六者

子一

元朗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子一

自六經之外世之學者各以其道術名家雖語  
孟學庸皆子也但孔子之學最正而其言與六  
經相參當與六經並行矣若曾子子思孟子親  
得孔氏之傳而大學中庸孟子三書則論語之  
翼也故今世亦與論語並行自餘枝分派別太  
史公定著為六家則道德儒墨名法陰陽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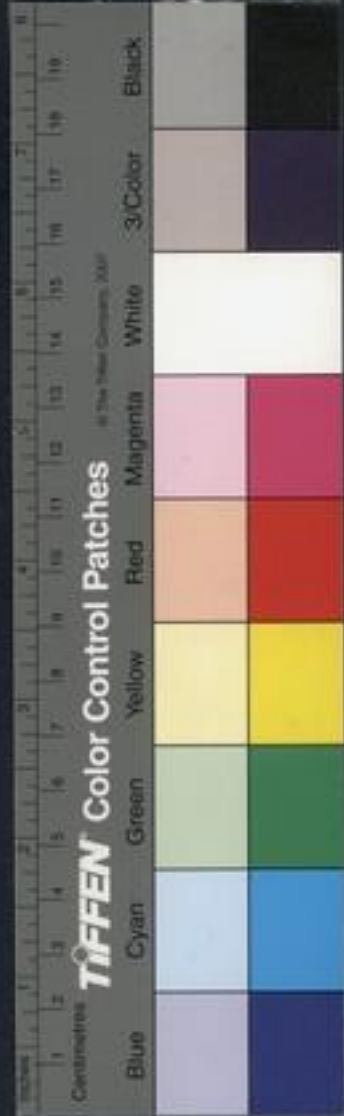
是也後此枝漸繁流漸廣益以縱橫兵農醫卜  
之類又別爲九流而其目遂不可勝舉矣余取  
其最著者論之仲長統有言百家雜碎請用從  
火雖無譏焉可也凡子之類自十九至二十七共  
二卷

老子首章讀法

道句可道非常道 名 可名非常名無 名  
天地之始 有 名萬物之母句故常無 欲  
以觀其妙句常有 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

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今世之  
讀者皆作道可道句非常道句名可名句非常  
名句無名句天地之始句有名 萬物之母  
故常無欲 以觀其妙 常有欲 以觀其竅  
此讀於義頗不協必當以前所讀者爲正

王弼易經注淵微玄着正所謂要言不煩者也  
至其注老子便覺冗長如出二手此不知何故  
而世說以爲何平叔見王注精竒迺神伏者何  
耶或者今道藏經所傳非輔嗣舊本也何平叔



道德二論世亦不傳矣

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其言道家曰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立變化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則尊之也至矣故班固譏其進道德而黜儒術然孔子之所欲明者亦道也謂之曰道正合尊之夫所謂道云者如黃帝廣成子之類皆是也今世並不傳其說獨老子道德五千言異以莊子一書遂與六經並行謂之三教歷萬世而不滅則亦何可輕議之哉

阮藉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玄之又玄註鍾會曰幽冥晦昧故謂之玄

谷神不死章注王弼曰谷神者谷中央無者也傳奕曰谷幽而通者也司馬光曰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

玄牝之門章注王弼曰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自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



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  
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嚴君平注老子其文甚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  
爲胡越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  
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  
僂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  
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  
介者深處而靈龜王之百川益流而江海王之  
又云言爲福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夔容

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其上不皦章注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  
繩其無繫沉沉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  
無物

歸根曰靜章注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  
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  
則靜也

絕聖棄智章註司馬光曰屬着也聖智仁義巧  
利皆古之善道由後世徒用之以爲文飾而內



誠不足故令三者皆着於民而喪其實也

重為輕根章註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

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

輕根靜必為躁君

上德不德章註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

也

老子生之徒十有三章諸家註皆不能發其義

韓非解老卷中亦有論生之徒十有三一段語

亦未明唯蘇子由註云天之生人大率以十分

言之能盡其天年以正命而終者此生之徒也

常十分中有三其孩抱夭折或以疾病中歲而

亡者此死之徒也常十分中有三或以兵革或

以壓溺或以生生之厚自賊其生是皆暴橫不

以正命而死此民之生動之死地者也亦常十

分中有三豈非生死之道九其入於不生不死

者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

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其義甚長

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



黑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若不能  
雄而但守雌不能白而但守黑不能榮而但守  
辱則老子乃一無識無用之人矣唯能雄而不  
爲雄知白而不爲白能榮而但守其辱然後爲  
老子之妙用也溪谷亦只是能受之物

老子注絕無佳者唯嚴君平道德指歸論二卷  
頗能發老子之趣余家舊有抄本今久已失去  
近代王順渠薛西原有老子憶老子集解二書  
刻行

莊子蓋本於老子則知老子者宜莫若莊子矣  
莊子天下篇其論諸家道術則以關尹與老子  
並列其言曰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  
足澹然獨與神明俱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  
尹老聃聞其風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  
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  
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  
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  
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

雖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人皆取  
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  
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  
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  
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  
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  
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莊子自叙其道術則曰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  
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  
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爲  
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  
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  
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壞  
瑋而連抃無傷也其辭雖參差淑詭可觀其充  
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  
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閔而肆其





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斲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黃帝廣成之說唯莊子中載其數語如言至道之精窅窅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

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二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其言皆與老子相出入亦是莊子書中精神最發露處

羅勉道莊子循本序曰莊子爲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竒之顧其字面自是周末人語非後世所能曉然

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乃大射  
有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  
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  
之天子春有解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涂  
之子猶周王侯之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  
農云故書儀爲義其脰肩肩見考工記梓人爲  
磬文數目顧脰肩卽顧字如此類不一而士無  
古學不足以知之漫曰此文字竒處妙絕又烏  
識所謂竒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  
竊之用轉而多悞

莊子逍遙舊是難處諸名賢不能拔理於郭向  
之外後支道林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  
義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  
遂用支理

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  
鷓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道  
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  
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爲能無待而

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使有待者不失其所待  
不失則同於大通矣

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  
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鷖以營生之路曠故失  
適於體外鷖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  
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  
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  
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  
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  
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  
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注之所未盡

莊子註莫過於郭象世謂非郭象註莊子乃莊  
子註郭象此不知言之甚也蓋以其不能剖析  
言句耳然郭象妙處正在於此夫莊子之言謬  
悠奔放莫識端倪非俗學之所能窺而郭象之  
註直以玄談發其旨趣蓋晉人之談畧去文詞  
直究宗本非若後人之章句但句解字釋得其  
支節而已苟以是求之則郭象之言可迎刃而



解淺見者不知遂爲此過談可笑可笑如呂惠  
卿王雱陳祥道陳碧虛趙虛齋劉槩林疑獨吳  
儔諸人之注與成法師疏范無隱講語林膚齋  
口義皆是章句之流若王文正公旦又有莊子  
發題李士表十論恐亦不足以發南華老仙之  
趣唯山谷內篇論能見一斑

楊升菴言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  
柰何者雖聖人亦無之何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不越尊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楊龜  
山曰逍遙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  
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愚謂能以此意  
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士若世之病莊子者皆  
不善讀莊子者也

黃山谷莊子內篇論曰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  
嚴彼鷓鴣之大鳩鷓之細均爲有累於物而不  
能逍遙唯體道者乃能逍遙耳故作逍遙遊物  
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噫氣萬竅殊聲吾是以  
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窺券外之有企尚而



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作齊物論生生之厚動而之死地立於羿之彀中其中也因論以爲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爲智養生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無所依彼推也故去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箭鋒相直豈巧力之謂哉予得

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族則有宗物則有師可以爲衆父者不可以爲衆父父故作大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糝糠據見四子故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剥斯文耳由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爲齊物之書閔閔至今悲夫

山谷云方士大夫未讀老莊時黃幾復數爲余言莊周雖名老氏訓傳要爲非得莊周後世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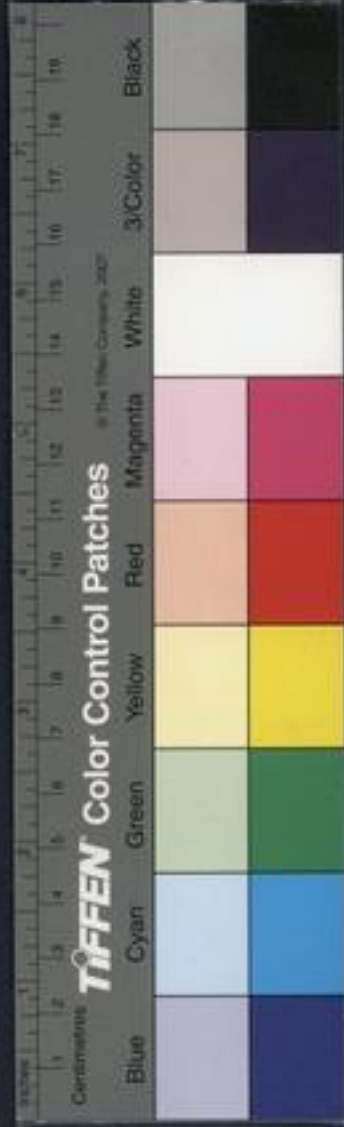


難入其斬伐俗學以尊黃帝堯舜孔子自楊雄  
不足以知之

黃幾復消搖義曰消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而  
不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  
其內遊世若此唯體道者能之

東坡莊子祠堂記云史記言莊子其學無所不  
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大抵  
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  
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

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  
門者難之其僕操箒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  
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  
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周之言皆  
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  
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  
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  
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  
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



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覆觀之  
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  
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  
不足陽子居蹴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  
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炷其反也  
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  
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  
反曰吾驚焉吾食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  
笑曰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剿之以

入其言余不可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世俗非  
莊子本意此解非但能明莊子之心亦所以尊  
孔子也

讓王盜跖漁父說劍四篇真是後人剿入者蓋  
莊子之書其妙在於謬悠俶詭不可以常理窺  
不可以言筌得而四篇之文太整一爲蘇公勘  
破今若細觀則迥然自別蓋不待論而知其偽  
矣

朱子曰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



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及得直是以利刀快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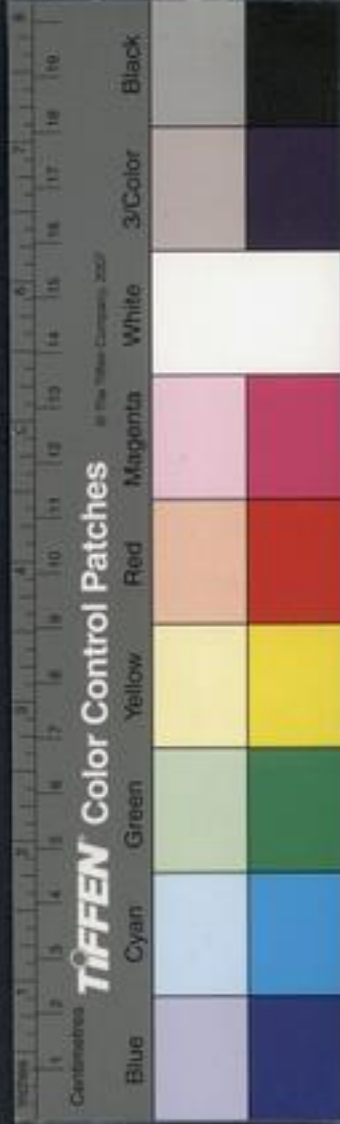
關尹子余家舊有一刻本是宋板只十來葉今已失去亦不能舉其詞觀莊子數言大率不出此矣

嘗得蘇東坡註廣成子一抄本只五六板余手

錄而藏之今亦已亡去矣

宋時只五子至元增入列子遂爲六子老莊列是道荀楊文中儒家也

楊升菴云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此升菴爲莊子文飾然





莊子本意實不如此蓋莊子之論恢譎博達自有此一種道術又何必與之文飾文飾而莊子之意蓋矣孰謂升菴爲知莊子者哉

升菴云莊子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於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將不止於此矣

楊升菴云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蒸民之旨也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可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情性相與表裡啖助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卯之性爲雛不粥不孚



則不成爲籬蕭之性爲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爲  
絲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於伊洛  
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  
理如說夢誣矣

楊升菴云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于隨筆  
予愛郭象注莊子之奇亦錄出之如逍遙篇云  
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

養生主註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  
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又以死生爲夢寐以形  
骸爲逆旅又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  
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  
又云天性在天寶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  
有卷婁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 比之逸狗  
又云律呂以聲無刑玄黃以色無質又云生之  
所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  
此語尤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於春風  
木不怨凋於秋天

壞植散群說者不一范無隱云植者邊境植木



以爲界如榆關柳塞之類壞植散群則撤戍罷兵隣封混一此尚同之俗也樂毅書云薊丘之汶植植于汶篁徐廣注謂燕之疆界移于齊之汶水按此范說爲長解其天殺隳其天袞林疑獨云人生束縛於親愛如弓之在彀如玉之在袞呂惠卿曰解彀則弛張莫拘隳袞則卷舒無礙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

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知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

楊升菴云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之會族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其竊吾說以文彼挾夫瑣儒之見也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顏子一等矣蘧伯告顏闔又下於夫子告子高<sub>一</sub>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齋坐忘之論葉公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而



已然子高未至於狗人忘已也闔則既知蒯賸  
之不可傳而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可止立此  
苟全之論非爲傳之道也此雖莊子寓言然皆  
因人而爲論高下孰謂莊子之漫爲此語邪  
林疑獨曰臨人以德則未能真乎道畫地而趨  
則未能藏其跡

郭象註莊子云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深榮者  
不謝淒乎如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又云  
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又云寄去不樂者寄  
來則荒矣楊升菴曰此皆俊語也晉人語本自  
拔俗况子玄之韻致乎

張光叔曰莊子云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  
目目憐心蓋言天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  
蛇雖無足行疾於蚘蛇行雖疾於蚘豈如風之  
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疾風雖疾而勝大  
豈若目視所到爲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  
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唯聖人能之之意  
晦翁先生答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限



量如六合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  
後乎千百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  
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纔發念便到那裡  
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展轉於  
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遠極妙莊子是從  
譬喻上說來故今人猝看難曉余謂莊子不肯  
說破心字欲令人自悟也

古稱八儒三墨以居環堵之室葦門圭竇甕牖  
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爲有道之儒子思  
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  
僞者爲矜莊之儒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  
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踈通致遠  
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  
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  
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  
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而荀子非十二子篇又  
以禹行而舜趨爲子張氏之賤儒歎然終日不  
言爲子夏氏之賤儒無廉耻而嗜飲食必曰君



子固不用力者爲子游氏之賤儒則是八儒之外又有子夏子游二人乃知孔子之後其門弟子各得聖人之一體自立門戶則吾道亦自枝分派別矣即子夏教於西河一傳而爲田子方再傳而爲荀卿至其徒李斯用秦坑儒焚書其毒遂流於天下吾聖人之末流猶或如是况其下此者乎

墨子今世有其書而禽滑釐晏子皆墨之道也其所謂三墨者則以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伎於衆爲宋鉏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跣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爲相里勤之墨其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若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稱墨經而背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佞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莊子則以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爲墨而以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



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爲別是一種道術而以宋劔尹文當之韓非子之別三墨則曰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荀子非十二子亦以墨翟宋劔並言則是二家道術元相近互爲出入者也

莊子之論墨曰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脰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人

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跋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漢書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其論墨氏之道術不出此矣



自三代而降道散於殊塗諸子百家蓋甚衆矣  
未有與孔子並稱者然獨稱孔墨又云儒墨者  
何耶蓋諸子之中獨墨氏最近於儒但儉而太  
固又兼愛而畧無等差一失其中行遂與吾儒  
大戾耳

墨子之學其道大轂有類於禹故亟稱禹之道  
猶許行治農而遂爲神農之言者也其始皆本  
於古之聖人至其末流之弊遂愈遠而愈失其  
真矣

史記曰墨子蓋墨翟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  
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荀子以子弓與仲尼並稱而尊之甚至子弓或  
者即仲弓歟蓋孔子於諸人中獨許仲弓以南  
面知不同於群弟子矣同時又有馯臂子弓他  
無所見恐不足以當此

孔叢子乃魏安釐王時人孔子之後其道術守  
其家法蓋儒家者流也

春秋時有曾子子思二書或者出於其門人所





記言多舛駁故不行於世耳

又有鄧析書王孫子新書闕子尸子魯連子文子范子計然田俛子燕丹子符子大抵皆名法縱橫之流也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子二

自三皇降而爲帝天下不復有皇矣五帝降而爲王天下不復有帝矣三王降而爲霸天下不復有王矣然霸之後豈復有霸哉仲尼之門羞稱五霸蓋以其疑於王故嚴爲之辨耳自王而降卽稱霸則霸亦豈可以易言哉今世開口便說純王之政然究其所至不知於霸者何如也



記言多舛駁故不行於世耳

又有鄧析書王孫子新書闕子尸子魯連子文子范子計然田俵子燕丹子符子大抵皆名法縱橫之流也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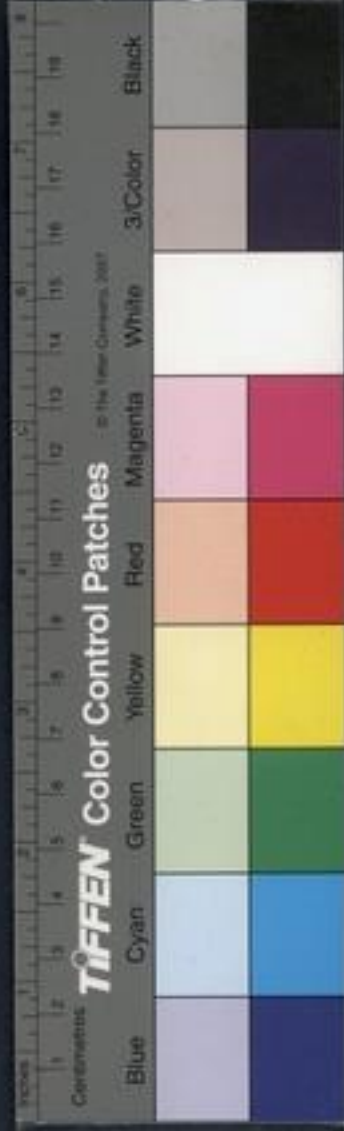
子二

自三皇降而爲帝天下不復有皇矣五帝降而爲王天下不復有帝矣三王降而爲霸天下不復有王矣然霸之後豈復有霸哉仲尼之門羞稱五霸蓋以其疑於王故嚴爲之辨耳自王而降卽稱霸則霸亦豈可以易言哉今世開口便說純王之政然究其所至不知於霸者何如也



然五霸以齊桓爲稱首而齊桓之所以霸者管仲之力也故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未嘗以仁許人獨稱管仲曰仁蓋深與之也然三王治天下之道著於六經齊桓定霸之跡載在管子今觀管子一書自牧民以至輕重凡二十四卷其中有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言管子解管子輕重共八十五篇而桓公之所以富國強兵取威定霸者具在於是是皆施之而有實効者也則春秋戰國諸子其能若是班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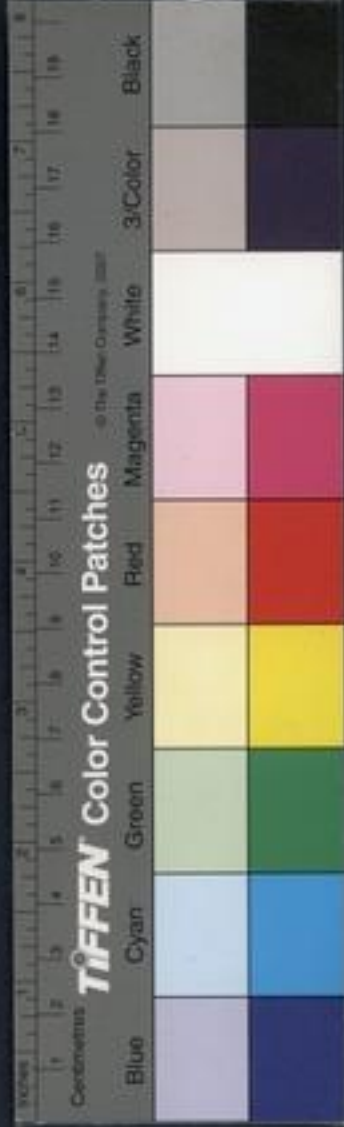
太史公史記伯夷傳之後卽立管夷吾傳傳中載其所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管子八十五篇大要不出此數語矣



管子又曰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  
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極昭  
知天下通於四極故曰母以物亂官母以官亂  
心此之謂內得是故意氣定此數言亦似道家  
語

管子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  
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  
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  
義三曰廉四曰耻戰國諸人唯功利是圖其能  
知禮義廉耻者蓋亦鮮矣

又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  
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明  
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  
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  
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  
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  
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  
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



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  
不可得者不疆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  
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其  
言皆切於治理使有天下者舉而措之可以保  
常治矣又豈特霸齊而已哉

管子以爲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  
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叱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  
士必於閒燕處農必於田野處工必於官府處  
商必就市井使且暮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嗚呼  
由今之世苟四民皆有定業則民志定矣民志  
定而天下有不治者乎

晏子則有晏子春秋其所以治齊者未必專於  
用墨然觀其宗廟之祀豚肩不掩豆瀚衣濯冠  
以朝則亦儉而過苦其術則本之墨氏

法家者流韓非申不害商鞅諸人是也名家者  
流彭蒙田駢慎到諸人是也韓非有韓非子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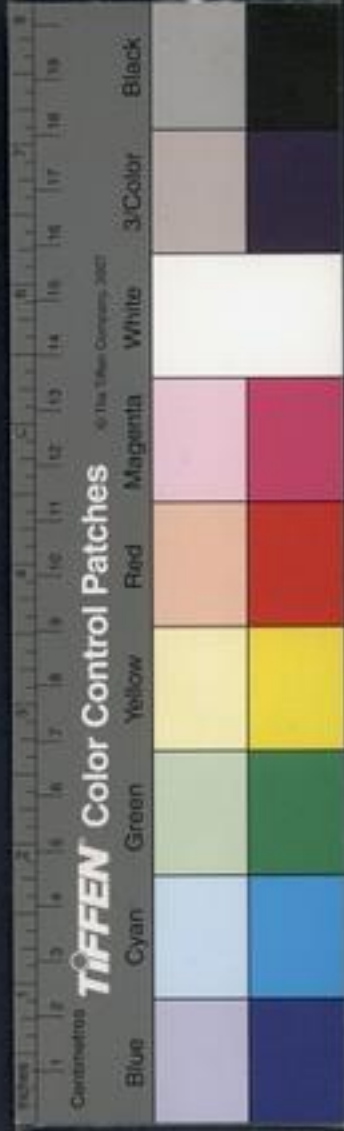


不害有申子商鞅有商君書慎到有慎子世皆有其書

慎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慎子之言如此而莊子以槩乎皆嘗有聞許之余觀其說大率李斯之柄秦用此道也夫其說固自有此種道

理故人之生性刻急而速於就功者不覺入於其中然言法立而行私是與法爭者是矣至以尊賢爲賢與君爭者是何等語耶李斯信之遂啓坑儒之禍嗚呼此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非耶

余觀慎子之書亦有切實最關於治理處其言曰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鈞策爲均也欲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



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藉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真可謂善於言名者矣

文子曰川廣者魚大地廣者德厚其言博大不專於刻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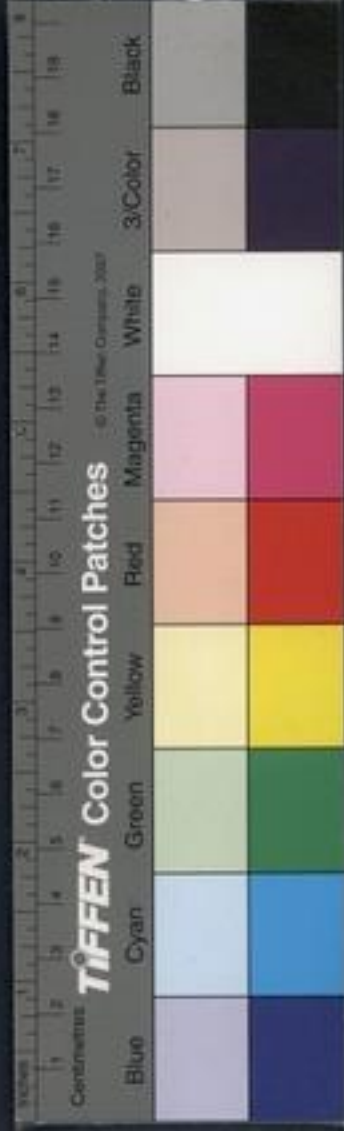
又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從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乎人間反已自正其說甚平名法之近道者

世又有五子蓋鬻子關尹子尹文子子華子鶻冠子是也鬻熊是文王師但其書不似周初人語或者是僞書也

太史公之論韓非曰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可謂深得韓非之要矣

韓非病治國者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邪枉觀  
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難  
五十五篇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  
孤憤說難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  
不恨矣

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術而二子  
俱以名法顯竟以刻急自滅其身者何也或者  
得志之後遂大背其師說耶

太史公作史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世或疑之今  
觀韓非書中有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  
也故太史公於論贊中曰申韓苛察慘刻皆原  
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則知韓非元出於  
老子

韓非子云孔墨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  
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  
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  
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  
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





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人學雜及行明主弗受也其意以爲堯舜旣無參驗是不足爲而但欲急近功以取効於目前者爲得嗚呼其卒至於亡國滅身不亦宜哉

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緯文瑣語曰戰國文章孟子莊周而下孫武韓非所爲最善餘人莫及

申子與商君書皆韓非之類然其連類比事不逮韓非遠甚

商君書曰凡人主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爲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則是其術專以急功利爲首也

陰陽家有洪範五行傳黃帝占師曠占京氏占甘氏星經石氏星經及天官書律曆志五行志諸篇

縱橫家今鬼谷子蘇子樗里子戰國策諸書皆



是

兵家莫過於孫武子其餘六韜黃石公三畧太公兵法玄女戰經尉僚子吳子李衛公問對素書之類皆出其下

史記中有環淵接子鄒衍鄒奘之徒注云接子二篇鄒奘十二篇

史記又有劇子尸子劉向別錄曰尸子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書二十篇凡六萬餘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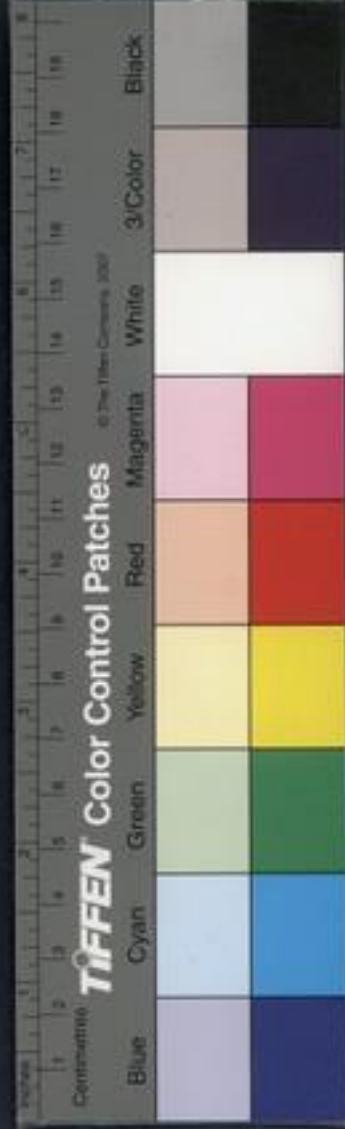
藝文志有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有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又有李子三十二篇即李悝也相魏文侯富國強兵

醫家如素問中內經與靈樞經之類蓋深明於陰陽之數而深文隱義亦非後人可及縱不出於岐伯雷公或者是秦越人倉公所傳而本之於岐伯雷公者也其次則八十一難亦皆古先聖賢之書皆能知氣運之流變血脉之盛衰病因之淺深治療之先後必能知此則處方投劑

可以取効今世但以朱丹溪爲儒醫學醫者皆從此入門而不知素難爲何物矣正如學者不體認經書但取舊人文字模倣成篇欲取科第亦有幸而偶中者然學者以誤國醫以殺人其禍亦豈小小哉

漢有張仲景世稱爲醫之聖蓋以其深明素難兼曉氣運也王叔和有脉經則精通脉理劉河間專言火有原病式張子和論汗吐下三法有儒門事親李東垣以脾胃爲主有脾胃論朱丹溪則言氣血痰皆因前人所未發各申其見以補其所不及學者當會其全可也今但以丹溪爲主則是氣血痰三者爲足以盡天下之病哉世有神農書蓋孔門如樊遲請學稼孟子時則許行爲神農之言或者是此輩假托爲之耳元魏賈氏有農桑要術後有東魯王氏農書大率皆農家者流也

世有京房易傳與焦贛易林郭璞洞林風角占諸書此皆卜者之流



世又有唐子書藝文類聚引用當是唐已前書也所言是相法或本之唐舉

呂氏春秋乃呂不韋之客所著蓋呂不韋既柄秦遂招致天下之客欲著書以自名家故門下之客共成此書大率亦名法之流然文字尖新不似先秦人語又出於衆人之手言多舛駁

漢興高祖時則陸賈上新語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其言謂秦以暴虐亡著秦之失欲高祖之以王道致理也

新語曰君子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若果能此則去皞皞之風不遠矣

袁子正部云淮南浮僞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効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

文帝時有賈誼新書大率皆論治即以政事書演繹而廣之者也先儒謂誼通達國體又其書所言如鑄錢儲蓄勸種宿麥諸篇則其學或本



於管子

董子天人策其道術最正此儒家者流也今世所行春秋繁露人謂其出於董子然其言多襍祥讖緯或者其本之春秋而雜出於洪範五行者耶

淮南子亦是淮南王好客而四方之客如太山小山八公之徒來從之遊遂共爲此書蓋雜出於儒道名法諸家天時地理無不貫綜博大弘衍可謂極備但其言舛駁不倫亦以其成於衆手也

桓次公鹽鐵論蓋次公見桑孔言利太急故假諸文學與之辯難言典利固自有源不專在刻其言蓋亦本之管子

劉向說苑新序蓋儒家者流其所載春秋戰國之事連類比事成一家之言於漢儒中最爲雅馴

漢末有楊子雲子雲默而好深湛之思作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而韓昌黎至比之荀



子其言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

蘇子瞻云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虫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

東漢有桓譚新論王節信潛夫論崔寔政論仲長統昌言王充論衡魏有徐幹中論所言雖各有意見然不以道術名家謂之曰論固自別於

諸子矣

隋末有文中子其所著又有續詩有元經以續春秋其中說亦所以擬論語觀其所論皆本之王道當亦不在荀卿楊雄之下其道雖不得大行于世至其門人薛收房喬魏徵李靖輩遂以其學用之于唐佐太宗開太平之業

古人有言譬文中子之於六籍其猶奴隸也夫六籍六經也苟得爲其奴隸則亦得以窺聖人之門牆而非離經叛道者矣



漢有鄒子書中言董仲舒事或者即鄒長倩與  
公孫弘書者是也有秦子載孔文舉刑哭父賞  
盜麥者二事有玄晏春秋乃玄晏先生皇甫謐  
書也有郭子載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語及劉  
道真事又有袁子皆漢晉時人也有抱朴子葛  
洪所著葛洪以仙術聞蓋道家者流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釋道一

列儒釋道爲三教不知起於何時嘗觀北齊時  
有問三教優劣於李士謙者士謙曰佛日也道  
月也儒五星也問者不能難又唐時凡皇帝萬  
壽節則擇吾儒中之有慧辯者與和尚道士登  
壇設難則是其來已千二百年矣夫歷千二百  
年以至今日而其教卒不能滅者是豈欲滅之

漢有鄒子書中言董仲舒事或者即鄒長倩與  
公孫弘書者是也有秦子載孔文舉刑哭父賞  
盜麥者二事有玄晏春秋乃玄晏先生皇甫謐  
書也有郭子載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語及劉  
道真事又有袁子皆漢晉時人也有抱朴子葛  
洪所著葛洪以仙術聞蓋道家者流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釋道一

列儒釋道爲三教不知起於何時嘗觀北齊時  
有問三教優劣於李士謙者士謙曰佛日也道  
月也儒五星也問者不能難又唐時凡皇帝萬  
壽節則擇吾儒中之有慧辯者與和尚道士登  
壇設難則是其來已千二百年矣夫歷千二百  
年以至今日而其教卒不能滅者是豈欲滅之



而不能將無能之而其道自不可滅耶黃山谷  
言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  
內蓋必有所取焉耳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然釋教之所以大明於世者亦賴吾儒有以  
弘之耳梁時有僧祐者作弘明集二十卷大率  
所載皆吾儒文字中之闡揚釋教者宋張商英  
亦有護法論唐宋人文章妙麗而深明內典者  
莫過於白太傅蘇端明黃太史其言亦足以弘  
明大教故取其文數首著之篇若道家之語則

載在老莊篇中茲不錄自二十一以至二十二共二  
卷

佛氏之教自東漢末流入震旦遂芽蘖於此矣  
其初猶未蔓延然其道實清虛玄遠士君子之  
性資高曠易爲所染不覺浸浸入於其中至典  
午氏一時諸勝流輩喜談名理而佛氏之教奕  
奕玄勝故競相宗尚如王丞相父子謝太傅叔  
姪劉尹王長史郗嘉賓許玄度諸人與支道林  
竺法深法汰于開法高座法岡諸道人往復論



難研覈宗本其理愈爲精深而佛教始大行於中國矣

清談肇於東漢末至魏而盛魏時如何宴王弼鍾會傅嘏之徒但言老易至嵇阮向秀輩樂於誕傲遂專崇莊子蓋莊子雖老氏之旁出然其汪洋自恣去封畛混是非齊得喪正與誕放者合及其誕放之極卒致五胡之禍而過江諸公遂以清虛玄遠爲宗而盛談釋典矣

夫楊氏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即老氏之教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卽釋氏之教也今世不謂二氏與楊墨同然天地間自有此二種道理吾聖人之教其卽所謂執中而能權者耶

夫佛氏所謂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羅漢也悟諸諦而得道緣覺者辟支佛也悟十二因緣而得道菩薩者佛也大道之人也行六度而得道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

解或聽環佩而得悟神能獨達故以緣覺爲名  
菩薩方便則止行六度真教則通修萬行功不  
爲已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

夫釋家不但三乘以菩薩乘爲大乘而諸經亦  
以法華經爲大乘法寶者蓋諸經皆有所主各  
執一偏如金剛經只說空小品經只說智慧圓  
覺經只說平等維摩經只說淨名此所謂一支  
半解之悟也而法華經所言者六波羅蜜也六  
者六度波羅蜜者此言到彼岸也經云到者有

六焉一曰檀檀者施也二曰毗黎毗黎者持戒  
也三曰羸提羸提者忍辱也四曰尸羅尸羅者  
精進也五曰禪禪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  
慧也然五者爲舟般若爲導導則俱絕有相之  
流升無相之岸矣六者皆登彼岸斯則通脩萬  
行廣濟一切豈一支半解之悟可得並語哉

佛氏所謂六通三明經云六通者三乘之功德  
也一曰天眼通見遠方之色二曰天耳通聞鄣  
外之聲三曰身通飛行隱顯四曰他心通水鏡



萬慮五日宿命通神知已往六日漏盡通慧解  
累世三明者解脫在心朗照三世然天眼天耳  
身通他心漏盡此五者皆見在心之明也宿命  
則過去心之明也因天眼發未來之智則未來  
心之明也乃知佛氏神通無所不有如維摩經  
說富樓那爲新學比丘說小乘法時維摩詰爲  
富樓那言此比丘發大乘心如何以小乘法  
而教導之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  
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殖衆德本即時豁然還得

本心此所謂宿命通者非耶佛圖澄乳傍有一  
孔以絮塞之夜間讀經拔去此絮則光照一室  
又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徹見掌中此  
所謂天眼通者非耶鳩摩羅什聽塔上鈴聲則  
知國之興廢此所謂天耳通者非耶達摩知梁  
之將亡遂踏蘆渡江而去寶誌公每行遊市中  
其錫杖上常懸剪刀一把尺一條拂子一柄鏡  
一面夫剪者齊也尺者梁也拂者陳也鏡者明  
也蓋言其身歷齊梁陳三朝誌公本葬靈谷至



我朝 太祖因其處與孝陵有妨遂遷其骨塔於鷄鳴山皆以先識其身後之事越千年而不爽毫髮此所謂未來心之明者非耶蓋其神通靈異有不可以理推者則所謂六通三明豈顧神其說以欺後世哉然此佛家謂之幻正法藏中正不以此爲貴也

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今人多作一句念此二句是經中要旨昔有人於五祖處參學回偶誦此二語六祖惠能於道中聞之有動於中遂往參禮時五祖道場中法侶雲集惟惠能了悟遂傳心印今世人作一句念殊失經文之義蓋應無所住是一句而生其心是一句若串做一句念則是不生其心然此心何可一刹那不生一刹那不生即入斷滅相矣故要時時生心但不可住耳夫此心本玲瓏透徹應變無方若有所住即爲有主有主則碍故不可住至後又云應生無所住心此義曉然易見矣此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安得不辨正之哉



今世人所謂心經者亦是不知出經之由故謬呼之耳蓋此本是大般若經因其卷數太多猝難尋究故撮其首要而爲此經以心爲名蓋言其至要如人之有心也昔晉世出經目亦有阿毘曇心出經序云阿毘曇心者三藏之要領誅歌之微言源流廣大管綜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爲名况般若者爲六度之導師而此經亦領其宗會故亦以心名之言其爲大般若經之心則心字屬在上當呼爲般若波羅蜜多心

而經字則其總稱耳何故直呼爲心經今舉世人皆念心經失其本旨則義何由明惟晁文元深於內典其法藏碎金稱般若心經蓋得出經之由矣

蓮經內觀音普門品其所說偈語不但理勝即於本教中亦大有闡揚昔李文正公初見某禪師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師不即對文正忿然不悅復詈聲而問師曰即此便是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文正於言



下大悟蓋人一惡念生即見諸惡趣如刀山枷  
鈕毒呪之類是也唯念觀音之力即生善念善  
念生者惡念即滅惡念滅者惡趣亦滅其言何  
等圓妙雖吾宣尼老師而在猶當北面世欲輕  
議之者何耶

四十三章經極爲淺俗而世共宗尚之以爲佛  
之所說不知何謂

經云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  
驕慢自恣中得

又云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  
不俗

心禪師曰若不見性則祖師密語盡成外書若  
見性則魔說狐禪皆爲密語

教中五千四十八部只是一句若會得時即如  
六祖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句便能悟入及  
其既悟則此一句亦便應捨若會不得時則無  
論五千四十八部雖五萬四千亦何益於大教  
耶



法藏碎金云世間俗士而爲名利纏縛嗜慾纏  
縛其身不得自在小乘人爲空纏縛法纏縛其  
心不得自在唯大乘人免此二纏縛謂之解脫  
身心俱自在得出世之樂名曰涅槃  
晁文元曰百骸導引貴乎動久久必和柔此道  
家之妙用也一心檢攝貴乎靜久久必熒明此  
禪家之妙用也

文元又云我願以無所住心退藏於密令人不  
可窺測如季咸善相不能相壺丘子末後之相  
又如大耳三藏得他心通不能觀慧忠國師末  
後之心此語殊有妙解

文元又云一念照了一念之菩提也一念宴息  
一念之涅槃也亦是切近功夫

嘗疑莊子與佛氏其理說到至處時有相合者  
晁文元之論內典亦常與莊子相出入蓋因晉  
時諸賢最深於莊子又喜談佛而諸道人皆與  
之研覈論難尋究宗極夫理到至處本無不同  
而出經者又諸道人也蓋佛之出世雖在莊子





前而佛經之入中土在莊子後則假借以相緣飾或未可知也

唐宋諸公如李文正黃山谷於教中極有精詣慶白太傅蘇端明只是箇脫洒然脫洒却是教中第一妙用

黃山谷與王子飛書云人固與憂樂俱生者也於其中有簡擇取捨以至六鑿相攘日尋干戈古之學道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之所以萬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萬卷談道如懸河而不如此所謂書肆說鈴耳子茂遂羸頓如此亦是胷中不浩浩耳密師温克盖得其兄範公江海之一勺耳恨公不識範公也

山谷與廖宣叔書云見所惠簡喜承體力漸勝所論憂患無種奪人生理誠如來示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子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



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  
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種種計較欲利惡衰怒  
毀喜與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  
決不可以計較而得然且猿騰馬逐至於漸盡  
而後休不可謂智也所欲知近道之塗亦窮於  
是

黃山谷談禪極有透徹處一時諸人皆不能及  
如答茂衡通判書云不犯靈叟無不可爲若沉  
滯寂空不卹世諦則爲不廻心鈍羅漢殊無用  
處也此語甚有妙解即諸尊宿語錄中恐亦不  
可多得

蘇長公在惠州與參寥書曰自省事以來亦粗  
爲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爲世樂所移奪恐是  
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則庶  
乎能自藥其病者也比世之諱疾者何如

晦堂和尚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  
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  
蒲院晦堂問曰太史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



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佛氏之教只是將  
機鋒觸人最易開悟若吾儒便費許多辭說

黃山谷言儒者常論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  
產寔生民穀帛之蠹雖余亦謂之然然自余省  
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  
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  
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  
邪然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常多王者之刑賞  
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於世教豈  
小補哉而儒者嘗欲合而軋之是真何理哉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釋道二

白太傅云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  
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  
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  
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  
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釋道二

白太傅云夫開士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  
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  
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  
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  
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



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  
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  
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  
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  
言證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蜜經凡三千  
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  
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  
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  
萬佛之秘藏盡矣

白太傅與濟法師書曰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  
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論  
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  
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  
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  
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  
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說十二因  
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救以良  
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以若爲小乘



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  
海內於牛迹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  
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  
經總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  
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說  
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瀆者不隨人之根性也  
故又瀆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  
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  
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

囑豈不丁寧也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  
乘人說小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  
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  
從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  
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佛性從本已來無  
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  
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  
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  
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



顛倒何以故爲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  
隨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  
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  
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  
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  
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  
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  
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

而後說瀉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  
爲說大乘瀉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  
又可乎旣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  
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序相違反其將孰依  
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  
此六經出孰名爲不了義經乎况諸經中與維  
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  
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  
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





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語如來是真語實語

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陰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



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論者一也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

蘇東坡勝相院經藏記云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脩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灑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身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法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饑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



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減更能取米作無碍飯  
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  
有盡而藥無窮湏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  
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  
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  
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  
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  
作是佛事即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  
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  
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  
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  
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鍾磬黼黻文章悅可  
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  
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  
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  
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  
首西望而說偈言

我遊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



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諭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干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言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諭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間洗我干劫罪

黃山谷普覺禪寺轉輪藏記云法界門中無孤單法起則全起古人陳迹無壞滅性用則日新惟去本之日遠不知法所從來遂令色像崢嶸心目流轉故說法者濫於邪師聽法者窮乎不信耳普覺禪師楚金既作經藏以書抵山谷道人曰我初住普覺破屋數十楹耳不知何人蚕食吾垣地闕東北茅塞吾道虵行東西賴外護



之力皆復厥初今四垣平直松竹行列道出正南會于四達之衢由上漏下濕至於風雨寒暑而不知由食時乞飯至於日饑百人而不渴末後以檀施之餘建運華轉輪經藏百工神奇輪奐一新化出幻沒耀人心顏佛事莊嚴自謂愜當然或譏謗以謂大老翁當爲十方衲子興法之供養安用作此機械隨俗誇夸耶於山谷意如何山谷曰妙德法界不容一塵普賢行門不剩一法吾聞轉輪藏者權輿於雙林大士可謂淺深隨量巧被三根今使在俗處屢不知文字性相者捨所積藏滅慳貪垢布淨信種隨此輪轉示世間生起所因所作饒益被譏謗者亦知之矣若乃此離垢輪圓機時示諸衲子轉者誰轉止者誰止負荷含藏承誰恩力一念正真權慧具足若能如是觀者即絕衆生生死流轉即具普賢一切行不如是觀雖八萬四千寶自編入五千四十八卷字字照了虎觀水磨竟是何物常坐不動道場即此以爲佛事善知識諸子



回心與未回心堪入生死與不堪入生死根器  
成熟與未成熟法之供養更於何求普覺老欣  
然曰我今有六十衲子坐夏而山谷道人爲轉  
此法輪省老翁無量葛藤幸爲我書之以告來  
者

余觀諸尊宿話頭載在傳燈錄與五登會元者  
其機鋒雖甚利而於心性元無干涉然禪家以  
此爲妙用蓋只是要將這箇東西撥得圓轉通  
無滯碍則一有所觸便能悟入古人於此處得

力甚多

昔謝康樂有言生天應在靈運前成佛定在靈  
運後蓋生天成佛原是二事其勤布施積功行  
是欲生天者也若加澄練之功明心見性直下  
作佛是欲成佛者也然見性之後難道全無功  
行便能成佛萬行具足而於心性了無所見即  
得生天則是二者亦互相爲用故佛家有頓漸  
二宗言頓悟漸脩也康樂自恃慧解以爲必能  
頓悟縱或知得亦只是初地之慧耳若既定之



慧豈康樂之所敢望者哉故康樂欲入白蓮社  
惠遠尚不許之而遽欲成佛其欺人也甚矣  
今世方士大率創爲性命雙修之說以哄人而  
士大夫徃徃信之夫佛氏以寂滅爲樂固不待  
論即道家亦有一具臭骨頭如何立功課之語  
蓋此身乃四大假合畢竟歸於空寂經云四大  
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不知今世人要將此  
臭皮囊放在何處去

卿志大宇宙更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  
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  
不亦大乎今之士大夫皆欲官至卿寺積財巨  
萬然後兼脩性命壽至數百歲享盡世間之福  
臨了又做活佛其志之大豈不又萬萬於何次  
道哉然世豈有是事不如裴晉公言雞猪羊蒜  
逢着便喫生老病死符到便行蓋深得達生之  
理

佛家以經論律爲三藏今錄在藏中者雖最淺



近如律儀之類亦皆可觀若道家則自老子道  
德莊子列子之外其他可觀者惟清淨經定觀  
經赤文洞古經黃庭內景經玉樞經短簡者四  
五種而已又有大洞玉經載在真誥中大率亦  
黃庭內景之類總四十九章極爲深秘文亦簡  
古其他皆蕪穢冗雜不足觀矣而道家遂以老  
莊各家傳註與諸子諸方書奏成五千四十八  
卷以配佛藏夫達磨東來不立文字蓋言愈簡  
則理愈精又何必以五千四十八卷爲哉

文皇帝在藩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  
也末樂初遣中官侯顯齋書幣往迎五歷寒暑  
丙戌十二月乃至 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  
合掌而已 上宴之華蓋殿賜金百兩銀千兩  
綵幣法器不可勝紀尋 賜儀仗與群王同封  
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佐  
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  
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紗綵幣織金珠袈裟金  
銀器皿鞍馬其徒封拜有差五年春二月庚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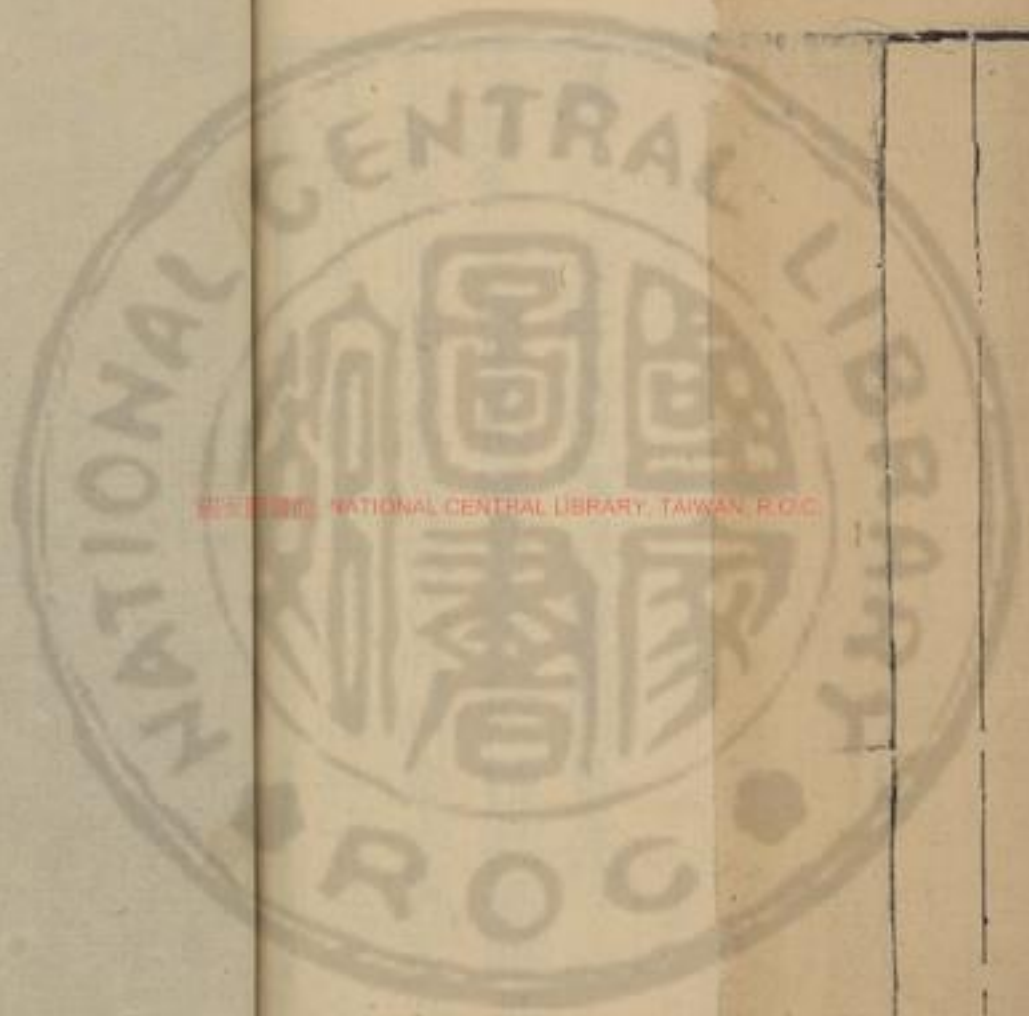
命於靈谷寺啓建法壇以薦 皇考皇妣尚師  
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上伸  
誠孝下及幽爽自藏事之始至於竣事卿雲天  
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畢集一  
文檜栢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  
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亦  
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  
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自是 上  
潛心釋典作爲佛曲使宮中歌舞之永樂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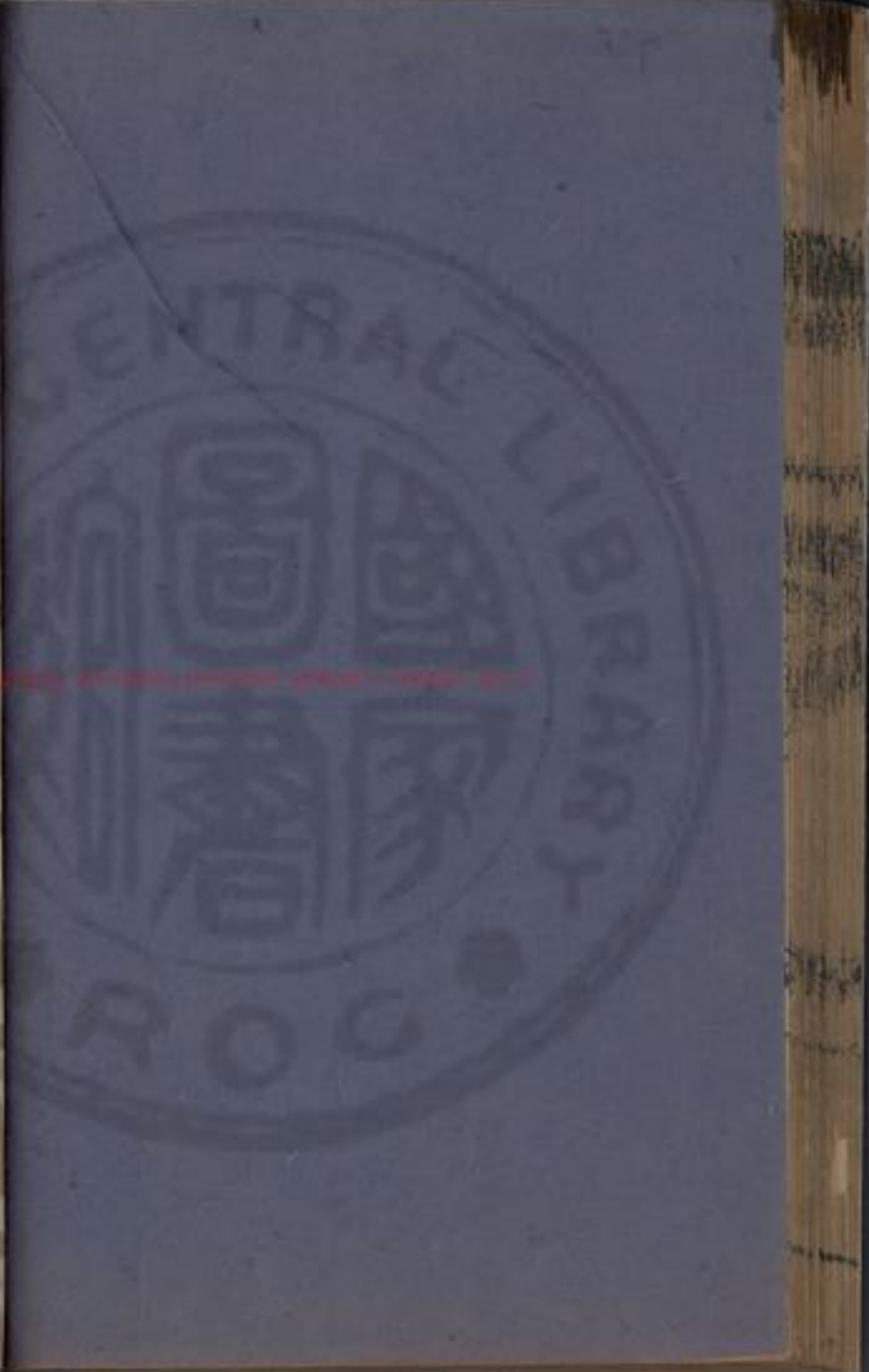
年 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  
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  
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奉日千佛  
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  
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綵雲滿天雲中現菩薩  
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  
飛繞禮部行翰林院撰表徃北京稱賀 上甚  
喜悅明年五月十六日命禮部尚書呂震右副  
都御史王彰濟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



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慶雲  
圓光寶塔之祥在京文武衙門上表慶賀 上  
益喜悅知皇心之與佛孚也中宮因是益重佛  
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南京城內外云  
佛氏證果止於三乘而道家所從入者其門甚  
多世傳有三千六百家蓋劔術符水服金丹御  
女服日精月華導引辟穀搬運飛精補腦墨子  
服氣之類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總之大道惟  
一而已其餘則謂之仙縱或得成亦只是幻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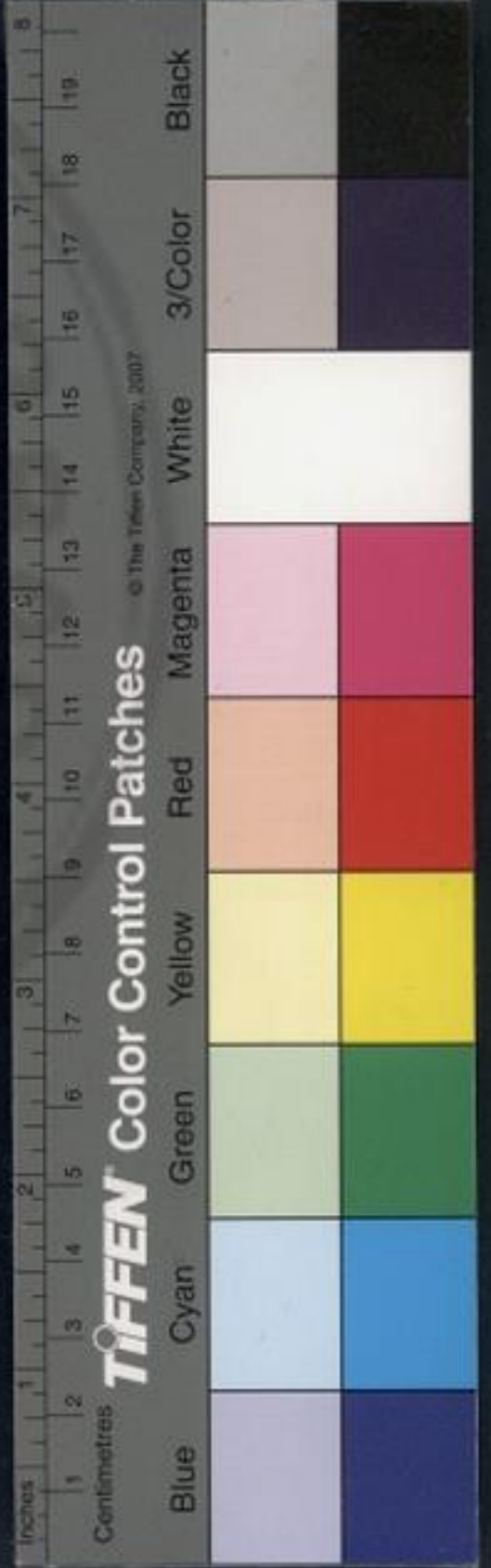
氏之所甚不取者經云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如  
是脩行則能未離於幻乃知佛家之覺正照幻  
之慧燈破幻之法劔也今人以幻爲覺則是認  
賊爲子其去大道不知幾萬由旬矣







UNIVERSITY OF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遠陳思王曰言貴有  
時而盡柔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唯文  
章爲不朽文率之於人豈細故哉夫子文曰質  
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之爲文者其質雖矣夫去質而徒事於文其則  
大史公所稱務華絕根者耶善學也哉

文

元朗著

302072607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文

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遠陳思王曰富貴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唯文章爲不朽文章之於人豈細故哉夫子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今之爲文者其質離矣夫去質而徒事於文其即太史公所謂務華絕根者耶善乎皇甫百泉之



後論 卷之二十三

言曰寄興非遠而輦悅其辭持論不洪而枝葉其說以此言詩與文失之千里矣其今世學文者之鍼砭耶余偶有所見隨筆記之知不足以盡文之變也得一卷

古今之論文者有魏文帝典論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任昉文章緣起劉勰文心雕龍柳子厚與崔立之論文書近代則有徐昌穀談藝錄諸篇作文之法蓋無不備矣苟有志於文章者能於此求之欲使體備質文辭蕪麗則則去

古人不遠矣

春秋以後文章之妙至莊周屈原可謂無以加矣蓋莊之汪洋自恣屈之纏綿悽婉莊是道德之別傳屈乃風雅之流亞然各極其至若屈原之騷同時如宋玉景差漢之賈誼司馬相如猶能彷彿其一二莊之南華經後人遂不能道其一字矣至如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屈子所謂一氣孔神於中夜存又能窺測理性蓋庶幾聞道者蓋古人自有卓然之見開口便是立



言不若後人但做文字

世變江河盖不但文章以時而降至於人品語  
言以今較古奚啻天壤且如李斯傳中載趙高  
與李斯辨難諸語即典籍中亦豈多見夫以始  
皇之雄傑盖世李斯佐之以削平六國去封建  
而郡縣天下欲愚黔首以絕天下之口故焚棄  
典籍一切以吏爲師巡游觀采幾遍天下一時  
莫敢與之異議雖皆霸者之事本無足采然不  
可不謂之奇矣趙高以一宦豎而言辭辨難與

斯角勝斯亦似爲之少屈今載在李斯傳中不  
知與史記增多少光采後世非但史才不及古  
人即欲以此等語言載之史傳中亦何可復得  
耶

李斯從始皇巡遊其諸山刻石殊簡質典雅如  
三句一韻皆自立體裁不事蹈襲盖自雅頌之  
後便有周宣王石鼓文石鼓之後便有李斯諸  
山刻石

莊子云文滅質博溺心此談文之最也唯文不



滅質博不溺心斯可以言作家矣然世豈有是人哉

古人文字自好非後人所及如吳越春秋伍員諫伐齊云譬猶盤石之田無立其苗甚爲古雅勝左傳語

信乎文章因世代高下如徐淑一婦人耳其答夫秦嘉書曰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其辭有諷有刺微婉而深切又云今適樂土優遊京邑觀王都之莊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又報嘉書云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可謂然而不傷乃知漢世有此等婦人使今世文士亦何能及此耶

楊升菴云漢人文章遠非後代可及如小說類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靜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聳動左右伶玄飛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



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等皆唐人所不能道無  
論後代

古人文章皆有意見不如後人專事蹈襲模仿  
余於古人文章中如沐並終制袁粲妙德先生  
傳徐勉與子書王僧虔戒子書蘇滄浪與京師  
親舊書諸篇集文者既不當入選然有意見非  
漫然而作者余皆編入語林註中讀者當細求  
之裴子野雕虫論力言晉宋以降作文之弊其  
畧曰俳側芳芬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楊雄

悔爲童子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垂其  
志弱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采斯豈近之  
乎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遣  
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  
麗過美則與情相悖可謂切中今時作文之弊  
矣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係乎時本乎作  
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



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  
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  
商得焉偃商沒而伋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  
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遯矣淪及後  
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  
浸以微矣楊升菴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  
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

蕭穎士曰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  
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  
環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  
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嵇康標舉  
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寶著論近王化根源  
此後斐然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最正  
楊升菴曰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隨何陸賈酈  
生遊說之文宗戰國策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  
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詞  
董仲舒匡衡劉向楊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  
京房術數之文宗識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



秋嗚呼盛矣

楊升菴曰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恐人之溺於脩詞而忘躬行也今世淺陋者往往借此以爲說如易傳春秋孔子之特筆其言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益深天下之至文也豈止達而已哉譬之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言豈不美耶其言美言不信者正恐人專美言而不信也佛氏自言不立文字以綺語爲罪障如心經六如偈之類後世談空寂者無復有能過之

矣予嘗謂漢以上其文盛三教之文皆盛唐宋以下其文衰三教之文皆衰宋人語錄去荀孟何如猶悟直篇比于叅同契傳燈錄比于般若經也

揚升菴云蘇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自漢以後諸人不復立言著書但爲文章然必如枚叔七發相如封禪文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劇秦美新班固典引答賓戲曹子建七啓

諸篇閱深偉麗方可謂之文章至於後世碑傳序記乃史家之流別耳

唐人如李百藥封建論崔蠋武后哀冊文柳子厚貞符韓昌黎進學解猶是文章之遺此後不復見矣

唐人之文實宋人之文虛唐人之文厚宋人之文薄

唐人如任華之詩樊宗師楊夔劉蛻之文縱做得甚妙亦只是野狐壞道

蘇東坡才氣浩瀚固百代文人之雄然黃山谷之文蘊藉有趣味時出魏晉人語便可與坡老並駕而其所論讀書作文又諸公所未到余時出其妙語以示知者

山谷之文時有高勝語如韓幹御馬圖跋尾云蓋雖天廐四十萬疋亦難得全材今天下以孤蹄棄驥可勝歎哉只二十五字耳然中有許多感慨而勁潔可愛

山谷文如趙安國字序楊槩字序二篇似知道





者豈尋常求工於文詞者可得窺其藩籬哉其  
他如訓郭氏三子名字序又王定國文集序與  
小山集序宋完字序忠州復古記皆奇作也  
山谷之文只是蘊藉有理趣但小文章甚佳若  
較之蘇長公司馬文正公行狀及司馬公神道  
碑富鄭公神道碑醉白堂記諸作規模宏大法  
度嚴整山谷遂瞠乎其後矣

歐陽公燕喜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  
等頓挫當迥在宋時諸公之上便可與韓昌黎  
並駕歐陽公晚年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  
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  
曰不畏先生嗔却畏後生笑此亦名言

曾南豐文嚴正質直刊去枝葉獨存簡古故宋  
人之文當稱歐蘇又曰歐曾

東坡云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  
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孔子曰言之不文其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  
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



妙如係風捉影能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辭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山谷云章子厚嘗爲余言楚詞蓋有所祖述余初不謂然子厚遂言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經蓋取諸頌余聞斯言也歸考之信然顧嘗歎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其於翰墨之林千載一人也但顯以世故廢學耳惜哉

山谷云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嘗見衡山亦言近來陸貞山最會做文字但開口便要罵人亦是一病

山谷云作文自造語最難老杜作詩韓退之作文章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



之崇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月之  
濤峴如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  
也

黃山谷云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  
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蘇子瞻云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  
俗所亂可爲太息

南宋之詩猶有可取文至南宋則尖新淺露無  
一足觀者矣

今人作文動輒便言史漢夫史漢何可以易言  
哉昔人謂韓昌黎力變唐之文而其文猶夫唐  
也歐陽公力變宋之文而其文猶夫宋也豈至  
我明而便能直追史漢耶蓋我朝相沿宋元  
之習國初之文不無失於卑淺故康李二公出  
極力欲振起之二公天才既高加發以西北雄  
俊之氣當時文體爲之一變然不過爲我朝  
文人之雄耳且無論韓昌黎只如歐陽公豐樂  
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等含蓄何等



頓挫今二公集中要如此一篇尚不可得何論  
史漢哉

朱凌溪嘗言康對山謂范增論後數句忙殺東  
坡蓋以峻快斬截爲着忙也此亦有見但不免  
溺於一偏緣康之文全學史記之紆徐委曲重  
複典厚而不知峻快斬絕亦史記之所不廢如  
韓信傳任天下武勇以下載我以其車一節可  
見東坡於此等得之康見之熟遂以爲忙不知  
史記爲文如右軍作字歐師其勁顏師其肥虞  
師其勻圓各成一體皆可取法不可以已好典  
重紆徐而遂輕峻快斬絕也凌溪此言可謂善  
求古人之文矣

南人喜讀書西北諸公則但憑其迅往之氣便  
足雄蓋一時惟崔後渠一生劬書最號該博然  
爲文宗元次山不免有晦澁之病

呂沃洲有意事功且有文章自言初進道時即  
討巡邊差蓋欲觀西北形勢又欲訪關中諸公  
也旣遍歷口外後到武功首訪康對山一日近



暮命有司治盤榼携往對山家與之夜坐因與  
談文對山極稱錢鶴灘陸賈新語序絕歎服以  
爲不能加

徐昌穀之文不本於六朝似彷彿建安七子之  
作出典雅於藻蘄之中若美女滌去鉛華而豐  
腴艷冶天然一國色也苟以西北諸公比之彼  
真一儻父耳

今言中載 世宗皇帝加 太祖 成祖徽號  
冊文淺陋之極似村學堂中小學生初學作表

者之語一時當制不知何人其陋如此嘗觀潘  
勗作曹公九錫文幾乎與訓誥同風矣唐時各  
朝徽號冊文亦皆古雅若常楊當制尤爲典重  
所謂以文章華國莫大於此旣處清華之地獨  
不思少効古人分毫以無負 朝廷委任之重  
耶

誥勅起於六朝然其來甚遠肇自舜命九官與  
命羲仲和仲之詞後君奭君牙蔡仲之命皆其  
遺制也此是皇帝語即所謂口代天言者古人



謂之訓詞唐時獨稱常楊元白今觀其誥勅中皆有訓飭戒勵之言猶有訓誥之風至宋陶穀已有依樣畫葫蘆之譏矣後王介甫蘇子瞻最爲得體余觀今世之誥勅其即所謂一箇八寸三帽子張公帶了李公帶者耶

六朝之文以圓轉流便爲美苟過於晦澁失其本色矣

弘治正德以前之文楊東里規模永叔李西涯酷類子瞻各自成家皆可領袖一時要之均爲不可廢者

李空同集中如家譜大傳黃尚書傳康長公墓碑河上草堂記徐迪功集序諸篇極爲雄健一代之文罕見其比

康對山之文天下慕向之如鳳毛麟角後刻集一出殊不愜人意前見槐野先生嘗語及之槐野云對山之文甚有奇者編次之人將好者盡皆刪去不知何故即余所見而集中不載者亦無下數十篇余歸華州當爲尋訪續刻以傳後



槐野歸不久即有地震之禍對山之奇文遂湮  
沒不傳可歎可歎

槐野先生之文與詩皆宗尚空同其才亦足相  
敵但持論太高而氣亦過勁人或以此議之若  
孫忠烈傳與白洛原墓碑諸篇便可度越康李  
與古人爭鶩矣

近時如偃師高蘇門關中喬三石其文皆宗康  
李然能更造平典雖曰大輅始於椎輪層冰由  
於積水亦由其稟氣和粹正得其平耳

沈石田不但畫掩其詩其文亦有絕佳者余嘗  
見其有化鬚疏一篇用事妥切鑄詞深古且字  
字皆有來處即古人集中亦不可多得何況近  
代今世後進好輕詆前輩動輒即談史漢然豈  
能有此一字耶今錄於左方  
化鬚疏有序

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助於周  
宗道者於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  
沈啓南作疏以勸之疏曰



伏以天關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  
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迺因人  
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謚傳挿種之方惟小  
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  
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  
成人之美使離離綠坡而飾我當楫楫擊地以  
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看  
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羨豈敢易撚於覓句  
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東橋甚重視支山文其所作觀雲賦蓋手書以  
贈東橋者東橋每遇文士在坐即出之展翫甚  
相誇詡然文實不佳余最不喜之蓋祝支山之  
文其天才非不過人但既鮮識見又無古法終  
未盡善其爲黃美之作烟花洞天賦傾動一時  
大率皆此類也今刻集已行於世然文價頓減  
終實不可掩也

東橋又稱唐六如廣志賦即口誦其賦序數十  
許語言賦甚長不能舉其辭序托意既高而遣





詞亦甚古當是一佳作今吳中刻六如小集其詩文清麗獨此賦下註一闕字想其文遂不傳矣

衡山之文法度森嚴言詞典則乃近代名作也觀諸公之以文名家者其製作非不華美譬之以文本爲櫝雕刻精工施以采翠非不可愛然中實無珠世但喜其櫝耳

叢說卷之二十三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一

詩有四始有六義今人之詩與古人異矣雖其工拙不同要之六義斷不可闕者也苟於六義有合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六義苟闕即古人之詩何取焉余觀孔子所定三百篇雖淫奔之辭猶存之以備法鑒則其所去者正所謂於六義有關者是也况六義者既無意象可尋復非

詞亦甚古當是一佳作今吳中刻六如小集其詩文清麗獨此賦下註一闕字想其文遂不傳矣

衡山之文法度森嚴言詞典則乃近代名作也觀諸公之以文名家者其製作非不華美譬之以文本爲櫝雕刻精工施以采翠非不可愛然中實無珠世但喜其櫝耳

叢說卷之二十三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一

詩有四始有六義今人之詩與古人異矣雖其工拙不同要之六義斷不可闕者也苟於六義有合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六義苟闕即古人之詩何取焉余觀孔子所定三百篇雖淫奔之辭猶存之以備法鑒則其所去者正所謂於六義有關者是也况六義者既無意象可尋復非

言筌可得索之於近則寄在冥邈求之於遠則  
不下帶衽又何恠乎今之作者之不知之耶然  
不知其要則在於本之性情而已不本之性情  
則其所謂托興引喻與直陳其事者又將安從  
生哉今世人皆稱盛唐風骨然所謂風骨者正  
是物也學者苟以是求之則可以得古人之用  
心而其作亦庶幾乎必傳若舍此而但求工於  
言句之間吾見其愈工而愈遠矣自二十四以  
至二十六共三卷

詩以性情爲主三百篇亦只是性情今詩家所  
宗莫過于十九首其首篇行行重行行何等情  
意深至而辭句簡質其後或有托諷者其辭不  
得不曲而婉然終始只一事而首尾照應血脉  
連屬何等妥貼今人但摸倣古人詞句鉅釘成  
篇血脉不相接續復不辨有首尾讀之終篇不  
知其安身立命在於何處縱學得句句似曹劉  
終是未善

詩苟發於情性更得興致高遠體勢穩順措詞



妥貼音調和暢斯可謂詩之最上乘矣然豈可  
以易言哉

婉暢二字亦是詩家切要語蓋暢而不婉則近  
於龕婉而不暢則入於晦

選詩之中若論華藻綺麗則稱陳思潘陸荀求  
風力適迅則十九首之後便有劉禎左思

詩家相沿各有流派蓋潘陸規模於子建左思  
步驟於劉禎而靖節質直出於應璩之百一蓋  
顯然明著者也則鍾叅軍詩品亦自具眼

詩自左思潘陸之後至義熙永明間又一變矣  
然當以三謝爲正宗蓋所謂芙蓉出水者不但  
康樂爲然如惠連秋懷玄暉澄江淨如練等句  
皆有天然妙麗處若顏光祿鮑叅軍雕刻組績  
縱得成道亦只是羅漢果

謝靈運詩如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終是合  
盤

顏光祿詩雖佳然雕刻太過至如五君詠託興  
既高而風力尤勁便可與左太冲抗衡



宋明以後當推徐庾陰何蓋其詩尚本於情性  
但以其工爲柔曼之語故乏風骨猶不甚委靡  
若梁元帝簡文帝劉孝綽後至楊素孫萬壽諸  
人則頽然風靡矣陳伯玉出安得不極力振起  
之哉

徐孝穆所編玉臺新詠雖則過於綺麗然柔曼  
婉縟深於閨情殊有風人之致校之香奩集與  
彤管遺編之類奚啻天壤

山谷云嵇叔夜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凡  
學作詩者不可不成誦在心想見其人雖沉於  
世故者暫得攬其餘芳便可撲去面上三斗俗  
塵矣何況深其義味者乎

山谷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於鑪錘之功不遺  
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者蓋二  
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山谷云久不觀陶謝詩覺胸次幅塞因學書畫  
此卷覺沉澀生於牙頰間也

唐初雖相沿陳隋委靡之習然自是不同如王



無功古意李伯藥郢城懷古之作尚在陳子昂之前然其力已自勁挺蓋當興王之代則振迅激昂氣機已動雖諸公亦不自知也孰謂文章不關於氣運哉

唐人詩如王無功山中言志云孟光倘未嫁梁鴻正須婦王維贈房瑄云或可累安邑茅齋君試營是皆直言其情何等真率若後人便有許多緣飾

世之言詩者皆曰盛唐余觀一時如王右丞之清深李翰林之豪宕王江陵之俊逸常徵君之高曠李頎之沉着岑嘉州之精鍊高常侍之老健各有其妙而其所造皆能登峰造極者也然終輸杜少陵一籌蓋盛唐之所重者風骨也少陵則體備風骨而復包沈謝之典雅兼徐庾之綿繹采初唐之藻麗而清深豪宕俊逸高曠沉着精鍊老健蓋無所不備此其所以爲集大成者歟

今世所傳六家詩選是唐人所選者有搜玉小



集不著撰人姓名殷璠有河嶽英靈集元結有  
篋中集高仲武有中興間氣集芮廷章有國秀  
集姚合有極玄集終是唐人所選尚得當時音  
調與後人選者不同

王荆公有唐人百家詩選余舊無此書常思一  
見之近聞朱象和有抄本曾一借閱其中大半  
是晚唐詩雖是晚唐然中必有主正所謂六藝  
無闕者也與近世但爲浮濫之語者不同蓋荆  
公學問有本固是堂上人

皎然詩式取境篇曰或云詩不假脩飾任其醜  
朴但風韻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無鹽  
闕容而有德眉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  
云不要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  
見竒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思而  
得此高手也有時意靜神王佳句縱橫若不可  
遏宛如神助不然蓋由先積精思因神王而得  
乎此是詩家第一義諦學者必熟玩之當自有



得

盧藏用作陳子昂集序云道喪五百年而有陳君予因請論之司馬子長自序云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五百歲而有司馬公邈來年代既遙作者無限若論筆語則東漢有班張崔蔡若但論詩則魏有曹劉王傅晉有潘岳陸機阮籍盧諶宋有謝康樂陶淵明鮑明遠齊有謝吏部梁有柳文暢吳叔庠作者紛紜繼在青史如何五百之數獨歸於陳君乎藏用欲爲子

昂張一尺之羅蓋彌天之宇上掩曹劉下遺康樂安可得耶子昂感寓三十首出自阮公詠懷詠懷之作難以爲儔子昂曰荒哉穆天子好與白雲期宮女多怨曠層城閉蛾眉曷若阮公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此序或未湮淪千載之下當有識者得無撫掌乎

夫詩人作用勢有通塞意有盤礴勢有通塞者謂一篇之中後勢特起前勢似斷如驚鴻背飛





却顧儔侶即曹植詩云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  
諧願因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是也意有盤礴者  
謂一篇之中雖詞歸一旨而興乃多端用識與  
才蹂踐理窟如卞子採玉徘徊荆岑恐有遺璞  
且其中有二義一情一事事者如劉越石詩曰  
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  
翟侯重耳用五賢小白相射鈎苟能隆二伯安  
問黨與讐是也情如康樂公池塘生春草是也  
抑由情在言外故其辭似淡而無味常手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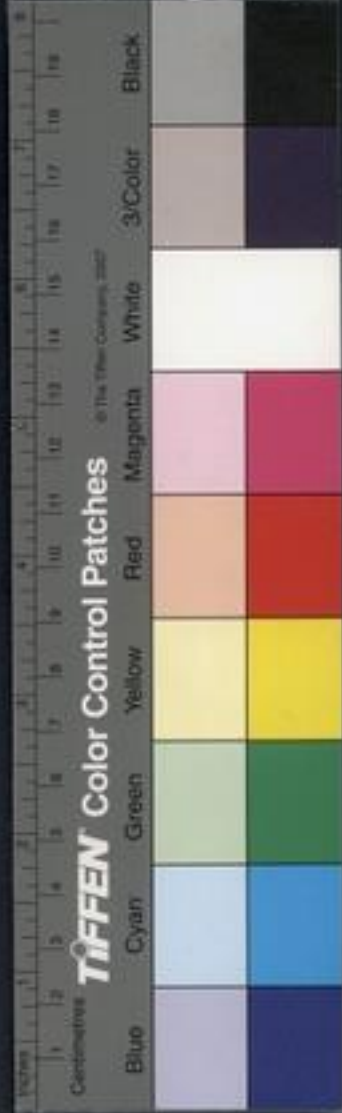
何異文侯聽古樂哉謝氏傳曰吾嘗在永嘉西  
堂作詩夢見惠連因得池塘生春草豈非神助  
乎

夫五言之道唯工惟精論者雖欲降殺齊梁未  
知其旨若據時代道喪幾之矣沈約詩詩人不  
用此論何也如謝吏部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  
未央柳文暢詩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王元  
長詩霜氣下孟津秋風度函谷亦何減於建安  
耶或以建安不用事參梁用事以定優劣亦請



論之如王筠詩王生臨廣陌潘子赴黃河庾肩  
吾詩秦皇觀大海魏帝逐飄風沈約詩高樓切  
思婦西園游上才格雖弱氣猶正遠比建安可  
言體變不可言道喪大曆中詞人多在江外皇  
甫冉巖維張繼素劉長卿李嘉祐朱放竊佔青  
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爲已有吾知詩道初喪正  
在於此何得推過魚梁作者迄今餘波尚寢後  
生相效沒溺者多大曆末年諸公改轍蓋知前  
非也如皇甫冉和王相公玩雪詩連營鼓角動  
忽似戰桑乾巖維代宗挽歌波從少海息雲自  
大風開劉長卿山鸛鶴歌青雲杳杳無力飛白  
露蒼蒼抱枝宿李嘉祐少年行白馬撼金珂紛  
紛侍從多身居驃騎幕家近滹沱河張繼素詠  
鏡漢月經時掩胡塵與歲深朱放詩愛彼雲外  
人來取澗底泉已上諸公方於南朝張正見何  
胥徐摛王筠吾則無間然矣

又曰三同之中偷語最爲鈍賊如蕭何定漢律  
令厥罪不書應爲鄼侯務在匡佐不暇采詩致



使弱手無才公行刼剥若許貧道片言可折此輩無處逃刑其次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詩教何設其次偷勢才巧意精若無朕迹蓋詩人閫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賞俊從其漏網

詩式云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

詩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澁要氣足而不怒張此語皆切中詩家肯綮古今論詩無有能出其右者作詩者當深味之

古之論詩者有鍾嶸詩品又有沈約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詩箴見詩式中

李空同曰王子云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於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畧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啣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興焉無非其情也斯足以觀義矣

楊升菴談詩真有妙解處且援証該博今取數  
篇附錄于後

楊升菴曰劉勰云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  
調清麗居宗鍾嶸云四言文約易廣取効風雅  
便可多得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  
云四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也葉水心云五言  
而上世人徃徃極其才之所至而四言詩雖文  
詞巨伯輒不能工合數公之說論之所謂易者  
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韋孟諷諫

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讎德難厲其庶而以爲  
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  
章耳余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  
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  
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愾疇敢  
以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  
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或  
問唐夫人樂府何如曰是直可繼關雎不當以  
章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稽叔夜目



送歸鴻何如日此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  
之三百篇尚隔尋丈也

楊升菴詩話曰修文殿御覽載李陵詩云紅塵  
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  
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尔穹廬子獨行如  
履水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  
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此詩古文  
止有首二句注云下缺當補入以傳好古者  
修文殿御覽一書今亦不傳不知升菴何從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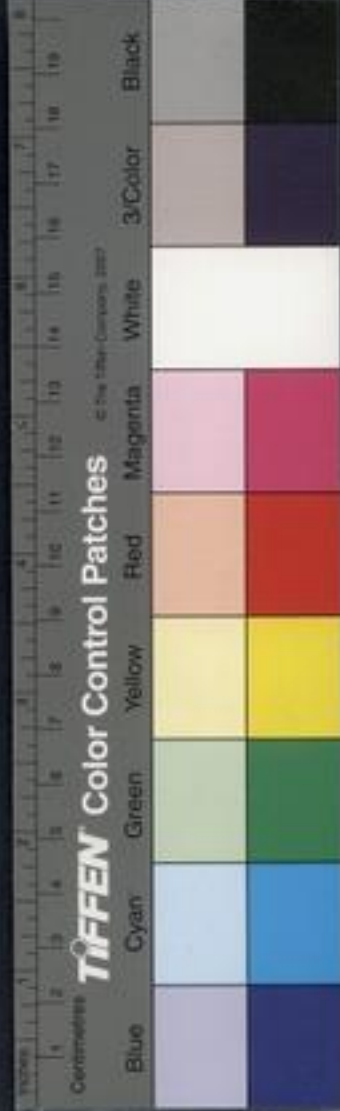
此

孔欣樂府云相望狹路間道狹正踟躕輟步相  
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散榮利迭相驅流  
落尚風波人情多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  
虛競趣嘗不暇誰肯顧桑樞未若及初九携手  
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讀玄書狹路安足遊  
方外可寄娛楊升菴稱其高趣可並淵明余謂  
其格調雖與淵明不叶然其興寄迥出於六朝  
諸人之上矣



晉釋惠遠遊廬山詩云崇岩吐氣清幽岫栖神  
跡希聲奏群籟響出山溜滴有客獨冥遊徑然  
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留心叩玄扃  
感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翻妙同趣  
自均一悟超三益此詩世罕傳弘明集亦不載  
獨見於廬山古石刻中

楊升菴云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  
理去三百篇遠匪惟作詩其解詩亦然如唐人  
閨情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  
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  
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  
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  
陽常在眼又曰夢裡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  
金微又曰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城即  
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爲托言而  
不以爲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  
閨情之正矣若知其爲思望之詞則詩之寄望  
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亦必印可



此說耳

楊升菴云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鵲  
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李白用其意衍爲楊叛  
兒歌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  
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  
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黃牛  
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  
見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  
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云郎今欲渡

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  
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  
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信矣其楊叛兒  
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  
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高僧拈佛祖語信  
口道出無非妙理豈生吞義山拆洗杜甫者比  
哉

李端古別離詩云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  
舟問商賈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



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山巫峽通湘浦迢迢  
隔雲雨天晴見海嶠月落聞津鼓人老自多愁  
水深難急流清宵歌一曲白首對汀洲與君共  
陽別今君岳陽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  
落鴈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  
毫朝發能幾里暮來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  
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菊花開欲盡  
齊某拍來生下江帆勢速五兩遙相逐欲問去  
時人知投何處宿空令猿嘯時泣對湘潭竹楊

升菴云此詩端集不載古樂府有之但題曰二  
首非也其詩真景實情婉轉惆悵求之徐庾之  
間且罕况晚唐乎大曆已後五言古詩可選唯  
端此篇與劉禹錫搗衣曲陸龜蒙茱萸匣中鏡  
溫飛卿悠悠復悠悠四首耳今徐崦西家印五  
十家唐詩活字本李端集亦有此詩但仍分作  
二首耳

楊升菴云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  
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言畫貴神詩貴韻





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論也臯以道和公詩云畫  
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  
態其論始爲定蓋欲以補坡公之未備也

六朝初唐之詩其落句可觀而諸集不載者聊  
出之以存其槩

陸季覽詠桐搖落依空井生死若爲心不辭先  
入爨唯恨少知音

許圜師詠牛應制逸足還同驥竒毛自偶麟欲  
知花跡遠雲影入天津

陳述詠美人照鏡插花枝共動含笑靨俱生衫  
分兩處彩釧響一邊聲就中還妬影恐奪可伶  
名

趙儒宗詠龜有靈堪托夢無心解自謀不能著  
下伏強從蓮上遊

陳昭經孟嘗君墓泉戶無關吏鷄鳴誰爲開  
許倪詠破扇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涼不堪鄣  
巧笑猶足動衣香

黃叔度看王儀同拜春花舒漢綬秋蟬集趙冠



浮雲生羽蓋明月上銀鞍

徐伯藥賦得班去趙姬升今日持團扇非是爲

秋風

裴延隔壁聞妓徒聞管絃切不見舞腰回賴有  
歌梁共塵飛一半來

裴延詠剪花花寒未聚蝶色艷且驚人懸知陌  
上柳應妬手中春

唐怡述懷萬事皆零落平生不可思唯餘酒中  
趣不減少年時

神迥懷歐陽山人巖秀才鷓鳴東牖曙草秀南  
湖春神迥疑一詩僧也

吳興妓童贈謝府君玉釵空中墮金鈿行屐歇  
獨泣詠春風長夜孤明月

沈炳長安少年行淚盡眼方暗脾傷耳自聾  
范洒心詩喬木聳田園青山亂商鄧

劉曼才述懷百年未過半萬事良可知無益昆  
崙壤空遶鄧林枝

李君武詠泥椒塗香氣溢芝封爾文生色逐黎



陽紫名隨蜀道青  
一丸封漢塞  
數斗濁秦涇  
不分高樓妾  
持况別離情

周若水贈江令公東海一朝變南冠  
悲獨歸何當沾露草  
還濕舊臣衣

章玄同流所贈張錫黃葉因風下  
耳從洛浦隈白雲何所爲  
還出帝鄉來

嚴羽論詩以爲當如水中之月  
鏡中之花此詩家妙語也  
又引禪家羚羊掛角香象渡河等語  
正以見作詩者當不落理路不着言筌學詩

者誠不可不知此意然觀王右丞輞川別業與積雨輞川庄作李頎題璿上人山池諸篇皆從實地說何曾作浮濫語今人則全無血脉一句說向東一句說向西以爲此不落理路不着言筌語即水中月鏡中花也此何異向痴人說夢而羽卿數語無乃爲疑誤後人之本耶

元楊仲弘所選唐音小時見其盛傳然格律甚卑但音調清亮可備初學諷詠而已

近世選唐詩者獨高棟唐詩正聲頗重風骨其



格最正

近時皇甫百泉解頤新語不但文字藻麗而詮品亦精確可爲詩家指南

黃五岳作古詩評六十三首亦非近代人語當求之唐以上耳

五岳賞陸士衡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余謂此二句有神助五岳亦有神解

叢說卷之二十四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二

唐時隱逸詩人當推王無功陸魯望爲第一蓋當武德之初猶有陳隋之遺習而無功能盡洗鉛華獨存體質且嗜酒誕放脫落世事故於情性最近今觀其詩近而不淺質而不俗殊有魏晉之風陸魯望則近於里巷風謠故皆有諷有刺而不求工於言句之間可謂盡善世稱秦隱

格最正

近時皇甫百泉解頤新語不但文字藻麗而論品亦精確可爲詩家指南

黃五岳作古詩評六十三首亦非近代人語當求之唐以上耳

五岳賞陸士衡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余謂此二句有神助五岳亦有神解

叢說卷之二十四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二

唐時隱逸詩人當推王無功陸魯望爲第一蓋當武德之初猶有陳隋之遺習而無功能盡洗鉛華獨存體質且嗜酒誕放脫落世事故於情性最近今觀其詩近而不淺質而不俗殊有魏晉之風陸魯望則近於里巷風謠故皆有諷有刺而不求工於言句之間可謂盡善世稱秦隱

君余則以爲隱君有意於作詩去二君遠甚嘗  
欲集無功之詩與笠澤叢書並刻以傳恨力不  
能也

沈宋始創爲律排比律法穩順聲勢其鑄詞已  
別是一格矣然觀其五言古詩大率以五言律  
詩句用之夫律詩句不可用於古詩中猶古詩  
句不可用於律詩中也故五言律雖工而五言  
古詩終輸陳拾遺一籌

王右丞五言有絕佳者如仄園贈裴十一迪納

涼濟上四賢詠諸篇格調既高而寄興復遠即  
古人詩中亦不能多見者今選詩者俱不之取  
獨以西施詠之類入選此不知何謂

韋左司性情閒遠最近風雅其恬淡之趣亦不  
減陶靜節唐人中五言古詩有陶謝遺韻者獨  
左司一人

五言絕句當以王右丞爲絕唱七言絕句則唯  
王昌齡李太白劉賓客擅場餘不逮也

風人推柳儀曹騷雅去屈宋不遠然亦只是髣



髯其體格耳及觀劉賓客諸賦雖不規模騷雅  
然議論超卓鋪寫詳贍而鑄詞亦自平典當出  
儀曹之上

余最喜曰太傅詩正以其不事雕飾直寫性情  
夫三百篇何嘗以雕繪爲工耶世又以元微之  
與白並稱然元已自雕繪唯諷諭諸篇差可比  
有耳

初唐人歌行蓋相沿梁陳之體彷彿徐孝穆江  
總持諸作雖極其綺麗然不過將浮艷之詞模  
彷彿合耳至如白太傅長恨歌琵琶行元相連  
昌宮詞皆是直陳時事而鋪寫詳密宛如畫出  
使今世人讀之猶可想見當時之事余以爲當  
爲古今長歌第一

黃山谷跋劉賓客柳枝詞云劉賓客柳枝詞雖  
乏曹劉陸機左思之豪壯自爲齊梁樂府之將  
領也

又云劉夢得竹枝九首蓋詩人中工道人意中  
事者使白居易張籍爲之未必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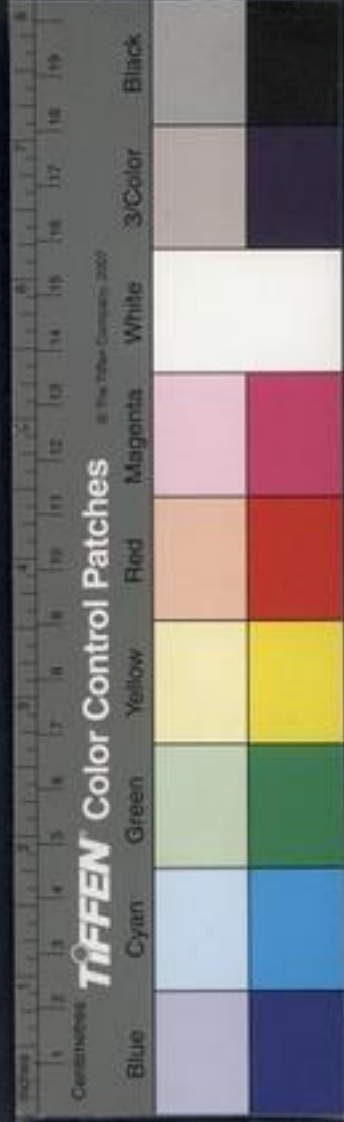


中唐已後之詩唯王建最爲淺俗文苑英華寄贈內建詩自上武元衡相公後十四首中間如脫下脚衣先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等句此似今相禮者白席之語麤糟鄙俚宋元人所不道者何足以點唐詩哉

張藉長於樂府如節婦吟等篇真擅場之作其七言律亦只是王建之流耳如早朝寄白舍人嚴郎中云燭暗有時衝石柱雪深無處認沙堤此是何等語

楊升菴詩話云李益有樂府雜體一首云藍葉  
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婦歸少年光華自相得  
愛如寒烟火棄若秋風扇山岳起面前相看不  
相見春至草亦生誰能無別情殷勤展心素見  
新莫忘故遙望孟門山殷勤報君子旣爲隨陽  
鴈勿學西流水此詩比興有古樂府之風或云  
非益詩乃人代霍小玉寄益之作也

且無論晚唐只如中唐人詩如月到上方諸品  
靜身持半偈萬緣空之句興象俱佳可稱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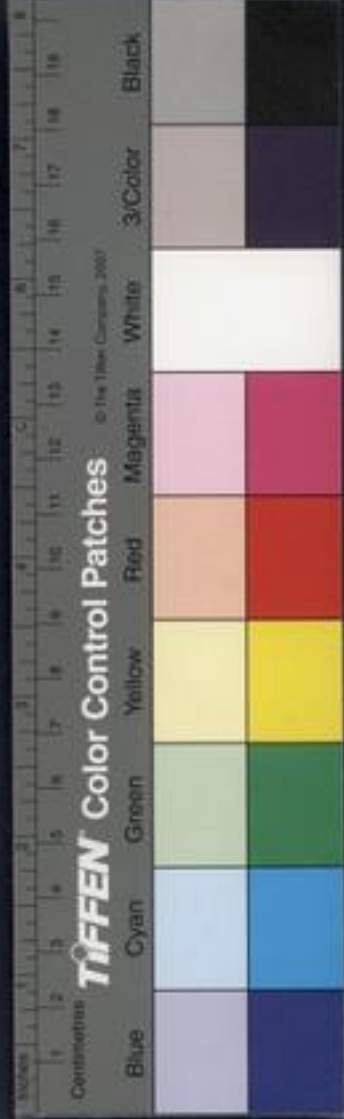


若廬嶽高僧留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燕知社  
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如此等句細味之  
亦索然者而世傳誦以爲佳何耶豈承襲旣久  
亦世之耳鑒者多也

唐人小說云杜牧之在牛竒章幕中每夜出狹  
斜痛飲酣醉而歸竒章常令人潛護之及牧之  
還朝竒章戒以節飲勿復輕出爲言牧之初猶  
抵飾竒章命出報帖一篋示之皆每夜街吏所  
報杜書記平善帖子杜始愧謝余嘗疑牧之雖

有才藻然浮薄太甚竒章似待之太過及觀其  
少年行云豪持出塞節笑別遠山眉其風流豪  
俠之氣猶可想見及觀其罪言與原十六衛諸  
文則知牧之蓋有志於經畧或不得試而輕世  
之意顧托之此耶則竒章之愛才未爲過也

齊梁體自盛唐一變之後不復有爲之者至溫  
李出始復追之今觀溫飛卿西州曲單衫杏子  
紅雙鬢鴉雛色之句及李義山無題云八歲偷  
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



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  
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無題云照梁初有  
情出水舊知名裙衩芙蓉小釵茸翡翠輕錦長  
書鄭重眉細恨分明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平  
詠月云池上與橋邊難忘復可憐簾開最明夜  
簾卷已涼天流處水花急吐時風葉鮮姮婦無  
粉黛只是逞嬋娟詠荷花云都無色可並不柰  
此香何瑤席乘涼設金羈落晚過迴衾燈照綺  
渡襪水沾羅預想前秋別離居夢懼歌效江南

曲云郎舡安兩槳儂舸動雙撓掃黛開宮額裁  
裙約楚腰乖期方積思臨醉欲拚嬌莫以採菱  
唱欲羨秦臺簫又効徐陵體賜更衣云密帳真  
珠絡温幃翡翠裝楚腰知便寵宮眉正闌強結  
帶懸梳子繡領刺鴛鴦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沉  
香此作雜之王臺新詠中夫孰有能辨之者

羅隱詩雖是晚唐如霜壓楚蓮秋後折雨催蠻  
酒夜深酤亦自婉暢可諷

楊升菴云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



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娘林妙玉也  
女狀元王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  
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剖決精敏胥徒  
畏服庠欲妻以女嘏謝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  
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祿未拋鴛  
鏡畫娥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  
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  
奩嫁之傳竒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氏也

黃山谷云元祐初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二公

初不謂然又之東坡以爲一代之詩當推魯直  
二公遂全其舊而圖新方其改轍易轍如枯絃  
敝軫雖能成聲而踈闊迭宕不滿人耳少焉遂  
能使師曠忘味鍾期改容也

宋初之詩劉子儀楊大年諸人皆學李義山謂  
之西崑體然義山蓋本之少陵也當時猶具體  
而微至神宗朝蘇東坡黃山谷王半山陳后山  
諸公出而詩道大備東坡山谷專宗少陵半山  
稍出入盛唐后山則規模中唐簡質可尚



南宋陳簡齋陸放翁楊萬里周必大范石湖諸人之詩雖則尖新太露圭角乏渾厚之氣然能鋪寫情景不專事綺縠其與但爲風雲月露之形者大相逕庭終在元人上世謂元人詩過宋人此非知言者也

元人詩昔人獨推虞范楊揭謂之四大家蓋虞道園范清江楊仲弘揭曼碩四人也四人之詩其格調具在固不可不謂之大家但乏思致求其言外之趣則索然耳余於元人中獨取張外

史倪雲林二人之詩外史寓跡於黃冠住杭州開元宮登善院又往來於華陽洞曲林館中蓋葛稚川陶真白之流也昔人謂其善談名理嘗見其古詩數首大率似阮嗣宗詠懷其趣溢出於言句之外其即所謂名理者耶余愛而錄之以俟知者昔阮光祿道白馬論以爲正索一解人亦不可得此不可與不知者道也

不愛崑岡玉不愛江漢珠愛已有蒼壁有之利有餘吾生爲我有其利當何如論爵不足貴論



富不能踰達生命之情順生以自娛

荆人有遺弓索之將奚爲且荆人遺之乃荆人  
得之孔子聞之曰去其荆可耳老聃聞則曰去  
其人可矣天下有至公孔聃得其理天地且弗  
有莫知其所始

墨子歎染絲所歎一何長染於蒼則蒼染於黃  
則黃奚獨染絲然染國在所當有染如伊臯禹  
湯稱聖王殷紂染惡來旣染國亦亡染士如孔  
聃死久道彌光

魯君聘顏闔踰垣避使者我非惡富貴君胡獨  
不捨全生以爲上迫生以爲下當知得道人治  
國其土直

虞人百里奚所鬻五羊皮有得其說者乃是公  
孫枝獻諸秦穆公四境不足治賢者倘不遇後  
世誰當知

昔者齊桓公往見小臣稷一日凡三至欲見且  
弗得驚爵固輕主驚霸亦輕士大夫縱驚爵驚  
霸吾敢爾所以終見之不爲從者止誰云內行



缺論霸亦可矣

桓公遇甯戚飯牛中夜起賜之以衣冠一說境內理再說爲天下桓公以師事衛與齊不遠安用疑客子不患有小惡所患亡大美且人固難全用長當若此

業煩則無功禮煩則不莊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國人逐狡兔因之殺子陽嚴刑無所赦適見召亂亡

齊有善相狗假買取鼠者數年不取鼠畜之不  
如捨相曰實良狗志在麀麀鹿欲觀取鼠能請  
桎其後足桎足乃取鼠淹爾驥瘁氣安得忘言  
徒喻此鴻鵠志

燕雀爭善處處在大屋下妯妯甚相樂子母得  
相哺一朝竈突決火炎屋棟燬燕雀色不變不  
知禍及已人臣私聚歛迷國壞綱紀孰謂斯人  
智不如燕雀耳

右張外史古詩十首余嘗得一掛軸乃倪雲林  
作小楷書之者書學大令亦妙絕每意緒不佳



東晉 卷之二十三  
即取出懸之吟諷數迴覺形神俱暢

張貞居獨酌一首乃陳谷陽手書者詩曰靜極  
忽不慙掩書曝前軒榮木樊四維時禽托孤園  
群物方趨功吾衷恒晏然本乏超世才偶脫區  
中緣妙理寄濁醪嘉名愛靈仙從吾所好耳富  
貴須何年此詩若置之陶甯集中當無媿色  
倪雲林無錫人名璜字元鎮家饒於財所居有  
清閔閣雲林堂備蕭洒幽深之致性不喜見俗  
人遇便舍去蓋出塵離垢之士也遭元末之亂

遂棄家乘扁舟飄然於五湖三泖之間其詩法  
常蘇州思致清遠能道不喫烟火食語昔人言  
常蘇州鮮食寡欲愛掃地焚香而坐雲林實類  
之蓋不但其詩之酷似而已

元人最稱楊鐵崖其才誠爲過人然不過學李  
長吉其高者近李供奉終非正脉

袁潛翁名介字可潛即海叟之父其先自蜀來  
占籍華亭可潛元末爲府掾以詩名子凱世其  
學遂卓冠當代可潛詩世傳其檢田吏一篇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褴褛瘦如鬼曉來扶向  
官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捧檄離江城解  
后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  
貧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千五家貧  
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  
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  
債及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旣絕無潮又竭  
欲求一點半點雨不啻農夫眼中血滔滔黃浦  
如溝渠田家爭水如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

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喫  
官棒相隨隣里去告災十石秋糧望全放當年  
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  
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勒我將  
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盡把我田批作熟  
太平九月早開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  
女阿惜逼我嫁賣陪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  
目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  
裏去我今年紀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





西乞度殘喘無由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顯邊  
淚予亦羞慙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  
年檢田吏此篇質直似木蘭詩其有關時事則  
少陵石壕吏白太傳諷諭之類也海叟詩格調  
雖高亦只是詩人之雄耳苟以六義論之較之  
家公恐不得擅出藍之譽

楊鐵崖將訪倪雲林值天晚泊舟於滕氏之門  
滕乃宋學士元發之後富而禮賢知爲鐵崖延  
請至家鐵崖曰有紫蟹醇醪則可主人曰有鐵  
崖入門主人設盛饌出二妓侑觴且命伎索詩  
鐵崖援筆立成曰颯颯西風秋漸老郭索肥時  
香晚稻兩螯盛貯白瓊瑤半殼微含紅瑪瑙憶  
昔當年蘇子瞻較臍咄咄論團尖我今大爵不  
知數况有醇醪如蜜甜此詩頗豪宕可愛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三

松江袁景文 凱其古詩學選七言律與絕句宗  
杜格調最正故李空同何大復稱其爲 我朝  
國初詩人之冠近有以高太史爲過之者高比  
袁稍闕大然不能脫元人氣習若論體裁終是  
袁勝

楊鐵崖選大雅集獨取海叟詠蚊一首詩末云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三

松江袁景文 凱其古詩學選七言律與絕句宗  
杜格調最正故李空同何大復稱其爲 我朝  
國初詩人之冠近有以高太史爲過之者高比  
袁稍闕大然不能脫元人氣習若論體裁終是  
袁勝

楊鐵崖選大雅集獨取海叟詠蚊一首詩末云



東方日出苦未明老夫閉門不敢行蓋言元政  
酷虐王室如燬而小人貪殘如蚊蚋啜人脂血  
至 我明革命人若可以少安矣然明而未蠲  
蚊蚋尚未盡去故閉門而不敢行似有譏切  
聖祖之意此首集中不載

袁海叟尤長於七言律其詠白燕詩世尤傳誦  
之而空同以爲白燕詩最下最傳蓋以其詠物  
太工乏興象耳

朱鳳山選海叟詩爲在野集如白燕詩故國飄  
零事已非改作老去悲來不自知聞笛詩雨聲  
終日過閑門改作羽聲隨處有閑門殊失海叟  
之意正蘇長公所謂爲庸俗人所亂者耶鳳山  
名岐鳳是舉人能詩有才名亦刻有小集嘗見  
其一聯云嗜酒揚雄其寂寞忍貧原憲厭繁華  
亦似可誦

我朝如楊東里李西涯二公皆以文章經國然  
只是相沿元人之習至弘治間李空同出遂極  
力振起之何仲默邊庭實徐昌穀諸人相與附



和而古人之風幾遍域中矣律以古人空同其  
陳拾遺乎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  
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群集其家講藝  
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  
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  
席賦詩爲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  
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  
機衆人傳翫以爲絕佳遂呈稿於西涯西涯將

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皆愕然石潭思之  
亦終不復能綴衆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爲抑  
之此詩絕好不知老師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  
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  
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  
涯即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蓋  
公於弘治正德之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  
士亦豈偶然者哉

世人獨推何李爲當代第一余以爲空同關中



人氣稍過勁未免失之怒張大復之俊節亮語出於天性亦自難到但工於言句而乏意外之趣獨邊華泉與象飄逸而語亦清圓故當共推此人

顧尚書東橋好客其坐上常滿又喜談詩余嘗在坐聞其言曰李空同言作詩必須學杜詩至杜子美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矣此空同之過言也夫規矩方圓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在規矩中耳若說必要學杜則是學某匠何得就以子美爲規矩耶何大復所謂舍筏登岸亦是欺人

東橋一日又語客曰何大復之詩雖則稍俊然終是空同多一臂力

馬西玄遊西山諸寺古詩十餘首其清警藻絢出何李上今所刻行一小本乃胡可泉校定者其全集有詩六本文四本王槐野以此見託恨余貧薄尚未能入梓余受二公之知最深倘數年未死終當了此一事此百世大業若使其湮



滅不傳則負二公者多矣

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大復康滸西邊華泉徐昌穀一時共相推轂倡復古道而南京王南原顧東橋寶應朱凌溪則其流亞也然諸人猶以吳音少之稍後則有亳州薛西原蕙祥符高子業叔嗣廣西戴時亮欽沁水常明卿倫河南左中川國璣關中馬西玄汝驥諸人薛西原規模大復時出入初唐而過於精潔失其本色便覺太枯高子業是學中唐

者故愈淡而愈見其工耳馬西玄極重戴時亮二公皆工初唐故也左國璣常明卿宗李翰林皆翩翩欲度驂騑前者也他如王庸之教李川甫濂則空同門人樊少南鵬戴仲鵬冠孟望之洋則大復門人璧之孔門其田子方荀卿之派歟

余在衙門時每坐堂後槐野先生必請至後堂閑講半日偶一日出一卷展視乃顧東橋文衡山蔡林屋王雅宜諸人之作蓋許石城與諸公



遊故得其所書平日之作裝成此卷求槐野作  
跋語槐野逐句破調無一當其意者蓋此老學  
杜余嘗聽其論詩必要有照映有開合有關捷  
有頓挫而南人唯重音調不甚留意於此若近  
時吳下之作不復有首尾矣使槐野見之又當  
何如耶

都南濠小時學詩於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  
近有何得意之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對其  
詩曰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  
矣然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  
尔不讀禮經乎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以燈字  
爲春字南濠不覺歎服

沈石田詩有絕佳者但爲畫所掩世不稱其詩  
余家有其畫二幅上皆有題其一七言者云幽  
居臨水稱冥栖蓼渚沙坪咫尺迷山雨忽來茄  
溜細溪雲欲墮竹梢低簷前故壘雌雄燕籬脚  
秋重子母鷄此處風光小畫杜可能無我一青  
藜此詩情景皆到而律調亦清新今之作詩者





豈容易可及畫學黃子久亦甚佳今贊在朱象  
玄處

吳中舊事其風流有致足樂詠者朱野航乃葑  
門一老儒也頗攻詩在篠圃王氏教書王亦吳  
中舊族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  
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  
頭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  
人亦大加擊節取酒更酌至興盡而罷明日過  
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爲張具徵戲樂留連數

日此亦一時盛事也

余至姑蘇在衡山齋中坐清談盡日見衡山常  
稱我家吳先生我家李先生我家沈先生蓋即  
匏菴范菴石田其平生所師事者此三人也一  
日論及石田之詩曰我家沈先生詩但不經意  
寫出意象俱新可謂妙絕一經改削便不能佳  
今有刻集往往不滿人意因口誦其率意者二  
三十首疊疊不休即余所見石田題畫詩甚多  
皆可傳詠與集中者如出二手乃知衡山之論

不虛也

衡山嘗對余言我少年學詩從陸放翁入門故格調卑弱不若諸君皆唐聲也此衡山自謙耳每見先生題詠妥貼穩順作詩者孰能及之今人作詩如味一物撇了題目不知說到甚處去又一句說上天一句說下地都不辨有首尾亦無血脉動輒即言此盛唐也此中唐也而見者同聲和之乃知覓一堂上人正自不易

錢同愛字孔周其家累代以小兒醫名吳中所謂錢氏小兒者是也同愛少美才華且有俠氣與衡山先生最相得衡山長郎壽承即其壻也同愛每飲必用伎衡山平生不見伎女二公若薰苜不同噐然相與一世終不失歡余篋中所藏衡山一畫乃贈同愛者上題云團坐清談麈尾長墨痕狼藉練裙香水亭紈扇歌楊柳春院琵琶醉海棠王謝風流才子第齊梁烟月錦篇章豪華豈是泥沙物好在揮書白玉堂蓋寫同愛之風流宛如畫出而衡山才情美麗當亦不

減宋廣平矣

徐髯仙豪爽迭宕人也數遊狹斜其所填南北詞皆入律衡山題一畫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葉渡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烟蓋亦有所取之也

衡山最喜評校書畫余每見必挾所藏以往先生披覽盡日先生亦盡出所畜常自入書房中捧四卷而出展過復捧而入更換四卷雖數反不倦一日早往先生手持一扇語某曰昨晚作

得一詩贈君讀罷某曰恨無佳軸得老先生書一掛幅甚好先生曰昨偶有人持絹軸求書甚好當移來寫去即借一軸補還之可也遂又書一掛幅詩曰高天厚地千年句虹月滄江百里舟君似南宮抱深癖我於東野欲低頭蒼苔白石柴門迥寂晝清陰別院幽自笑子雲其落寞故人麤糲肯淹留後題云元朗自雲間來訪兼載所藏古圖書見示淹留竟日奉贈短句高天厚地乃孟東野詩中語也



熊軫峯名字元性長沙人也性高簡能文攻  
詩爲松江守有郡齋賞牡丹詩嘗憶得上半  
首云和風湛露萬人家欄檻當門一樹遮正憶  
桑麻沾細雨更添珠玉對名花詞旣妙麗况正  
是做太守的說話又嘗作絕句二首贈余其一  
曰文章如畫界中有支天山覺我道區明經緯  
恢儒窅其二曰文章如白璧春露園玉蘭與子  
共雕琢澤物脉溥溥手書鄭重其所以屬望於  
某者甚厚常恨志業不遂終無以報先生矣此  
亦郡中故事漫識之

熊軫峯在任時適聶雙江亦以御史陞蘇州太  
守雙江偶以公事來松二公同舉進士又同年  
中最有才望者軫峯設席於白龍潭欸之遂相  
與講學各賦近體一章雙江詩曰重陽曾此坐  
探禪回首風烟又五年霜醉高楓秋入樹雲垂  
香稻晚肥田應慚白髮虛琴鶴偶繫黃花泛酒  
船共笑此生真浪跡息機焉得渚鷗前軫峯詩  
曰不悟良知定悟禪臨潭講學自當年靜涵龍



德光騰漢早事春農王蒲田吹帽最憐憂國士  
濯纓旋理泛江船金蘭更接同心侶千載風雲  
雲影前二詩皆清新警拔且中間有無限理趣  
後有作志者亦可備郡中一故事

嚴介老之詩秀麗清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  
右者作文亦典雅嚴重烏可以人而廢之且憐  
才下士亦自可愛但其子黷貨無厭而此老爲  
其所蔽遂及於禍又豈可以子而廢其父哉

余嘗至南京往見東橋東橋曰嚴介溪在此甚  
愛才汝可往見之爾時介溪爲南宗伯東橋即  
差人持帖子送往某賁一行卷上有詩數十首  
此老接了即起身作揖過方纔看詩至誅牛女  
情隨此夜盡恩是隔年留等句皆摘句歎賞是  
日遂留飯後壬子年至都在西城相見拳拳慰  
問情意曖然後亦數至其家見其門如市而事  
權悉付其子可惜可惜

余在都見雙江於介老處認門生余問之雙江  
曰我中鄉舉時李空同做提學甚相愛起身會



試往別之空同曰如今詞章之學翰林諸公嚴  
惟中爲最汝至京須往見之故我到京即造見  
執弟子禮今已幾四十年矣

唐六如嘗作悵悵詞其詞曰悵悵莫恠少時年  
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悵悵何處逢情  
不可憐杜曲梨花盃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  
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去思量應  
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此詩才情富麗亦何必  
減六朝人耶

王雅宜之詩清警絕倫無一點塵俗氣真所謂  
天上謫仙人也所欠者沉着耳中道而天未見  
其止惜哉

黃五嶽皇甫百泉之詩格調旣正辭復俊拔黃  
摹寫精深皇甫思致淵永余以爲徐迪功之後  
當共推此二人世復有異同者正杜少陵所謂  
不覺前賢畏後生者耶

余赴官南館京師諸公贈行詩不下數十首唯  
董潯陽五言律三首最工今錄出以示談藝者



其一曰執戟余方倦摘詞爾獨雄人分兩都別  
官爲陸沉同長路多秋草虛堂急暮虫更憐他  
夜月清影隔江東其二曰載筆新供奉承恩舊  
帝京離宮通秘署江水切蓬瀛待問稱書府高  
談謝墨卿邇來聞紙貴知爾賦初成其三曰行  
行遠送將此去羨仙郎作吏真成隱之官却到  
鄉千峯在城闕一水限河梁別後憑誰寄秋籬  
歲歲芳

余友朱射陂曰藩最工詩但平生所慕向者劉  
南坦楊升菴二人故喜用僻事時作險恠語余  
戊午年致仕南都諸公押衡山鴛字韻詩見贈  
射陂後一聯云烟灌野陰滋畎蕙宮城曙月響  
山鴛其前一句余不能解盖有所本必非杜撰  
語但余偶不能省耳終是欠妥其七言律之學  
温李者可稱入律

鶯字韻詩獨許石城一聯云買得曲池堪鬪鴨  
種成芳樹好藏鶯殊有雅思

嘉靖中火災後 朝廷將鼎新三殿令兩京各



衙門官出銀助工時未射陂爲主客正郎嘗作  
一詩云五雲深處鳳樓開中外欣欣盡子來敢  
謂鷺鷥能割股願同鸚鵡可消災司空慣見如  
無物村僕何知歎破財安得黃金高北斗即教  
三殿麗蓬萊雖則戲調之辭然有諷有論切中  
事情其即所謂六義無闕者耶

余見衡山有飲酒詩一首曰晚得酒中趣三杯  
時暢然難忘是花下何物勝尊前世事有千變  
人生無百年唯應騎馬客輸我北窓眠余愛其  
有雅致絕似白太傅

余寓居姑蘇時嘗過皇甫百泉小飲百泉次日  
作詩來謝中一聯云甕非隣舍酒鱸是故鄉魚  
後已巳年余移家歸松王玉遮來訪泊舟河下  
酒半作詩贈余舟中自取一軸書之對客揮灑  
立就中一聯云門柳舊五樹江鱸新四腮夫二  
詩摹寫皆可謂極工但中間稍有不同而體貌  
殊別乃知詩家作用變出幻入不可以神理推  
不可以意象測情景日新由人自取巧者有餘





拙者不足蓋若由於天授苟所受有限終不能以力強也

余嘗至閨門偶遇王鳳洲在河下是日携盤榼至友人家夜集強余入坐余袖中適帶王賽玉鞋一隻醉中出以行酒蓋王脚甚小禮部諸公亦常以金蓮爲戲談鳳洲樂甚次日即以扇書長歌來惠中二句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齒頰生蓮花蓋不但二句之妙而鳳洲之才情亦可謂冠絕一時矣

楊升菴云長安市有兩街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彈此曲移入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爲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大加獎異爭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



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  
師之藝朱子答人論詩書曰來書謂漱六藝之  
芳潤良是但恐舊習不除渣穢在曾芳潤無由  
入耳近日有一雅謔可証此事有一新進欲學  
詩華容孫世其戲謂之曰君欲學詩必須先服  
巴豆雷丸下盡胃中程文策套然後以楚詞文  
選爲冷粥補之始可語詩也士林傳以爲笑  
嘗對孫季泉極稱黃質山淳父之詩季泉曰吾  
亦見其詩時有省眼句

近日鎮江一庠友來松乃鄔佩之之子佩之以  
詩名家其子亦有文余欸之飯見其扇頭有細  
書詩數首取視之中有一聯云匣有魚腸堪借  
客世無狗監莫論才余極愛之以爲近代之詩  
亦難得如此者後題名曰陸君弼後訪之陸乃  
江都人歐崙山弟子也

吾友徐長谷見詩文之佳則曰此人肚內有丹  
又嘗見語云公肚中曾結過丹凡有語言便與  
人不同此雖見諛然長谷此言自是正法藏中



第一妙訣也學者若悟得便是如來高足弟子  
然舉此一大公案告人無一人肯信今人遍身  
穿着羅綺光恠奪目然肚中不曾有飯何論於  
丹

崑山顧茂儉妹乃雍里方伯之女皇甫百泉之  
甥也嫁孫僉憲家爲婦甚有才情嘗有春日詩  
云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  
叫春鶯余謂此詩可置玉臺新詠中

嘉定一民家之婦平日未嘗作詩臨終書一絕

與其夫曰當時二八到君家尺素無成愧泉麻  
今日對君無別語免教兒女衣蘆花亦悽婉可  
誦此二事殷無美說

世有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曾前白  
玉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  
島李白羅隱潘閨四人名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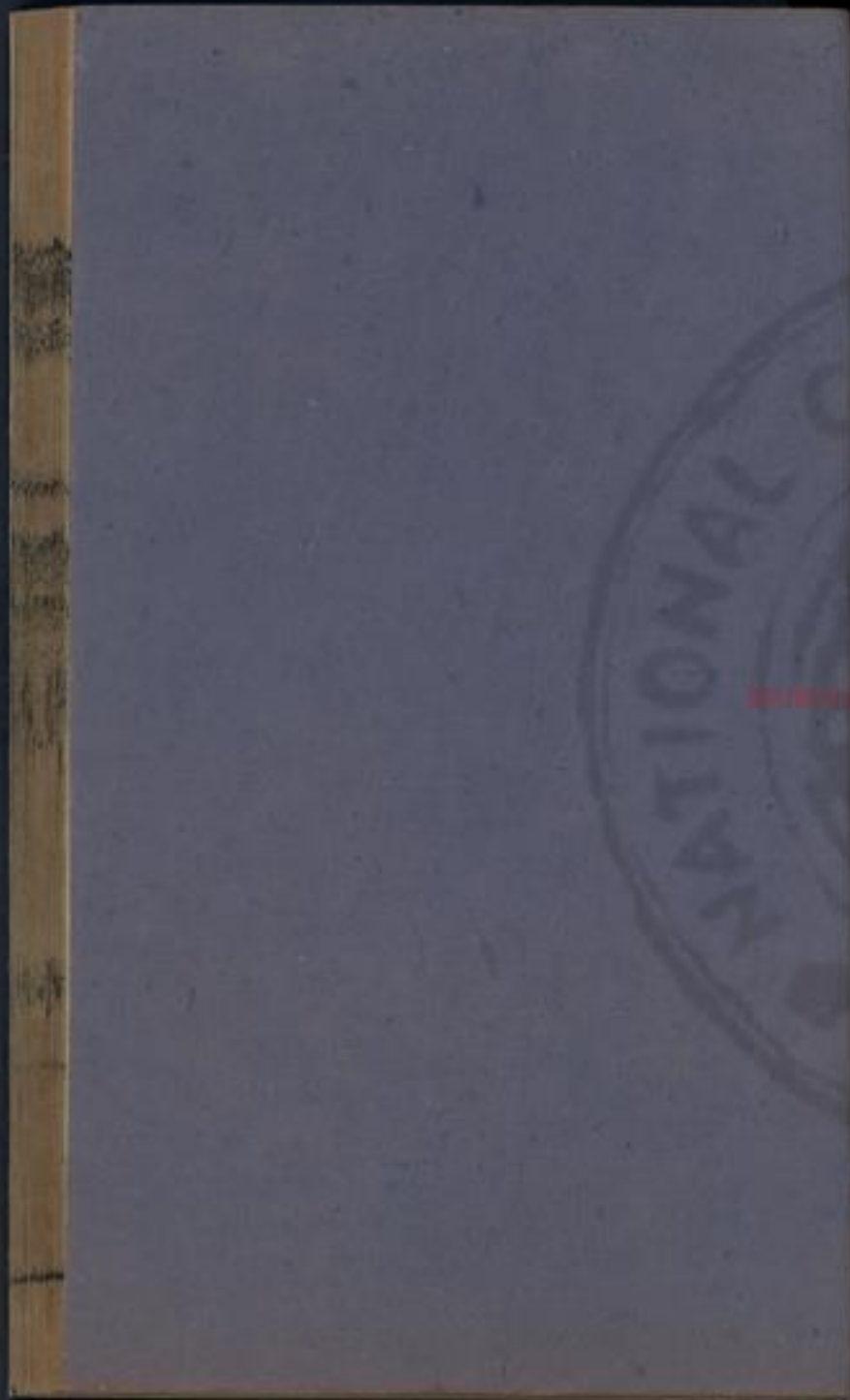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一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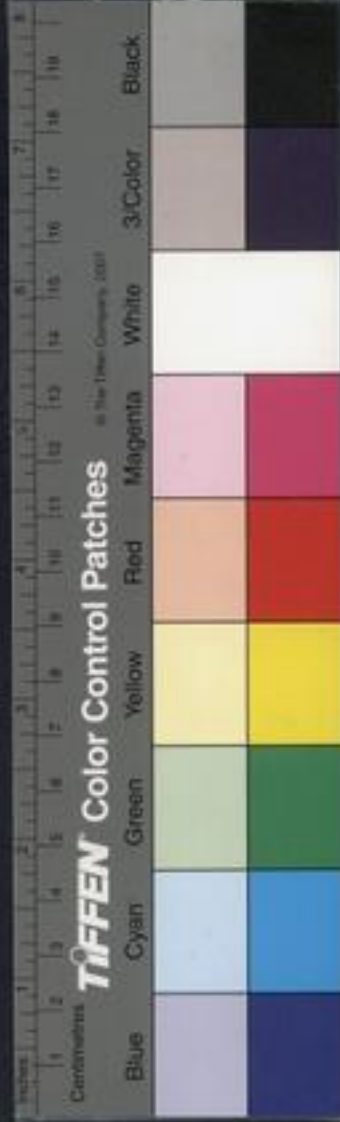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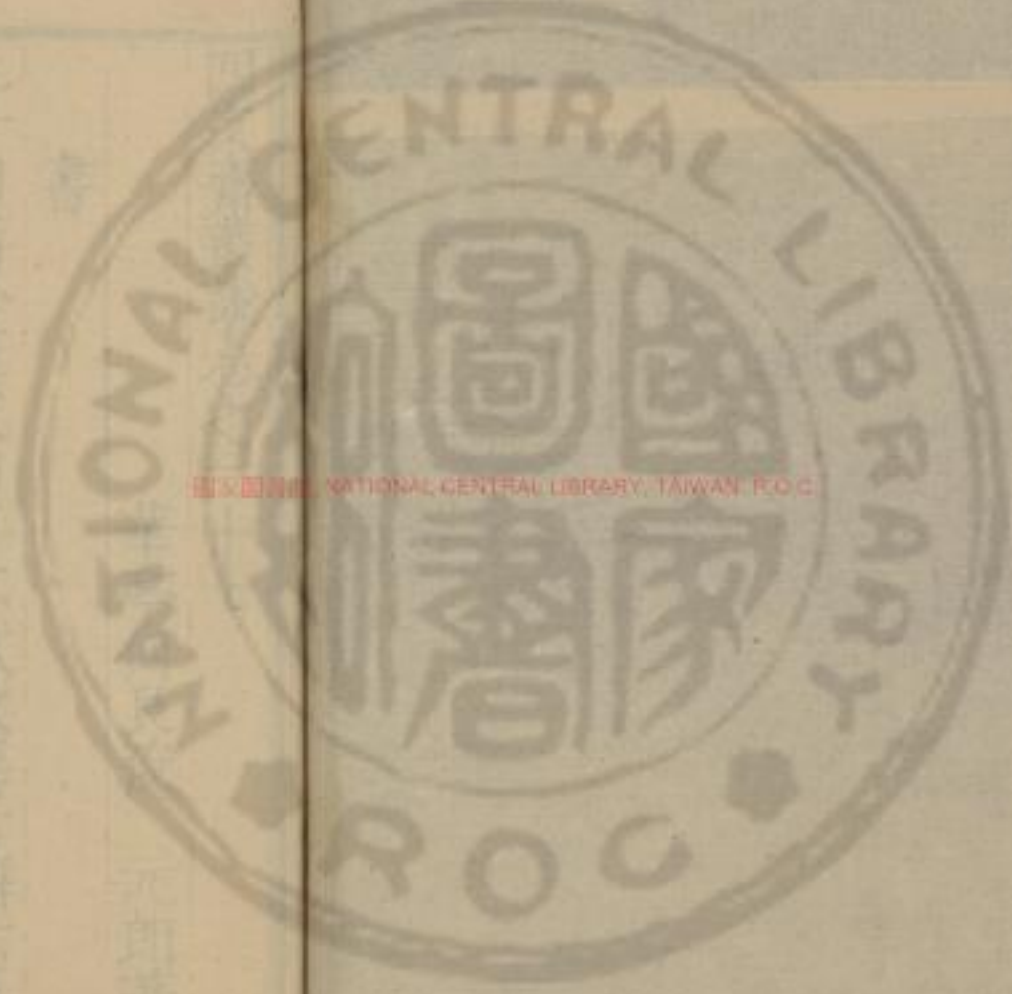






孔子曰游於藝文曰吾不試故藝古稱六藝者  
其一也蓋自惠施天作者藝以代結繩之政書  
其後於此矣其後倉頡造字而天雨粟鬼神泣  
則以其對天地之報也然使當時無文字則後  
世無六經矣其所繫不世大哉書法自來而  
爲書法而爲書法借以爲行草篆至其而書

元帥著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七

書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孔子曰游於藝文曰吾不試故藝古稱六藝書其一也蓋自庖犧氏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其肇於此矣其後倉頡造字而天雨粟鬼神泣則以其泄天地之秘也然使當時無文字則後世無六經矣其所繫不甚大哉書法自篆變而為隸隸變而為楷楷變而為行草蓋至晉而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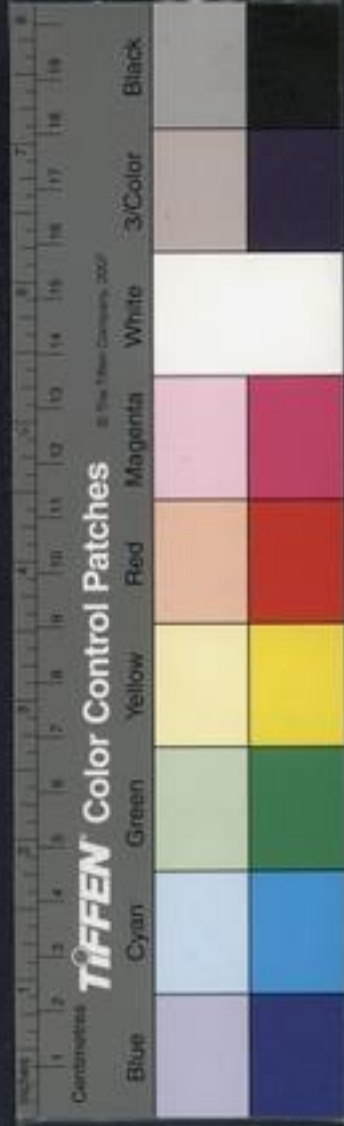


法大備晉人書世已罕見即唐臨晉帖世已稱  
為奇寶矣故宋黃長睿最號博古然自以為不  
能別晉人書但斷自唐以下而已而米南宮訕  
笑之隨所至之處即扁寶晉齋蓋為長睿也今  
唐人之蹟已自難得唯宋以下諸公世或有其  
書余家宋人書亦有數十種今皆賣去不復存  
矣茲以古人評書其灼然有見者出之

書家自史籀之後即推李斯小篆觀諸山刻石  
皆大書而作細筆勁挺圓潤蓋盡去皮肉而筋  
骨獨存此書家之最難者也至蔡中郎作大篆  
則稍兼肉矣唐時稱李陽冰陽冰時作柳葉殊  
乏古意間亦作小篆然不見有勁挺圓潤之意  
去李斯遠矣南唐徐鼎臣始為玉筋骨肉勻圓  
可謂盡善元時有吾子行國初則周伯琦宗王  
筮似乎少骨而吾松朱孟辨實為過之

憲 孝朝李西涯與喬白巖用小篆徐子仁宗  
玉筋皆入妙品此篆書之流派也

夫八分書之流傳於世者獨蔡中郎夏承碑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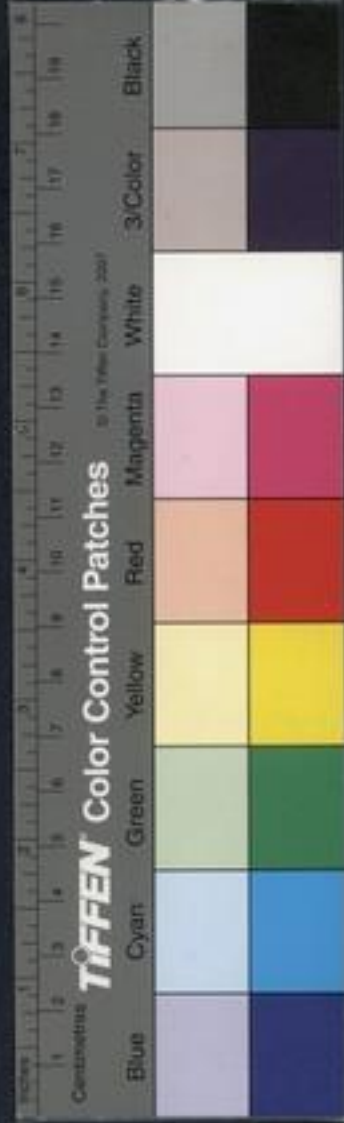


言用篆之二分兼隸之八分是於二者之間別  
構一體夏承碑正用此也其圓勻蒼古可謂絕  
妙後亦無有能繼之者矣

衛恒四體書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  
法漢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  
其能每書輒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  
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爲比部尉後依  
劉表荊州平魏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  
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勤書自効公嘗懸着帳中

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皇安定人魏  
宮殿題署皆其書也

隸書當以梁鵠爲第一今有受禪尊號二碑及  
孔子廟碑皆是孔廟碑是陳思王撰文梁鵠書  
亦二絕也蓋承中郎之後去篆而純用隸法是  
即隸書之祖也今世人共稱唐隸觀史維則諸  
人之筆拳局蠖縮行筆太滯殊不足觀至元則  
有吳叡孟思褚奐士文皆宗梁鵠而吾松陳文  
東爲最工至衡山先生出遂迥出諸人之上矣



近時有徐芳遠亦寫隸書其源出於朱協極此  
是一種惡札也

正書祖鍾太傅用筆最古至右軍稍變道媚如  
黃庭經樂毅論皆神筆也此後歷唐宋絕無繼  
者惟趙松雪與文衡山小楷直追右軍遂與之  
抗行矣

余家有松雪小楷大洞玉經字如蠅頭共四千  
八百九十五字圓勻道媚真可與黃庭並觀余  
常呼爲墨皇每移至衡山齋中即竟日展翫在  
南京因囊中空乏有人以重貲購去至今時在  
夢寐也

王僧虔云變古製今惟右軍領軍爾不爾至今  
猶法鍾張也書斷云王獻之變右軍行書號曰  
破體書由此觀之世稱鍾王不知王之書法已  
非鍾矣又稱二王不知獻之書法已非右軍矣  
自衛伯玉父子擅行草之妙其後王右軍得法  
於衛夫人遂集書家之大成至其子大令與右  
軍抗行所謂翩翩欲度驂驕前也此外如庾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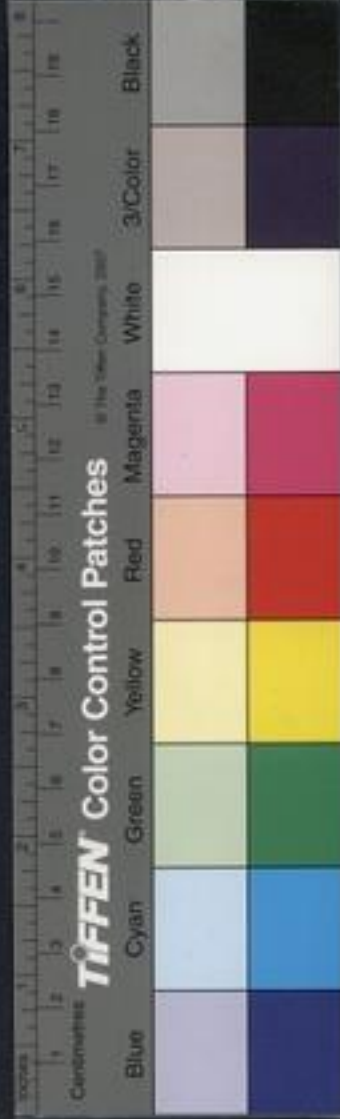
西王世將王領軍至宋世蕭子雲以及僧智永  
大率宗尚右軍皆晉法也至唐則各自成家區  
分派別而晉法稍變矣

談苑醍醐云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  
一蕭字至今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  
建一小亭以翫號曰蕭齋見尚書故實書苑載  
約作蕭字贊云抱素日潔含章內融逸疑方外  
縱在矩中又宋榮咨道以五十萬錢買虞世南  
夫子廟碑舊本見山谷文集此莊子所謂真好

也

宋時維蔡忠惠米南宮用晉法亦只是具體而  
微直至元時有趙集賢出始盡右軍之妙而得  
晉人之正脉故世之評其書者以爲上下五百  
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又曰自右軍以後唐  
人得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韻米南宮得其神韻  
而不得其形似兼形似神韻而得之者惟趙子  
昂一人而已此可爲書家定論

唐人書歐陽率更得右軍之骨虞永興得其膚



澤褚河南得其筋李北海得其肉顏魯公得其力此即所謂皆有聖人之一體者也其後徐季海則師褚河南張從申則宗李北海柳公權則規模顏魯公而去晉法漸遠矣

今之鄙陋者於所好無如飲食猶秤薪數米况肯輕財貴文如古人乎余謂升菴此論固當然秤薪數米是不欲暴殄天物猶可言也至有積財巨萬猶日夜營求不已若見古人之蹟棄之不啻敝屣者又不知何如也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此誠得書家三昧者矣楊升菴云虞求興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必須臨摸唐太宗云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則可以嗤蕭子雲矣然後知臨摹之益大矣宋人惟蔡忠惠米南宮晉法也若蘇長公則從褚河南徐季海來黃山谷專學顏魯公蘇長公世評其書爲純綿裹鐵若方之徐則蘇有神韻

山谷較之顏覺力稍不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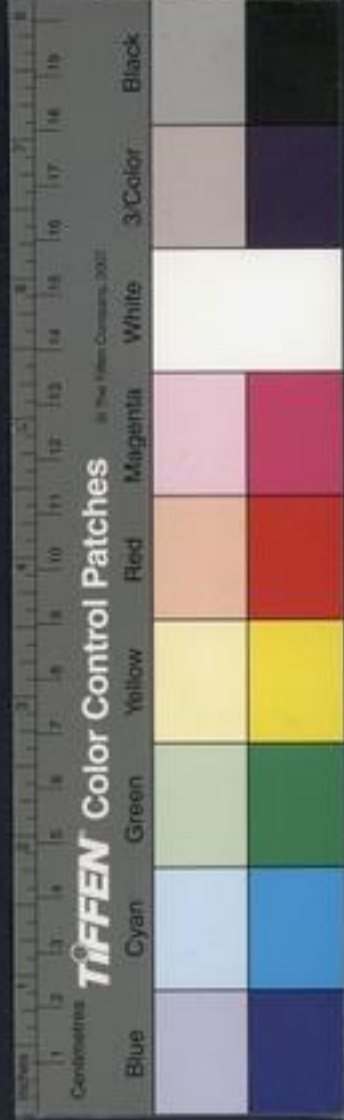
袁裒云右軍用筆內擲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  
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山谷言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  
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山谷云大令草法殊逼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  
成就爾所以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  
草入神品也余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  
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

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彷彿大  
令耳魯公書今人隨俗多尊尚少師書口稱善  
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當如九方臯相馬遺  
其玄黃牝牡乃得之

東坡書唐氏六家書後云永禪師書骨氣深穩  
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踈淡如觀陶彭澤詩  
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陽率  
更書妍緊拔群尤工於小楷高麗遺使購其書  
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





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  
觀其書勁峻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  
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兼論其平生苟非其  
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  
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  
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  
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  
草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  
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

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  
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竒秀獨出一變古法如  
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  
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本出於顏而能  
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  
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字雖工而  
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  
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  
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



東坡論書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

山谷云歐陽率更書所謂直木曲鐵法也如甲冑有不可犯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山谷言嘗論近世三家書云王著如小僧縛律李建中如講僧參禪楊凝式如散僧入聖

余平生所見法書唯董中峯家求師千文爲第一衡山跋尾亦以爲觀智求千文凡數本皆在此本下其子都事君出以見示其次張明崖都

憲家所藏趙模行草初唐人詩數首王鳳洲廉使家虞求興衰策文皆神物也

山谷獨稱楊少師書余所藏有少師韭花帖墨跡亦神物也今在朱司成家

山谷云魯公寒食問行期爲病妻乞鹿脯從李大夫乞米三帖皆與王子敬可抗行也

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書前耳



王初寮屐道云評東坡書者衆矣劍拔弩張擯  
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  
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  
零春之雨森疎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  
轉纒纒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山谷云古人雖顛草皆四停八當凡書字偏枯  
皆不成字所謂失一點如美人眇一目失一戈  
如壯士折一臂

山谷云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  
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  
見孔子時風氣耳余謂元章過於姿媚如豐肌  
美婦神采照人所乏者骨氣耳而山谷比之仲  
由此不可曉也

山谷跋范文正公帖云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  
沈着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書法妙天下  
不肯許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  
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睨萬物衆  
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



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  
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  
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鉤指回腕皆入古人法  
度中今士大夫喜書當不但學其書法觀其所  
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深愛其書  
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爲吉人志士吾不信  
也

楊誠齋跋米南宮帖云萬里學書最晚雖徧叅  
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來未拈出今得此

帖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山谷云頃見蘇子瞻錢穆父論書不取張芝正  
米芾初不謂然及見郭忠恕叙字源乃知當代  
二公極爲別書者

自唐以前集書法之大成者王右軍也自唐以  
後集書法之大成者趙集賢也蓋其於篆隸真  
草無不臻妙如真書大者法智永小楷瀟黃庭  
經書碑記師李北海賡啓則師二王皆咄咄逼  
真而數者之中惟箋啓爲尤妙蓋二王之蹟見



於諸帖者惟簡札最多松雪朝夕臨摹蓋已真  
會神契故不但書跡之同雖行款亦皆酷似乃  
知二王之後便有松雪其論蓋不虛也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  
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  
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  
法而皆法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過宋人

元人自松雪而下世稱鮮于困學書然頗有俗  
氣鄧善之亦是晉瀟但欠熟圓唯康里子山書  
從大令來旁及米南宮工夫亦到其神韻似可

愛

元人中余最喜張貞居倪雲林二人之書蓋貞  
居師李北海間學素師雖非正脉然自有一種  
風氣雲林師大令無一點俗塵

三宋者宋克宋廣宋璲也克字仲溫號南宮生  
姑蘇人其書專工章草廣字昌裔松江人書學  
素師兼善行草亦入能品璲字仲珩乃潛溪學  
士之次子官中書舍人其書宗康里子山亦可



稱入室者嘗見其書王兎泉聯句詩王兎泉在  
南京應天府儒學中

吾松在勝國與國初時善書者輩出如朱滄洲  
陳谷陽皆度越流輩書史會要中評朱滄洲爲  
風度不凡陳谷陽爲富於繩墨余以爲陳谷陽  
出於滄洲之上遠甚蓋朱誠有風度亦兼善四  
體書但不如陳之法度精密耳余嘗有陳谷陽  
書一卷四體書皆備其正書一段酷似歐率更  
行草則漸逼大令篆書亦入格又有其書疏頭

二通全學松雪極疎爽可愛又嘗見其章草書  
竹筆格賦一篇在舍弟家殊有古意出宋仲溫  
上世評谷陽書爲八寶中之水晶又以爲得書  
法於三宋此皆不知書妄爲此談耳

國初諸公儘有善書者但非法書家耳其中惟  
吾松二沈聲譽籍甚受累朝恩寵然大沈正  
書倣陳谷陽而失之於軟沈民望草書學素師  
而筆力欠勁章草宗宋克而乏古意此後如吾  
松張東海姑蘇劉廷美徐天全李范菴祝支山



南都金山農徐九峯皆以書名家然非正脉至  
衡山出其隸書專宗梁鵠小楷師黃庭經爲余  
書語林序全學聖教序又有其蘭亭圖上書蘭  
亭序又咄咄逼右軍乃知自趙集賢後集書家  
之大成者衡山也世但見其應酬草書大幅遂  
以爲支山在衡山上是見其杜德機也支山小  
楷亦臻妙其餘諸體雖備然無晉法且非正鋒  
不逮衡山遠甚

衡山之後書法當以王雅宜爲第一蓋其書本  
於大令兼之人品高曠故神韻超逸迥出諸人  
之上

近來人又大喜法帖夫二王之跡所僅存者惟  
法帖中有之誠爲可寶但石刻多是將古人之  
跡雙鈎下來背後填硃摩於石上故筆法盡失  
所存但結構而已若展轉翻勒訛以傳訛則并  
結構而失之故惟淳化祖帖與宋搨二王帖爲  
可寶其餘皆不足觀况近時各處翻刻大費楮  
墨可笑可笑



舊瀉帖中惟太清樓刻實爲至寶蓋因徽宗留  
意文翰而蔡京工書故摹勒皆精遠在祖帖之  
上

余獨愛宋搨唐人碑蓋李北海顏魯公諸碑皆  
親手書丹是黃仙鶴伏靈芝致石必是當時精  
於刻者與填硃上石者不同昔某法師對蘇許  
公云貧道塔銘但得三郎文蘇頌也五郎書蘇  
誥也六郎致石可以無憾則知古人勒石最所  
慎重或言李北海書皆自刻石所言黃仙鶴伏  
靈芝假托耳

楊升菴云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擇取  
著於章草諸帖形近篆籀者皆去之識者已笑  
其俗其所載索靖二帖昧士處農姬業掌稷猶  
有古意及計來東言展有期則但行草而已東  
書堂帖又去其前而存其後此所謂至言不出  
俗言勝耶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云篆俯貫八分  
包括章草涵詠飛白必如是而後爲精藝也不  
然則刻鵠圖龍竟慙直體得魚獲兔猶恡筌蹄





未免凡近耳

近有祖帖一本亦佳因無銀錠紋遂以爲未加銀錠時所搨然祖帖是選棗木之精者刻成即加銀錠非歲久木裂始加之也况紙墨又不甚舊此須以法眼辨之愧余凡俗人不能別識也今世士大夫若遇定武蘭亭雖殘缺者當不惜以重貲購之然蘭亭之刻甚多宋時已有百餘種故古稱蘭亭爲聚訟不可不詳辨也

山谷云蘭亭襖欽叙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

唐人小楷有歐率更化度寺碑虞永興破邪論薛稷香冥君碑張長史郎官石柱記顏魯公麻姑仙壇記

顏魯公小字麻姑仙壇記此正東坡所謂小字



寬綽而有餘者也蓋自大令以下趙集賢以上  
八百年間唯可容蕭子雲顏魯公二人覺仙壇  
記奇古道逸實過蕭子雲

唐人書推歐虞褚薛今歐率更有九成宮帖虞  
恭公碑皇甫府君碑褚有孟瀉師碑聖教序三  
龕像記虞有夫子廟堂碑獨孟法師世已罕得  
見無錫秦汝立家有一宋搨本書帶隸法褚帖  
中當爲第一

余最愛顏魯公書多方購之後亦得其數種如  
元魯山碑乃李華撰文魯公書丹李陽冰篆額  
世所稱三絕者是也茅山碑今亦燬於火余家  
所藏乃國初時搨者東方朔畫像贊家廟碑中  
興頌八關齋會記李抱玉與臧懷恪碑宋文貞  
公碑陰記多寶寺塔碑數種多寶塔正所謂最  
下最傳者蓋魯公書妙在峻勁而此書太整齊  
失之板耳

蘇黃獨不稱李北海至趙松雪出其寫碑專用  
北海書北海有嶽麓寺碑雲麾將軍碑有二本



一李琇一李昭道也皆妙其法華寺與莎羅樹則後人翻刻者耳

自唐以後宋元人無一好石刻雖蘇黃諸刻亦不見有佳者趙集賢學李北海書未入石者皆咄咄逼真可謂妙絕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

趙集賢與人寫碑若非茅紹之刻則不書亦以此人稍能知其筆意耳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七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畫一

余小時即好書畫以爲此皆古高人勝士其風神之所寓使我日得與之接正黃山谷所謂能撲面上三斗俗塵者也一遇真蹟輒厚貲購之雖傾產不惜故家業日就貧薄而所藏古人之跡亦已富矣然性復相近加以篤好又得衡山先生相與評論故亦頗能鑒別雖不敢自謂神

一李琇一李昭道也皆妙其法華寺與莎羅樹則後人翻刻者耳

自唐以後宋元人無一好石刻雖蘇黃諸刻亦不見有佳者趙集賢學李北海書未入石者皆咄咄逼真可謂妙絕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

趙集賢與人寫碑若非茅紹之刻則不書亦以此人稍能知其筆意耳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七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畫一

余小時即好書畫以爲此皆古高人勝士其風神之所寓使我日得與之接正黃山谷所謂能撲面上三斗俗塵者也一遇真蹟輒厚貲購之雖傾產不惜故家業日就貧薄而所藏古人之跡亦已富矣然性復相近加以篤好又得衡山先生相與評論故亦頗能鑒別雖不敢自謂神

解亦庶幾十不失二矣余家法書如楊少師蘇  
長公黃山谷陸放翁范石湖蘇養直元趙松雪  
之跡亦不下數十卷然余非若收藏好事之家  
蓋欲真有所得也今老目昏花已不能加臨也  
之功故法書皆已棄去獨畫尚存十之六七正  
恐助力衰憊不能遍歷名山日懸一幅於堂中  
擇溪山深邃之處神往其間亦宗少文卧遊之  
意也然亦只是趙集賢高房山元人四大家及  
沈石田數人而已蓋惟取其韻耳今取古人論  
畫之語與某一得之見著之於篇

夫書畫本同出一源蓋畫即六書之一所謂象  
形者是也虞書所云彰施物采即畫之濫觴矣  
古五經皆有圖余又見有三禮圖攷一書蓋車  
輿冠冕章服象服褕袂笄帚之類皆 朝廷典  
章所係後世但照書本言語想象爲之豈得畫  
是若有圖本則儀式具在按圖製造可無舛錯  
則知畫之所關蓋甚大矣

陳思王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



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者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古人之畫如顧愷之作孝經圖列女圖閻立本作職貢圖馬和之作毛詩國風圖諸人所作旅葵圖瑞應圖歷代帝王象歷代名臣象諸畫豈可謂之全無關於政理無裨於世教耶

董自廣川畫跋蓋不甚評畫之高下但論古今之章程儀式可謂極備若天子欲議禮制度考文則此書恐不可缺

宣和博古圖所載鍾鼎彝匱匱簠登豆上尊中尊之屬極爲詳備其大小尺寸容受升合與夫花紋款識無不畢具三代典刑所以得傳於世者猶賴此書之存也夫徽宗好古不免有玩物喪志之失然其致北狩之禍者實由信任小人使童蔡秉政以致天下洶洶其禍本實不在於此也而能使後世博古之士得見三代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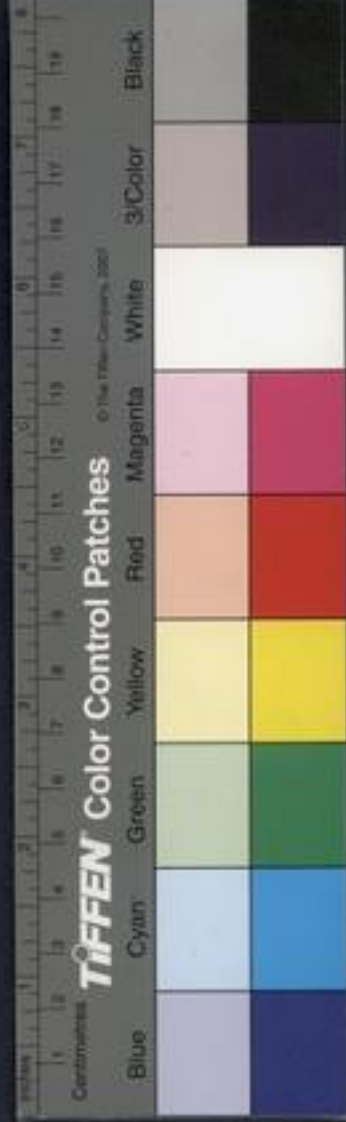
刑實陰受其惠淺見薄識之士遂以此爲口實可笑可笑

古人論畫有六法有三病蓋六法即氣韻生動六者是也而三病則曰板曰刻曰結又以爲骨法用筆以下五者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凡氣韻本乎遊心神采生於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筆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

則思不竭而神不困也此段雖只論畫頗似莊子輪扁斲輪語

論畫者又云夫畫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夫謹細巧密世孰不謂之爲工耶然深於畫者蓋不之取正以其近於三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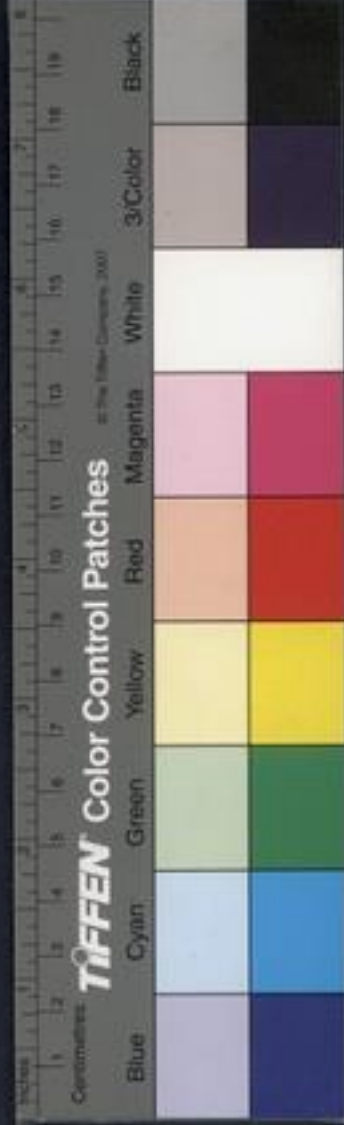
世之評畫者立三品之目一曰神品二曰妙品三曰能品又有立逸品之目於神品之上者余初謂逸品不當在神品上後閱古人論畫又有



自然之目則真若有出於神品之上者其論以爲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爲謹細自然爲上品之上神爲上品之中妙爲上品之下精爲中品之上謹細爲中品之中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嗚呼夫必待神邁識高情超心慧然後知畫宜乎歷數百代而難其人也

昔宗少文嘗云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歷凡五嶽名山皆圖之於室曰惟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又曰舉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必如此然後可以言知畫然世豈復有此等人哉

余觀古之登山者皆有遊名山記縱其文筆高妙善於摩寫極力形容處處精到然於語言文字之間使人想象終不得其面目不若圖之縑素則其山水之幽深烟雲之吞吐一舉目皆在而吾得以神遊其間顧不勝於文章萬萬耶世人多資力加以好事聞好古之家亦曾畜





畫遂買數十幅於家客至懸之中堂誇以爲觀  
美今之所稱好畫者皆此輩耳其有能稍辨真  
贗知山頭要博換樹枝要圓潤石作三面路分  
兩岐皴綽有血脉染渲有變幻能知得此者蓋  
已千百中或四五人而已必欲如宗少文之澄  
懷觀道而神遊其中者蓋曠百劫而未見一人  
者歟

今人皆稱顧陸之筆然此特晉宋間人耳余家  
乃有漢人畫此世之所未見亦世之所未知者  
也其畫非纒非楮乃畫於車螯殼上此是姑蘇  
沈辨之至山東賣書買回者聞彼處盜墓人每  
發一墓則其中不下有數十石其畫皆作人物  
如今之春畫間有幹男色者畫法與隸釋中有  
一碑上所畫之人大率相類其筆甚拙顧陸尚  
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夫車螯者蜃也  
雉入大水爲蜃雉有文章故蜃亦有文章登州  
海市即蜃氣也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余觀  
北齊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冊文云攀蜃輅而雨



泣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曰蜃輅峨峨江總陳  
宣帝哀策文云望蜃綽而攀標齊謝朓敬王后  
哀策文云懷蜃衛而延首則知古帝王墓中皆  
用之蓋置於柩之四旁以防狐兔穿穴其畫春  
情亦似厭勝恐蛟龍侵犯之也

余見車螯上所畫謂是漢人之蹟且云其畫法甚  
拙顧陸尚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後見  
王應麟言曾子固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  
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  
李翁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  
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  
絕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減矣觀此則畫  
家相沿一定而不易善鑒者可以望而知其年  
代之先後矣

楊升菴云按王象之與地絕勝碑目載夔州臨  
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層觀飛簷車馬  
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微啓有美人出半面而  
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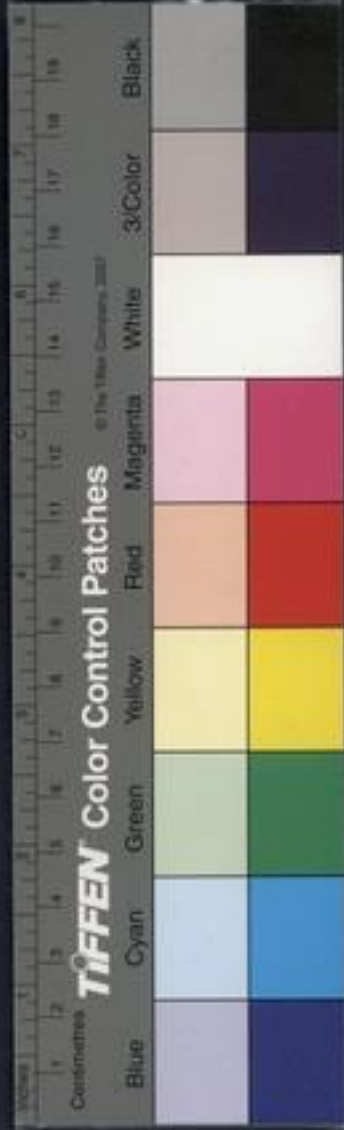
無文字但有人物皆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  
應麟所云而已然謂美人但出半面即能動人  
孰謂漢人之畫專於拙邪蓋藏巧於拙此其所  
以非後世所能及也

劉子玄曰張僧繇畫群公祖二踈圖而兵士有  
着芒屨者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着帷帽者  
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起於隋代  
非漢宮所作以此言之畫非博古之士亦不能  
作也

昔人之評畫者謂畫人物則今不如古畫山水  
則古不如今此一定之論也蓋自五代以後不  
見有顧虎頭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閻立本五  
代以前不見有關仝荆浩李成范寬董北苑僧  
巨然

余嘗見梁思伯篋中有王摩詰演教圖此是王  
府中物托其裝潢故携以自隨是設色者人物  
山水無不臻妙

近又見顧硯山家女史箴是顧虎頭筆單是人



物女人有三寸許長皆有生氣似欲行者此神而不失其自然正所謂上之又上者歟且絹素顏色如新蓋神物必有護持之者

蘇東坡云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畫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叙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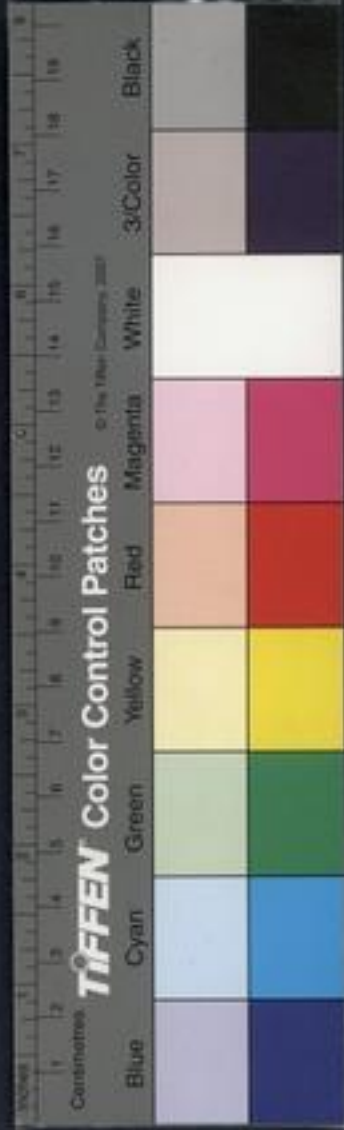
東坡云郭忠恕不仕放曠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

蘇東坡書蒲朮昇畫後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



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  
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  
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  
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  
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  
皆得其筆瀟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  
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  
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  
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旣死畫法中

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  
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  
李懷素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  
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  
而可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  
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  
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  
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  
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東坡云李伯時所畫地藏軼妙而造神能於吳道玄之外探顧陸古意

黃山谷云往時在都下駙馬都尉王晉卿時時送書畫來作題品輒貶剝令一錢不直晉卿以爲過某曰書畫以韻爲主足下囊中物無不以千金購取所病者韻耳收書畫者觀余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畫矣

余家有維摩問疾一小幅定光佛一小卷皆唐人筆也觀其開相之神妙描法之精工染渲之勻圓着色之清脫種種臻妙雖宋初諸家恐亦未必能到

古人之論書畫者在唐則有張彥遠法書要錄名畫記張懷瓘書估畫估在宋則有宣和書譜畫譜郭忠恕有字源荆浩有山水訣郭熙有畫理米元章有書史畫史黃長睿有東觀餘論李方叔有德隅齋畫品董向有廣川書跋廣川畫跋又有圖畫聞見志畫繼五代名畫評益州名畫評等書而近代則有周草窓雲烟過眼錄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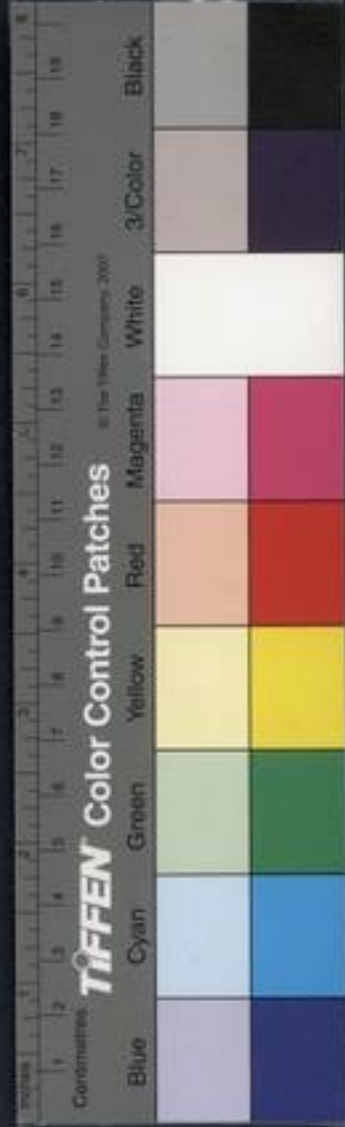


志雅堂雜抄陶南村書史會要夏彥文圖繪寶鑑皆可以資書畫家之考索辨博者也

宋初承五代之後工畫人物者甚多此後則漸工山水而畫人物者漸少矣故畫人物者可數而畫神宗朝有李龍眠高宗朝有馬和之馬遠元有趙松雪錢舜舉吾松張梅巖尊老亦佳我朝有戴文進此皆可以並駕古人無得而議者其次如杜璉居吳小仙皆畫人物然杜則傷於秀媚而乏古意吳用寫法而描法下矣

嘗疑馬遠畫其聲價甚重而世所流傳之跡雖最有名者亦不滿余意但曾見其畫星官一小幀有十二三箇道士着道服立於雲端似有朝真之意雲是鈞染其相貌威嚴中具清逸之態衣摺亦奇古當不在馬和之之下則知遠蓋長於人物者

畫之品格亦只是以時而降其所謂少韻者蓋指南宋院體諸人而言耳若李范董巨安得以此少之哉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畫二

元人之畫遠出南宋諸人之上文衡山評趙集賢之畫以爲唐人品格倪雲林亦以高尚書與石室先生東坡居士並論蓋二公神韻最高能洗去南宋院體之習其次則以黃子久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爲四大家蓋子久叔明仲圭皆宗董巨而雲林專學荆關黃之蒼古倪之簡遠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畫二

元人之畫遠出南宋諸人之上文衡山評趙集賢之畫以爲唐人品格倪雲林亦以高尚書與石室先生東坡居士並論蓋二公神韻最高能洗去南宋院體之習其次則以黃子久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爲四大家蓋子久叔明仲圭皆宗董巨而雲林專學荆關黃之蒼古倪之簡遠



王之秀潤吳之深邃四家之畫其經營位置氣韻生動無不畢具即所謂六法兼備者也此外如陳惟允趙善長馬文壁陸天遊徐幼文諸人其韻亦勝蓋因此輩皆高人耻仕胡元隱居求志日徜徉於山水之間故深得其情狀且從荆關董巨中來其傳派又正則安得不遠出前代之上耶乃知昔人所言一須人品高二要師法古蓋不虛也

余家所藏趙集賢畫其醉道圖是臨范長壽者上有詩題真可與唐人並駕惜破損耳其天閑五馬圖臨李龍眠真妙絕精神完整且是大軸至寶也又有秋林曳杖圖一人曳杖逍遙於茂樹之下其人勝韻出塵真是其興之所寄有畫梅花一幅是學楊補之者兼得梅之標格其他如大士像二軸竹石一幅皆有神韻非畫工所能到也

衡山評畫亦以趙松雪高房山元四大家及我朝沈石田之畫品格在宋人上正以其韻勝



耳况古之高人興到即着筆塗染故只是單幅  
雖對軸亦少今京師貴人動輒以數百金買宋  
人四幅大畫正山谷所謂以千金購取者縱真  
未必佳而况未必真乎

元人又有柯丹丘九思台州人槎芽竹石全師  
東坡居士其大樹枝榦皆以一筆塗抹不見有  
痕跡處蓋逸而不逸神而不神盤旋於二者之  
間不可得而名然斷非俗工所能夢見者也

余家有倪雲林所作樹石遠軸自題云嘗見常

粲佛因地圖山石林木皆草草而成迥有出塵  
之格而意態畢備及見高仲器郎中家張符水  
牛圖枯柳岸石亦率意爲之韻亦殊勝石室先  
生東坡居士所作樹石政得此也近世惟高尚  
書能領畧之耳余雖不敏願彷彿象其高勝不敢  
盤旋於能妙之間也其庶幾所謂自然者乎

夫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  
二種趙松雪出於李龍眠李龍眠出於顧愷之  
此所謂鉄線描馬和之馬遠則出於吳道子此



所謂蘭葉插也其法固自不同畫山水亦有數家關全荆浩其一家也董源僧巨然其一家也李成范寬其一家也至李唐又一家也此數家筆力神韻兼備後之作畫者能宗此數家便是正脉若南宋馬遠夏圭亦是高手馬人物最勝其樹石行筆甚道勁夏圭善用焦墨是畫家特出者然只是院體

雲林嘗自題其畫竹云以中每愛余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是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爲麻爲蘆僕亦不能強辨爲竹真沒柰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爲何物耳

倪雲林答張藻仲書曰瓚比承命俾畫陳子桎剡源圖敢不承命唯謹自在城中汨汨晷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閑靜處始得讀剡源事跡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草點染遺其醜黃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爲圖之意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



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遊偶來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寃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髯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耶觀雲林此三言其即所謂自然者耶故曰聊以寫胸中逸氣耳今畫者無此逸氣其何以窺雲林之廊廡耶

其不在畫院者在正德間則有開化時儼號晴川徽州有汪肇號海雲其筆皆在能品稍優於院中人

蘇州又有謝時臣號樗仙亦善畫頗有膽氣能作大幅然筆墨皆濁俗品也杭州三司請去作畫酬以重價此亦逐臭之夫耳

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正對太山叔明張絹素於壁每興至即着筆凡三年而畫成傳色都了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胥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畫爲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傳色何叔明曰我姑試之即以



筆塗粉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  
矣爲小弓夾粉筆張蒲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  
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  
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惟允固欲得之  
叔明因綴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非賞鑒家不  
出松江張學正廷采好奇之士亦善畫聞陳氏  
蓄此圖往觀之卧其下兩日不去以爲斯世不  
復有是筆也徐武功尤愛之曰予昔親登泰山  
是以知斯圖之妙諸君未嘗登其妙處不盡知  
也後以三十千歸嘉興姚御史公綬未幾姚氏  
火此圖遂付煨燼矣

西湖飛來峰石上佛像是勝國時楊璉僧所琢  
也下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其剝落處近時孫  
宰子補之方棠陵爲秋官郎慮囚江南歸省過  
杭索筆題之曰飛來峰天竒也自楊總統琢之  
天竒損矣叔明畫人竒也自孫宰子補之人竒  
索矣此二者乃山中千載不平之疑案予法官  
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棠陵鄭少谷之友也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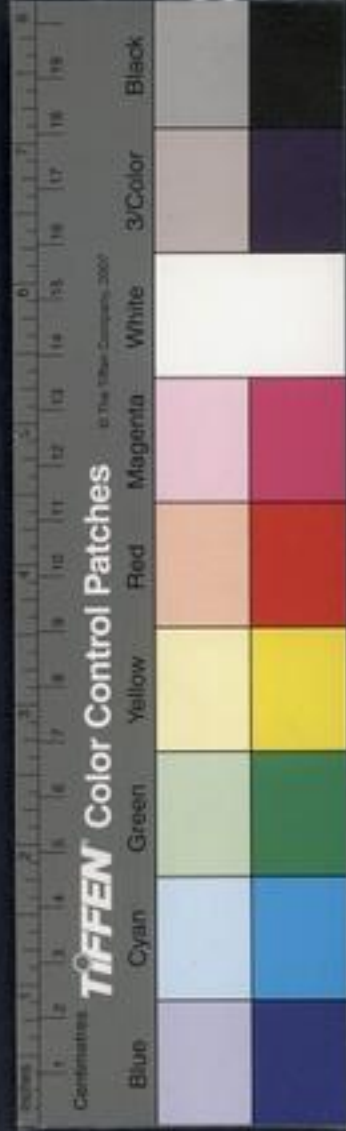
江南山水佳處皆有題詠

吾松善畫者在勝國時莫過曹雲西其平遠法李成山水師郭熙蓋郭亦本之李成也筆墨清潤全無俗氣張梅巖畫尊老得吳道子筆法任水監畫馬有龍眠遺意此三人傳派最正可稱名家其他如圖繪寶鑑所載沈月溪則未嘗見其蹟張可觀學馬遠張子政學黃大痴筆墨皆是但不化耳朱孟辨張以文畫山水亦好然只是遊戲未必精到章公瑾世謂之章臘闢

國初士人猶有前輩之風都喜學畫顧謹中經進集有自題畫竹詩其後朱孔易夏以平金文鼎顧應文之輩世亦有其畫然筆墨皆濁其去前代諸公不啻數十塵矣

我朝 列聖 宣廟 憲廟 孝宗皆善畫宸章輝煥蓋皆在能妙之間矣

我朝特設仁智殿以處畫士一時在院中者人物則蔣子成翎毛則隴西之邊景昭山水則商喜石銳練川馬軾李在倪端陳暹季昭蘇州人



鍾欽禮會稽人王諤廷直奉化人朱端北京人然此輩皆畫家第二流人但當置之能品耳我朝善畫者甚多若行家當以戴文進爲第一而吳小仙杜古狂周東村其次也利家則以沈石田爲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陳白易其次也戴文進畫尊老用鐵線描間亦用蘭葉描其人物描法則蚕頭鼠尾行筆有頓跌盖用蘭葉描而稍變其法者自是絕伎其開相亦妙遠出南宋已後諸人之上山水師馬夏者亦稱合作乃

院體中第一手

石田學黃大痴吳仲圭王叔明皆逼真徃徃過之獨學雲林不甚似余有石田畫一小卷是學雲林者後跋尾云此卷做雲林筆意爲之然雲林以簡余以繁夫筆簡而意盡此其所以難到也此卷畫法稍繁然自是佳品但比雲林覺太行耳

衡山本利家觀其學趙集賢設色與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盖利而未嘗不行者也戴文進則





單是行耳終不能兼利此則限於人品也

沈石田畫法從董巨中來而於元人四大家之畫極意臨摹皆得其三昧故其匠意高遠筆墨清潤而於染渲之際元氣淋漓誠有如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者昔人謂王維之筆天機所到非畫工所能及余謂石田亦然

嘉興姚雲東公綬以甲科爲御史工詩喜畫善臨摹其臨趙松雪王叔明二家畫墨氣皴染皆妙余有其夏山圖乃臨王叔明者可稱合作間寫梅道人竹石亦蕭洒可愛

周東村名臣字舜卿蘇州人其畫法宋人學馬夏者若與戴靜菴並驅則互有所長未知其果孰先也亦是院體中一高手聞唐六如有人求畫若自己懶於着筆則倩東村代爲之容或有此也

嘗見徐髯仙家有杜古狂所畫雷神一幅人長一尺許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砧者狀貌皆竒古畧無前所謂



秀媚之態蓋竒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樾居朝川圖也

陶雲湖名成字孟學楊州人曾中鄉舉其畫免子坡草菊花皆妙絕一時謂之草聖若樹石則都是邪氣不足觀矣余嘗在淮安朱子新家見其畫一墨鴨亦殊勝乃知雲湖蓋長於寫生者雲湖是朱射陂外祖

余友文休承是衡山先生次子以歲貢爲湖州教官嘗爲余臨王叔明泉石間齋圖其皴染清脫墨氣秀潤亦何必減黃鶴山樵耶

文五峯德承在金臺客舍爲余作仙山圖余每日携酒造之看其着筆是大設色學趙千里者其山谷之幽深樓閣之巖峻凡山中之景如水碓水磨稻畦之類無不畢備精工之極凡兩月始迄工

王吉山逢原是南原叅政之子美才華能書初不聞其善畫嘗見其作松塢高士以贈東橋先



生亦是大設色乃規模趙集賢者作大山頭下有長松數株一人跌坐其下雖無畫家蹊徑然自踈秀可愛蓋其風韻骨力出於天成也

開化時儼號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觀同時徽州有汪海雲亦善畫墨氣稍不及時而畫法近正是皆不失畫家矩度者如南京之蔣三松汪孟文江西之郭清狂北方之張平山此等雖用以楷抹猶懼辱吾之几榻也

余前謂國初人作畫亦有但率意遊戲不能精

到者然皆成章若近年浙江人如沈青門在陳海樵鶴姚江門一貫則初無所師承任意塗抹然亦作大幅贈人可笑可笑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求志

余好讀古人書蓋上下二千年之間凡古人之  
事大畧已參錯於胸中矣非徒欲誇多闡靡以  
矜眩於世也一遇奇節偉行之士與其言之可  
以垂世立訓者則覺毛骨森爽而形神爲之超  
越者是豈外鑠我哉亦合之於心而有合也夫  
二千年之中其賢士大夫何止數萬然余之所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求志

余好讀古人書蓋上下二千年之間凡古人之  
事大畧已參錯於胸中矣非徒欲誇多闡靡以  
矜眩於世也一遇奇節偉行之士與其言之可  
以垂世立訓者則覺毛骨森爽而形神爲之超  
越者是豈外鑠我哉亦合之於心而有合也夫  
二千年之中其賢士大夫何止數萬然余之所



慕悅者則不出此數人耳故盡據之著于篇以  
觀余志之所向云

邈觀人物之盛莫過於春秋然尚混成不見鋒  
鏘獨程嬰既立趙武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  
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  
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  
孟與公孫杵曰趙武帝泣固請無死嬰曰不可  
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  
事爲不成矣遂自殺獨此一事漸覺發露有以

開戰國節俠之風

太史公作四君與刺客諸傳獨信陵君荆軻二  
傳更覺精采蓋以信陵事有侯嬴朱亥荆軻事  
則有田光樊於期高漸離輩故也蓋義烈所激  
自能動人故雖以陶淵明之閑淡而其詠荆軻  
之詩則曰惜哉劍術踈竒功遂不成其人雖已  
沒千載有餘情則其意之所感固以遠矣夫死  
蓋有重於丘山有輕於鴻毛者何哉彼重則此  
輕也嗚呼人生處世誰則無死苟以大運校之



若多活數十年禽息視肉即數十年猶旦暮耳  
今以天下之大一日之中死人何下數萬皆烟  
消澌滅然此數子者常在天地間雖千載之下  
猶有生氣則其於生死輕重何如哉

戰國之後獨魏晉人亦能輕死如史稱夏侯太  
初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自若舉動無異嵇  
中散臨刑顧日影彈琴曰廣陵散絕於今日矣  
此二人能不但死可謂異矣余觀其與戰國人  
輕死雖同然各有所主戰國人本出義俠魏晉  
人則因其深於老莊識理透徹能達死生之本  
故耳

戰國人才當以魯仲連爲第一蓋以虎狼之秦  
天下震懾其帝業垂成而魯連以片言折之其  
事遂寢則其片言之力威於六國數百萬衆矣  
而能使文武之業猶存一綫則魯連之功也及  
平原君以千金爲壽則曰所以貴於天下士者  
能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是商  
賈之事吾不忍爲之終身不復見後以復聊城



之功齊欲爵之遂逃隱海上蓋其於弛張去就之間無毫髮可議又其言皆本大義切當情實非若蘇張以浮言動人蓋雖戰國策士而其事近正迥出諸人之上一時無與爲比蘇子瞻之論范蠡曰使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蓋亦深許之也後代唯孔北海嘲哂曹操言皆近正而倣儻音逸頗爲近之太史公以魯連與鄒陽同傳失其類矣

余嘗謂古今豪傑獨范蠡東方朔二人耳東方朔能嘲哂帝王范蠡則玩弄造化矣今二人皆載在列仙傳

風俗通曰東方朔乃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子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變化無常也余又聞東方朔是歲星之精歲星東方木星也朔托生於東方或者歲星爲是

蘇東坡曰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又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





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此兒童之見又以爲  
范之賢豈聚歛積實者何至耕于海上父子力  
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蓋以此  
深不滿之余謂子瞻聰明絕世事事見得明透  
獨此一節亦爲老范瞞過蓋蠡旣建竒功於世  
遂棄去自處以天下之至鄙至賤者而以神竒  
出之故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以畧  
見其端緒耳後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  
蓋以見鄙賤之事苟出以神竒則鬼神不得持  
其權正以見其翫弄造化處而以爲蠡直聚歛  
積實者寧不爲蠡所笑耶

一日與莫雲卿同看湏賈諛范睢雜劇余曰睢  
以一徒隸徒步至秦立取卿相其遠交近攻之  
策大率秦取天下十分皆其謀也及功成之日  
蔡澤以一言動之則去相位如脫敝屣是可不  
謂豪傑哉余即發口雲卿亦同聲言曰焉知非  
范睢見秦之少恩不可以共患難使人激蔡澤  
來代已以爲避禍之計耶乃知有識者其所見



不大相遠

范蠡載西施以去越東方朔在長安以千金買少婦歲中輒易去司馬相如使文君當壚身著犢鼻絺器於市中二人皆慢世也有人賞井丹高潔王子敬云不如長卿慢世子敬但知長卿慢世而不知范蠡東方朔其慢世之雄者乎

後世張子房諸葛亮似范蠡然二人本於儒術便覺不同子房雜出於黃老故其後辟穀一事尤爲近之然不如范之去得奇怪令人不可以意見測識武侯則純是儒者故終始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二言惜哉

余謂三代以後之人莫有過於韓信者蓋其初見漢高之時其倉卒數語而定漢之業皆不出此與孔明初見先主於隆中其問對之言大率相類然孔明忒仔細終是韓信氣魄大

張子房博浪之椎殊爲孟浪後遇圯上老人以足取履折挫其氣始能隱忍以就功名若韓信跨下之辱安然受之蓋非有所養亦只是能見



事自度終有所成不欲徒死耳

史記於韓信世家中其平生陣法如囊沙背水木罌渡軍拔趙幟立漢赤幟諸事一一詳載無有遺者蓋古來用兵未有如信之神異莫測者太史公委曲如此蓋重之也戰國時唯孫臏斬龐涓一事差可與信比肩餘皆不逮也

韓信既封齊王返淮陰即召向所辱二少年出其跨下者用以爲二都尉其與李廣因霸陵尉故將軍之言一復將即誅之其量之大小蓋不侔矣史謂李廣之死天下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然則於信又當何如哉

漢高之得天下十分皆信之力也初以陳兵出入而奪王後以一舍人告變即斬于鍾室此實千古不白之冤至今人猶痛之凡言功高而受禍必以韓侯爲口實

余所不滿於韓信者獨不薦用李左車與殺鍾離昧二事而已然信之於漢君臣之分已定矣故寧賣友以從君無寧背君以從友至是亦烏



得不殺哉其失在於始之受之耳蓋度其勢既無終庇之理則當謝去之使之北走胡南走越以滅口可也夫既已受之矣受而殺之不已甚乎

孔北海嵇中散謝康樂三人之死皆有關於天下大義世不知之使三人之志不自於天下聊爲辨而著之夫曹操司馬懿劉裕皆世之英雄也方舉大事當錄用名士以收人心豈肯殺一豪傑而自取天下疵類耶故禰衡者乃一浮薄

小兒以操誅之如殺孤豚耳然猶必假手於黃祖况北海議論英發海內所宗蓋操之所望而震焉者也而遂甘心焉者何哉蓋謀人之國必先誅鋤異已者北海忠義素著必不爲操用操固已度之審矣苟臨事而北海一伸大義於天下則人將解體而操之事去矣故不若先事而誅之耳今觀郗慮路粹之奏如所謂父之於子本爲情欲子之於母如寄物瓶中此皆兒童之言乃以此誣衄大賢縱獻帝可欺操不畏天下



後世乎嵇叔夜名重一時尤司馬昭之所最忌  
者也方叔夜當刑之時太學生徒二千餘人乞  
留康爲太學師况叔夜乃心魏室使叔夜而在  
則昭之異圖叔夜率二千人倡之所謂雖張空  
拳猶可畏也昭烏得而忍之哉謝康樂之死亦  
以聲名太盛且知不爲已用故也然則北海死  
於漢中散死於魏康樂死於晉蓋顯然明著者  
也世但以爲此三人者皆以語言輕肆舉動狂  
佚遂以得罪嗚呼豈足以知三人者哉

蘇東坡云孔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  
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瞞陰賊  
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  
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也而前史乃謂公負其  
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  
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  
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  
豪者才氣各有高庠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  
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



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  
世以成敗論人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  
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  
知天下有已爲喜天若祚漢公使備備誅操無  
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  
有一魯國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

阮嗣宗陶淵明與叔夜康樂同時蓋此四人才  
氣志節無一不同然而二人死二人不死蓋嗣  
宗淵明所謂自全於酒者也然比干死箕子佯  
狂並稱三仁亦何害其爲同耶

曹公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  
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鞞囊以盛手巾細  
物時或冠恰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  
詞盡無所隱及懽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  
膳皆沾汗巾幘余嘗與趙大周閑論偶及之大  
周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日跳擲無一刻暫  
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耳故與之毬以消耗  
其氣此獸遂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曹公之舉動



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其亦可謂善論古人者矣

唐人以白太傅爲廣大教化主蘇端明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小兒此二人者於人無所不容其柳下惠之類閔歎然蘇稍露鋒鏑不及太傅混然無跡故蘇公屢遭磨折正爲是耳余觀白太傅與元微之自少即以意氣相許蓋石交也後元作相使千方刺裴晉公事已有端然晉公不疑太傅後爲綠野堂

之上客李衛公與牛奇章以維州之議不合互相排擯後遂有牛李之黨太傅與奇章義分至厚然終不入牛黨李衛公亦不深忌之者亦以其心之素信於人也莊子曰忘我易忘人難忘人易使人忘我難使人忘我易無忘天下難無忘天下易使天下無忘我難蓋必我之忘人者盡而後能使人忘我積而至於天下無忘則盡天下而無我亦無人矣是可以易言哉蘇公豈不知忘我但恐未能盡耳昔者南榮趯將南見



老子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何  
與人借來之衆也南榮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  
子不知吾所謂乎蓋蘇公一舉動一談諧與之  
俱者實繁其徒或者蘇公欲忘之而自有不能  
盡者耶

韓魏公見書疏中有攻人隱惡者皆手自封記  
不令人見文潞公以唐介劾奏罷相介亦貶謫  
後潞公召復相即上疏云介所言皆深中臣罪  
召臣不召介臣不敢行又韓魏公喜營造所臨  
之郡必有改作宏敞雄深稱其度量乃知此二  
公以天下爲度者也今世凡建事功勵名行者  
無代無之但不見有許大人耳

劉道原嘗著書自訟曰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  
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  
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  
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  
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  
人不卹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





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  
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  
不避禍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  
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  
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  
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踈濶劇談而不辯慎密  
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  
而好異議不畏疆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  
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強料事非法家  
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  
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事  
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  
所以然也觀劉道原二十失十八蔽余實似之  
盖十有其六七矣乃知天之生人其性之相類  
有如此者

黃山谷言東坡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  
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  
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



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則傲也當先生之棄海濱其平生交游多諱之矣而王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此豈流俗人炙手求熱救溺取名者耶蓋見其內而忘其外得其精而忘其麤者也

茶有蜜雲龍者極爲甘馨宣和中甚重之廖正一字明畧晚登蘇門子瞻大奇之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蜜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蜜雲

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畧也

山谷跋司馬溫公文潞公書曰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山谷見王介甫字說極口贊之有人聞之笑曰直是怕他又山谷於荆公詩句字法每稱譽不容口余見其集中跋荆公惠李伯牖錢帖云荆



公不甚知人疾痛痾癢於伯牖有此賻卹非常之賜也及伯牖以疾棄官歸金陵又借官屋居之間問其饑寒以釋氏論之似是宿債耳蓋深中介甫之膏肓也然荆公之文章字法輝映宇宙亦豈可終掩

山谷跋贈俞清老詩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爲人然資亦辯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蓋寬饒以是忿愠欲祝髮着浮圖人衣曰免與俗子浮沉予曰公能少自寬俗子安能爲輕重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鬻爾與俗子爲伍方自此始

山谷云俞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縛者也往在金陵見與荆公往來詩頌言皆入微道人喜傳之清老往與余共學於漣水其傲睨萬物滑稽以玩世白首不衰荆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山谷與俞清老書云米黻元章在揚州遊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畧以意行人徃徃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故爲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耳清老到揚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蘇黃二公之言有可以立訓者亦余志之所在也謹擬而著之篇

蘇長公云得蜀公書知佳健家兄書云每去輒留食食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頗得潞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許人信否君實固其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

山谷云古人有言天下有名丘五其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涉乎陳衛淮晉之郊所見碌碌諸丘遂以爲足以當之恐不免爲大方之家所笑耳

山谷云士生於世可以百爲唯不可俗俗便不



可醫也

尺璧之陰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  
以其一爲基酒公私皆辦矣

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夜而計過無憾而即安  
此古人讀書法也

柳下惠與鄉人處袒裼裸裎而不辱蓋其胸中  
視一世人特鳴吠耳何足與之論輕重厚薄耶  
仰觀青天行白雲萬事不置非公高明語不及  
此

物之成壞相尋如歲之寒暑有人而惡暑喜寒  
世必以爲狂疾人至於樂成而憂敗則謂之有  
智不可乎

人生歲衣十匹纁日飯兩杯而終歲蕭然疲役  
此何理耶男女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  
謂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  
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  
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  
歎耶



蓋余上下二千餘年間而其所取者不過曾仲  
連范蠡東方朔孔北海嵇中散阮嗣宗謝康樂  
陶靖節白太傅蘇東坡黃山谷十餘人而已他  
如程嬰信陵君荆軻范雎韓信曹公輩雖非余  
志之所在然其氣之所感千載之下猶使人志  
意激烈昔孔北海猶友太史子義而此數人者  
豈盡在于義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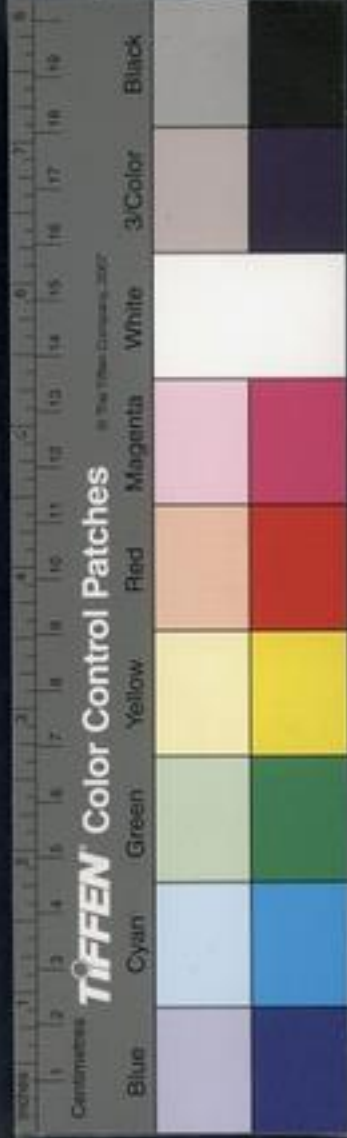
張思光言不恨我不見古時人唯恨古時人不  
見我此語殊當人意余小時爲天台王石梁長  
沙熊軫峰南都顧東橋關中馬西玄所知直以  
古人期之今余雖志業不遂然其意識頗謂英  
博或庶幾不愧古人然此數公者今皆下世恨  
不得使一見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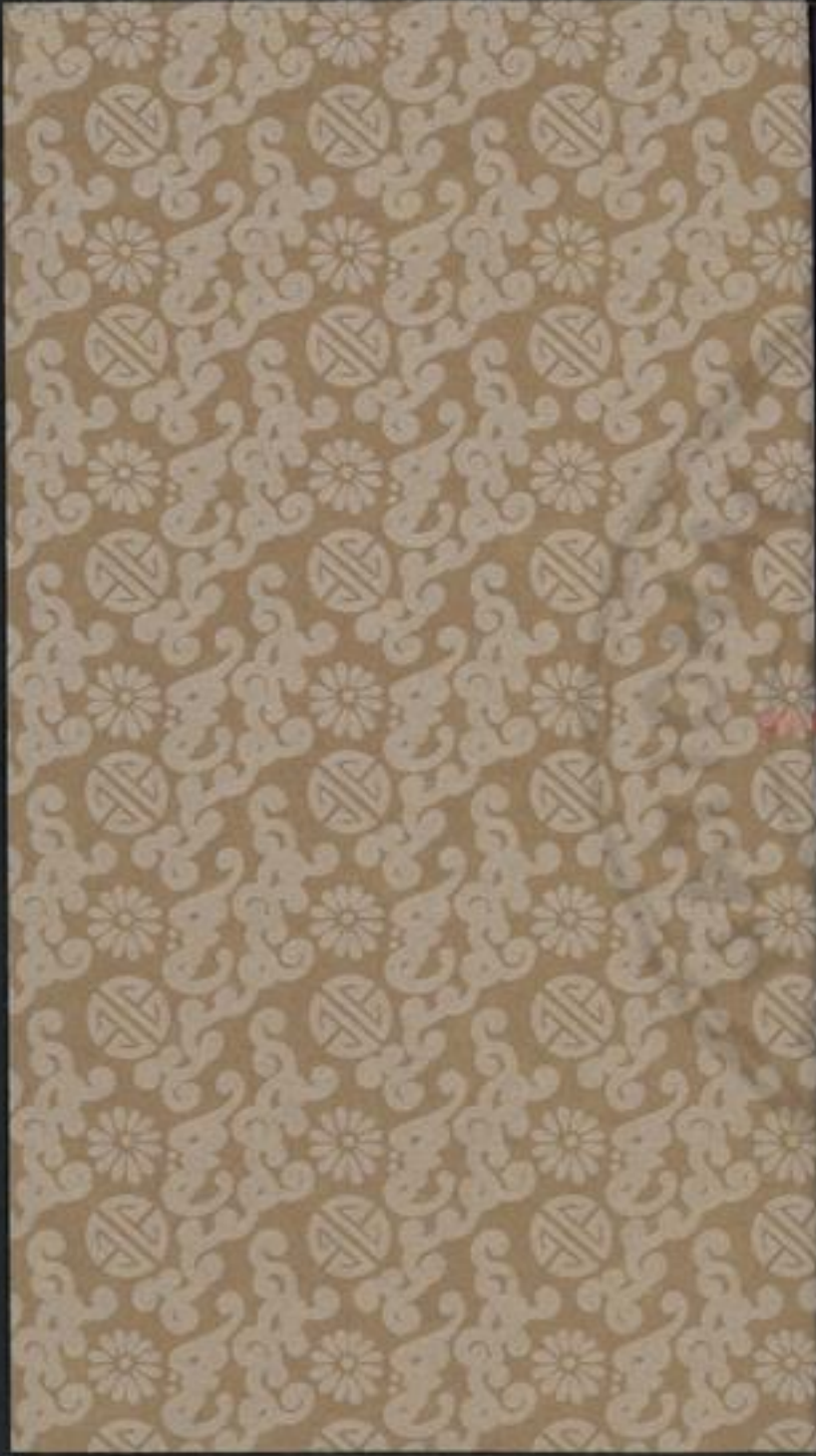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  
君子不見齒剛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  
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可事君

常棣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  
弟子乎棣曰過鄉里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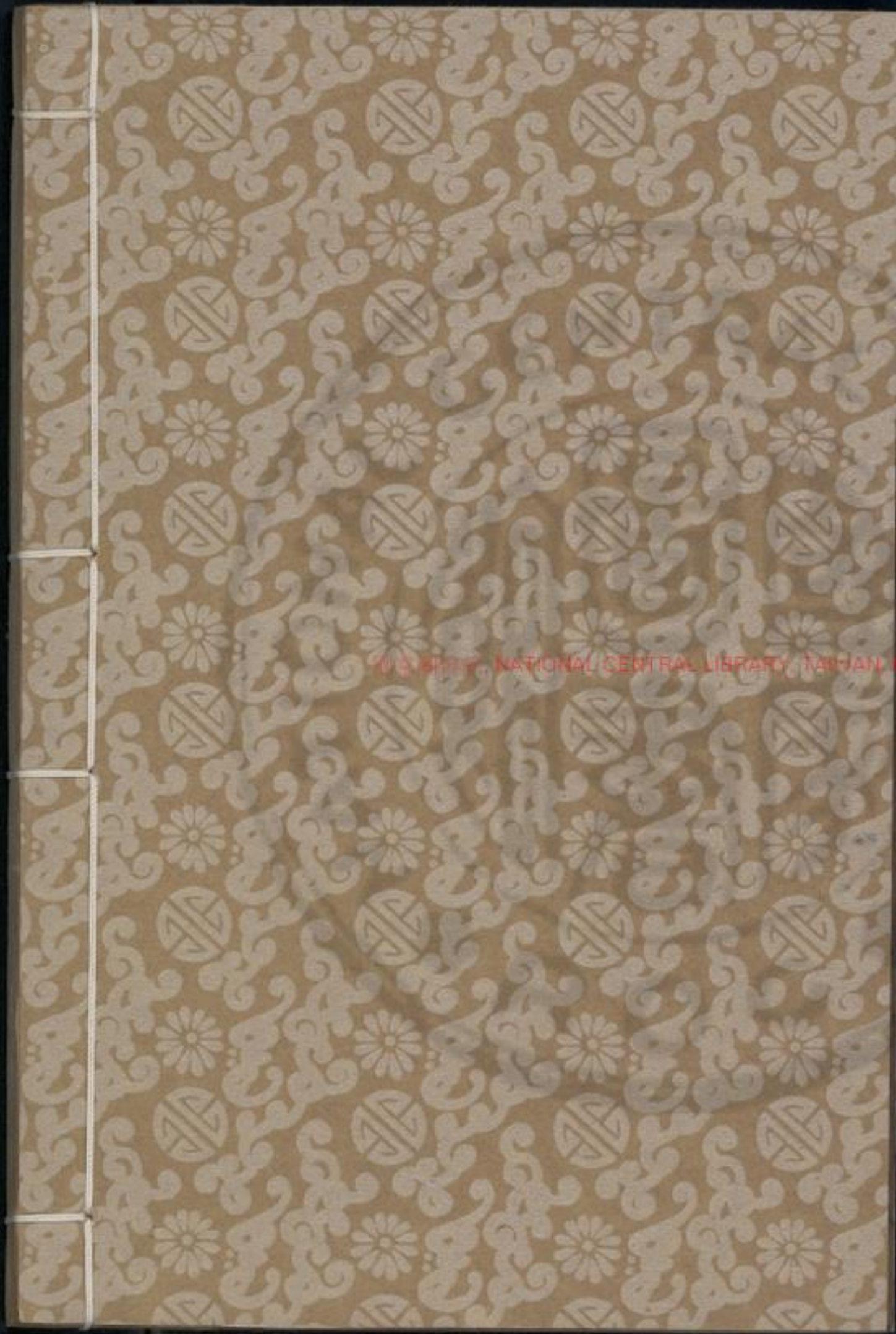


非爲其不忘故也從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于  
知之乎老子曰非爲其敬老耶從曰是已張口  
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齒存乎曰亡舌存於柔齒  
亡於剛從曰是已天下之事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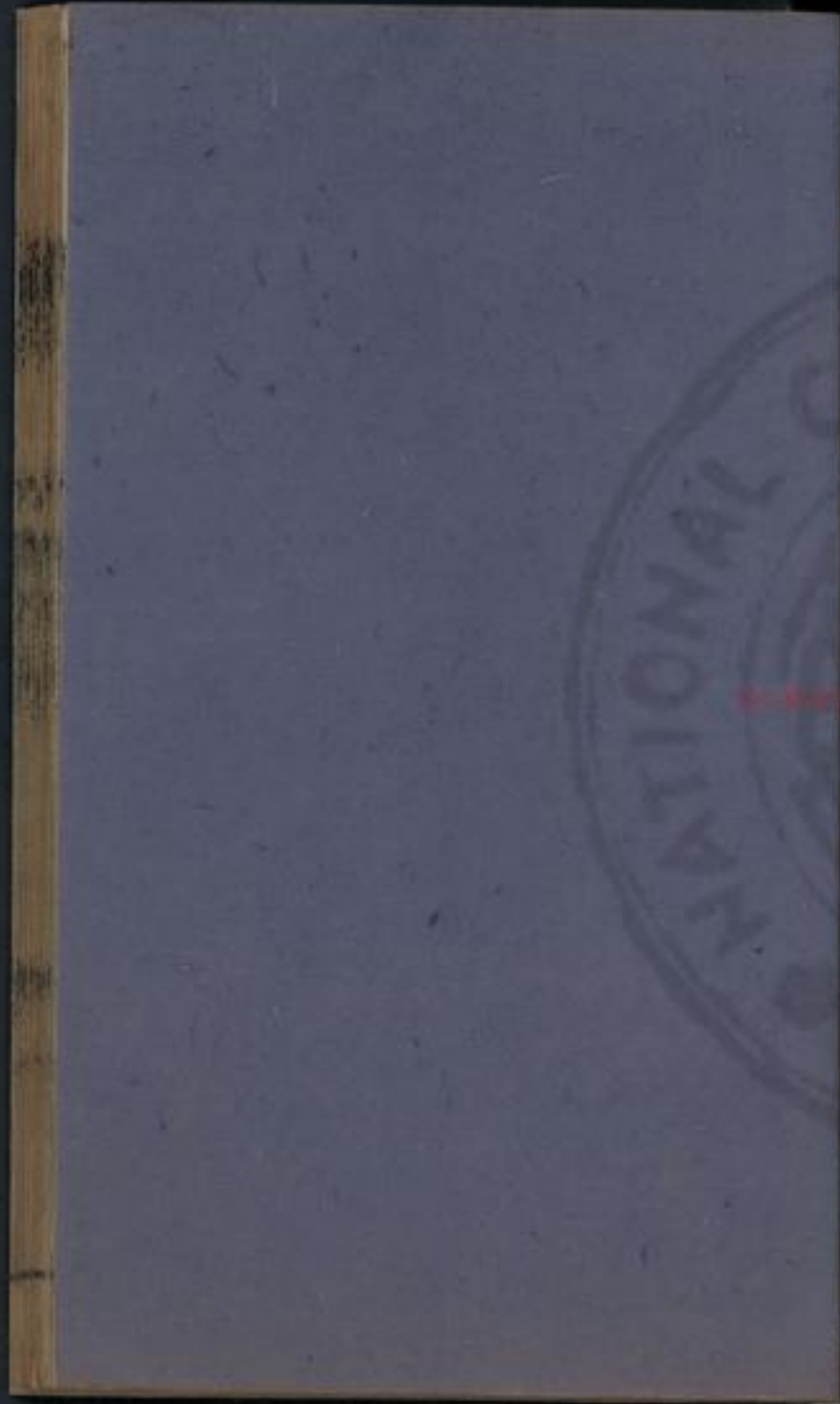




10.5.0014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論公致仕歸隱（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  
憂憤問其養生亦有近乎路公對無他臣但能  
任其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  
中恰好即止上以為名言  
初文之語傳訓曰人家故不要事事桶底常有  
破處事事皆有人安事享足意便有些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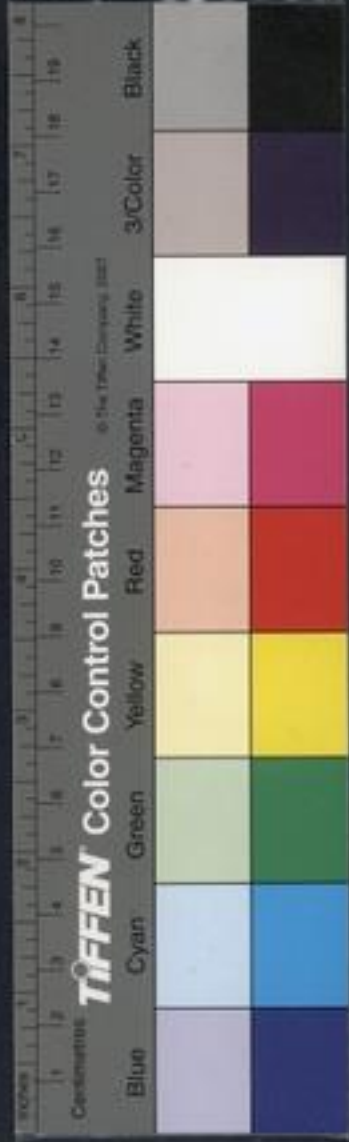
卷一

元帥著

3022728 29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TAIWAN, R.O.C.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崇訓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  
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  
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  
中恰好即止上以爲名言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稱意常有  
些不足處纔好若人家事事足意便有些不好



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陳元用家極富厚性喜聚書而不置產業或問之元用曰有好子孫不必置庄田以彼必能自置也若子孫不賢雖與庄田必不能守置之何益

大抵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凡人作十事能一一中理無可議者已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耶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則毀此物理之不可移者

溫公耆英真率會約

序齒不序官

爲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

酒巡無筭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

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



或因事分簡者聽

會日早赴不待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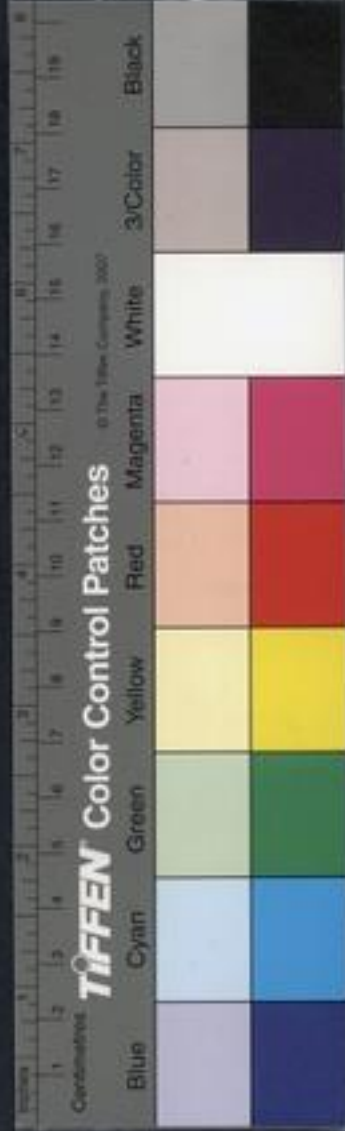
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朱晦翁嘗泛言交際之道曰先人有雜錄册子  
記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  
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  
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  
復招飲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語曰彼富人  
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爲他

日累乎竟不往後十餘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  
晦翁因嗟嘆前輩立已接人之嚴蓋如此

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政神宗未許公喚老僧化  
成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  
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  
且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  
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  
服去意遂決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



人亡後一日盡厚遣之同列皆勸公且留之以  
爲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  
若吾簡靜之爲樂也

伊川與韓持國泛舟於潁昌有一官員上書謁  
見大資却是求知已伊川云大資居位却不求  
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持國曰求薦章常事也伊  
川曰只爲曾有人不求者不與來求者却與遂  
致人如此持國歎服

許魯齋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唯人事

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  
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  
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  
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  
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  
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是生多少怨敵  
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  
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或問夏忠靖公原吉曰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





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于心久則自  
熟殊不與人較其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  
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惶則中  
便無主矣

林和靖云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  
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  
或我唾樂莫大焉

又曰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  
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厦何如庇寒士於一廛  
之地乎

古之孝弟力田行著於州里黨族名聞於朝故  
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第其從事也安  
得不服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  
不忠後之人強記博識專於緝綴有不知父子  
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  
史爲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此  
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觀和靖之  
言則知在宋之時已自如此矣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又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藉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所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蔡虛齋云韓魏公稱司馬文正公曰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願嗚呼丈夫豈不在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溫公又爲前輩而推重溫公如此溫公所自立何如哉

鶴林王露云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爲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爲衰世

古人云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德彌厚者葬愈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壟彌高發掘必速此古人之詞戒也



景行錄云觀朝夕起卧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綠雪亭雜言云或問浦江鄭氏家範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義巋然薄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曰斯義也古有之乎愚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之聯屬昭穆不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而食也或曰先王胡爲不以此義訓天下愚曰先王蓋

慮其勢或有難行也情或有不順也是故以勢言之世遠則祖宗祧廟情乖則兄弟閼墻夫妻且有脫輻之隙婦姑不免反唇之譏矧族之人親盡服盡而情盡猶塗人耶苟欲其聚於一門之內而褻殮之能保無矛盾冰炭者乎將一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需悉制於長族者孝子之養親也欲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可專遂乎慈母之愛孩提也欲以梨栗而

止啼可專遂乎卑幼之厚親友也欲以杯酒而合歡可專遂乎將人人各遂其願則家政差池莫之統紀夫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卽有能然者則褒嘉之寵錫之表厥宅里以樹風聲夫豈鄙夷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禮有合族以食之禮如何愚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總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焉

非槩族而會食也

韓魏公嘗云臨事若慮得是割定脚做更不得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如琦孤忠每賴鬼神相助幸而多有成

韓魏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

韓魏公曰閱人多矣久而不變爲難

薛文清公從政錄曰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



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踈絕  
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  
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  
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  
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瑄  
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  
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踈絕亦清心省  
事之一助

讀書錄云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發露太盡則難繼  
勢到八九分卽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  
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慶事了不形於言尤妙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  
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之若無者



分定故也  
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  
見其自小

人當大着眼目則不爲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  
貴舉俗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  
多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又足動吾念耶惟仁  
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爲之執鞭可也

章楓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  
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  
也惟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至  
捉衿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  
爲境之逆而樂之真耳豈人所易及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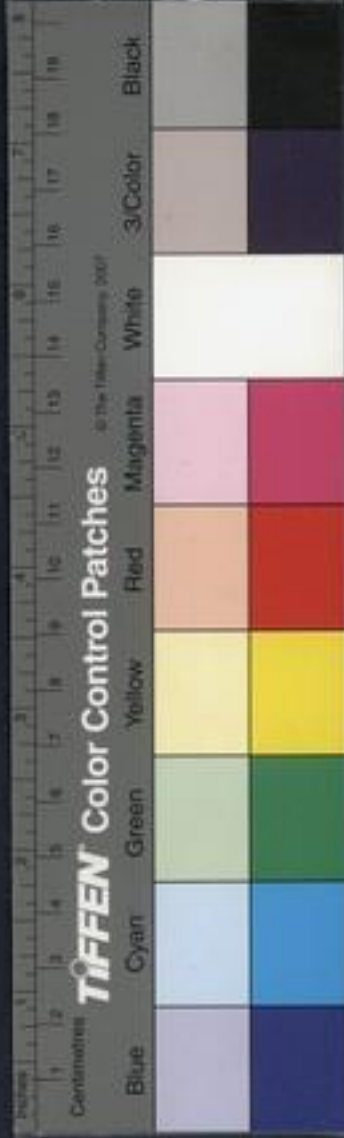
楊升菴云有問予顏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  
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人之所  
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曰古有居岩穴而神  
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  
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尊生

古人論保養云安樂之道惟善保養者得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太乙真人曰一者少言語養內氣二者戒色慾養精氣三者薄滋味養血氣四者嚙精液養臟氣五者莫嗔怒養肝氣六者美飲食養胃氣七者少思慮養心氣八者由氣生氣由神住養氣全神可得真道凡在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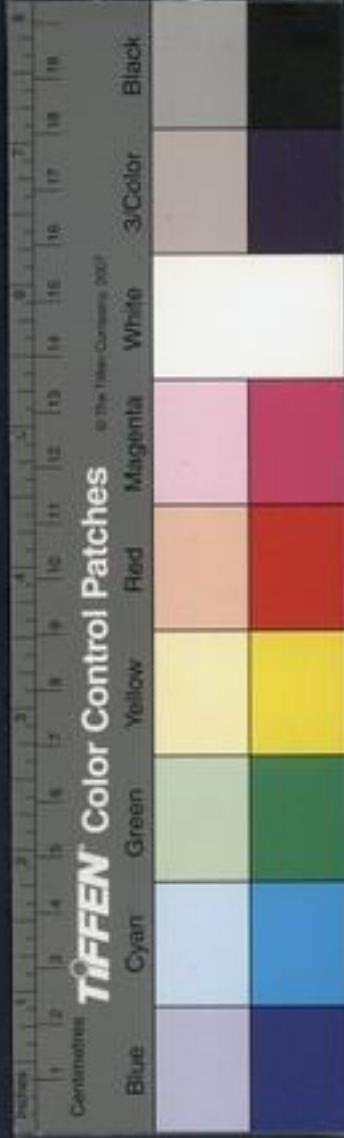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二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尊生

古人論保養云安樂之道惟善保養者得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太乙真人曰一者少言語養內氣二者戒色慾養精氣三者薄滋味養血氣四者嚙精液養臟氣五者莫嗔怒養肝氣六者美飲食養胃氣七者少思慮養心氣八者由氣生氣由神住養氣全神可得真道凡在萬





形之中所保者莫先於元氣攝養之道莫若守  
中實內以陶和將護之方須在閑日安不忘危  
聖人預戒老人尤不可不慎也春秋冬夏四時  
陰陽生病起於過用五臟受氣蓋有常分不適  
其性而強云爲用之過耗是以病生善養生者  
保守真元外邪客氣不得而干之至於藥餌徃  
徃招徠真氣之藥少攻伐和氣之藥多故善服  
藥者不如善保養康節先生詩云爽口物多終  
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知君病後能服藥不若  
病前能自防郭康伯遇神人授一保身衛生之  
術云但有四句偈須是在處受持偈云自身有  
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  
心生還是病生時郭信用其言知自護愛康強  
倍常年幾百歲

古人飲食調治方云主身者神養氣者精益精  
者氣資氣者食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也故  
飲食進則穀氣充穀氣充則氣血盛氣血盛則  
筋力強故脾胃者五臟之宗也四臟之氣皆稟



於脾故四時皆以胃氣爲本生氣通天論云氣  
味辛甘發散爲陽酸苦通澁爲陰是以一身之  
中陰陽運用五行相生莫不由於飲食也若少  
年之人真元氣壯或失於飢飽或多食生冷以  
根本強盛未易爲患其高年之人真氣耗竭五  
臟衰弱全仰飲食以資氣血若生冷無節飢飽  
失宜調停無度動成疾患凡人疾病未有不因  
八邪而感所謂八邪者風寒暑濕飢飽勞逸也  
爲人子者得不慎之若有疾患且先詳食醫之

法審其疾狀以食療之食療未愈然後命藥貴  
不傷其臟府也凡百飲食必在人子躬親調治  
無縱婢使慢其所食老人之食大抵宜其溫熱  
熟軟忌其粘硬生冷每日晨朝宜以醇酒先進  
平補下元藥一服女人則平補血海藥一服無  
燥熱者藥後仍食羊膾粟米粥一盃壓之五味  
葱薤鷄膂等粥皆可至辰時服人參平胃散一  
服然後次第以順四時軟熟飲食進之食後引  
行一二百步令運動消散臨卧時進化痰利膈



人參半夏丸一服尊年之人不可頓飽但頻頻  
與食使脾胃易化穀氣長存若頓令飽食則多  
傷滿緣衰老人腸胃虛薄不能消納故成疾患  
爲人子者深宜體悉此養老人之大要也日止  
可進前藥三服不可多餌如無疾患亦不須服  
藥但只調停飲食自然無恙矣

太乙真人七禁文其六曰美飲食養胃氣彭鶴  
林耜云夫脾爲臟胃爲腑脾胃二氣互相表裏  
胃爲水穀之海主受水穀脾爲中央磨而消之  
化爲血氣以滋養一身灌溉五臟故脩生之士  
不可以不美其飲食所謂美者非水陸畢備異  
品珍羞之謂也要在於生冷勿食堅硬勿食勿  
強食勿強飲先飢而食食不過飽先渴而飲飲  
不過多以至孔氏所謂食饘而謁魚餒而肉敗  
不食等語凡此數端皆損胃氣非惟致疾亦乃  
傷生欲希長年此宜深戒而亦養老奉親與觀  
願自養者之所當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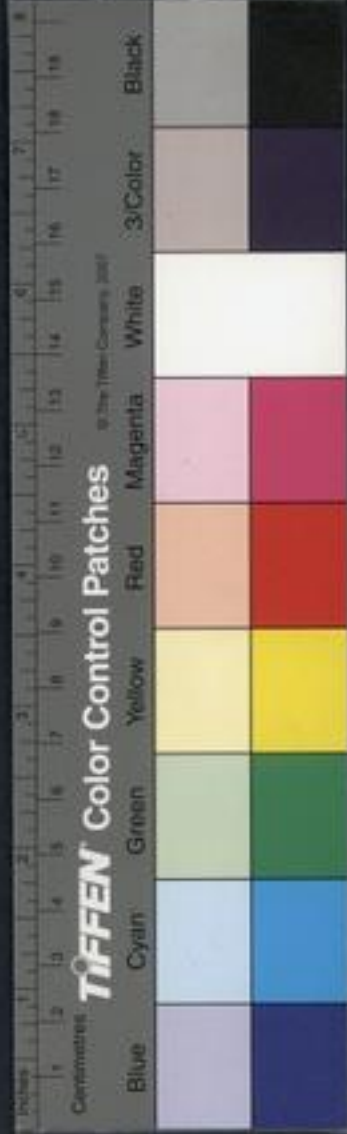
食治方云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天產



動物地產植物陰陽稟質氣味渾全飲和食德  
節適而無過則入於口達於脾胃入於鼻藏於  
心肺氣味相成陰陽和調神乃自生蓋精順五  
氣以爲靈若食氣相惡則傷其精形受五味以  
成體若食味不調則傷其形陰勝則陽病陽勝  
則陰病所以謂安身之本必資於食不知食宜  
不足以存生古之別五肉五菓五菜必先之五  
穀以夫生生不窮莫如五穀爲種之美也苟明  
此道安腑臟資血氣悅神爽志平疴去疾何待

於外求哉孫真人謂醫者先曉病源知其所犯  
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後命藥陳令尹書食治  
之方已備續編糜粥之法已詳此卷所編諸酒  
諸煎諸食治方有草木之滋焉老人平居服食  
可以養壽而無病可以消患於未然臨患用之  
可以濟生而速効也

食後將息法云平旦點心訖即自以熱手摩腹  
出門庭行五六十步消息之中食後還以熱手  
摩腹行一二百步緩緩行勿令氣急行訖還牀



偃卧顆蘇煎棗啜半升以下人參伏苓甘草等  
飲覺似少熱即以麥門冬竹葉茅根等飲量性  
將理食飽不宜急行及走不宜大語遠喚人嗔  
喜卧覺食散後隨其所業不宜勞心力腹空即  
瀕索食不宜忍飢生硬粘滑等物多致霍亂秋  
冬間暖裹腹腹中微似不安即服厚朴生姜等  
飲如此將息必無橫疾

飯食服藥喫酒消息訖入靜室燒香誦經洗雪  
心源息其煩慮良久事了即出徐徐步庭院散  
氣地濕即勿行但屋下東西步令氣散家事付  
與兒子不宜關心平居不得嗔呌用力飲酒至  
醉並爲大害四時氣候和暢之日量其時節寒  
溫出門行三二里及三百二百步爲佳量力行  
但令氣乏喘而已親故相訪間同行出遊百步  
或坐量力談笑纔得歡通不可過度耳人性非  
合道者焉能無悶須畜數百卷書易老莊等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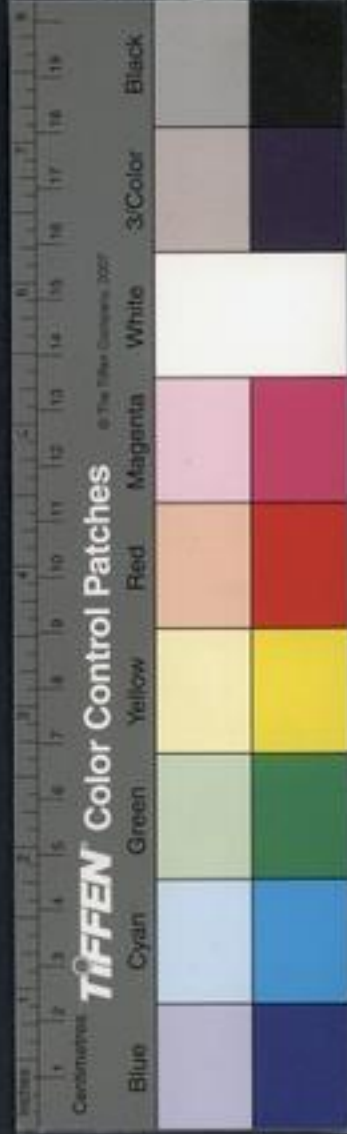


一勤洗浣以香露之身數沐浴令潔淨則神安  
道勝也左右供使之人得清淨子弟小心少過  
謙謹者自然事閑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心平凡  
人不能絕嗔若用無理之人易生嗔怒妨人導  
性

太醫孫君昉字景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  
說四休笑曰麤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  
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  
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

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  
茗談上都貴遊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  
皆忘其居與余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故作小  
詩遺家僮歌之以侑酒茗詩曰太醫診得人間  
病安樂延年萬事休又曰無求不着看人面有  
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  
人詩

山谷四印云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  
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



可簡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  
此醫自覺兩踵生光輝團蒲日靜鳥吟時鑪薰  
一炷試觀之四休四印老少富貧普同受用  
論玄關一竅云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自天以  
下三萬六千里應二十六陽候自地以上三萬  
六千里應三十六陰候所謂天上三十六地下  
三十六中間一萬二千里乃陰陽都會之處天  
地之正中也人身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自心以  
下三寸六分屬陽自腎以上三寸六分屬陰中

間一寸二分乃水火交媾之處人身之規中也  
虛閑空洞內藏玄元之氣乃元神所居之穴即  
所謂真土也外則應兩眼所以眼爲飛土人生  
則此神存故目光明人死則此神去故目光滅  
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一竅乾坤不能喻其大  
日月不能喻其明倘能識此攪黃河爲酥酪變  
大地作黃金將見神靈則氣清氣清則欲寡欲  
寡則性正性正則情忘情忘則心死故心死神  
方活神全心自閑



明道雜誌云劉几洛陽人年七十餘精神不衰  
體幹清健猶劇飲予素聞其善養生因問之几  
曰我有房中補導之術欲授子予曰方因小官  
家惟一婦何地施此然見几每一飲酒輟一嗽  
口雖醉不忘因此可以無齒疾晡後食少許物  
輒已几有子塔陳令頗知其術曰煖外腎而已  
其法以兩手掬而煖之默坐調息至千息兩腎  
融液如泥滲入腰間此術至妙

回回教門善保養者無他法惟煖外腎使不着  
寒見南人着夏布袴者甚以爲非恐涼傷外腎  
也云夜卧當以手握之今煖謂此乃生人性命  
之本根不可不保護此說最有理

陳書林云余司藥市倉部輪差諸君請米受籌  
鄉人張成之爲司農丞監史同坐時冬嚴寒余  
一二刻間兩起便溺問曰何頻數若此答曰天  
寒自應如是張云某不問冬夏只早晚兩次余  
諗之曰有導引之術乎曰然余曰旦夕當北面  
因暇叩請荷其口授曰其先爲李文定公家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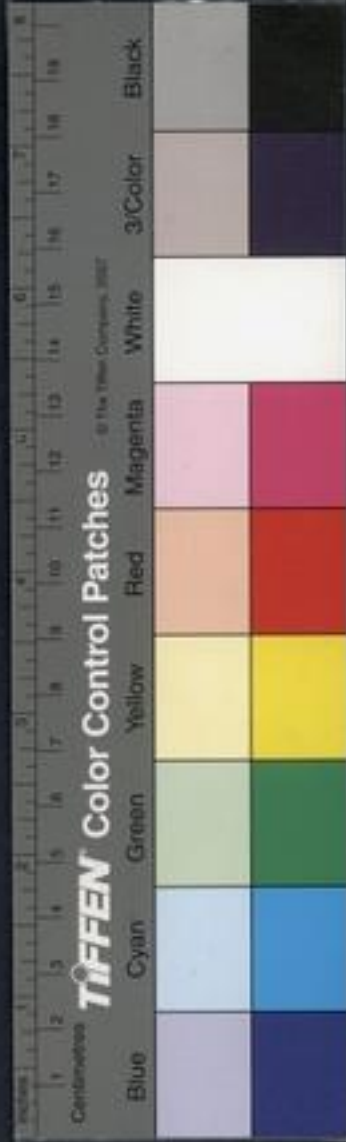


妻第少年遇人有所得遂教小訣臨卧時坐於  
床垂足解衣閉氣舌柱上嚶目視頂門仍提縮  
穀道以手磨擦兩腎腧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  
爲妙畢即卧如是二十年極得力歸真老人老  
人行之旬日云真是竒妙亦與親舊中篤信者  
數人言之皆得效

東坡云楊州有武官侍真者官於二廣十餘年  
終不染瘡面色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唯每  
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磨湧泉穴無數以汗

出爲度歐公平生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云  
數年來足瘡一點痛不可忍有人傳一法用之  
三日不覺失去其法垂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  
搖颺爲之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即休氣平復爲  
之日七八得暇即爲乃般運捷法也文忠痛已  
即廢若不廢常有益又於王定國書云摩脚心  
法定國自己行之更請加工不廢每日飲少酒  
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

其穴在足心之上濕氣皆從此入日夕之間常



以兩足赤肉更次用一手握脚指一手磨擦數目多時覺足心熱即將脚指略略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擦之亦得終不若自擦爲佳陳書林云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所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懶每卧時只令人擦至睡熟即止亦覺得力鄉人鄭彥和自太府丞出爲江東倉足弱不能陞辭樞筭黃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即能拜跪譬人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床遇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即愈今筆于冊用告病者

豈曰小補之哉

明道雜志云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鬢此言老人鬢鬢嗜飲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語未必然某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其說亦有理內侍張茂則每食不過麤飯一觥許濃膩之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則每勸人必曰且少食無太飽王哲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卒臨老尤康強精神不衰王爲余言食取補氣

不饑即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  
劉几秘監食物尤薄僅飽即止亦年八十而卒  
劉監尤喜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果實而  
已循州蘇侍郎每見其即勸令節食言食少即  
臟氣流通而少疾蘇公貶瘴鄉累年近六十亦  
康健無疾蓋得此力也蘇公飲酒不飲藥每與  
客食未飽已拾七筯

東坡治脾節飲水說云脾能母養餘藏養生家  
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  
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  
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全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  
一老人年七十三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  
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  
日飲數升吾日減數合但只沾唇而已脾胃惡  
濕飲少胃疆氣盛液行自然不濕或冒暑遠行  
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煩周曼叔比得腫疾  
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  
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



由生向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疾服當歸防已之類皆不効服金液丹炙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姜桂辣藥例能脹肺多爲腫媒不可服

鄺子元由翰林補外佗僚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謔語或言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讎悲歡離合及

種種閑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大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



水火不交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  
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  
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消耗  
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  
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  
綸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  
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  
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  
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

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  
失

叢說卷之三十二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娛老

余小時好飲然力不勝酒飲輒醉輒復有酒失  
至年近四十而有幽憂之疾蓋瀕於不起矣遂  
棄去文史教童子學唱每晨起即按樂至暮久  
之遂能識其音調又酒中好與人談諧性復踈  
誕憎忿喜面刺人過亦時時以此得罪雖不至  
如灌夫蓋寬饒亦幾希有孔文學蘇子瞻之風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三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娛老

余小時好飲然力不勝酒飲輒醉輒復有酒失  
至年近四十而有幽憂之疾蓋瀕於不起矣遂  
棄去文史教童子學唱每晨起即按樂至暮久  
之遂能識其音調又酒中好與人談諧性復踈  
誕憎忿喜面刺人過亦時時以此得罪雖不至  
如灌夫蓋寬饒亦幾希有孔文學蘇子瞻之風



矣今年在桑榆既志墮業廢復不能操竒贏之術塊然閑居無以自娛况飲酒聽曲談諧此三者又其夙業也故聊復寓興於此然觀古之達人亦多有好是者故備錄之聊以自况且以自警若余之飲酒聽曲談諧能如此數公則可謂不負此三者矣

古人琴稱琴道酒稱酒德詩稱詩思昔劉向有琴道三篇劉伯倫有酒德頌夫謂之曰道曰德曰思古人蓋有深意也

古人又言濁醪有妙理夫曰妙理即所謂酒德者非耶其造酒之法則謂之酒經其事則謂之酒政故蘇長公有酒經世亦有酒經一餐只五六板是抄本不著撰人姓名

飲酒亦古人所重詩曰既立之監復佐之史漢劉章請以軍法行酒唐飲酒則有觥錄事今世既設令官又請一人監令正詩人復佐之史之意也

大凡飲酒或起坐或遷席或誼譁或沾洒淋漓





或攀東指西與人厮賴或語及財利或稱說官  
府或言公事或道人短長或發人陰私此十者  
皆酒之辱也今席上人有出外解手者即送一  
大杯謂之望風鍾乃因起坐而行罰亦古人之  
遺意也今世之飲酒者大率有此十失遇坐客  
有一於此便當舍去

余處南京蘇州最久見兩處士大夫飲酒只是  
擲色蓋古人亦用骰子唯松江專要投壺猜枚  
夫投壺即開起坐誼譁之端矣然恐昔日祭征  
虜之雅歌投壺未必如是猜枚乃藏閹射覆之  
遺制既損關心而攘臂張拳殊為不雅

東江先生一飲必百杯然未嘗見其醉每盡一  
杯則於手背旁一埒恐其有餘瀝也故至終席  
卓上與盤中無一點沾濕今存齋先生一飲亦  
必百杯亦竟日不起坐杯中不剩餘瀝大率與  
東江同然存齋平居無客不飲東江每夜與諸  
子團坐話家常必欲盡量東江但吃小杯存齋  
雖連浮數十大白亦不動色其量似優於東江



東江之色稍嚴存齋則竟日欣欣甚得酣適之趣此皆德人蓋深於酒德者也

余交知中稱善飲者則有寶應朱射陂子价南都許石城仲貽姑蘇袁吳門魯望太倉王鳳洲元美上海朱醉石邦憲每飲必竟日恬愉暢適所謂令人欲傾家釀者也

蘇州黃質山淳父雖不甚大飲然每至相知之家即呼酒引滿數盃興盡即止蓋深得酒中之趣者也

余自號酒隱又稱酒民人問日子不大飲何忽有此號凡人有強之酒者必推量窄子何乃以虛聲自苦耶余曰不然蓋盡余之量可得三升苟主人惡勸強以三大觥則沉頓死矣若任吾之適持盃引滿細呷而徐醕之則自以爲醕醕沉澆不是過也則是可飲三升而醉二參孰謂余非酒民哉

存齋先生常言元朗酒興甚高若無量耳昔蘇長公自言飲酒終日不過五合然喜人飲酒見



客舉杯徐引則予胃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  
適之味乃過於客則天下之好酒亦無在余上  
者今余每日午間飲十杯至夜復飲十杯則是  
每日可得一升然五日之中未嘗有無燕席者  
若席上對客聽曲談諧盡余之量可飲六十盃  
是一日可得三升矣三升之後則胃中之浩浩  
落落與酣適之味乃在我而不在客矣其勝蘇  
公不甚遠耶朱文石最好客最喜人飲酒最好  
唱曲最好談諧其得酒之趣乃過於余然竟一  
日但盡五合正與蘇長公對亦只是看人之浩  
浩落落者也聊奉一喙

東坡書東臯子傳後云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  
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容  
舉杯徐引則予胃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  
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  
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爲人  
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  
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



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置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豈真爲人哉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畧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

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孔文舉難曹公禁酒書曰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齊萬國非酒莫以也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



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  
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  
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  
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  
不飲酒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  
著功於漢屈原不鋪糟啜醢取困於楚由是觀  
之酒何負於政哉

劉公榮云今年田得八百斛秫尚不了麴蘗事  
又自言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不  
可不與飲如公榮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飲  
而不休余曰此人大騃有美酒何不留之以澆  
阮嗣宗甯中壘碓乃與此頑鈍人沃渾腸濁肺  
耶

王佛大忱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相親

王光祿蘊言酒正使人人自遠

王衛軍蒼言酒正自引人着勝地此三言者正  
所謂酒德所謂妙理也

王子猷看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余謂子猷大



不解事竹豈足以當此余每對酒輒曰何可一  
日無此君

陳暄曰寧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此妄言  
也余每一日無酒即覺皮中肉外焦渴煩悶然  
日日酩酊亦殊爲曠曠唯逐日飲少酒過五日  
則一大醉正得其中

陶淵明飲酒詩曰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  
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  
生一生復能幾倏如雷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  
欲何成

王無功五斗先生傳曰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  
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徃徃必醉醉  
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  
因以爲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  
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  
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爲窮而  
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



志不知所如

白太傅卯時酒詩曰佛法讚醍醐仙方誇沆瀣  
未如卯時酒神速功力倍一杯置掌上三嚥入  
腹內煦若春貫腸暄如日炙背豈獨肢體暢仍  
加志氣大當時遺形骸竟日忘冠帶似遊華胥  
國疑及混元代一性既完全萬機皆破碎半醒  
思往來往來吁可恠寵辱憂喜間惶惶二十載  
前年辭紫闥今歲拋皂蓋去矣魚返泉超然蟬  
離蛻是非莫分別行止無疑礙浩氣貯胸中青

雲委身外捫心私自語自語誰能會五十年來  
心未如今日泰况茲盃中物行坐長相對已上  
三篇非止言酒兼見理性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曰空山清寂聊  
以養和蘇東坡云神勝功用無捷於酒

葉少蘊言舊得釀法極簡易三日輒成色如潼  
醴不減玉友每晚涼卽飲三盃亦復盎然讀書  
避暑固是佳事况有此酒忽記歐公詩有一生  
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之句慨然有當



於心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  
夕讀書以五斗爲率公深以爲疑使子弟密覘  
之聞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始  
皇誤中副車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引滿一  
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  
天以與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  
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  
足多也

東坡酒經曰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  
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  
者也吾始取麩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丞之使  
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麩之精者  
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  
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  
有五升之麩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  
兩之麩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  
者必壅按而并泓之三日而并溢此吾酒之萌





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  
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  
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  
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  
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  
既水五日乃筍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  
筍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  
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  
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  
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  
筍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  
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  
日而成也

黃山谷書安樂泉酒頌後云荊州公厨酒之尊  
貴者曰錦江春其色味如蜀中之小蜂蜜和柘  
漿飲之使人淡悶所謂厚而濁甘而噉者也士  
大夫家喜作菘豆麴酒與米菴同色然使人飲  
之心興蠱毒害人眠食所謂清而薄辛而螫者



也誠使公私之酒合去四短合用四長則爲佳  
醞矣大槩錦江春以米入漿不待味極酸而炊  
故但其而不辛又用麴少故不能折其味其濁  
則不待醅熟而榨耳菘豆麴投水太多又不以  
麥孽折其辛故也若斗取六升豈有薄哉

東江先生傍秋亭雜記論酒云內法酒總名長  
春有 上用甜苦二色給內閣者以黃粟學士  
以紅粟餘白長行內上用金莖露 孝廟初始  
有其方與太禧白皆內臣監釀光祿不得預太  
禧色如燒酒徹底澄瑩釀厚而不膩絕品也金  
莖露清而不冽醇而不膩味厚而不傷人李文  
正公以爲才德兼備之君子云

天下之酒自內法外若山東之秋露白淮安之  
綠豆括蒼之金盤露婺州之金華建昌之麻姑  
太平之采石蘇州之小瓶皆有名而皆不若廣  
西之滕縣山西之襄陵爲最滕縣自昔有名遠  
不易致襄陵十年前始入京師據所見當爲第



松江酒舊無名李文正公嘗過朱大理文徵家  
飲而喜之然猶爲其所詒實蘇州之佳者爾癸  
酉歲予以覬公公作詩二首於是盛傳凡士大  
夫遇酒之佳者必曰此松江也而實不盡然蓋  
永嘉紹興有絕佳相類者予嘗以鄉法釀於京  
師味佳甚人以爲類襄陵云

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  
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  
而歌嗚嗚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豈落  
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謝安石云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  
覺損欣樂之趣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柰何謝公聞之曰子野  
可謂一往有深情唯深於情者然後知此王夷  
甫言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韓持國立朝剛正宋神宗謂之強項人也然性  
喜聲樂遇極暑輒求避暑徒不如意則卧一榻  
使婢執板緩歌不絕聲展轉徐聽或領首撫掌



與之相應往往不復揮扇

范德孺名純粹乃文正公第三子也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每就枕即雜奏於前至寢乃得去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髮濡酒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

白太傅言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

又云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先爲之拂酒壘飲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酪酏而後已

白太傅有府酒五絕其辨味一首云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盃中此物何人別柔旨之中有典刑其諭妓一首云燭淚夜沾桃葉袖酒痕春汚石榴裙莫辭辛苦供歡宴老後思



量梅殺君觀二詩白傳之風流可想見矣

白太傅醉戲諸妓詩曰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  
多唱舍人詩不知明日休官去逐我東山去是  
誰

白太傅花前歎內一句云容坐唱歌滿起舞則  
知古人不但用官伎雖刺史亦與伎女列坐

白太傅與牛相公乞羊牛侑以一詩落句云但  
愁封寄去魔物或驚禪白答曰任教魔女弄不  
動是禪心古人風流調笑其樂如此

牛思黯有能筆者白傳戲之曰何時得見十三  
絃待取無雲有月天願得金波明似鏡鏡中照  
出月中仙

白太傅詩曰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  
聲欲說向君君不會試將此語問楊瓊今安得  
此輩而與以論曲哉

白傳集有與牛家妓樂雨夜合宴之詩牛是奇  
章公也風流宰相謝安之後復有此人

裴令公送白傳馬戲贈以詩曰君若有心求逸



足我還晉意在名姝下註云蓋用愛妾換馬事  
意亦有所屬也白答之曰安石風流無奈何欲  
將赤驥換青娥不愁便送東山去臨老何人與  
唱歌

山谷有和白太傅何處難忘酒三首後系以數  
語云樂天不溺於酒而寓之酒故寄大夢於杯  
杓而宛然道德規矩彼無樂天之志而欲從事  
於酒者皆仲尼叩脛之賓也昔人謂蘇公嬉笑  
怒罵皆成文章余謂山谷啓口出言皆有理趣  
蓋非謬語也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  
食不中爲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  
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與親家翁  
今日好雪

山谷與人書云承諭小李數問動靜想瑯琊不  
見問也一喇小李疑是一角妓瑯琊亦角妓之  
王姓者

瑯琊秀惠清歌常有出藍之聲比得數新曲恨



未得親教當耳鄂渚亦有二三子可與娛每至  
尊前未嘗不懷英對也山谷欲親自教當想亦  
似深於律呂者

秋月晴徹頗得淺斟低唱之樂否恨不見小粧  
與嫦娥爭輝耳

東坡最好謔觀其與劉貢父嘲調之言余載在  
語林排調篇中蓋幾乎虐矣山谷集中與人書  
尺時有謔語余愛其雅而肯也故摭之以著于  
篇

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余有  
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  
經耳字畫竒逸如欲飛動山谷作小楷書其下  
曰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滿庭霜亦不  
惡也然朝雲今爲惠州土矣

山谷與趙都監帖所寄尺六觀音紙欲書樂府  
似大不類如此樂府卷子湏鎮殿將軍與大夫  
娘對引角盆高揭萬年歡乃相當也

文王割烹武王飪鬻叔旦舉而薦之管蔡不食



誰能強之

山谷書自作草後余往在江南絕不爲人作草  
今來宜州求者無不可或問其故告之曰往在  
黔安園野人有以病來告者皆與萬金良藥有  
劉薦者諫曰良藥可惜以啗庸人笑而應曰有  
不庸者引一箇來聞者絕倒

與俞洪範帖云所論上黨風俗可病何時不然  
八風與四威儀動靜未嘗相離也雖古之元聖  
大智有能立於八風之外者乎欲斷此事當付  
之堯進堯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  
說韓信即杖之左右問其故堯曰對我說韓信  
對韓信亦說我矣即公不聞洗耳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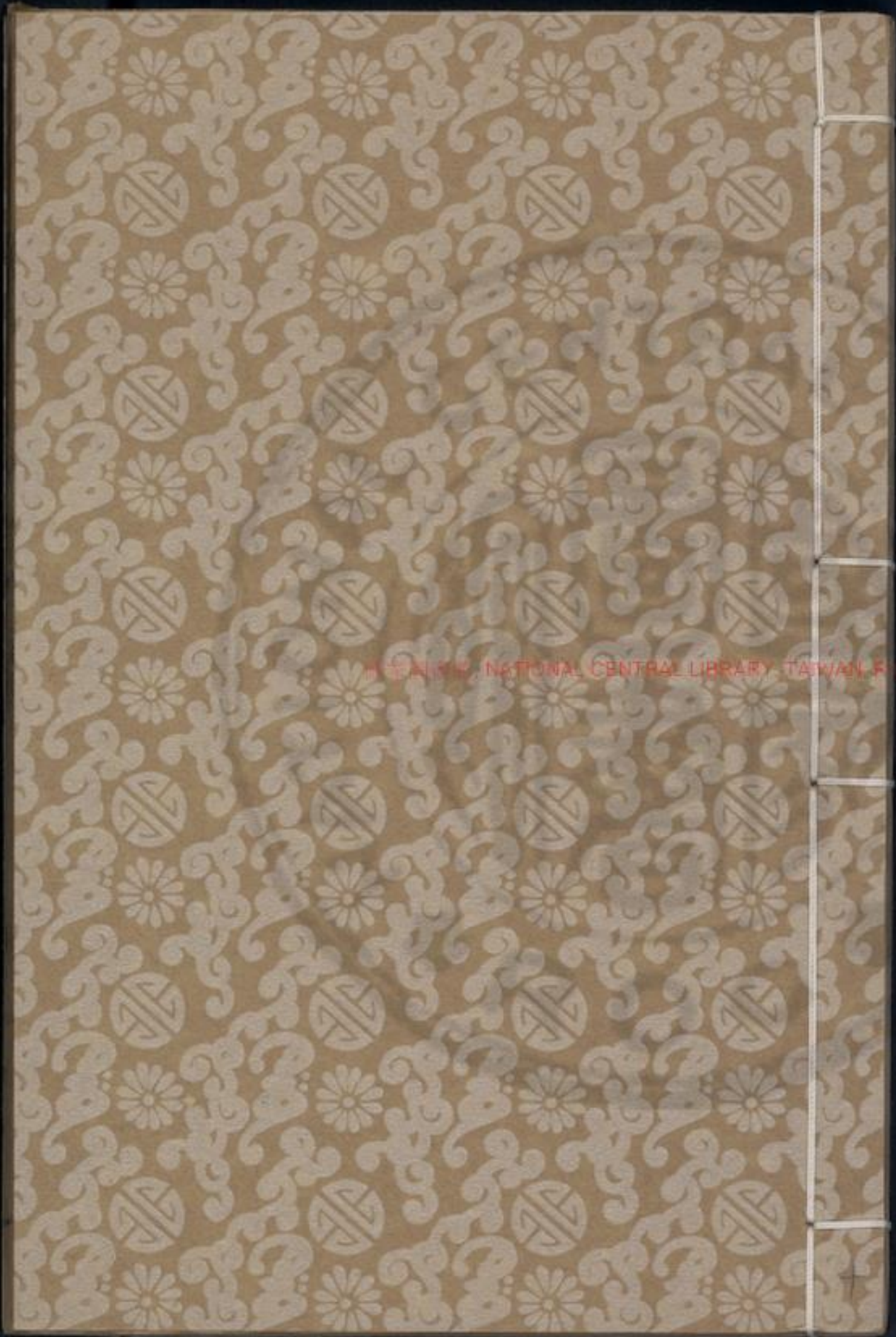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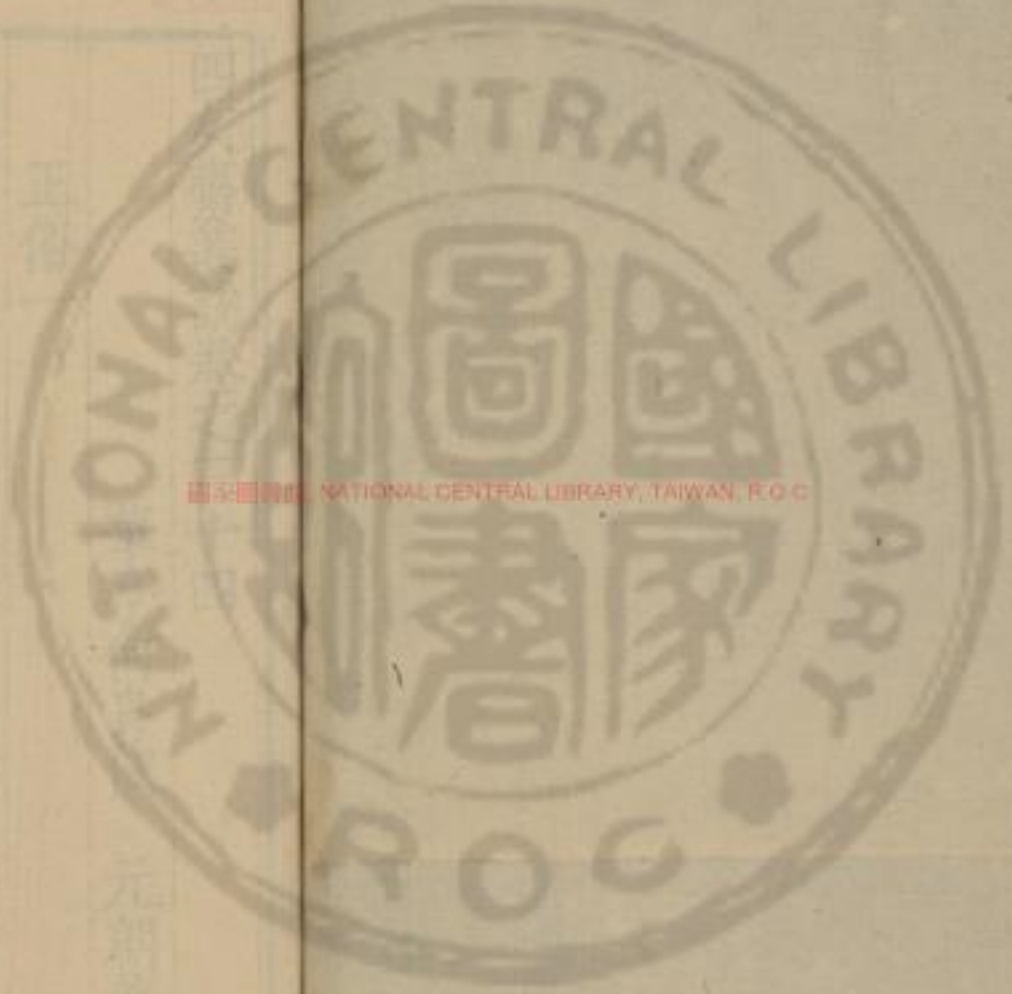


PHOTOGRAPHED AT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夫國之政理未嘗不始乎治而卒於亂世之意  
俗未嘗不始乎厚而卒乎薄苟能亂世而治  
何所底止乎嗚呼朕未有德而不友者即其  
實文之變大半亦猶是也今身居危在濟世  
刑 祖宗法度嚴修 天子明聖故未至於  
事無君俗政理未有不有以善則禍者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正俗一

夫國之政理未嘗不始乎治而卒乎亂世之習俗未嘗不始乎厚而卒乎漓苟常亂常漓則將何所底止乎嗚呼然未有極而不反者即三代質文之變大率亦猶是也今習俗已甚漓矣所賴 祖宗法度嚴密 天子明聖故未至於亂耳然習俗政理未有不相因者則漓者亂之漸



也苟必待亂而後反其傷必多故余竊有深懼焉然大禍之來行將自及則諸君可無懼哉傳曰賢者作法愚者制焉故群倡而力挽之固所望於賢者耳

古人以右爲尊至中古則尚左矣記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故老子偃武章曰夫佳兵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廢之則凡平居燕會其揖遜拜跪之禮皆當以左爲尊無

疑也今世南北之禮不同凡客至相見作揖南方則主人讓客在東邊是右手北方則主人讓客在西邊是左手人但恠南北不同而竟不窮其故蓋古人初見必拜先令人布席南方人東西布席則賓當就東主當就西蓋一堂之中東是左西是右則是正以左爲尊也北方人北向布席比肩而拜則賓當在西主當在東亦以左爲尊也今南人不知布席之由北向作揖亦讓客在東手則是尚右處以凶事失禮甚矣余攷





古人冠婚之禮主人出肅客則賓由西階入主  
由東階入豈有方肅客而處客以卑自處以尊  
之禮乎則又可以證升堂作揖必當讓客在西  
手者爲是也

今之卑幼見尊長亦皆推讓尊長在東手此初  
學小生最不知禮者蓋卑幼作揖尊長但當在  
上面還揖或主人謙損降立在側邊答之卑幼  
只當北面向上作揖可也若必推在東手則是  
比肩而立以敵體待尊長矣其可謂之知禮乎  
余嘗謂唯制禮者然後能用禮唯定律者然後  
能用律此言蓋不虛也

余見人家子弟凡所以事其父兄者皆以客禮  
相待每遇生朝或節序則陳盛筵以享之如待  
神明及享畢即棄去若芻狗矣此所謂斯須之  
敬以待鄉人可也古人不如此蓋事父兄不可  
一時去心雖蔬食菜羹苟適於口亦必薦進蓋  
無旦無暮每食入口必念其親故也若能如此  
則雖餼菜過於五鼎不能如此則雖五鼎亦何



足道人家子弟不可不知

嘗一日訪東橋值其在息園與其弟橫涇王子  
新三人喫飯即請余至息園中同坐是時橫涇  
已老病不勝酒矣少頃橫涇辭去送至檻外命  
一童子曰看七老爹出門東橋入坐橫涇逕去  
近來士夫家兄弟皆送迎是以客禮相待恐亦  
未是

呂汲公大防在相位其兄大忠自外郡代還相  
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  
掖持而前大忠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汲公解  
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  
退大忠畧不顧勞人服其家法之嚴今士人畧  
得進步則縱其婦陵忽舅姑矣何況伯氏史稱  
大忠大防與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  
婚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如此  
等禮今世士大夫亦不可不知

憲 孝兩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積聚如周北野  
佩其父輿爲翰林編脩北野官至郎中兩世通



顯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曹定庵時中其兄九峯時和舉進士有文章定庵官至憲副第時信亦京朝官與李文正結社賦詩門閥甚高其業不過中人十家之產他如蔣給事性中夏憲副寅許僉憲璘致仕家居猶不異秀才時至正德間諸公競營產謀利一時如宋大叅愷蘇御史恩蔣主事凱陶員外驥吳主事哲皆積至十餘萬自以爲子孫數百年之業矣然不五六年間而田宅皆已易主子孫貧置至不能自存宋大

叅即余外舅家得之目擊者此四十年間事耳然此十萬之業子孫縱善敗亦安能如是之速盖若天怒而神奪之然然一時有此數家或者地方之氣運耶或諸公之遺謀未善耶皆不可曉也

人見當時數家之事有問於余者余戲語曰此病已在膏肓非庸醫所了吾昔飲上池水或庶幾能知之盖吾松士大夫一中進士之後則於平日同堂之友謝去恐不速里中雖有談文論

道之士非唯厭見其面亦且惡聞其名而日逐  
奔走於門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處有庄田  
一所歲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銀幾百兩歲可  
生息若干或某人爲某事求一覆庇此無碍於  
法者而可以坐收銀若干則欣欣喜見於面而  
待之唯恐不謹蓋父兄之所交與而子弟之所  
習聞者皆此輩也未嘗接一善人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夫一齊人之傳尚不能勝衆楚人之咻  
况又無一齊人之傳乎吾恐子弟雖有顏閔之

資欲其從善難矣諸公皆讀書曉事此亦理之  
易見者也何昧昧若此太史公所謂利令智昏  
何異白日攫金於市中者耶

或問晉朝重門閹而王謝子弟皆賢何也余曰  
王謝門中唯有王仲祖劉真長許玄度支道林  
諸人往來不聞有此等客

吾松士大夫家燕會皆不令子姪與坐恐亦未  
是頃見顧東橋每有燕席命顧茂涵坐於自己  
卓邊東江每燕亦令顧伯庸坐於卓邊不另設

席今存齋先生家三子皆與席衡山每飯必有  
壽承休承皇甫百泉許石城二家其二郎亦皆  
出坐與客談諧共飲蓋兒子既已長成豈能絕  
其不飲若與我輩飲則觀摩漸染未必無益不  
愈於與群小輩誼鬪酒耶昔王右軍與謝太  
傅脩褱蘭亭而大令兄弟與謝車騎皆在阮嗣  
宗爲竹林之遊其子阮瞻亦欲與嗣宗曰仲容  
已與卿不得復爾若使仲容不在則瞻亦把臂  
入林矣故晉室士大夫子弟皆賢正爲此也

松江士大夫子弟不甚讀書昔黃山谷云四民  
皆有世業士夫家子弟能知孝弟忠信斯可矣  
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足名  
世矣今世父兄非不知教子弟非不知學正恐  
多財爲累耳則財之爲害可勝言哉

練蕪善常對書太息曰吾老矣非求聞者姑下  
後世種子耳士夫積財無非爲子孫之計然古  
人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又黃山谷言男女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

齊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

余小時見人家請客只是菓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賓或新親過門則添蝦蟇蜆蛤三四物亦歲中不一二次也今尋常燕會動輒必用十肴且水陸畢陳或覓遠方珍品求以相勝前有一士夫請趙循齋殺鵝三十餘頭遂至形於奏牘近一士夫請袁澤門聞殺品計百餘樣鴿子斑鳩之類皆有嘗作外官囊橐殷盛雖不費力然

此是百姓膏血將來如此暴殄寧不畏天地譴責耶然當此末世孰無好勝之心人人求勝漸以成俗矣今存齋先生至家極力欲挽回之時時舉以告人亦常以身先之然此風分毫不改雖曰世道漸漓然他處猶知敬信前輩有善言亦必聽從獨吾松之人堅於自用雖仲尼復生亦未如之何也已

東坡云到黃廩食既絕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



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擬東坡所言如此自計吾輩一日之課豈能及東坡十分之一每日當用錢十五文足矣

昔司馬文正公每日就寢時自計一日之爲若與其所奉果足相當則帖然而卧稍有不及則終夕不自安今之士大夫每日飽飫肥甘不知臨卧時亦曾打筭一遭否

陽君謙七人聯句記雖位次亦皆明載列成圖

樣王古直徐栗夫南面坐陳一夔王存敬北面坐侯公繩左邊側坐趙栗夫右邊側坐楊君謙坐侯公繩下則主人也乃知前輩燕會真率如此今士夫非南面不坐非專席不居其禮雖甚隆而情實不洽且乏雅致余生而疵賤豈敢爲時俗之倡但出之以見前輩風範耳

果山增高樑架蓋起於近時三十年前所無也然亦只是松江用南京蘇杭至今未有果山極無謂增高即詩之所謂于豆于登是彷彿登豆



而爲之者蓋古人席地而坐詩言或授之几者  
乃是優老用以依憑而殽品實置於地上恐泥  
土沾污故設登豆且欲使稍高以便匙筋耳今  
殽品已擺在桌上不知要此物何用增此一段  
繁文又加一番虛費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我家與東江先生有姻連其第五孫子登余妹  
壻也記得小時至東江家見燕客常用六角銀  
盃後東江身後其家分析諸孫行酒皆用瓦器  
余問之云東江止有銀盃二十四隻皆是此樣

次子伯庸分十二隻家孫子龍分十二隻餘諸  
孫皆不及夫官至尚書不可謂不尊然酒器止  
此亦可稱清白之風矣近年以來吾松士夫家  
所用酒器唯清河沛國最號精工沛國以玉清  
河以金玉皆漢物金必求良工訪古器儀式打  
造極爲精美每一張燕粲然眩目余意以爲更  
得一二陶匏雜廁其間少存古意尤爲畫善然  
二者較之終是玉勝

嘗與陸五湖醉飲甚暢余語五湖曰小時不知



事嘗買古玉杯數件後遊南都客囊漸罄盡賣  
與朱文石家夫老年飲酒必須暢適若留心照  
管酒杯是增一大不樂也奈何欲快人之目而  
自取不樂哉五湖聞之撫掌稱快

嘗訪嘉興一友人見其家設客用銀水火爐金  
滴嚙是日客有二十餘人每客皆金臺盤一副  
是雙螭虎大金杯每副約有十五六兩留宿齋  
中次早用梅花銀沙鑼洗面其帷帳衾褥皆用  
錦綺余終夕不能交睫此是所目擊者聞其家  
亦有金香爐此其富可甲於江南而僭侈之極  
幾於不遜矣

松江是天下大府華亭亦是劇縣其訟獄之繁  
多錢糧之浩大上司文移之龐雜山積波委日  
勤職業猶懼不逮士大夫正當相體以時進見  
使郡縣先生得盡心民事庶可以仰承 朝廷  
委任之重况華亭鄉官今已十倍於前矣使府  
縣諸公日有送迎之勞則於公事不無少妨耶  
古稱幽民風俗之厚其詩曰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稱彼兇觥蓋古人一受長養之恩則於歲終必欲少伸其圖報之私而君臣如父子曖然相親於一堂之中其厚也何如今鄉士夫皆郡縣邑子也既受其覆庇含育之恩而一無所報於心安乎亦當於歲終剖羊持酒拜獻於公堂以伸一念之愛敬而郡縣先生亦必受之蓋所以通上下之情也今郡縣先生既一切不受而士大夫亦聊以應一時之故事皆非實情相與徒費一番擾攘上下俱失矣

近來上司出巡其起身後鄉官俱進府縣謝勞余見前輩未嘗有此不知起於何時或倭寇犯境上司爲地方而來郡縣先生亦與上司區畫地方之事故去後禮當謝勞若地方無警言而撫按出巡但糾察百司查處錢糧乃舉朝廷章程也與鄉士夫有何干涉又進府縣攪擾一番無乃太煩瀆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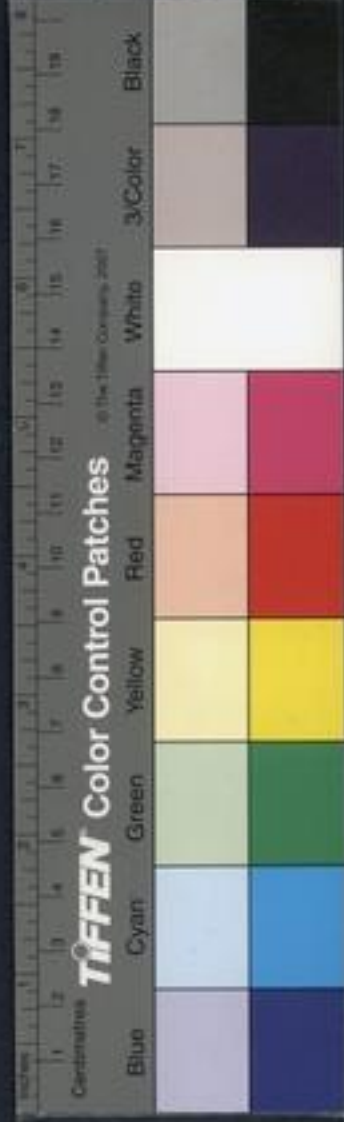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正俗二

余辛酉自南都歸壬戌年寓居蘇州袁太冲過蘇來見訪語余曰近縣公新生一子方在孩抱偶出痘疹吾起身時在縣前經過見鄉官進縣問安黃傘亦有六七頂此亦近來事也

第一郡縣大夫要正士風激厲志節昔子游爲武城宰夫子問曰汝得人焉爾乎子游對曰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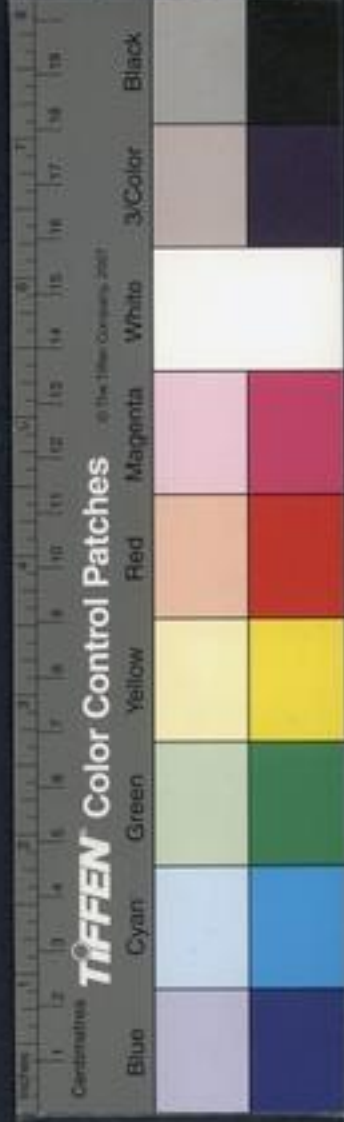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正俗二

余辛酉自南都歸壬戌年寓居蘇州袁太冲過蘇來見訪語余曰近縣公新生一子方在孩抱偶出痘疹吾起身時在縣前經過見鄉官進縣問安黃傘亦有六七頂此亦近來事也

第一郡縣大夫要正士風激厲志節昔子游爲武城宰夫子問曰汝得人焉爾乎子游對曰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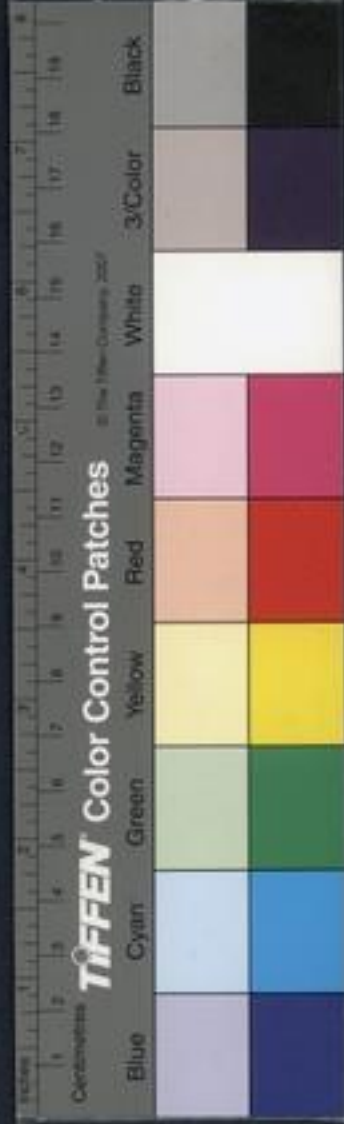


澹臺滅明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蓋凡士君子養得自重一出去便能與朝廷幹事此在郡縣先生少加之意耳若以不見者爲高無故而數至公庭之人稍加厭薄則士風可立振矣

近日士大夫家居皆與府縣討夫皂雖屢經禁革終不能止或府縣不與則謗議紛然此是茂棄朝廷紀綱也嘗見各衙門見任官其所謂直廳者乃看守衙門之人而柴薪銀則給與各

官易倩夫皂以備身銀者也雖臺省大臣亦不過十人見任且然而况家居者耶故雖元老致仕朝廷優賢始有歲撥人夫之命然止是二人必有旨然後許撥其餘則安得濫用今每人要皂隸二名轎夫四名直傘一名每人總七名若有五十鄉官則是又添一處兵餉矣夫同是朝廷百姓誰敢擅役一人故府縣不得輒與鄉官亦不得輒受

朱晦菴晚年居考亭便於野服榜一帖於客位



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  
閑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旨深矣  
甚衰朽無狀雖幸叨誤恩許致其仕前此或蒙  
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自  
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  
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  
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  
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  
纏繞之煩脫着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

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祖宗盛時京都舊  
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  
攣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  
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爲大幸也

雙槐歲抄云韓襄毅雍既平大藤峽其威甚張  
時廣州太守吳中聘教授王文鳳脩郡志襄毅  
聞之命以所得諸公書簡附入然志中但題爲  
賀都御史韓雍平兩廣書其中大司馬王公稱  
竑拜書復都憲宋熙知已閣下大宗伯姚公稱

夔頓首都堂末熙年兄閣下少司徒薛公稱遠  
百拜奉書末熙都憲年兄行臺邢太守稱侍生  
宥百拜奉書都堂先生執事順德錢大尹稱鄉  
生浦端肅奉復總督巡撫都堂閣下按薛邢皆  
瓊州人錢又屬吏未嘗有所諂也相去未久乃  
有治生晚生與門下臺下諸稱平交或號而不  
字官尊齒邵則繫以翁或稱老先生不一而足  
豈亦文盛之會哉

雙槐歲抄云中原西北士大夫長幼之禮甚嚴

年長者每呼姓名飲酒獻酬幼者必跪初不計  
貴賤也山西雍憲副世隆泰性氣廉厲凜不可  
犯既貴便道過家往訪同窓舊友王生特生已  
棄士業農矣遇諸途謂曰雍泰乃念貧賤之交  
平倘不棄予約期訪汝肅曲泰敬諾而歸至期  
冠帶以俟生布衣襤褸背隻鷄持瓢酒至據正  
席而坐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亦直受之不  
辭泰後爲都憲巡撫宣府風度稜峻叅將李傑  
來見不與爲禮傑頗不法即數其罪呼左右縛

僕使跪庭下大棍撻之三十坐是罷官其宦轍  
所至輒有遺愛人謂與華岳爭高詩云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足以當之矣  
秦陝西咸寧人

嘗聞長老言 祖宗朝鄉官雖見任回家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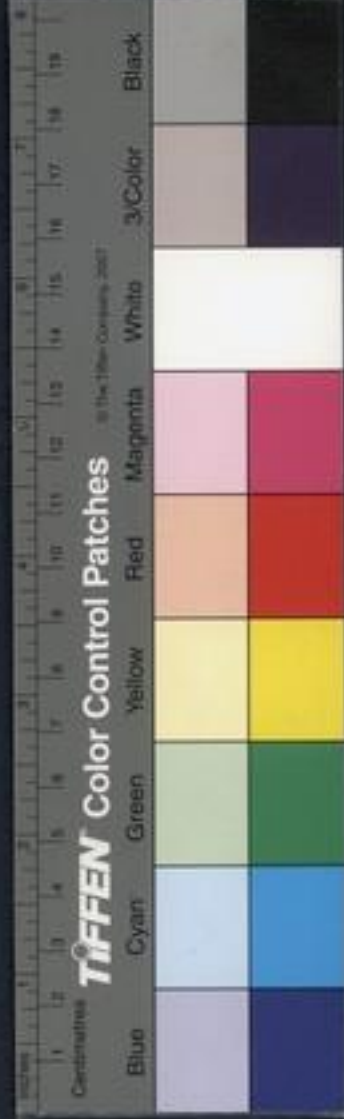
步行 憲廟時士夫始騎馬至弘治正德間皆

乘轎矣昔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

也夫士君子旣在仕途已有命服而與商賈之

徒挨雜於市中似爲不雅則乘轎猶爲可通今

舉人無不乘轎者矣董子元云舉人乘轎蓋自  
張德瑜始也方其初中回因病不能看人遂乘  
轎以行衆人因之盡乘轎矣然蘇州袁吳門尊  
尼與余交其未中進士時數來下顧見其只是  
帶羅帽二童子跟隨徒步而來某以壬辰年應  
歲貢出學至壬子年謁選到京中間歷二十年  
未嘗一日乘轎今監生無不乘轎矣大率秀才  
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轎者矣其新進學秀才  
乘轎則自隆慶四年始也蓋因諸人皆士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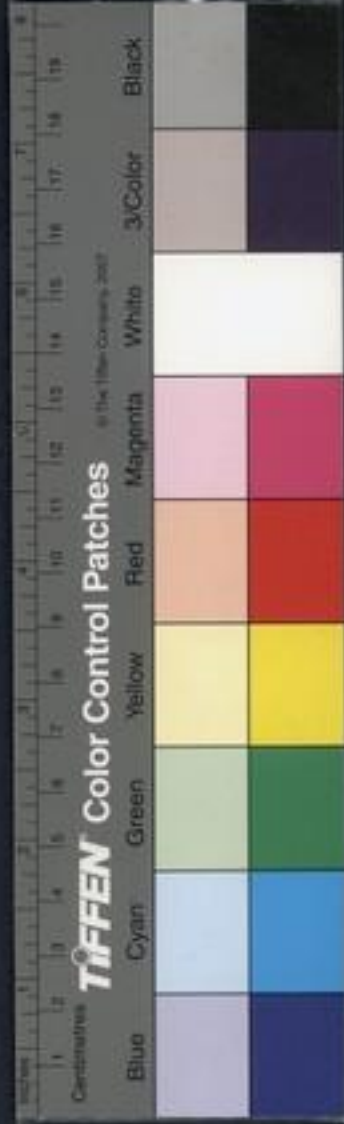
第或有力之家故也昔范正平乃忠宣公之次子文正公之孫也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日正平徒步往來人不知爲范丞相子今雖時世不同然亦恐非所以教子弟也

徐養齋居鄉每過往還之家見陳設過盛則愀然不樂遂不舉箸或勸之則託辭曰吾今日心齋當茹素也里中從公之化亦稍稍崇儉矣今世衣冠中人喜多帶僕從沈小可曾言我一

日請四箇朋友吃晚飯總帶家童二十人坐至深夜不得不與些酒飯其費多於請主人

一日偶出去見一舉人轎邊隨從約有二十餘人皆穿新青布衣甚是赫奕余惟帶村僕三四人豈敢與之爭道只得避在路旁以俟其過徐老先生轎邊多不過十人

儀真一友人朱荆溪名末年以歲貢官至知縣有文亦能詩聞儀直讀書後輩皆從之講藝看遊覽必相隨以行故近來真揚之間人才亦彬



彬可稱吾松絕無此風故雖科第輩出然恐盡  
今之世欲成就一箇名人終不可得也

方雙江巡撫時余尚在南京聞其出巡至柘林  
家兄與舍弟同往相見門上人逕請了舍弟進  
去將家兄轎子一把扯出蓋方雙江在任凡鄉  
官進見皆要分別出身脚色故也夫未受朝  
命之前可論脚色既受命爲京朝之官則同是  
朝廷供奉之臣矣古稱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  
上故重王臣乃所以尊天子也安得更論

脚色耶雙江可謂不知體家兄豈不知撫臺有  
此條教則當自量深藏遠避夫見一巡撫不加  
益不見不加損何栖栖如此以自取辱耶家兄  
可謂不知分舍弟與雙江同年也若巡撫是別  
人鄉官固不敢與抗既是同年則有兄弟之義  
矣豈不知同年何其有一親兄獨不假借分毫  
而乃辱之至是古稱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  
之讐不同國辱及其兄則已之深讐也即當毅  
然不入而與之遂絕矣方忿氣填膺何緣復與



之坐而笑談耶雖謂之無人道可也舍弟可謂不知禮蓋一事而三人俱失也

孫文簡以禮部尚書還家時方雙江爲太守文簡設席待之早起身自供張畢直待至日夕點燈時雙江始至文簡殊厭倦既上坐酒三行後即稱疾發而起雙江大怒逮其家人以事羅織問成充軍後合郡士夫整酒於馮南江家再三講解事始得釋

士大夫族姓蓋水木本源所關甚重晉唐以來

專重氏族如孔至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內族姓以張說爲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者是也今世所謂郡望蓋本於此然必當攷其所自如今世王姓者即謂之太原何姓者即謂之廬江甚非也蓋不知王有二著姓太原是一族瑯琊另是一族何亦有二著姓廬江是一族東海另是一族如王渾王衍王濟王澄王述王承王濛諸人太原之王也王祥王導王敦王羲之王珣王儉諸人瑯琊之王也何充何準何求何點何胤

廬江之何也何承天何長瑜何遜何思澄何子  
朗東海之何也瑯琊之王自王導渡江以後世  
居江左今蘇州虎丘山有王珣宅會稽有王羲  
之題扇橋又有羲之蘭亭脩禊處則瑯琊之王  
遷徙江南皆有明証而太原之王至於隋末文  
中子尚居龍門則江南何自而有太原之王耶  
齊梁時何求何點兄弟三人俱好栖隱今湖州  
有何山蘇州亦有何山即其隱居處也而東海  
之何考之史冊不聞其有南徙之跡則江南之

王皆本之瑯琊江南之何皆本之廬江此不待  
辨而明者也今江南之王皆冒太原而北地之  
何更無有一人出於東海者耶此則承襲之謬  
也若誤稱郡望則是冒認祖宗豈細故哉獨王  
石梁先生小時見其書郡望必稱琅邪盖有深  
識不同於俗見某常書東海因居海上以地著  
耳若書郡望亦必以廬江爲是他如張姓者自  
張華以至張說世居范陽亦一郡望也豈必清  
河一族哉要當追源其所自耳若朱張顧陸本



是吳中四姓故江南此四家但稱中吳或吳郡可也何必遠冒沛國清河武陵河東哉

李希顏方伯素剛正顧文僖甚重之本木華黎子孫既入中國曰我木下子也遂姓李氏今子姓甚繁有一孫爲道長近有一士夫之子亦李姓其父官至憲副家產甚厚資財鉅萬父死失勢曲意夤緣認爲一族稱爲東門老爹亦大有所費若別姓猶可含糊冒認色目人其可冒認耶近日其子謀入學令人代考事露下獄百計彌縫幸而得釋乃知人之行險僥倖蓋亦出自天性也

松江近日有一諺語蓋指年來風俗之薄大率起於蘇州波及松江二郡接壤習氣近也諺曰一清誑圓頭扇骨指得光浪盪二清誑蕩口汗巾摺子擋三清誑回青碟子無肉放四清誑宜興茶壺藤紮當五清誑不出夜錢沿門踰六清誑見了小官逆帖望七清誑剥鷄骨董會攤浪八清誑綿紬直裰蓋在脚面上九清誑不知腔



板再學魏良輔唱十清誑老兄小弟亂口降音  
此所謂遊手好閑之人百姓之大蠹也官府如  
遇此等即當枷號示衆盡驅之農不然賈誼首  
爲之痛哭矣

松江十來年

奶年未三十一

笑者也

八年未四十即稱老翁奶

前輩未有此則大爲可

叢說卷之三十五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考文

古人云校書如拂几上塵言旋拂旋有也余前  
身或是雕蟲所化每至長夏置棊几於前榮橫  
陳一冊朱白不去手則是日不知有暑不然則  
煩悶欲死乃知此固其宿業也又古人言誤書  
思之亦是一適荀適其適又何憚焉故見者雖  
或嗤誚之不置也昔有韓昶者昌黎之子也猶



板再學魏良輔唱十清誑老兄小第亂口降音  
此所謂遊手好閑之人百姓之大蠹也官府如  
遇此等即當枷號示衆盡驅之農不然賈誼首  
爲之痛哭矣

松江十來年

奶年未三十一

笑者也

八年未四十即稱老翁奶

前輩未有此則大爲可

叢說卷之三十五終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考文

古人云校書如拂几上塵言旋拂旋有也余前  
身或是雕蟲所化每至長夏置棊几於前榮橫  
陳一冊朱白不去手則是日不知有暑不然則  
煩悶欲死乃知此固其宿業也又古人言誤書  
思之亦是一適荀適其適又何憚焉故見者雖  
或嗤誚之不置也昔有韓昶者昌黎之子也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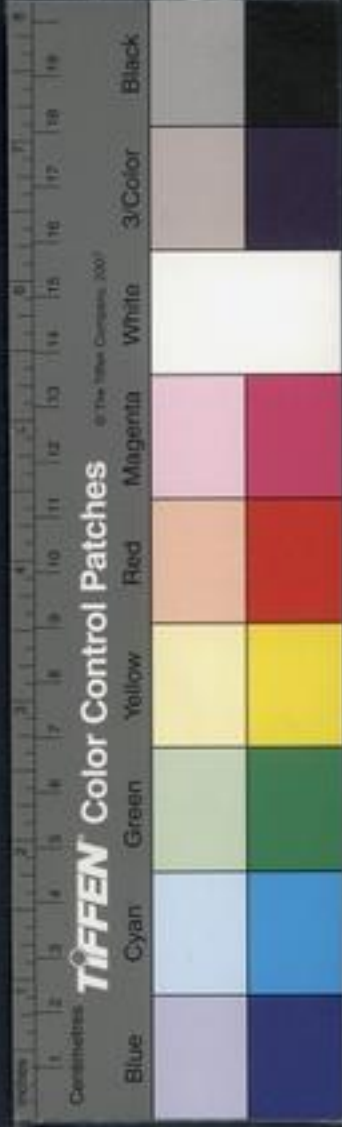
改金根車爲金銀車他復何論哉今世書藉訛舛甚多偶有所見則書於冊

五臣註文選中間謬妄極多如思玄賦云歛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蓋衡自寓也言自己之神化若此而呂向遂真以爲蟬之蛻脫去穢汙而以精粹爲朋友徒侶此正蘇長公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

陳孔璋書云有子勝斐然之意五臣註云子勝即小子也一何淺鄙若此哉蓋因論語有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之言遂附會牽合然子勝之作小子不知是何解又不言有所本否李善引墨子亦恐未是姑闕疑可也

寡婦賦云伊女子之有行爰奉嬪於高族呂延濟以爲有行謂自脩德行極爲可笑不如李善引毛詩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混成而切當

書藉傳刻易至訛舛亦有經不知事之人妄意改竄者如王右丞勅賜櫻桃詩總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啣殘文苑英華本作纔是蓋纔





字與下句方有照應總字有何意義既經俗人  
一改遂傳誤至今乃知書藉中此類甚多惜無  
人爲之辨証耳

黃蘇州滁州西澗詩有手書刻在太清樓帖中  
本作獨憐幽草澗邊行尚有黃鸝深樹鳴春潮  
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蓋憐幽草而行  
於澗邊當春深之時黃鸝尚鳴始於情性有關  
今集本與選詩中行作生尚作上則於我了無  
與矣其爲傳刻之訛無疑

李頎集寄綦母三詩風流三挹令公香蓋用荀  
彀事也荀彀爲中書令好熏香其坐處常三日  
香今徐嶼西五十家唐詩李頎集中作風流三  
揖令公卿蓋因不知荀彀事遂改作鄉字然文  
義不屬又換一揖字可笑可笑

五十家唐詩李頎題璿公山池片石孤雲窺色  
相清池皓月照禪心孤雲改作孤峯皓月改作  
白月夫旣言片石又曰孤峯不免疊床架屋若  
白月則前無所本只是杜撰以啓後人換字之



端蓋唐詩爲庸俗人所改如此類甚多其疑誤後學可勝道哉

杜牧之詩遠上寒山石逕斜白雲生處有人家亦有親筆刻在甲秀堂帖中今刻本作深不逮生字遠甚

蘇長公赤壁賦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本作食字有墨跡在文衡山家余親見之今刻本作適然適字亦好或長公自加改竄耶然不可考也

綦母潛題淨林寺頂山禪院詩塔影挂清漢鍾聲和白雲集本與諸選詩皆作和河岳英靈集亦取鍾聲和白雲爲警句余初疑鍾聲如何與白雲相和恐其未穩後見文苑英華作扣白雲乃知言寺之塔影挂於清漢鍾聲出於白雲則是扣於白雲之中也以形容山頂之高殊渾成勝和字



初唐詩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逝南山作壽杯今  
人皆誤作酒近蓋移是活字近是死字唐人  
律甚工專以字之虛實死活作眼目豈容以死  
字對活字且南山送酒原是詩意近字終無意  
義必爲酒逝無疑

張王屋集唐雜徐賢妃詩井上天桃偷面色簷  
前嫩柳覺身輕余曰覺字定誤當是學字蓋天  
桃尚偷其面色嫩柳猶學其身輕始有意味若  
覺字則索然矣王屋曰是遂刻作學字

庾辭隱語也世遂訛爲庾辭張王屋一日言漢  
書中云庾死獄中余曰非庾死乃度死也論語  
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說文度字從广義從叟  
聲也如庇庠庠之類皆從广乃覆蔽隱匿之  
意度死言人死於獄中覆蔽隱匿人莫明其狀  
也但因度度字最相近叟字曰字筆稍連中間  
轉筆稍直便成度字矣故此二字易於訛舛今  
書籍中甚多聊爲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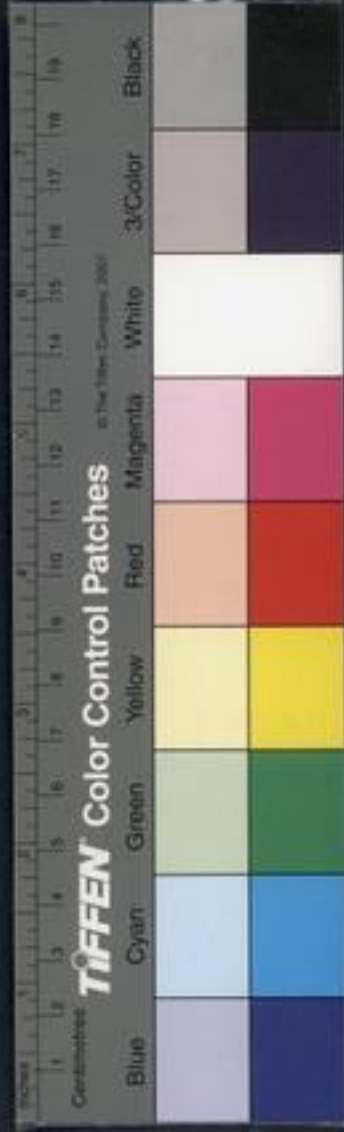
楊升菴云史記度死獄中注不明度義按說文



東縛梓拙爲吏吏度古字通也然吏度字通未  
知何本恐亦杜撰語也

祝支山野記以對 太祖陛下法之正東宮心  
之慈爲刑部郎袁凱語 太祖含怒口誦此語  
不止已而叱凱退凱知不免遂佯狂以脫死又  
云某御史松江人詐稱青盲其婦與同居校尉  
通尉入室履錯然有聲御史已了了僞問婦何  
聲婦曰猶兒跳下樓耳後居鄉目稍稍稱愈一  
日與婦競婦喧辨御史曰記得猶兒跳下樓否

婦悟遂自經蓋袁凱仕 太祖朝爲御史其對  
太祖法之正心之慈者正凱也松江不曾別有  
御史詐盲事亦不聞有妻自經者而野記誤以  
凱爲刑部郎不言其是松江人却以別處人事  
剿入松江某御史下蓋因袁凱事相類遂牽聯  
誤書耳松江去蘇不遠且郡志亦詳載支山何  
不放索而訛舛至此乃知記載是一大難事一  
有差誤遂使人受千載不白之謗矣是豈可以  
易之哉且但云某御史則亦是傳聞疑似之言



豈可遽以爲實而書之簡冊耶支山謬妄甚矣  
逸詩之散見經傳者附載于後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淑慎爾止無載爾僞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  
君子莫不代匱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禮義之不愆何惜於人言

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  
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曰祈招  
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形  
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  
其髮摩其顛而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  
口中珠

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



不得枯死于野

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室家我將安居

逸詩之有其名而其文不傳者

茅鴟

河水

轡之柔矣

論語亦有逸篇東坡云舜不作六器誰知貴璵璠注璵璠魯國之寶玉也逸論語載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瑟也一則理勝一則膚勝此亦不似後人語

談苑醍醐云史記言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

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垂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爲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爲達矣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後陽王往遊之圭曰足下處朱門遊紫



闕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視臺尚阮藉詩枕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援引精博其論最當但所謂青雲者蓋言其人品之高如所謂志意薄天雲者是也而謂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則又失之遠矣蓋青雲言其高浮雲言其薄何得據以

爲証耶

揚升菴丹鉛餘錄云劉歆言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邵子皇極經世全用之孝經緯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皇極經世以易詩書春秋配春夏秋冬亦有所祖述也余謂升菴精博近世罕見其儷然亦有好竒過於穿鑿處夫孔子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者蓋以子夏有文學故以春秋屬之曾子純孝故以孝經屬之耳苟如升



菴之論則是以參商爲二星而以春秋孝經分屬之失之遠矣

丹鉛餘錄辨寒螿不當作炮字甚是但不當云韓國饌用此法古字韓與寒通或音同而誤用耳蓋膾炙皆言烹飪不容寒獨稱地當是螿與鷄皆性寒易凍如今人言凍螿鷄凍是也若云韓螿猶可通以鷄寒爲鷄韓可乎又豈一時秦楚齊趙魏皆不善饌獨韓國能饌螿又能饌鷄耶蓋因文選五臣注中舊有此說升菴悞信之也

丹鉛餘錄云溫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爲之根乃蒸爲暖流耳夫丹砂硫黃二物性熱故發爲溫泉是也若白礬本涼物溫泉中安得有礬耶必是礬石其性最熱昔王粲從魏武北征升嶺眺望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必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熱氣蒸出致卉草燠滅即今鑿看果得墓有石滿堂博物志鶴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取礬石圍繞卵以助暖



氣盛弘之荆州記曰麓山有精舍舍傍有礬石  
每嚴冬其上的不停霜雪又述征記曰洛水底有  
礬石故上無水許氏說文收礬字注曰毒石也  
出漢中則知此石合金丹者用之但須煉熟此  
人悞服生者耳則蒸爲暖流者必礬石無疑  
丹鉛餘錄左傳註引司馬法曰產城者攻其所  
產訓產城爲諸侯之僭侈取名于產若生子而  
漸長大之義余謂此義亦未爲得蓋本文云攻  
其所產如其城以稻梁爲利則刈其稻梁以麻

枲爲利則殘其麻枲以水澤爲利則竭其澤以  
山木爲利則童其山之類此皆敵國所利故攻  
之也其義甚明何必過爲穿鑿哉升菴如此類  
尚多餘於丹鉛總錄皆標出後失去此書今不  
復能省憶矣

丹鉛餘錄言今人家稱出水竇曰央溝引荀子  
入其央瀆爲證又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爲羊  
溝升庵云羊溝者不知何解余聞羊溝者羊善  
觸恐其毀墻作溝限之故云今世俗人又以明

溝爲陽溝暗溝爲陰溝

楊升菴云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此  
瑟瑟是珍寶名其色碧故以影指碧字最爲賞  
音而陳晦伯以瑟瑟谷中風正之夫詩人吟諷  
用意不同白自言色劉自言聲又豈相妨而必  
泥以蕭瑟之瑟字耶楊又引白一道殘陽照水  
中半江瑟瑟半江紅証之尤爲妙絕  
唐明皇劔門詩諸選詩與本集有之豈升菴俱  
未之見而乃得之於劔門石壁上耶

鄭弘傳第五倫事本是雲母屏風升菴以爲雲  
岳是何等語陳晦伯正之甚當

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頰死之以爲  
趙飛燕李夫人李是武帝時趙是成帝時二人  
原不同時此大謬妄必以爲趙季李平亦未爲  
是蓋詩人托興寓言或咸陽偶有此二家貴富  
豪舉如金張程鄭之輩與之過從耳豈有遊咸  
陽而經過陽翟之趙李耶必求其人則鑿矣  
升菴云劉表善書引董北苑語此大謬陳晦伯



據書斷劉德升爲是

談苑醍醐云三國典畧曰蕭明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携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余以爲子安才雖美麗然亦時代不同蓋古人學文之家此等書皆從幼誦習今之學者讀四書本經之外要讀性理綱目何暇及此亦由上之表率不逮於古耳豈獨學者之過哉

南園漫錄云史記於項羽爲本紀最見其據實立名觀鴻門之宴羽東向范增南向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立一時之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而衆亦尊以爲君可見矣故史記據實而爲本紀至班固始改爲列傳蓋太史爲項羽作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即通曆之紀年也如



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既滅之後漢未得天下之先數年之曆當屬之何人耶蓋本紀之立爲通曆非爲項羽也共和爲政紀亦不廢項既亡秦而立楚懷王殺義帝殺卿子冠軍分王諸侯皆羽主之則安得不爲羽立本紀耶若班固作漢書所紀之曆皆屬漢矣而項羽之事但載紀耳則自當作傳安得謂班固爲好諛曲筆耶南園之無識甚矣

陸玩拜侍中語史冊與小說俱載而升菴以爲陸抗何舛錯至此

升菴云雨未嘗有香而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氤氲元微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象詩雲氣香流水傳稱臭味蓋言氣味也氣可以言臭獨不可以言香乎故心經云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鼻是六根之一香是六塵之一故鼻之所觸即謂之香暑天大雨必先有一陣氣味此非雨香而何升菴善吟獨不求作者之意耶陳晦伯引拾遺記亦太鑿



梁簡文詩識雪花無有蒂蒂與帝同音無蒂是  
識無蒂也陳晦伯以爲無蒂誤

陳晦伯正升菴劉昫舊唐書誤作劉餉此必傳  
刻之誤耳升菴未必訛舛至此

馮少洲編風雅逸篇載古諺一卷集劉梅谷楊  
升菴張鄧西諸公所輯而增益之自謂極備然  
如古里語云斫檀不諦得槩迷槩迷尚可得駁  
馬又諺云上山斫檀挈盤先殫此二條殊爲古  
雅然而不載此見十三經註疏中註疏中如此

類尚多恨不得盡數拈出以補少洲之缺耳  
馮少洲風雅逸篇嘗托余刪定其所載道門一  
卷皆取之真誥與雲笈七籤等書蓋佛經諸偈  
皆出六朝人之手猶有可觀道家諸書皆張君  
房輩所纂乃科書之類極爲蕪陋一無足取者  
如何一槩混入余皆削去今十不存一矣

鄭淡泉古言說孔廟十哲當黜冉求宰我而進  
有若公西赤此所謂理會科斗時事坐無尼父  
焉別顏回自古相傳如此存之可也何必校量



若此哉史魚蘧伯玉亦不必妄生優劣

古言說堯舜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黃帝可  
以當之前古聖人豈得以分兩求之哉

古言說原始及終一條與無極太極同意所謂  
一起一結此不知何謂又以至誠至聖分外德  
內道亦是支離學問

木爪詩所謂木爪木桃木李但言其投之薄耳  
而淡泉以爲今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榼中常用  
之豈江西人所謂木荔枝耶鑿矣

鄭淡泉以世言婁江東江松江爲三江者非是  
蓋以爲江必源泉所注積爲巨川而吳地三江  
至小不足爲江故也殊不知凡水之入海者通  
謂之江鄭但欲校量水之大小而不顧經書之  
文義乎若必以岷山之江岷冢之江豫章之江  
爲三江不知此三江與震澤有何相關而經曰  
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耶蓋震澤受江南七郡之  
水若無三江泄之必至於泛溢爲害故禹鑿三  
大川導之入海而震澤始定矣其義甚顯著鄭



復何疑而妄立意見

今言中載 列聖陵寢名號

太祖孝陵 太宗長陵 仁宗獻陵

宣宗景陵 英宗裕陵 憲宗茂陵

孝宗恭陵 武宗康陵 世宗末陵

今言中初載諸陵歷歷明白可考則是北狩者裕陵也至後又云八月茂陵北狩又云郕王即位遥尊 茂陵爲太上皇則以北狩者爲 憲宗耶不宜乖舛如此

近日黃毅所希憲巡下江刻五經集註於蘇州府最是盛事但不知委之何人將何處本作式寫完即刻全不校勘訛舛太甚甚至一板中有差六七字者此書初學習讀所關最重况他日轉相傳訛日甚一日則於經書亦大有害不似他書無大千係也不知何故鹵莽如此

說文凡禾之屬皆從禾獨稽首稽字不從禾蓋篆文禾字頭皆左轉獨稽字旁頭右轉

說文凡心之屬皆從心獨博與協字從十今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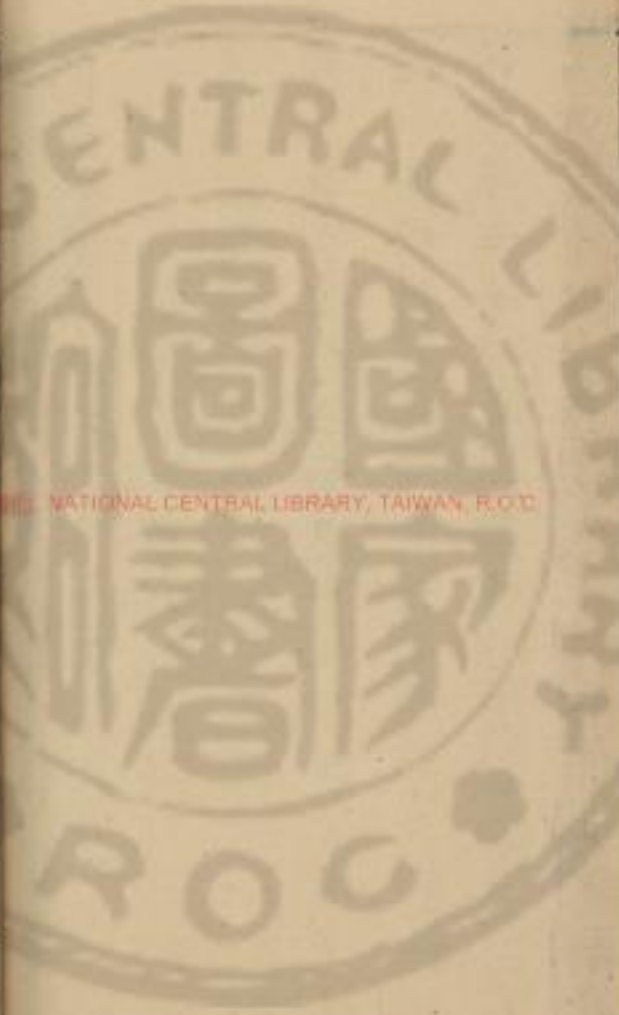
人寫博協皆從心是不知六書之故也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詞曲

昔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之不競有人彈琴見螿  
螂向鳴蟬欲其得之也蔡中郎聞其音而知有  
殺心隋煬帝將幸江都作翻調安公子曲王令  
言知其不反唐章懷太子作寶慶曲李嗣真聞  
而知太子廢古之審音者其神妙如此今世律  
法亡矣余何能知之蓋因小時喜聽曲中年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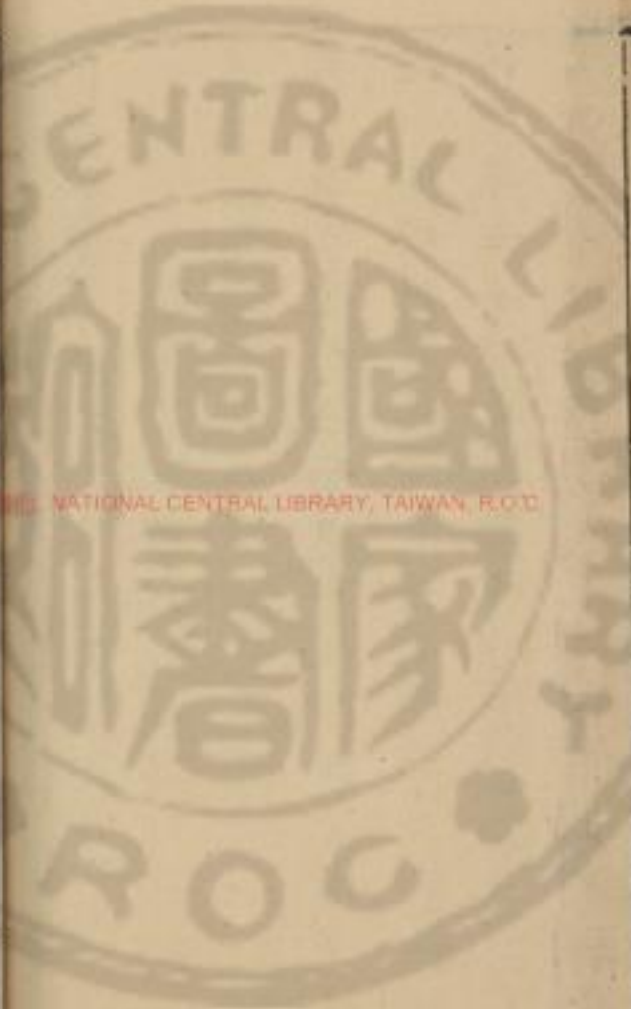
人寫博協皆從心是不知六書之故也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詞曲

昔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之不競有人彈琴見螿  
螂向鳴蟬欲其得之也蔡中郎聞其音而知有  
殺心隋煬帝將幸江都作翻調安公子曲王令  
言知其不反唐章懷太子作寶慶曲李嗣真聞  
而知太子廢古之審音者其神妙如此今世律  
法亡矣余何能知之蓋因小時喜聽曲中年病



廢教童子習唱遂能解其音調知其節拍而已  
魏文帝善哉行內云知音識曲善爲樂方或庶  
幾焉耳茲以論詞曲之語附載於篇末

古樂之亡久矣雖音律亦不傳今所存者惟詞  
曲亦只是淫哇之聲但不可廢耳蓋當天地剖  
判之初氣機一動即有元聲凡宣八風鼓萬籟  
皆是物也故樂九變而天神降地祇出則亦豈  
細故哉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佛經亦曰以  
我所証音聲爲上今佛家梵唄如念真言之類  
必和其音者蓋以和召和用通靈氣也正聲之  
亡今已無可柰何但詞家所謂九宮十二則以  
統諸曲者存之以待審音者出或者爲告朔之  
餼羊歟

楊升菴曰南史蔡仲熊云五音本在中土故氣  
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  
公言也近世北曲雖鄭衛之音然猶古者總章  
比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証也近日多尚  
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變之習者風



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數世後北曲亦失傳矣

金元人呼北戲爲雜劇南戲爲戲文近代人雜劇以王實甫之西廂記戲文以高則成之琵琶記爲絕唱大不然夫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歌曲則歌曲乃詩之流別今二家之辭即譬之李杜若謂李杜之詩爲不工固不可苟以爲詩必以李杜爲極致亦豈然哉 祖宗開國尊崇儒術士大夫耻留心辭曲雜劇與舊戲文本皆不

傳世人不得盡見雖教坊有能搬演者然古調既不諧於俗耳南人又不知北音聽者既不喜則習者亦漸少而西廂琵琶記傳刻偶多世皆快觀故其所知者獨此二家余家所藏雜劇本幾三百種舊戲文雖無刻本然每見於詞家之書乃知今元人之詞往往有出於二家之上者蓋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其本色語少蓋填詞須用本色語方是作家苟詩家獨取李杜則沈宋王孟韋柳元白將盡廢之耶

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爲  
四大家馬之辭老健而乏滋媚關之辭激厲而  
少蘊藉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爲第一  
鄭德輝雜劇太和正音譜所載總十八本然入  
絃索者惟傷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三本今  
教坊所唱率多時曲此等雜劇古詞皆不傳習  
三本中獨傷梅香頭一折點絳唇尚有人會唱  
至第二折驚飛幽鳥與倩女離魂內人去陽臺  
王粲登樓內塵滿征衣人久不聞不知絃索中  
有此曲矣

大抵情辭易工蓋人生於情所謂愚夫愚婦可  
以與知者觀十五國風大半皆發於情可以知  
矣是以作者既易工聞者亦易動聽即西廂記  
與今所唱時曲大率皆情詞也至如王粲登樓  
第二折摹寫羈懷壯志語多慷慨而氣亦爽烈  
至後堯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爲妙絕是豈  
作調脂弄粉語者可得窺其堂廡哉

鄭德輝所作情詞亦自與人不同如傷梅香頭



一折寄生草不爭琴操中單訴你飄零却道  
窓兒外更有個人孤另六么序却原來群花弄  
影將我來謊一驚此語何等蘊藉有趣大石調  
初問口內又不曾薦枕席便指望同棺椁只想  
夜偷期不記朝聞道好觀音內上覆你箇氣咽  
聲絲張京兆本待要填還你枕剩衾薄語不着  
相情意獨至真得詞家三昧者也

鄭德輝倩女離魂越調聖藥王內近暮花纜釣  
槎有折蒲衰草綠蕪葭過水湮傍淺沙遙望見  
烟籠寒水月籠沙我只見茅舍兩三家如此等  
語清麗流便語入本色然殊不穠郁宜不諧於  
俗耳也

王實甫才情富麗真辭家之雄但西廂首尾五  
卷曲二十一套終始不出一情字亦何怪其意  
之重複語之蕪類耶乃知金元人雜劇止是四  
折未爲無見

王實甫西廂其妙處亦何可掩如第二卷混江  
龍內蝶粉輕沾飛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塵繫春



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  
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如此數語雖李供奉  
復生亦豈能有以加之哉

西廂內如魂靈兒飛在半天我將你做心肝兒  
看待魂飛在九霄雲外少可有一萬聲長吁短  
嘆五千遍搗枕椎床語意皆露殊無蘊藉如太  
行山高仰望東洋海深思渴則全不成語此真  
務多之病余謂鄭詞淡而淨王詞濃而蕪

王實甫綠竹芙蓉亭雜劇仙呂一套通篇皆本

色語殊簡淡可喜其間如混江龍內想着我懷  
兒中受用怕甚麼臉兒上搶白元和今內他有  
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龐居士一分債勝葫蘆  
內兀的般月斜風細更闌人靜天上巧安排寄  
生草內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康禪戒此等皆俊  
語也夫語關閨閣已是穠艷須得以冷言刺句  
出之雜以訕笑方纔有趣若既着相辭復穠艷  
則豈畫家所謂濃鹽赤醬者乎畫家以重設色  
爲濃鹽赤醬若女子施朱傅粉刻畫太過豈如

艷妝素服天然妙麗者之爲勝耶

王實甫不但長於情辭有歌舞麗春堂雜劇其十三換頭落梅風內對青銅猛然間兩鬢霜全不似舊時模樣此句甚簡淡偶然言及老頓即稱此二句此老亦自具眼

傷梅香第三折越調雖不入絃索然自是妙如小桃紅云是害得神冤蕩漾也合將眼皮開放你好熱莽也沈東陽調笑令內壁面的便搶白俺那病裏王呀怎生來番悔了巫山窈窕娘蒲口裡之乎者也沒攔當都噴在那生臉上說的那有情人恨無箇地縫藏羞殺也傅粉何卽禿厮兒請學士休心勞意攘俺小姐他只是作耍難當止是尋常說話畧帶訕語然中間意趣無窮此便是作家也

李直夫虎頭牌雜劇十七換頭關漢卿散套二十換頭王實甫歌舞麗春堂十二換頭在雙調中別是一調排名如阿那忽相公愛也不羅醉也摩掌忽都白唐兀反之類皆是胡語此其証



也三套中惟十七換頭其調尤叶蓋李是女直人也十三換頭一錠銀內他將阿那忽腔兒來合唱麗春堂亦是金人之事則知金人於雙調內慣填此調關漢卿王實甫因用之也

虎頭牌是武元皇帝事金武元皇帝未正位時其叔餞之出鎮十七換頭落梅風云抹得瓶口兒淨斟得盞面兒圓望着碧天邊太陽澆奠只俺這女直人無甚麼別呪願則願我弟兄們早能勾相見此等詞情真語切正當行家也一友

人聞此曲曰此似唐人木蘭詩余喜其賞識

余家小鬟記五十餘曲而散套不過四五段其餘皆金元人雜劇詞也南京教坊人所不能知老頓言頓仁在正德爺爺時隨駕至此京在教坊學得懷之五十年供筵所唱皆是時曲此等辭並無人問及不意垂死遇一知音是雖曲藝然可不謂之一遭遇哉

王漢陂欲填北詞求善歌者至家閉門學唱三年然後操筆余最愛其散套中鶯巢濕春隱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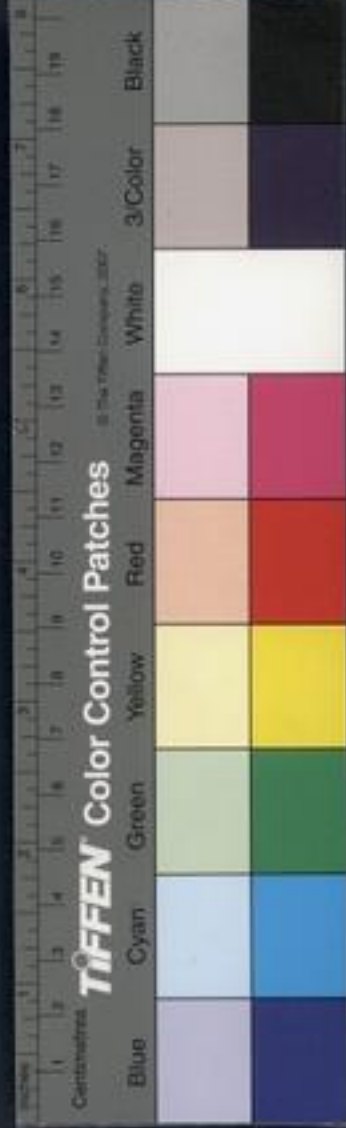
稍以爲金元人無此一句

康對山詞迭宕然不及王蘊藉如漢陂杜甫遊  
春雜劇雖金元人猶當比面何況近代以王蘭  
卿傳校之不逮遠矣

南都自徐髯仙後惟金在衡鸞最爲知音善填  
詞其嘲調小曲極妙每誦一篇令人絕倒亦謂  
散套中無佳者惟萬種閑愁最好余細看之獨  
馬上抱鷄三市閨袖中携劍五陵遊二句差勝  
乃用晚唐人羅隱詩也其餘蕪淺不足觀

西廂記越調彩筆題詩用侵尋韻本閉口而眉  
帶遠山鋪翠眼橫秋水無塵誤入真文韻如朱  
仲誼辭寫鴛鴦塚黃鍾羞對鶯花綠窓掩通篇  
俱閉口用韻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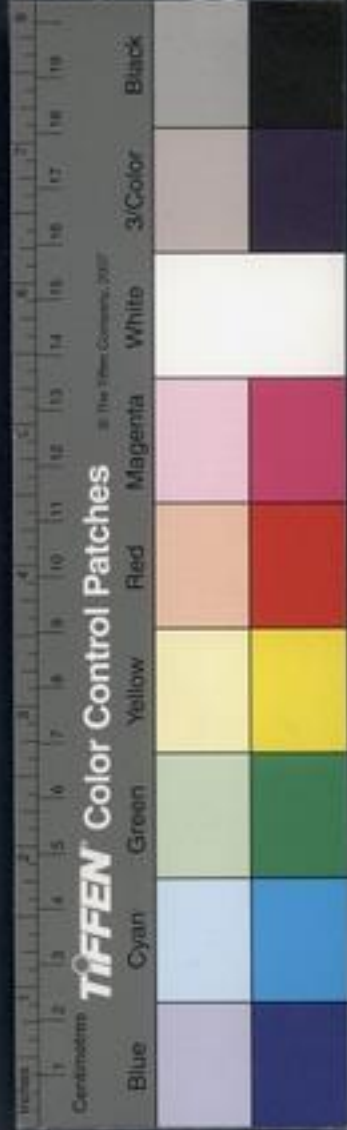
樂府辭伎人傳習皆不曉文義中間固有刻本  
原差因而承謬者亦有刻本原不差而文義稍  
深伎人不解擅自改易者如兩世姻緣金菊香  
云眼波眉黛不分明今人都作眼皮一日小鬟  
唱此曲金在衡聞唱波字撫掌樂甚云吾每對



伎人說此字俱不肯聽公能正之殊快人意  
二十換頭尾聲臨了一句煞強似應底關河路  
兒遠余疑應字文義不通思欲正之終不得其  
字一日偶看太和正音譜觀關漢卿待香金童  
內有鴈底關河馬頭明月之句蓋鴈飛無不到  
其底下之關河言其遠也二十換頭亦關漢卿  
詞蓋漢卿慣用此語其爲鴈底無疑

老頓於中原音韻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故開  
口閉口與四聲陰陽字八九分皆是然文義欠  
明時有差處如馬東籬孤鴈漢宮秋其雙調尾  
聲云載離恨的鴆車半坡裡響鴆字他教作閉  
口余言鴆字當開口他說頓仁於韻上考索極  
詳此字從占當作閉口余曰若是從占果當作  
閉口但此是寫書人從省耳此字原從亼亼是  
開口汝試檢鴆字正文無從占者渠始信教作  
開口

老頓云南曲中如雨歇梅天呂蒙正內紅粧艷  
質王祥內夏自炎炎殺狗內千紅百翠此等謂



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箏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

余令老頓教伯喈一二曲渠云伯喈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入律况弦索九宮之曲或用滾絃花和大和鈔弦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宮原不入調間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數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是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弦索若多一彈或少一彈則併板矣其可率意爲之哉

高則成才藻富麗如琵琶記長空萬里是一篇好賦豈詞曲能盡之然既謂之曲須要有蒜酪而此曲全無正如王公大人之席駝峯能掌肥膾盈前而無蔬笋蜆蛤所欠者風味耳

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所撰太和正音譜樂府群英姓氏亦載此人余謂其高出於琵琶記遠甚蓋其才藻雖不及高然終是當行其拜新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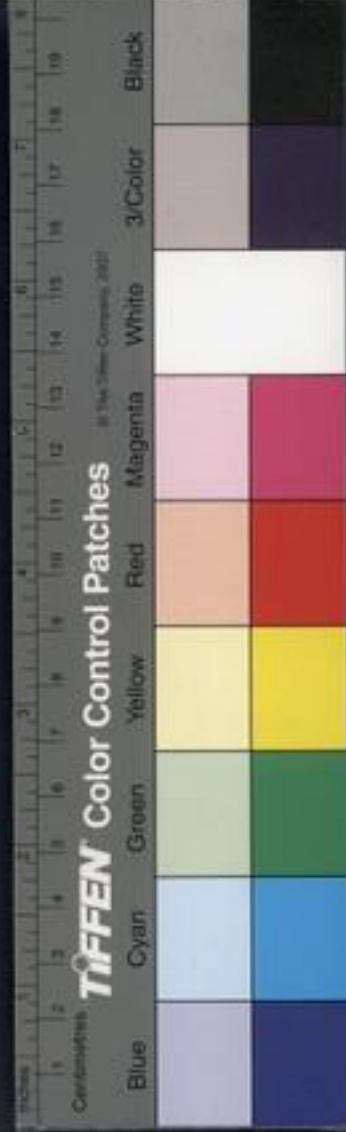
三折乃隳枯關漢卿雜劇語他如走雨錯認上路館驛中相逢數折彼此問答皆不須賓白而叙說情事宛轉詳盡全不費詞可謂妙絕

拜月亭賞春惜奴嬌如香閨掩珠簾鎮垂不肯放燕雙飛走雨內繡鞋兒分不得幫和底一步提百忙裡褪了根兒正詞家所謂本色語

南戲自拜月亭之外如呂蒙正紅粧艷質喜得功名遂王祥內夏日炎炎今日個最關情處路遠迢迢殺狗內千紅百翠江流兒內崎嶇去路

賒南西廂內團團皎皎已到西廂翫江樓內花底黃鸝子毋冤家內東野羣烟消詐妮子內春來麗日長皆上弦索此九種即所謂戲文金元人之筆也詞雖不能盡工然皆入律正以其聲之和也夫既謂之辭寧聲叶而辭不工無寧辭工而聲不叶

曲至緊板即古樂府所謂趨趨者促也絃索中大和絃是慢板至花和弦則緊板矣北曲中如中呂至快活三臨了一句放慢來接唱朝天子



正宮至呆骨都雙調至甜水令仙呂至後庭花  
越調至小桃紅商調至梧葉兒皆大和又是慢  
板矣緊慢相錯何等節奏南曲如錦堂月後僥  
僥令念奴嬌後古輪臺梁州序後節節高一緊  
而不復收矣

清彈琵琶稱正陽鍾秀之徽州查八十有厚貲  
好琵琶縱浪江湖至正陽訪之持侍生刺投謁  
鍾令人語之曰使尋常人來見則宜稱侍生吾  
聞查八十以琵琶遊江湖今日來謁非執弟子

禮我斷不出查言吾固聞秀之名然未見其伎  
使果竒執弟子禮未晚鍾取琵琶於照壁後一  
曲查膝行而前稱弟子留處數月盡鍾之伎而  
歸友人王亮卿徽州人有俊才能詩嘗言昔年  
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訪之相期飲於  
伎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掃即四  
弦俱絕須携我串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舊院  
楊家楊亦世代以琵琶名酒半查取琵琶彈之  
有一妓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瞎媽媽最知

音連使人來言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  
板俱不是半曲後使女子扶憑而出問查來歷  
查云是鍾秀之徒第此媽媽舊與秀之相處與  
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續史

我朝名臣即言行錄所載諸公大率皆是矣但  
其所載皆用墓誌碑文以及餞贈序記之語編  
入此等皆粉飾虛美之詞且多是套子說話以  
之入於史傳後人其肯信之乎如李文毅 英  
宗時爲國子祭酒以廂房前栢樹枝柯蔽覆妨  
士子肄業遂剪去數條王振素忌其剛直即誣

音連使人來言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  
板俱不是半曲後使女子扶憑而出問查來歷  
查云是鍾秀之徒第此媽媽舊與秀之相處與  
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續史

我朝名臣即言行錄所載諸公大率皆是矣但  
其所載皆用墓誌碑文以及餞贈序記之語編  
入此等皆粉飾虛美之詞且多是套子說話以  
之入於史傳後人其肯信之乎如李文毅 英  
宗時爲國子祭酒以廂房前栢樹枝柯蔽覆妨  
士子肄業遂剪去數條王振素忌其剛直即誣

以擅伐孔廟古木之罪枷於監門石大用率監生數千人號救請代辛而獲免但當直書其事今但取古穰雜錄云王振怒其持儒禮搆以罪又取羅倫跋帖語云文毅見辱石大用代死觀者終不得其始末豈得謂之實錄耶若劉忠宣之所經度皆訂謨定命遠猷辰告深得雅人之致余謂雖房杜韓范猶當服膺蓋加於衆人一等矣是烏可以不載耶故摭其實而著之篇

太宗嘗與解縉論群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

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

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

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

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

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

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

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慙直而苛人怨

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

簿書之才駟僧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





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黃福在南京兵部參贊機務每旦視事皆褰城  
伯處分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爲  
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  
事也

胡儼筮仕爲華亭縣學教諭年尚少而能以師  
道自任勸勉諸生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暑  
不廢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候朝之所兩

門入惟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近歲都御  
史顧公佐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群坐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  
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  
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  
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勅文武大臣  
赴憲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  
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  
一問即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楊文定在獄中餘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  
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  
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  
爲閣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  
於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

山雲出鎮廣西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  
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計貪矧  
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  
新潔白袍有一沾汗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泐也  
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  
柰何牢言居官黷貨則 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蠻子邪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  
年廉操始終不渝

王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  
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  
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  
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



覺郎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  
拒不爲作詩所介者寔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  
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  
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  
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  
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內曰公愛文進之  
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  
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  
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爲史官困於譏議卧病  
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  
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  
人分橐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  
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誌有  
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  
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爲正論使隘者  
聞之將必以爲議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  
爲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軒輓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爲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鷄僚屬見之驚異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旣而以

卓食饋之亦不納

左都御史軒公持已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有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脩史有司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上送官耳



廣州府知府沈琮嘗爲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  
武庫司典皂隸凡諸司多屬意焉蓋皂有定數  
得之多或得之早皆可觀利耳一日告予曰惟  
利亦可以觀人琮司皂者久不以動心而于人  
撓法者得兩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輓  
是已

魏公驥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  
居者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有書聲者供  
茶一甌至三更乃携粥以隨尚有誦者供粥一

碗如此者亦不煩數間一行之士子感激篤尚  
斯文性好吟咏矍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禮  
重之呼爲先生贊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

魏文靖公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  
訴究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  
道不時正此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

魏文靖景泰改元至京閣老陳公是其考試時  
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  
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



將 朝廷事爲一已事安得善終

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邀薛文清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而謝恩私室李文達亦勸公少貶公曰厚德亦爲是言耶竟不往已而過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辯其冤都御史王文誥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獨公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薛文清公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王忠肅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



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  
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  
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千里相望簡  
閱行伍老弱者更改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  
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輕重  
量情以布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公在  
邊十數年間措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  
餘疋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  
所舉總兵叅將如施聚焦禮輩皆自衆中拔起

爲夷狄所憚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